

委内瑞拉史

迈克尔·塔弗 朱丽亚·弗雷德里克 著 黄公夏 译

The History of Venezuela



The History of Venezuela


ISBN 978-7-5473-02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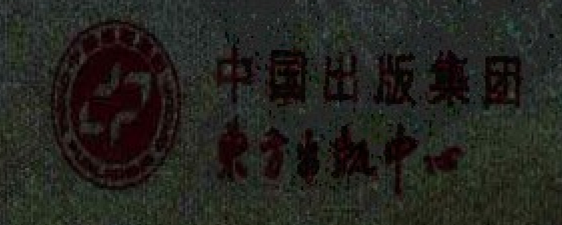
9 787547 302200 >

定价：25.00元



委内瑞拉史

The History of Venezuela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0－23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委内瑞拉史／(美)塔弗(Tarver,M.)，(美)弗雷德里克(Frederic,J.)著;黄公夏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8
(世界历史文库)
书名原文：The History of Venezuela
ISBN 978－7－5473－0220－0

Ⅰ.①委… Ⅱ.①塔…②弗…③黄… Ⅲ.①委内瑞拉—历史 Ⅳ.①K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0746号

责任编辑：欧阳敏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毫米　1/16
印　　张：14
字　　数：185千
印　　次：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历史事件年表

1492 年	西班牙人重新征服格拉纳达。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进行首次发现新大陆的航行。	ix
1493 年	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美洲。	
1494 年	西班牙和葡萄牙签署《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	
1498 年	哥伦布第三次航海,发现"坚实大陆"(Tierra Firme),将其命名为"天佑之地"(Tierra de Gracia),这就是相当于今日委内瑞拉领土的地区。	
1500 年	胡安·德拉科萨制成世界地图,这是已知首份绘有新大陆的地图。	
1501 — 1502 年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对南美洲东海岸进行勘探。	
1502 — 1504 年	哥伦布第四次航行美洲。	
1503 年	王室颁发特许状,允许对加勒比印第安人进行奴役。贸易署(*Casa de Contratación*)成立。	x
1504 年	卡斯蒂利亚—莱昂女王、"天主教徒"伊莎贝尔逝世。	

1506 年	哥伦布逝世。
1507 年	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制成世界地图,这是已知首份使用“亚美利加”这一地名的地图。
1509 年	阿隆索·德奥赫达率领探险队从伊斯帕尼奥拉岛抵达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沿岸。
1510 — 1540 年	探险和殖民征服的初始时期。
1510 — 1567 年	各座城市开始落成。
1510 — 1810 年	殖民地时代。
1512 年	《布尔戈斯法》(*Leyes de Burgos*)颁布,这是第一部规范西班牙人处置印第安人方式的成文法。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传教士抵达委内瑞拉东海岸的坚实大陆。
1512 — 1515 年	殖民者在委内瑞拉东海岸的初步开拓和定居,尤其在富产珍珠的库瓦瓜岛。
1516 年	卡斯蒂利亚—莱昂国王、“天主教徒”费尔南多五世逝世。卡洛斯一世登上西班牙王位(1519 年起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
1519 — 1595 年	土著人被屠杀殆尽。
1522 年	教皇颁布通谕《普天诏》(*Omnimoda*),授权一般教士向新大陆的印第安人传播福音。
1524 年	西印度院(Consejo de Indias)成立。
1525 年	委内瑞拉地区开始使用非洲奴隶。
1526 年	库瓦瓜岛上的定居点新加的斯落成,这成为今委内瑞拉地区最早的定居点。
1527 年	胡安·德安皮斯(Juan de Ampíes)创建科罗市,这是坚实大陆上首个永久性定居点。
xi 1528 年	今委内瑞拉地区第一个市议会经卡洛斯一世批准成立于库瓦瓜岛。

1528—1556 年	韦尔泽家族统治委内瑞拉。
1529 年	胡安·德阿尔芬格(Juan de Alfínger)建成马拉开波湖畔最早的定居点马拉开波镇,1574 年由佩德罗·马尔多纳多(Pedro Maldonado)重建,更名为马拉开波湖畔新萨莫拉(Nueva Samora Laguna de Maracaibo)。
1531 年	委内瑞拉殖民地的首个主教辖区在科罗设立。
1532 年	委托监护制在委内瑞拉殖民地实行。
1538 年	圣菲波哥大市落成。
1542 年	《西印度新法》颁布,改革了新大陆的西班牙政府,修改了委托监护制体系。
1549 年	王室禁止使用印第安人作为委托监护制下的劳力。
1556 年	卡洛斯一世逊位,腓力二世登上西班牙王位。
1559 年	西属美洲地区经王室批准开始售卖官职。
1567 年	迭戈·德洛萨达建成加拉加斯市。
1580—1640 年	腓力二世兼任葡萄牙国王后,西、葡两大殖民帝国合并。
1588 年	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
1598 年	腓力二世逝世。
1628 年	委内瑞拉最早的耶稣会学院在梅里达成立。
1636 年	费利佩四世批准将委内瑞拉行省的主教驻地从科罗转移至加拉加斯;但直到 1656 年方正式迁移。
1641 年	加拉加斯圣罗莎皇家神学院成立。 xii
1681 年	《西印度法律汇编》发表。
1687 年	委内瑞拉废除委托监护制。
1700 年	最后一名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者卡洛斯二世逝世。
1701 年	费利佩五世登上西班牙王位。

1701—1714 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21 年	皇家加拉加斯大学成立，在 1722 年通过教皇通谕成为宗座大学。
1728 年	加拉加斯吉普斯夸公司成立。
1739 年	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设立。
1746 年	费利佩五世逝世。费尔南多六世登上西班牙王位。
1750 年	“先驱者”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诞生。
1759 年	费尔南多六世逝世。卡洛斯三世登上西班牙王位。
1764 年	美洲港口开放单船贸易。
1767 年	耶稣会被赶出西班牙属地。
1776 年	加拉加斯军事及皇家财政监政管辖区设立。
1777 年	委内瑞拉联合行省都督区设立。
1778 年	西班牙颁布《自由贸易法》，允许西班牙殖民地之间自由开展贸易。
1781 年	新格拉纳达爆发索科罗市民起义。
1783 年	“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诞生。
1786 年	加拉加斯皇家检审庭设立。
1788 年	卡洛斯三世逝世。卡洛斯四世登上西班牙王位。
1790 年	委内瑞拉首任总统何塞·安东尼奥·派斯诞生。
xiii 1795 年	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领导的起义在科罗爆发。
1797 年	西班牙被迫允许其殖民地同中立国开展贸易。曼努埃尔·瓜尔和何塞·马里亚·埃斯帕尼亚策动拉瓜伊拉起义。
1803 年	加拉加斯大主教区设立。
1806 年	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试图在委内瑞拉发动起义，但未能成功。
1808 年	卡洛斯四世逊位。费尔南多七世即位、遭流放并

	逊位。拿破仑占领西班牙。约瑟夫·波拿巴被其弟拿破仑扶为西班牙国王,称何塞一世。首台印刷设备抵达委内瑞拉。
1810 年	4 月 19 日,加拉加斯市议会与西班牙政府断绝关系,自立为委内瑞拉政府,直到费尔南多七世重返西班牙王位为止。
1811 年	7 月 5 日,委内瑞拉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两天后通过了《独立法案》。
1811 — 1812 年	第一共和国,又称“愚蠢的祖国”(Patria Boba)。
1812 年	加的斯宪法颁布。
1813 年	拿破仑被逐出西班牙。
1813 — 1814 年	第二共和国。惊人的战役。决战宣言。玻利瓦尔攻入加拉加斯。玻利瓦尔得到“解放者”之名。
1816 — 1819 年	第三共和国。
1819 年	安戈斯图拉国会。博亚卡战役。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成立。
1820 — 1830 年	赢得独立时期。
1821 年	卡拉沃沃战役。
1823 年	门罗主义问世。
1825 年	西班牙在南美洲统治的终结。
1830 年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解体。西蒙·玻利瓦尔逝世。
1830 — 1835 年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首任总统时期。 xiv
1830 — 1848 年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主导下的保守派寡头政府时期。
1835 — 1836 年	改革革命。
1839 — 1843 年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第二届总统任期。
1847 — 1851 年	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将军首届总统任期。
1851 — 1855 年	何塞·格雷戈里奥·莫纳加斯将军担任总统时期。
1855 — 1858 年	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将军第二届总统任期。

1858 年	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总统被推翻。
1859 — 1863 年	联邦战争。
1861 — 1863 年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独裁时期。
1864 — 1865 年	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法尔孔将军担任临时总统时期。
1868 年	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法尔孔将军被蓝色革命推翻。
1870 — 1877 年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将军首届七年总统任期。
1879 — 1884 年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将军第二届五年总统任期。
1884 — 1886 年	华金·克雷斯波将军首届总统任期。
1886 — 1888 年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将军第三届的两年总统任期,又称“欢呼当选”总统时期。
1892 — 1897 年	华金·克雷斯波将军第二届总统任期。
1899 — 1908 年	华金·克雷斯波将军独裁时期。
1902 年	英德意封锁委内瑞拉海岸。
1908 — 1935 年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将军独裁时期。
1914 年	委内瑞拉境内发现大梅内油田,并开凿苏马克一号油井。
1914 — 1918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委内瑞拉保持中立。
1918 年	开始大规模石油开采。
1926 年	石油成为委内瑞拉第一大出口品。
1928 年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学生在校园奋起反抗戈麦斯。
xv 1935 — 1941 年	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将军担任总统时期。
1936 年	委内瑞拉首个当代政党出现。
1939 —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 — 1945 年	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担任总统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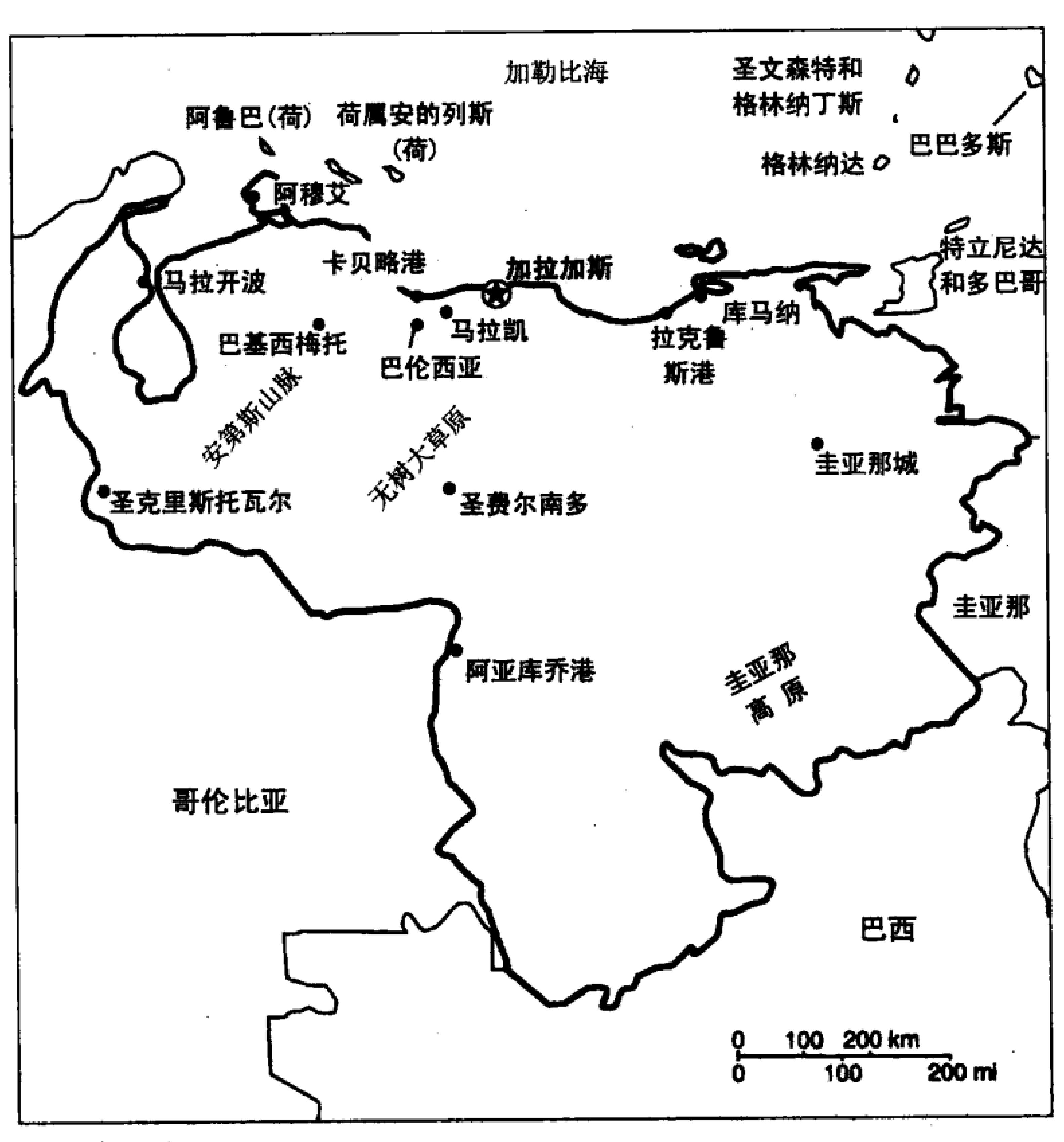
1945—1948年	三年期。
1947年	12月,罗慕洛·加列戈斯在委内瑞拉首次全民无记名直接选举中当选总统。
1948年	罗慕洛·加列戈斯担任总统时期。
1948—1952年	军事执政委员会时期。
1952—1958年	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时期。
1958年	一·二三革命。佩雷斯·希门尼斯被推翻。执政委员会建立。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当选宪政总统。
1959—1964年	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担任总统时期。
1964—1969年	劳尔·莱昂尼担任总统时期。
1969—1974年	拉斐尔·卡尔德拉担任总统时期。
1973年	委内瑞拉从石油繁荣中获益,其货币价值直逼美元。
1974—1979年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担任总统时期。
1975年	钢铁工业国有化。
1976年	石油工业国有化。
1979—1984年	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担任总统时期。
1983—1984年	油价下跌,迫使政府紧缩开支。
1984—1989年	海梅·卢辛奇担任总统时期。
1989—1993年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担任总统时期。政府受制于经济萧条,被迫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
1989年	反对政府紧缩开支的社会及政治动荡,有些暴动造成人员伤亡,政府宣布戒严,全面罢工爆发。
1992年	后来成为总统的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中校在2月领导了反对佩雷斯总统的未遂政变。海陆军总参谋部的少数军官领导了11月的起义。查韦斯入狱,两年后获赦。 xvi
1993年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总统以腐败的罪名遭

	弹劾并被罢职。拉蒙·何塞·贝拉斯克斯成为临时总统。
1994—1999 年	拉斐尔·卡尔德拉担任总统时期。
1994 年	卡尔德拉总统赦免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中校。
1996 年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受指控,被判犯有挪用公款和腐败罪。
1998 年	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当选总统。
1999 年	起草和颁布新宪法。
2000 年	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依据新宪法当选总统,任期为六年。
2001 年	各大行业协会号召发起一日罢工,抗议查韦斯具有争议的经济改革,尤其是新的土地法。
2002 年	查韦斯在 2 月任命了新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董事会成员,以获取对该机构更大的控制权。这一举动遭 PDVSA 各管理层高官反对,4 月,工会和企业家商会联合会宣布发动全面罢工,支持 PDVSA 的异议。4 月 11 日,大约 50 万人聚集起来支持罢工和 PDVSA 的抗争。国民警卫队和亲查韦斯的武装分子与抗议者发生冲突,造成 10 多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为了尽量降低公众知情度,查韦斯封锁国家媒体,禁止报道暴力事件。军方高层发动叛乱,要求查韦斯辞职。武装部队领导人在 4 月 12 日宣布查韦斯已经被罢免,并受到军事软禁。军方领导人指名罢工组织者之 xvii 一佩德罗·卡尔莫纳担任过渡政府首脑。2 天后,查韦斯在过渡政府垮台后官复原职。12 月的反对派罢工瘫痪了石油工业,其组织者继续要求查韦斯卸任。长期罢工最终导致燃料短缺。
2003 年	为期 9 周的罢工在 2 月停止,大部分企业复工。

经美洲国家组织居间斡旋，查韦斯政府和反对派领导人在5月达成一项协议，准备就查韦斯是否留任一事举行全民公投，并为公投设定了基本框架。

2004年　3月，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有110万个签名的有效性存在争议，此后查韦斯总统的反对派和支持派发生冲突，数人被杀，受伤者众多。6月，选举委员会官员宣布查韦斯总统的反对派集齐了足够多的签名，可强制执行公投。8月，查韦斯总统在决定他是否将执满余下的两年半任期的全民公投中获胜。

2005年　查韦斯总统坚持反美立场。全球油价持续上涨，玻利瓦尔币不断贬值，使查韦斯当局可以从每桶石油中获得更多的本国货币。玻利瓦尔币的持续贬值加剧了全国的通货膨胀。



委内瑞拉地图

本地图由 Bookcomp，Inc 提供。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石油共和国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República Bolivariana de Venezuela*) 1
地处热带,位于南美洲北部,是一个历史悠久、自然资源丰富、文化多姿多彩的国度。委内瑞拉最初由6个南美洲北部的独立殖民省份联合成立,目前拥有23个州、1个联邦首都特区和11个联邦属地[1](包括72座加勒比海岛屿)。这片传说中隐藏着**黄金之国**(*El Dorado*,埃尔多拉多)的神秘土地,孕育出很多著名人士,包括西蒙·玻利瓦尔、安德烈斯·贝略、阿图罗·米切莱纳和罗慕洛·加列戈斯。此外,这个现代共和国有世界上第二古老的湖泊和落差最大的瀑布,也是石油储备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生态多种多样,民族绚丽多彩,出产的可可豆(*cacao*)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全球最好的。

地理

早在"地缘政治"一词出现之前,委内瑞拉的地理就决定了它的政治。今日,这个热带国家占据着南美洲北海岸的广阔土地,其总共
91.20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分布在北纬0°8′至12°11′、西经60°至73°之 2

---

① 原文如此,但我国外交部网站写为1个联邦属地(包括12个岛屿和群岛,共有72个岛屿)。——编者注

间。委内瑞拉是南美洲第六大国,估计人口数略多于 2 500 万。该国 89%的人生活在城市里,但它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委内瑞拉的国土由 88.205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 3 万平方公里的水域构成。这座热带天堂有 2 800 公里长的海岸线,北临加勒比海、东临大西洋。

委内瑞拉的地理结构可明显地划分成三个区块:(1) 山区和加勒比海岸地区;(2) **无树大草原**(*Llanos*,亚诺斯)和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地区;(3) 圭亚那地区。

山区和加勒比海岸地区

山区和加勒比海岸地区中包括马拉开波低地(Maracaibo Lowlands)。这是一片位于该国西北部的椭圆形洼地,三面环山,只有北面是开阔地带,朝向委内瑞拉湾和加勒比海。马拉开波湖位于这片地势平坦的洼地中央,湖水来自周围山脉中的河流。地理学家相信,马拉开波湖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湖泊,形成于大约 3 600 万年前。这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湖泊(1.321 万平方公里),南北长 160 公里,东西宽 110 公里。湖中有浅水区和沼地湖岸,最深处也不超过 34 米。过去,该湖曾完全是淡水湖,但 1950 年为运输之需开凿了一条运河后,其生态环境便遭破坏。水运交通得以缓解的同时,也将咸水带入该湖北部,使湖水略带咸味,现已不适合饮用或灌溉。直至 20 世纪,这片低地仍十分潮湿,不适合人类居住和作物生长,唯一的例外是可以种植咖啡的山脉坡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地成为委内瑞拉最丰产的油田区,但石油工业也没有改变此处人烟稀少的状况。

马拉开波湖以东和帕拉瓜纳(Paraguaná)半岛以南有一片地势颇高的山陵峡谷地区,称作塞哥维亚(Segovia)高原。该地区是加勒比海岸和南边安第斯**山脉**(*Cordillera*)之间的过渡带,从 500 英尺开始,地势逐次上升,到巴基西梅托城附近达 1 700 英尺。法尔孔(Falcón)、拉腊(Lara)和亚拉奎(Yaracuy)三州。位于这片人口稀疏的高原上,绵延起伏的半干旱峡谷穿行其间。海岸一带的某种气候

异常缓解了吹到这里的热带暖气流,暖气流一碰上海岸边温度较低的洋面,就被迫屈服而冷却。由于这一气候状况,海岸一线较为干燥,高原上能形成无树大草原,法尔孔州科罗(Coro)市中还有自然形成的**沙丘**(*Médanos*)。牧羊业在矮林地带很常见,山坡上则种植着甘蔗和咖啡。

从南美洲西脊崛起的安第斯山脉在哥伦比亚境内一分为二,其中一条分支兀然转东,离开哥伦比亚国境后,向东沿委内瑞拉海岸线继续延伸 720 公里,直抵阿拉亚(Araya)半岛和帕里亚(Paria)半岛,随后遁入加勒比海消失无踪。

委内瑞拉境内的安第斯山脉可以分为 4 条更小的山系。首先是陡峭的**佩里哈山**(*Sierra de Perijá*)。此山是哥伦比亚与马拉开波湖西岸之间的分野,也为远方的马拉开波市提供了浑然天成的背景。历史上,来自哥伦比亚西部的咖啡种植者顺着河流翻越山脉,驶入湖泊,再经加勒比海前往各地出口咖啡。如今的可卡因毒贩也走着同样的路线。

湖泊以南是另一条安第斯山脉的支系,沿马拉开波湖东岸向北延伸至巴基西梅托市,称为**梅里达山**(*Cordillera de Mérida*)、**梅里达安第斯**(*los Andes Merideños*)或**梅里达雪山**(*Sierra Nevada de Mérida*)。梅里达山的险峰在周围群山中显得鹤立鸡群,其主峰——雄伟的玻利瓦尔峰(Pico Bolívar)海拔高度达 5 007 米。很多委内瑞拉最早的城市就位于这片寒冷的环山高地上,今天这里有特鲁希略(Trujillo)、梅里达和塔奇拉(Táchira)三州,以及巴里纳斯(Barinas)、拉腊和波图格萨(Portuguesa)等州的一部分。塔奇拉、梅里达和特鲁希略一带的肥沃土地给殖民地时期的甘蔗和靛草种植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 世纪,该地因咖啡种植业和方便的运输条件而欣欣向荣。今天,此地还在种植一些粮食作物,例如谷物、小麦、大麦和马铃薯。此外,山中不仅农业发达,还富含煤矿等资源。

西部的梅里达山向东延伸至博科诺(Boconó)峡谷便戛然而止,在峡谷另一头又作为**海岸山脉**(*Cordillera de la Costa*)重现,这就是安

第斯山脉的第三个小山系。该山地形成了一片**高原盆地**(*altiplano*),其高海拔缓解了热带地区的炎热气候。海岸山脉通常又分成两个主要支系:其一为**中央山区**(*Tramo Central*),其二为**东部山区**(*Tramo Oriental*)。中央山区包括亚拉奎、卡拉沃沃(Carabobo)、阿拉瓜(Aragua)、巴尔加斯(Vargas)、米兰达(Miranda)等州和联邦首都特区,以及科赫德斯(Cojedes)州和瓜里科(Guárico)州的一部分;东部山区包括苏克雷(Sucre)州、安索阿特吉(Anzoátegui)州东北部和莫纳加斯(Monagas)州北部。

4 就在这条沿海岸而行,或者说位于海岸周边的北方海岸山脉之中,有汇集着委内瑞拉大部分城市和人口的巴伦西亚(Valencia)高原盆地和中央高原盆地。从海岸线开始,朝塞哥维亚高原方向,巴伦西亚高原盆地拔地而起。海拔超过 100 英尺的地区能经常性地获得降雨,可以种植甘蔗、咖啡、棉花、玉米、水稻和蔬菜,也能放牧。该地主要城市为巴伦西亚市,位于水位较浅的巴伦西亚湖以东[1]。农业生产令此地林木尽毁,淤塞了湖泊原本的出水口,污染了湖水。本就偏低的水位更形萎缩,在岸边形成沼泽和湿地。

另一片位于沿海山脉中的盆地是加拉加斯(Caracas)谷地,海拔 960 米。在加拉加斯城与加勒比海之间有**海滨丘陵**(*Serranía de Litoral*)形成的屏障,但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往拉瓜伊拉(La Guaira)海港,那里是安第斯山徐徐变低,最终触及大海的地方。作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居民有 450 多万,其中很多是政府的雇员。

尽管委内瑞拉的山脉中没有任何活火山或近期曾喷发过的火山,但强烈的**地震**(*terremotos*)使该地数世纪不得安宁。例如,1530 年的一场地震摧毁了库马纳(Cumaná)要塞;1812 年另一场地震使加拉加斯、拉瓜伊拉、巴基西梅托和梅里达满目疮痍;1894 年又有一次地壳运动令梅里达市大半夷为平地。

---

① 原文如此。但从地图上看,该城位于巴伦西亚湖以西。——译者注

无树大草原和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地区

广袤的无树大草原高地位于安第斯山脉以南，向东延伸至奥里诺科河三角洲，沿途经过如今的巴里纳斯、阿普雷(Apure)、科赫德斯、瓜里科、安索阿特吉和莫纳加斯诸州。这些草地大体上为热带无树草原地貌，被如同大网般纵横交错的河流分割成一块块人口稀疏的孤岛。1548 年，殖民者将牛马牲畜放养于草原内，到了 17 世纪初，有报告称这些野生畜群的数量已超过 14 万。因为现代委内瑞拉在 1777 年前还只是若干各自为政的省份，所以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实际数字。但估计草原牲畜的数量可能高达 450 万，这得益于过着半游牧生活的**草原牧民**(*llaneros*，亚诺斯人)的悉心照管。

再往东，无树大草原的海拔高度缓缓降低，融入奥里诺科河的三角洲平原。“Orinoco”一词来自印第安瓦劳(Warao，亦作 Guarauno、Guarao 或 Warrau)语，意为“荡舟之地”。该河流由**帕里马山**(*Sierra Parima*)西坡上的溪流汇聚而成，帕里马山是委内瑞拉和巴西边界的组成部分。奥里诺科河的源头在委内瑞拉境内的帕里马山最南端，毗
邻圭亚那高原的德尔加多一查尔沃德峰(Mount Delgado Chalbaud)。 5
该河流在委内瑞拉境内绵延约 2 740 公里，随后在特立尼达(Trinidad)岛附近汇入大西洋。算上支流，它是南美洲三大河系[亚马孙、拉普拉塔(La Plata)和奥里诺科]中最靠北的一条。

奥里诺科河对于委内瑞拉第一大州亚马孙(Amazonas)居民的生活尤为重要。该河从亚马孙州蜿蜒向西，延展出其三分之一的长度后分成两股。其中之一为**卡西基亚雷支流**(*Brazo Casiquiare*)，最终经内格罗(Negro)河汇入亚马孙河。奥里诺科河是南美洲第三大河系，由大约 200 条支系组成，其中包括阿普雷河与卡罗尼(Caroní)河。春夏两季雨量丰沛，河水泛滥，将无树大草原淹成一片水泽，把泥沙和冲积土挟带至三角洲。三角洲上有千来个瓦劳印第安人的村落，他们仍然在河畔生息，以堆土为基的房屋为家，依循祖先的方式打渔。

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内含大量支流水道，但大多都需疏浚之后才可

让远洋船只通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格雷(El Tigre)(安索阿特吉)油田周边的石油产业发展起来。卡罗尼河的湍流自圭亚那高原奔流直下，使其成为一个水电资源丰富的地域，造福了委内瑞拉的各城各业。

无树大草原和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地区包括了阿普雷、巴里纳斯、波图格萨、科赫德斯、瓜里科、安索阿特吉、莫纳加斯诸州及阿马库罗(Amacuro)三角洲州的大部分区域。

圭亚那地区

奥里诺科河流域以南是委内瑞拉第三块地理区间圭亚那的所在。该地区的东部为圭亚那(Guayana，亦作 Guiana)高原。虽然圭亚那地区仅有三个州(阿马库罗三角洲州、玻利瓦尔州和亚马孙州)，却占到委内瑞拉总面积的 45%。高原地势向卡西基亚雷河和奥里诺科河中汇入亚马孙河的那一段逐渐变低，融入河流周边的丛林。如前文所述，奥里诺科河对亚马孙州的居民生活尤为重要。该州是若干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家园，包括雅诺马米(Yanomami，亦作 Yanamamo、Yanomam 和 Sanuma)、皮亚罗亚(Piaroa，亦作 Kuakua、Guagua 和 Quaqua)，佩蒙(Pemón，亦作 Pemong)和瓜伊沃(Guajibo，亦作 Guahibo 和 Wahibo)等族。

圭亚那高原区域遍布一块块古老的矿物化变质岩场。其饱经风霜
6 的地表经奥里诺科河支流的冲刷，变得支离破碎，考拉(Caura)、帕拉瓜(Paragua)和卡罗尼三河造成的侵蚀作用特别显著。这些河流的侵蚀形成大量称作“**台地**”(*tepuis*)的嶙峋奇石，在**格兰萨瓦纳**[①](*Gran Sabana*)附近特别壮观。**安赫尔瀑布**(*Salto Angel*)即位于其中的一座峭壁上，落差达 979 米，是全球落差最大的瀑布。高原富含铁矿、锰矿、

① 位于玻利瓦尔州东南部、奥里诺科河以南，是圭亚那高原的一部分，地表多为裸露的古老变质岩，面积约 1.8 万平方公里，1994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译者注

铝土矿和金矿，但土壤贫瘠，易受侵蚀。除了几条公路以外，高原的大部分地方人迹罕至，仍是委内瑞拉人口最稀少的区域。

概言之，委内瑞拉的地理结构中包括三块各不相同的人口和生产聚集区，有大片领土人烟稀少，仍住着土著民。其山地是人们颇为青睐的生态旅游景点。嘉年华时节，游客经东部的帕里亚半岛进入委内瑞拉，附近的特立尼达岛也能提供这一便利。在西部，马拉开波湖附近的石油储量为该国带来至关重要的财政来源。现代的委内瑞拉拥有多种多样的丰富资源和蓬勃向上的经济形势。

表 1-1 委内瑞拉各州人口、所占总人口百分比、首府和其他重要城市

	人口(万)	占人口百分比(%)	首　府	其他城市
亚马孙州	7	0.3	阿亚库乔港	
安索阿特吉州	122.2	5.3	巴塞罗那	拉克鲁斯港、埃尔蒂格雷
阿普雷州	37.7	1.6	圣费尔南多	瓜斯杜阿里托
阿拉瓜州	145	6.3	马拉凯	图尔梅罗、拉维多利亚
巴里纳斯州	62.4	2.7	巴里纳斯	巴里尼塔斯
玻利瓦尔州	121.5	5.3	玻利瓦尔城	圭亚那城、乌帕塔
卡拉沃沃州	193.2	8.4	巴伦西亚	卡贝略港、瓜卡拉
科赫德斯州	25.3	1.1	圣卡洛斯	蒂纳基略
阿马库罗三角洲州	9.8	0.4	图库皮塔	
联邦首都特区	183.6	8.0	加拉加斯	
法尔孔州	76.3	3.3	科罗	蓬托菲霍、卡尔东角
瓜里科州	62.7	2.7	圣胡安—德洛斯莫罗斯	卡拉沃索、帕斯夸谷镇
拉腊州	155.6	6.8	巴基西梅托	卡洛拉、卡布达雷
梅里达州	71.5	3.1	梅里达	埃尔维贾、埃希多
米兰达州	233.1	10.1	洛斯特克斯	圣特雷沙德尔图伊

续　表

	人口(万)	占人口百分比(%)	首　府	其他城市
莫纳加斯州	71.3	3.1	马图林	卡里皮托、马塔角
新埃斯帕塔州	37.4	1.6	亚松森	波尔拉马尔
波图格萨州	72.6	3.1	瓜纳雷	阿卡里瓜、比亚布鲁苏阿尔
苏克雷州	78.6	3.4	库马纳	卡鲁帕诺
塔奇拉州	99.3	4.3	圣克里斯托瓦尔	鲁维奥、圣安东尼奥
特鲁希略州	60.9	2.6	特鲁希略	巴莱拉、博科诺
巴尔加斯州	29.8	1.3	拉瓜伊拉	卡蒂亚拉马尔、马库托、奈瓜塔
亚拉奎州	49.9	2.2	圣费利佩	亚里塔瓜、奇瓦科阿
苏利亚州	298.4	12.9	马拉开波	卡维马斯、奥赫达城

材料来源：www.venezuelatuya.com/geografia/index.htm, Geografia de Venezuela, 2002年11月17日委内瑞拉《宇宙报》,2001年调查。

人口构成

委内瑞拉人口数为2 501.738 7万(2004年7月估计值),民族构成极为多样,包括西班牙裔、意大利裔、葡萄牙裔、阿拉伯裔、德裔、非洲裔和诸多土著部落。[①] 宗教信仰构成为96%罗马天主教、2%新教和2%其他。大约93%的15周岁以上居民能够读写,男女所占比例基本相同。该国的人口增长率为1.44%,出生率为19.34‰,年龄中位数为25.2,死亡率为4.9‰。人口年龄构成为:0—14周岁占30.5%;15—64周岁占64.5%;64周岁以上占5%。男女性别比例为1.02。委内瑞拉人的预期寿命为74.06岁,男性平均值(71.02岁)明显低于女性(77.32岁)。婴儿死亡率为22.9‰,男性婴儿的死亡率要高于女性。

① 本章的人口构成数据取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2004年《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book*)。

委内瑞拉是一个多民族社会,有 40 种不同的语言。除了占主导地位的西班牙语外,该国居民还说 28 种各不相同的本地土著方言,以及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巴利阿里语、葡萄牙语、科西嘉语、英语、因加语[①](Inga)、拉脱维亚语、阿拉伯语和汉语。1999 年宪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土著民可以在全国各地的正式场合使用其方言。

7

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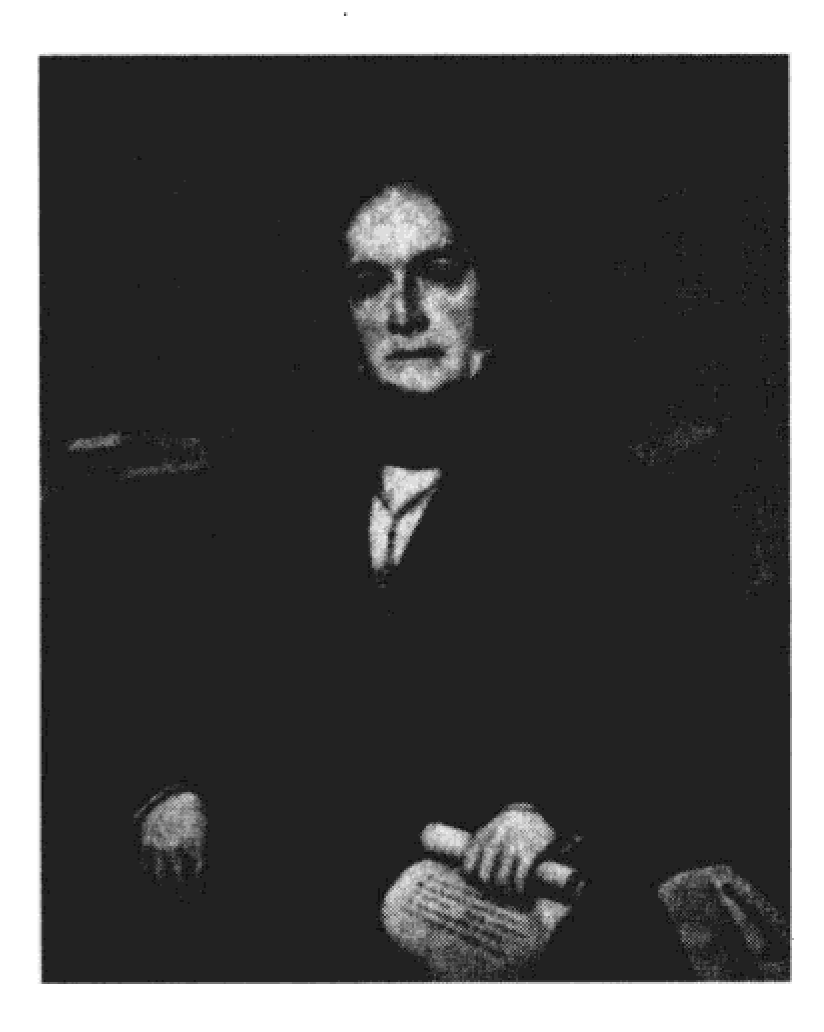
委内瑞拉各州的建筑从未达到其他西班牙新世界殖民地——例如墨西哥、秘鲁和厄瓜多尔——那般辉煌的高度。宗教和民间的建筑均以最简单的西班牙样式为模板。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在那个属于考迪罗(*caudillos*)——尤其以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为代表——的时代,委内瑞拉的建筑才开始模仿欧式的宏大和奢华。这一趋势是为了彰显欧洲人在政治体制中的特权并为此特权增光添色。但直到 20 世纪,当石油产业带来滚滚财源时,委内瑞拉才得以通过大胆的现代设计展现其建筑艺术的风采,这些建筑项目旨在对加拉加斯的城市景观进行现代化改造,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尤为兴盛。如今的加拉加斯是世界上建筑风格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

委内瑞拉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可追溯至 16 世纪,西班牙人从那时开始描写在这个新生殖民地中的所见所闻和生活经历。14 岁就来到委内瑞拉殖民地的何塞·德奥维耶多—巴尼奥斯(1671 — 1738)被视作委内瑞拉的首位作家。在 16 世纪余下的年月和 17 世纪中,文学创作仍然受西班牙规范的强烈影响,内容不外乎探险及行政体制建设,还有就是宗教作品。事实上,与文化发展程度更高的其他西班牙殖民地——例如墨西哥和秘鲁——相比,1811 年以前的委内瑞拉欠缺一种成熟的文学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一个事实,即委内瑞拉直到 1808 年才有第一家印刷所。当时有两名印刷业者马修·加拉格尔和詹姆斯·兰姆从附近的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岛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同年 10 月,殖民地的第一份

① 哥伦比亚普图马约州的土著所使用的语言。——译者注

定期出版物首次亮相，名为《加拉加斯报》(*Gaceta de Caracas*)。

在 17 世纪后期和 18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编年体叙事作品和各种风格的诗歌仍是主导的文学范式。19 世纪的独立运动令政治文学兴起，其中有些作品，例如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 — 1816)的自传，对后世影响颇大。安德烈斯·贝略(1781 —1865)的诗作对兼容并包文风的确立不无帮助，并为这个新兴的国家明确了精神特性。《致诗神》(*Alocución a la poesía*)和《致热带农艺的颂歌》(*Silva a la agricultura de la zona tórrida*)均是他的作品。西蒙·玻利瓦尔(1783 — 1830)的哲


安德烈斯·贝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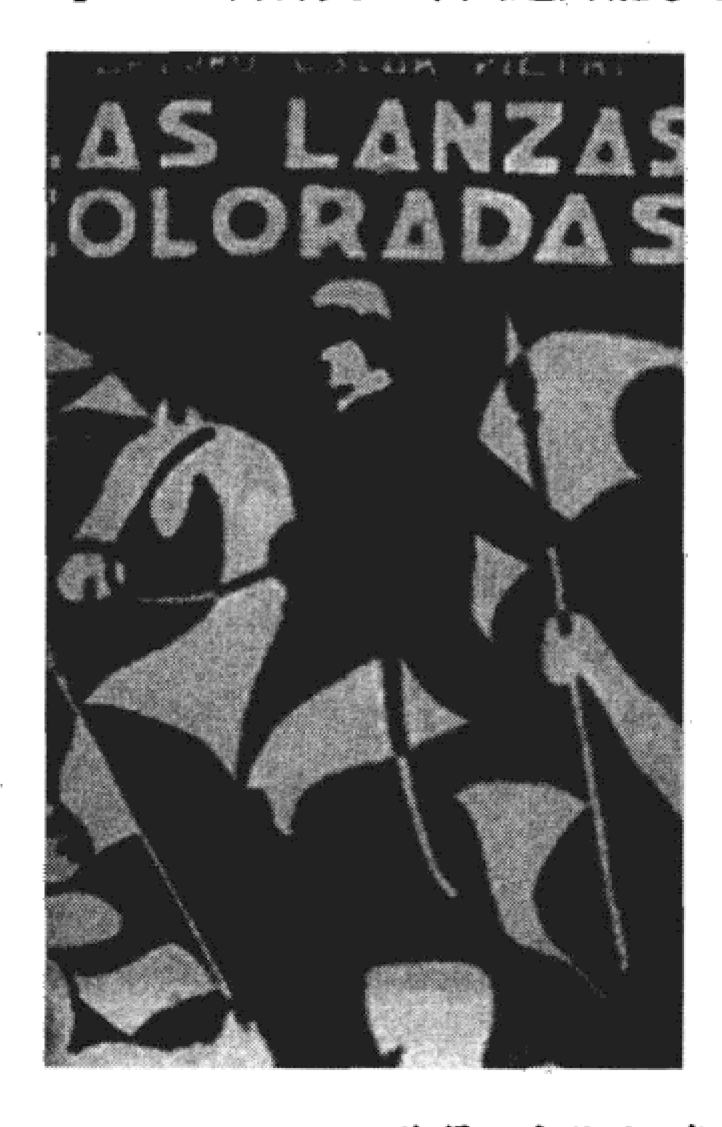
8 学和政治著述也对形成西裔美洲人精神上的自我认同意识有着极大贡献。委内瑞拉最早的重要文学流派是**克里奥尔派**[①](*Criollismo*)，即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在委内瑞拉的独特演绎。有若干作品使该流派发扬光大，如曼努埃尔·罗梅罗加西亚(1861 — 1917)的《牡丹》(*Peonía*)，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委内瑞拉小说。其他 19 世纪委内瑞拉知名作家有拉斐尔·马里亚·巴拉尔特(1810 — 1860)和胡安·比森特·冈萨雷斯(1810 — 1866)；他们的创作开启了一种新的散文样式，此类散文对生发自委内瑞拉本地的种种体验有了越来越多的思索。

随着独立运动的不断巩固和强化，委内瑞拉文学开始表现出更深刻和多样的内涵。19 世纪大部分委内瑞拉文学作品主要的关注点是独立斗争、“黄色自由主义”兴起并成为社会主导理念的过程，还有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一步步兴起至最终掌握大权的经过。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推行了对委内瑞拉十分重要的教育改革，以义务、免费

① 参见本书《部分专有名词释义》中的“克里奥尔人”(*criollo*)词条。——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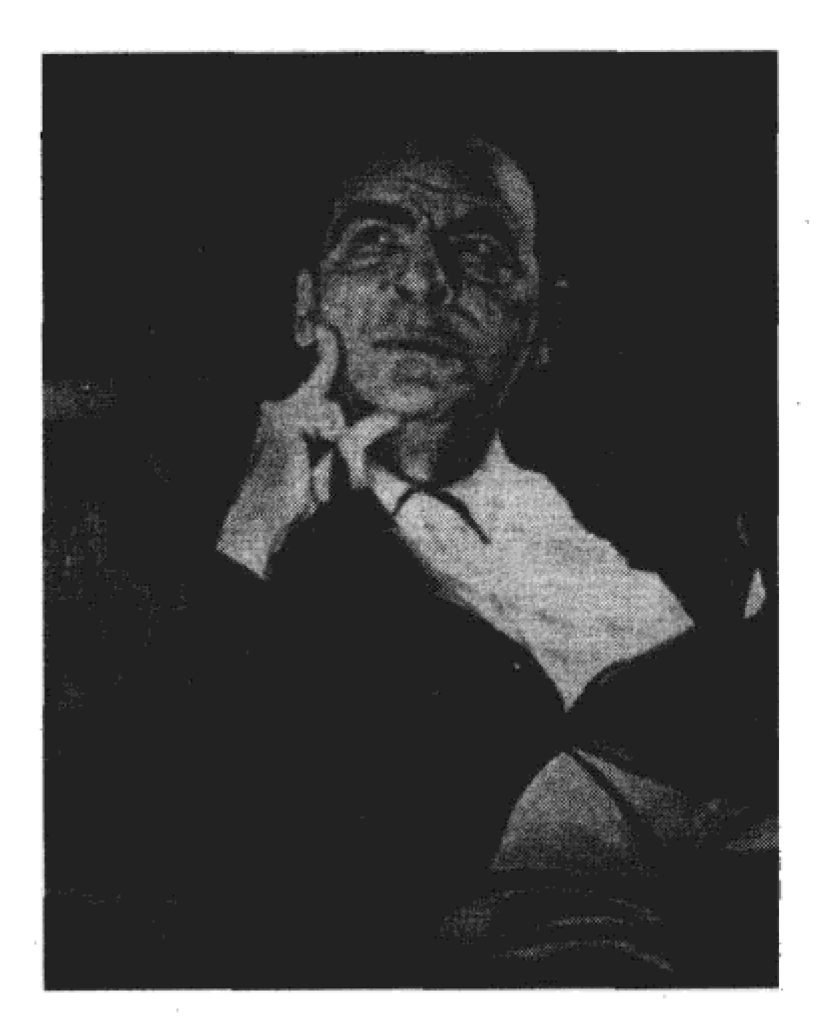
和世俗教育为指导基础，强调自由思想的理念。19 世纪的何塞·希尔·福托尔为历史著述和研究引入了一套更为科学的方法，跳出了此前的历史著述中广为流行的浪漫主义手法和肤浅偏颇的创作方式。

然而，直到 19、20 世纪之交，当何塞·拉斐尔·波卡泰拉（1889 — 1955）、特雷莎·德拉帕拉[安娜·特雷莎·帕拉·萨诺约（Ana Teresa Parra Sanojo）的笔名，1889 — 1936]和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 — 1969）等著名作家涌现，真正的"委内瑞拉"文学范式才完全走向成熟。安德烈斯·埃洛伊·布兰科（1896 — 1955）的诗歌，尤其是《西班牙之歌》（*Canto a España*），使他获得委内瑞拉最受欢迎诗人的桂冠。此外，著有《红矛》（*Las Lanzas Coloradas*）的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1906 — 2001）和罗慕洛·加列戈斯等人的创作，通过对本地主题的探究，使 20 世纪委内瑞拉散文的精髓进一步升华。加列戈斯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有《堂娜芭芭拉》（*Doña Bárbara*），表现不可征服的狂暴自然与人类意志之间的冲突，该作奠定了加列戈斯作为委内瑞拉式生活和大众传统的最佳表述者的地位；还有《爬藤》（*La Trepadora*），探究了个人之力能够取得何种成就的主题。





彼得里和他 25 岁时创作的代表作《红矛》





加列戈斯与其代表作《堂娜芭芭拉》

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委内瑞拉的视觉艺术就已十分发达。考古学
家已经记录了许多在该国西部的史前发现，包括 1 英尺大小、装饰图案
丰富多彩的**碗盆**(*cuencos*)，通常还伴有坐在四脚凳上的小雕像和翼状
9 雕饰。西北沿海地区有大量来自拉皮塔(La Pita)和埃尔卡尼托(El
Cañito)的、装饰有彩色几何图案的陶器，以及凹槽柱和拟人雕像。巴
基西梅托周边发掘的墓穴中埋有还愿珠宝和带环形纹理及三脚底座的
碗盆。在基沃尔(Quibor)也有类似的碗盆文物出土，但基沃尔碗盆的
盆脚更明显，几何图案装饰的色泽也更鲜艳。博科诺一带曾发现饰环
纹或三脚底座的碗盆和**壶罐**(*jarras*)，有的带釉底，有的不带。釉底是
一种工艺，指在陶器表面涂上泥釉(陶土和水混合成的表层)和色釉后
刮花，以创造出装饰性的图案。这些碗盆壶罐往往有装饰性的雕刻纹
路，或有着与同时出土的人形雕塑相配的外形。西北海岸地区的科罗
和埃尔马孟(El Mamón)也有工艺品出土，后者的文物样式显示出受加
勒比地区影响的痕迹。

在巴伦西亚湖周边发掘出不少文物，能证明曾存在两种风格鲜明

的艺术范式和时期。较早的一种是拉卡夫雷拉(La Cabrera),代表性文物为大型**水罐**(*jarros*)和**瓦罐**(*vasijas*),有两个壶嘴,表面光滑,未经上色。后巴伦西亚时期艺术的代表是多种多样、形状宽大的陶器,尤其是带咖啡豆状双眸、性别特征鲜明的女性雕像。唯一已知的地雕(通过对地表岩层进行雕琢加工而画成的人像或图案)也是在巴伦西亚地区发现的。这一被称作**"印第安之轮"**(*La Rueda del Indio*)的人像有两条腿,没有手臂,巨大的头部以三个同心圆构成,上面带有触须。此外,吉尔瓜(Chirgua)河流域还发现了若干岩雕(史前岩石雕刻或绘画),刻有人形和人脸。

对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发掘要少得多。瓜拉瓜奥(Guaraguao)是该地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从中能找到受西沃内人文化(Siboney,来自加勒比海、使用阿拉瓦克语的印第安文化)影响的痕迹。从奥里诺科河流域的洛斯巴兰科斯(Los Barrancos)所获取的材料证明该地受圭亚那地区的文化影响。那里出土的陶器上有风格鲜明的几何雕刻纹饰。位于埃尔罗奎因(El Ronquín)的遗址群有两种类型的陶器出土:一种经过抛光、表面光滑,另一种则不光滑。在无树大草原地区,有从路旁或道路附近的骨瓮和土丘中发掘出的古人遗物。最后,亚马孙地区的阿亚库乔港(Puerto Ayacucho)附近有**绘石**(*Piedra Pintada*)构成的天然纪念碑。委内瑞拉最大的岩雕位于该地,为一条 164 英尺长的石蛇,据信有大约 3 000 — 5 000 年的历史。

委内瑞拉视觉艺术的风格在前哥伦布时代表现为岩雕、洞穴壁画和陶器,此后开始受西班牙宗教绘画和雕塑的影响。来自其他西属美洲殖民中心的需求源源不断,令委内瑞拉殖民地艺术家的作品逐渐增 10
多。在委内瑞拉殖民地时期绘画中,胡安·佩德罗·洛佩斯的《我们的光明姊妹》(*Our Lady of Light*)(1760 年)和《我们的玫瑰姊妹》(*Our Lady of the Rosary*)(1767 年),以及安东尼奥·何塞·兰达埃塔的《始胎无玷》(*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1798 年)均是重要的代表作品。随着独立运动的兴起,历史主题压倒宗教主题,以创建新国家的爱国理念为着重点,成为主导性的艺术灵感来源。新爱国流派的创始者

是胡安·洛韦拉(1776 — 1841),其历史绘画以编年体般的方式记录了委内瑞拉的独立斗争始末,使他获得"名人画家"(*El pintor de Próceres*)的别名。两位委内瑞拉最著名画家的作品是爱国主题最好的范例:马丁·托瓦尔—托瓦尔(1827 — 1902)为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联邦宫(今国会大厦)的椭圆厅(Elliptical Hall)顶壁创作了《卡拉沃沃之战》(*Battle of Carabobo*)(1887 年),并在椭圆厅其他位置创作了《博亚卡之战》(*Battle of Boyacá*)(1894 年)和《胡宁之战》(*Battle of Junín*)(1894 年);阿图罗·米切莱纳(1863 — 1898)的作品包括标志性的《米兰达在拉卡拉卡》(*Miranda in La Carraca*)[①](1896 年)和《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1898 年)。一系列现代主义风潮在 20 世纪接踵而来,但是,直到 60 年代和 70 年代动态艺术登场,委内瑞拉艺术家才凭借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师——例如卡洛斯·克鲁斯·迭斯(1922 —　)和赫苏斯·索托(1923 —　)——获得属于他们的国际美誉。

1756 年第一架钢琴出现后,歌剧被引入委内瑞拉殖民地,但歌剧作品时常遭到教会的严厉审查。1783 年,神父佩德罗·帕拉西奥斯—索霍(1739 — 1799)在查考(Chacao,今属加拉加斯市)创立了第一所殖民地音乐学校,委内瑞拉从而出现了最早的正规音乐教育。这所学校后来成为殖民地时期最著名的音乐教育中心,为诸多大名鼎鼎的殖民地时期作曲家提供了正规训练,例如,《我的人民》(*Popule Meus*)的作曲人何塞·安赫尔·拉马斯(1775 — 1814);《安魂曲》(*Misa de Requiem*)的作曲人卡耶塔诺·卡雷尼奥(1774 — 1836);《贞女安眠曲》(*Pésame a La Virgen*)的作曲人佩德罗·诺拉斯科·科隆;最知名的是胡安·何塞·兰达埃塔(1780 — 1812),据信他是《光荣属于勇敢的人民》(*Gloria al Bravo Pueblo*)的作者,该曲目 1881 年经总统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颁布的法令成为委内瑞拉国歌。20 世纪之交的钢琴家及作曲家特雷莎·卡雷尼奥(1856 — 1917)凭借其出众的才华为委内瑞拉

① 西语标题为 *Miranda en La Carraca*。原文保留了西班牙语的人名和地名,但将介词译成了英语。——译者注

确立了属于自己的音乐传承。她最值得铭记的作品包括《玻利瓦尔赞美曲》(*Himno a Bolívar*)和《加拉加斯颂歌》(*Saludo a Caracas*)。她是委内瑞拉最知名的作曲家,其音乐遗产一直是委内瑞拉乐曲创作中最精湛和最成熟的范本。

委内瑞拉的流行音乐传统融合西班牙、非洲和土著元素,在日常生 11
活中寻求灵感,采用类别广泛的音乐形式,例如**对歌**(*coplas*)、**托纳达**(*tonadas*)、**嘉乐容**(*galerones*)、**瓜萨**(*guasas*)、**克里多**(*corridos*)、**复律**(*contrapuntos*)和**波罗**(*polos*)。非洲的影响在巴洛文托(Barlovento)东北部地区最为明显,那里曾是委内瑞拉奴隶贸易和文化的中心。委内瑞拉最风靡的流行音乐形式是源自西部苏利亚(Zulia)州的**西班牙风笛曲**(*gaita*,盖塔),由即兴编排的押韵唱词构成,以**四弦琴**(*cuatro*,一种四弦吉他)和**沙球**(*maracas*)伴奏。西班牙风笛曲已成为委内瑞拉无处不在的圣诞音乐。委内瑞拉的国舞是源自无树大草原地区的**霍洛波**(*joropo*)。霍洛波舞的伴奏与西班牙风笛曲类似,由即兴唱腔构成,佐以四弦琴和沙球伴奏,另外还使用竖琴。然而,委内瑞拉最流行的舞蹈是源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梅伦格**(*merengue*)舞和源自波多黎各的**莎莎**(*salsa*)舞。

委内瑞拉的戏剧传统源远流长,可追溯至 18 世纪,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古斯曼·布兰科时代,其受欢迎程度达到顶峰。6 月 28 日是委内瑞拉国家戏剧节,因为在 1600 年的那天颁发了已知最早的演出执照,允许上演**三幕剧**(*comedia*)(完整长度的戏剧)来庆祝使徒圣詹姆斯的斋日。在那之前,殖民地上演的戏剧主要为宗教**神秘剧**(*autos*)。1784 年,委内瑞拉都督兴建的委内瑞拉首座以表演艺术为主的大剧院在加拉加斯落成,此后对全国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他主要城市也建起类似的剧场。随着戏剧受欢迎程度的增长,舞台演出不断普及,得以定期在殖民地时期的重要节假日中上演——这令教会高层颇为恼火,他们视此类戏剧为粗俗下流之物。尽管遭到教会的反对,委内瑞拉人对戏剧的喜爱还是与日俱增,19 世纪一座座剧院在全国各处遍地开花。委内瑞拉国家大剧院于 1904 年落成。

委内瑞拉的民俗和民间文化极其丰富。每个地区都有其众所周知的大众偶像，个性鲜明、特质突出，反映该地区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偶像中有风风火火、来自大都市的**加拉加斯工作狂**(*caraqueño*)；内向又吃苦耐劳的**安第斯山民**(*andino*)；坚韧的**圭亚那开拓者**(*guayanés*)；刚毅的**草原牛仔**(*llanero*)；以及精力充沛、性格外向，来自石油丰产区的**马拉开波创业者**(*maracucho*)。人们喜闻乐见的卡通人物胡安·宾
12 巴(Juan Bimba)问世于1936年。胡安·宾巴的身上有委内瑞拉农民的一切典型特征，包括粗陋的**平底凉鞋**(*alpargatas*)和草帽。他一度被新兴的民主行动党当作象征，试图以此获取乡野农夫的支持。其流行程度达到何种概念，由此可见一斑。

宗教对委内瑞拉文化的成型起到重要作用。作为罗马天主教占绝对主导(96%)的国家，委内瑞拉的文化特性一直与崇尚家庭和社群关系的宗教理念联系在一起。规范着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宗教教旨捍卫了一种强烈的社群意识，而社群意识又推动委内瑞拉社会确立起强大的**男权主义**(*machismo*)思想，基于这种思想，男性作为一家之主和承担养家责任的人，一直获得传统的高度评价，被视为最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与这种强烈的男权主义思想相伴而生的，是委内瑞拉文化中非常丰富且充满迷信色彩的民间传说。这种统称为**"桑特利亚"**(*santería*)的民间崇拜既根植于基督教，也源于非基督教信仰，在委内瑞拉的黑人少数族群中影响力尤其强大。一些宗教及世俗人物因其屡屡展现神奇的能力，成为大众广泛崇拜的焦点(尤其在穷人当中)。对圣贝尼托[San Benito，又被称为"黑人圣本尼狄克"(St. Benedict the Black)]和可敬者[1]何塞·格雷戈里奥·埃尔南德斯(一位非常虔诚的委内瑞拉医生、科学家和慈善家)的大众崇拜，在委内瑞拉传统中有相当牢固的根基。此外，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信仰，以委内瑞拉传奇中的强大人物、大地女神玛丽亚·利昂萨(María Lionza)为中心。传说她是印第安公

[1] the Venerable，指在天主教中备受敬仰但未被列为圣徒的人。——译者注

主和西班牙征服者所生，后来披上了天主教的神秘色彩，在崇拜者之中有与圣母玛丽亚同等的地位。在受主流社会或传统罗马天主教所崇拜的宗教偶像之中，尤其受委内瑞拉人钟爱的有：**山谷圣母**（*Virgen del Valle*），她是委内瑞拉宗教崇拜中最古老的委内瑞拉式圣母玛丽亚；委内瑞拉守护女神**科罗莫托圣母**（*Virgen de Coromoto*）；**奇金基拉圣母**（*Nuestra Señora de la Chiquinquirá*）；和**牧羊圣女**（*La Divana Pastora*）。从流行文化的视角来看，对乐善好施的**小耶稣**（*Niño Jesús*）的信仰特别有趣，他是在圣诞夜给孩子送礼的使者。

棒球（*béisbol*）是委内瑞拉传统最深厚的体育项目，据信是一群从美国返乡的学生引入委内瑞拉的。起初，这种运动令人们觉得滑稽可笑，遭受怀疑，但很快就令大众痴迷，至今已是该国人最热衷的娱乐方式。近年来该国人民也涌现出对**英式足球**（*fútbol*）的强烈兴趣，但委 13
内瑞拉人对棒球的热情已深深扎根，看来永远也不会消退。委内瑞拉一些大棒球联盟的选手曾前往美国发展，包括路易斯·阿帕里西奥（Luis Aparicio）（1934 — ）和戴维·康塞普西翁（David Concepción）（1948 — ）等超级明星。阿帕里西奥是 1956 年美国职棒大联盟年度最佳新人奖获得者，保持着作为游击手出赛 2 581 次的空前纪录，还有美国大联盟的助杀（8 016 次）、夹杀（12 564 次）及接杀（4 548 次）纪录。他于 1984 年入选美国国家棒球名人堂。

国家标志

委内瑞拉国旗的设计灵感来自南美独立运动先驱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 — 1816）将军。1806 年 3 月 12 日，米兰达首次升起他的三色旗，所以，委内瑞拉的国旗日就定为 3 月 12 日。1806 年 8 月 3 日，在其第二次革命远征中，米兰达在科罗的拉贝拉港（La Vela de Coro）登陆，令该旗帜首次飘扬在委内瑞拉上空。委内瑞拉国旗由 3 条水平色带组成，黄色在顶部、蓝色在中间、红色在底部，7 颗白色五角星在蓝色区域环成弧形。这 7 颗星是 1836 年添入的，代表签署 1811 年 7 月 5 日《独立法案》的 7 个州［加拉加斯、库马纳、巴里纳斯、巴塞罗



委内瑞拉国旗



委内瑞拉国徽

那、玛格丽塔(Margarita)、梅里达和特鲁希略]。黄条象征新大陆的黄金和财富;蓝条象征将委内瑞拉与西班牙分隔的蓝色大海;红条象征委内瑞拉先烈为争取国家独立所洒下的鲜血。原先组成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三国均采用同样的国旗设计风格,只是细节略有差异。现今的委内瑞拉国旗样式正式确定于 1954 年 2 月 19 日。

委内瑞拉国徽分三个区块,各自显示其国旗中的一色。左上方区块为红色,上有一捆小麦,象征共和国各州的联合及国家的丰饶。右上方区块为黄色,是胜利的象征,画有五把兵器(三把长矛和两把剑)以及两面被花冠紧紧围绕的国旗。下方区块为蓝色,底部有绿条,画着一匹野性十足、马首回望的白马,作为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不屈象征,通常也被视作西蒙·玻利瓦尔的白色战马的象征。国徽顶部有两条在中央位
置彼此交织的丰饶角①,均填满热带果物,象征大地的肥沃。国徽左侧 14
有一条橄榄枝,右侧有一条棕榈枝,均被一条纹章底部的三色勋带(黄、蓝、红)所捆扎。勋带的蓝色部分包含如下文字:左侧为"19 DE ABRIL DE 1810"(1810 年 4 月 19 日)和"INDEPENDENCIA"(独立);右侧为"20 DE FEBRERO DE 1859"(1859 年 2 月 20 日)和"FEDERACION"(联邦);中央为"REPUBLICA DE VENEZUELA"(委内瑞拉共和国)。

经济

石油产业是委内瑞拉经济的支柱,为政府提供大约一半的财政收入。虽然预计该国 2004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有所增长②,但 2003 年的 GDP 只有 1 179 亿美元,比前年下降了 7.7%。事实上,自 1998 年以来,每一年的 GDP 都有所回落。经济衰退对就业打击最为严重。1998 年,即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1954 —)总统领导的政府

① 艺术作品中象征丰饶的羊角,角内有满溢的鲜花、水果及谷物。——译者注

② 该国 2004 年 GDP 为 1 093 亿美元,实际上比 2003 年有所下降。——译者注

上台时，委内瑞拉失业率为 11%。至 2003 年末，失业率已增至 14.6%。虽然各份报告的结果有所出入，但据目前的估计，委内瑞拉贫困人口要占到总人口的 80%左右。

石油

自 1918 年以来，石油开采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了相对其他南美国家而言前所未闻的财政收入。虽然巨大的财源使得多届政府可放手启动大规模的公共建设项目，但为了财政收入，政府领导人也不加限制地赋予石油开采企业种种优惠，将利益垄断在一小圈政治盟友的手中。根据原本的设想，石油工业将创造并逐步壮大委内瑞拉的城市中产阶级，但事实上石油时代没有为大多数委内瑞拉人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善。恰恰相反，石油繁荣多次在国内造成农业萧条，屡屡加大贸易逆差和通货膨胀。此外，有几届政府都利用石油收入来加大国防预算，以期保持军方与政治相脱离。

早在欧洲人抵达委内瑞拉之前，当地土著就知道这里蕴含有石油矿藏。成百上千年来，原油的自然渗流一直在马拉开波湖周边发生。事实上，最早期的西班牙探险家就注意到当地人使用黑色的原油来修复独木舟和给其做防水处理。1879 年，**塔奇拉石油公司**（*Compañía Petrolera del Táchira*）在委内瑞拉安第斯地区投产。如历史学家史蒂芬·拉贝（Stephen Rabe）（1977 年）所述，其生产方式有限、孤立且原始。拉贝提到，该公司凭人力挖坑，用提桶舀出石油，每天仅产出 40 加仑。委内瑞拉欠缺开采其石油矿藏的资金和技术，这就是当时的现实状况。

19 世纪 60 年代，当美国开始大规模使用石油，一些委内瑞拉人意识到石油生产和勘探所蕴藏的商机。然而，直到 1914 年 2 月，委内瑞拉才打成第一口商业油井，到 1917 年（委内瑞拉开始出口石油的第一年），该产业每年仅出产大约 12.5 万桶油。一战结束时，委内瑞拉仍未成为石油供应大国。这一切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生改变。到 1928 年，委内瑞拉每年能产出略超过 1 亿桶的石油，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

家。如今，委内瑞拉每天的产量大约为 300 万桶。

虽然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从二战中获益巨大，但 1960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成立才为委内瑞拉带来真正的机遇。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委内瑞拉所产石油的价格基本都在每桶 10 美元或 11 美元[①]上下徘徊，但 1973 年的阿以战争改变了一切。随着战争的爆发，阿拉伯国家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于是原油价格一飞冲天。委内瑞拉提亚华纳轻质(Tía Juana Light)原油(也称作"委内瑞拉轻质原油")的价格从 1973 年的 11.44 美元跃升至 1974 年的 36.84 美元。短短一年之内，委内瑞拉轻质原油的价格猛增 200%，为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1922 —　)总统的首届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油价继续攀升，于 1983 年达到顶点，当时，委内瑞拉提亚华纳轻质原油的价格达到每桶 64.47 美元。委内瑞拉政府中的很多政策制定者相信价格还会继续提升，并促使政府作出相应的贷款和预算方案。但是这一乐观的展望并没有成为现实。

油价从 1984 年开始直线下跌。至 1989 年，提亚华纳轻质原油的价格已跌至每桶 19.33 美元。除了第一次伊拉克战争(1991 年)期间
有所上扬外，石油价格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事实上，到 1999 年，一桶委 16
内瑞拉轻质原油的价格已跌到 11.08 美元，相当于 1973 年前的水平。2000 年，原油价格重新上涨，提亚华纳轻质油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的每桶价格为 49.09 美元。

石油出口量也随着价格大幅增长。除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段萧条期外，该国提亚华纳轻质原油的出口量从 1979 年的每天 140 万桶增至 2000 年的 200 万桶(每桶 32.11 美元)。虽然在 2003 年经历了一次石油工业大罢工，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最终还是恢复正常，并继续扮演美国大型原油供应商的角色，占美国 2004 年石油进口额的 12.86%。目前，石油工业占委内瑞拉出口价值总额的 75%以上。考虑到大约

① 所有油价均以 2005 年的美元价格表示。

780 亿桶的石油探明储量,很显然,委内瑞拉过去是、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还将是一个以石油经济为主导的国家。

政治

委内瑞拉是多党制的联邦共和国。目前的政府由 1998 年 12 月当选、1999 年初上台执政的民众主义总统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领导。这位前空降兵中校沉迷于西蒙·玻利瓦尔的理念,一手促成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创建。他的政策力图赢得国内贫困阶层的支持,在此过程中招致许多中产和上层阶级成员不断增强的敌意。

现行宪法源自曾经的叛乱者查韦斯的思想,1999 年根据他的政治和社会观拟定。法律规定总统由全民直选选出,获得相对多数票者当选。总统任期为 6 年,可以经选举连任一届。总统任命副总统和内阁人选。立法部门采取一院制,即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Assembly),共设 165 席,其中总统查韦斯的支持者占多数。该议会只有众议院,议员任期 5 年,最多可当选就任三个任期。立法案可以由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民权部门提出,也可经公众请愿提案,需至少 0.1% 的注册选民签字支持。如果总统认为某法律不当,可以要求国民议会
17 重新审议,但只要获得多数票通过,国民议会就可以压倒他的反对意见。司法部门由最高法院领导。国家最高法院设六个法庭,根据专属职能划分。例如,**选举法庭**(*Sala Electoral*)审理涉及选举和选举流程的案件。最高法庭法官由国民议会任命,任期 12 年。司法部门还设较低级别的法院,包括地区和市级法院。

如上所述,委内瑞拉政治和司法体系中还有一个民权部门,由一名总检察长、一名护民官和一名总审计长组成。该部门有权质询其认定非法或违宪的行为。民权部门的成员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任期 7 年。

第二章 委内瑞拉公元 1600 年以前的历史

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委内瑞拉出现美洲印第安群落的时期是 20 000 年至 15 000 年前，他们相信，白令[①]（Beríngial）迁徙群是那时抵达南美的。委内瑞拉土著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或时期：古印第安（Paleo-Indian）、中印第安（Meso-Indian）和新印第安（Neo-Indian）。欧洲人在新印第安末期踏上南美洲。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欧洲探索南美大陆和今日委内瑞拉地区的第一人。西班牙人到达委内瑞拉的时候，当地的土著人口估计在 35 万至 50 万之间。 19

前西班牙时代的委内瑞拉

我们对前哥伦布时代的委内瑞拉历史的了解大体来自考古重构和对现存土著的人类学研究。目前，大部分土著人口生活在该国北部，尤其是加勒比海沿岸的安第斯山一线及奥里诺科河流域。

---

① 指白令大陆桥，在更新世冰河期中多次将如今的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东部相连，规模最大时南北长度大约有 1 600 公里。——译者注

20

古印第安时期

古印第安时期(公元前 20000 一前 5000 年)当地的人群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考古证据表明这些群落主要生活于该国西北部。他们以小型游牧群落的方式聚居,并发展出一种石器文化,利用这些石制武器和工具捕猎冰川期末期的大型哺乳动物。已有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类骨骼化石出土,一同出土的还有乳齿象(mastodon)和大懒兽(megaterio)的骨化石。大懒兽是一种体型与马类似的食草动物,四肢带爪、身覆毛皮。委内瑞拉的古印第安人没有发展出农业或陶艺,与其生活有关的物品所遗甚少,只有一些长矛的尖簇和若干种工具。公元前 5000 年左右,古印第安人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变化。将大部分大型哺乳动物捕杀殆尽后,为了觅食,他们开始向南部和东部迁移。冰川期的终结带来了更温暖的气候和更温暖的海洋,令海平面升高,改变了海岸的地貌,使一部分此前有人栖居的地域没入水底。

中印第安时期

这些变化造成了前哥伦布时代的下一个时期,即"中印第安时期"(公元前 5000 一公元 1000 年)。温暖的海岸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动植物生态环境,吸引很多群落前往东方,到海边生活。**巨凤螺**[①](*Strombus jigs*)壳是尤其珍贵的海产,被用来制作工具、武器和饰物。这一时期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型,从石器文化转为以使用贝壳和骨骼为主。石材没有被完全抛弃,但很多石器和工具经高度抛光,以呈现如贝壳般的质感,还有很多只是装饰性的物品。探索沿海地区并在此定居后,人们被海洋环境所吸引,驶入浩瀚的外海。很多群落造出船只,成为出色的航海者。在外海捕鱼时,他们发现很多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岛屿,并逐步在那里定居。另一些土著则发现这些岛屿是躲避邻近族群入侵的安全

① 巨凤螺拉丁学名是 Strombus Gigas,文中所指应该就是这一螺种,但译者无法完全确定。——译者注

港。中印第安时期人仍对新发现的土地进行开拓，收割野生植物。种类丰富的草木使他们能采集到更多食物，很多植物还可作为药用。园艺也随着采集活动出现，例如刈除不需要的杂草。了解植物生长的习性后，委内瑞拉土著便发展出各种早期形态的农业，这些早期农业发展大多位于安第斯高原和委内瑞拉各湖泊及河系周边。

新印第安时期

向农业转型是新印第安时期（公元 1000 — 1500 年）开始的标志。
其间，土著民根据环境条件和文化的需求种植可食用的作物。有明显 21
证据表明，奥里诺科河流域一带最早出现农业形式，那里曾发现用于种植苦丝兰或木薯的物件。在安第斯山区较晚的地层中曾发现**手碾**（*mano y metate*）（一种研磨谷物的土著石器），这种工具的出现表明玉米种植的存在。这两项与农业有关的考古发现证明，委内瑞拉历史上曾出现两种各不相同且平行发展的文明，分处东西两地。东西文化间的差异还可从该时期的陶器和葬礼仪式中见得端倪。木薯文明开创了较为简单的船型陶器风格（开口碗盆），器面涂以黑线，把手为红色，并与死者合葬，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使用。玉米文明发展出的陶器风格截然不同，器皿上有复杂的切口和华美的色泽，底部的支撑脚往往很多。他们的葬礼也更为复杂。

委内瑞拉土著人口逐渐合并成半定居或定居状态的部落，但没有一个达到印加或阿兹特克文明的辉煌程度。大部分土著聚集在家族式的部落群体中，这类群体主要以语言来加以划分。人类学家确认有三种主要语言：阿拉瓦克语、加勒比语（Carib）和奇布查语（Chibcha），以及一些较小的次要语种，例如亚马孙附近的雅诺马米人所用的语言。但和语言相比，以其文化来描述这些前西班牙时代的族群将更有意义。

公元 1500 年的土著文化

在西班牙征服时期，可按文化差异将委内瑞拉划分为九块不同的文化区。马拉开波湖周边属于狩猎采集民族和渔民，瓜希罗人

(Guajiro)是其中最重要的部落。这个阿拉瓦克语群落保留着祖先的半游牧式文化,他们生存至今主要依赖于成功地将自身文化与西班牙文化相整合。今天,很多瓜希罗人还在沿循其传统的牧民生活方式,饲养牛、羊和猪。湖泊西南处的西加勒比人构成了第二个文化群落,包括奥诺托(Onoto)、莫蒂隆(Motilón)和佩蒙(Pemón)诸部落。这些部落极其尚武,对西班牙入侵者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他们从事农业,并使用**基洛拉**(*kirora*)(石块和棕榈叶筑成的堤坝)来加大捕鱼的规模。今天,只有莫蒂隆人还留在安第斯山一带。奥诺托人已灭绝,佩蒙人则由于西班牙人入侵而迁移到更偏远的内陆。

第三个文化群落居住在安第斯山区南部的梅里达山地区,包括蒂莫托—奎卡人(Timoto-Cuicas)(一度为若干分散的小部落)等部族。该部落是今委内瑞拉境内文化最先进的土著居民。他们的农业发展程
22 度较高,开垦梯田种植玉米,采用**卡努科**(*canuco*)(当地一种伐林焚地、转为耕地的技术)方式耕种块茎作物。他们饲养禽类、筑起与现代莫蒂隆部落的基洛拉相类似的鱼坝,从而改变了自身的饮食结构。他们还种植一种叫作“**奇摩**”(*chimó*)的无烟烟草,并常常将其制成液体或粉末,在仪式中使用。蒂莫托—奎卡人还用草茎编织衣物和造房用的草垫。

西部阿拉瓦克族栖居的地区从帕拉瓜纳半岛延伸至塞哥维亚高原,并随地势深入梅里达山以南的无树大草原西部。该族部落众多,其中包括卡克蒂奥人(Caquetíos)和奎瓦人(Cuibas)。卡克蒂奥人在所有西部阿拉瓦克部落中人数最多,占据文化主导地位。他们居住在科罗附近的村庄里,以木桩搭成小屋,各木桩依靠**热带草藤**(*lianas*)捆扎在一起,上面覆盖棕榈枝或干草。一些屋子有墙,其他则不设墙壁,以利通风。如今的委内瑞拉乡间仍可见到一些这样的房屋。

卡克蒂奥人起初从事狩猎和采集,生活在海边。他们种植一些玉米,不仅食用,也发酵制成叫作“**奇查**”(*chicha*)的酒类。此外,他们构筑土坝增加捕鱼量以改善伙食。卡克蒂奥人用贝壳和骨骼制作工具、武器和饰品。他们发展出了供家居(饮食器具)和葬礼所需的陶艺。科

罗陶器的设计有与众不同的色彩，在纯白底色上涂以大片棕色，并搭配红黑两色的图案。

岩雕和洞穴壁画的丰厚遗产也许是卡克蒂奥人最惊人的成就。这些石头上有以黑、白和棕色描绘的人像和装饰画。一些石头被用来标出各户人家领地的边界，另一些则标明耕地的分野。甚至到今天，一些石画中的内容还是无法解读。卡克蒂奥一度是该地区最大的阿拉瓦克族群落，但后因种种缘由从该地迁出。有一些是遭到了希拉哈拉人(Jirajara)的侵袭。希拉哈拉人生活在南方的山地，位于今日的拉腊州。另一些则成为阿拉瓦克移民的一部分，一同迁入安第斯山区。沿海加勒比人和西班牙人的攻势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迁徙的步伐。

在位于西阿拉瓦克族所在地以南的安第斯山区，居住着阿雅马内人(Ayamanes)、阿哈瓜人(Ajaguas)和希拉哈拉人，他们与那些更爱好和平的邻居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前西班牙时代，希拉哈拉人和阿雅马内人组成了统一的部落，征服了北方卡克蒂奥部落的一部分。这些更偏南部的阿拉瓦克族部落从事集约型农业，在有灌溉系统的土地上种植玉米、甘薯和木薯。他们将两至四间茅屋建在一起，编织技术比卡克 23
蒂奥人落后，因为其服装堪堪只能覆盖生殖器。

总体而言，阿拉瓦克族部落的社会政治结构为酋长制，有时也设副酋长。他们的社会等级体系中有一个奉行一夫多妻制的贵族阶级，主要的工匠也属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由农民、渔民和工人组成。阿拉瓦克族部落大多崇拜太阳、月亮等自然神。每部落还有一个独特的代表性神祇，称为“**塞米斯**”(*Zemis*)。每户人家也崇拜其各自的家神。

在前哥伦布时代末期，加勒比人移民主宰了北部的加勒比海岸地区。他们的部落包括加拉加斯人、马里切人(Mariches)、特克人(Teques)、帕伦克人(Palenques)和塔马纳科人(Tamanacos)。加勒比人从亚马孙向北迁移，起先居住于奥里诺科河谷，接着进入中央山脉，最终在沿海一带定居。迁移过程中，他们在每个地区发展出各不相同的农业，从热带雨林中刀耕火种式的农业，到河岸和海滩的混合耕种，又到干涸河床或河滩种植，最后在大草原的**岩滩**(*mesas*)上建起家庭种

植园。和其他早期部落一样，加勒比人用捕鱼和狩猎作为农业的补充。

加勒比人的村庄各不相同，视所处地点情况而定。有些村庄仅有30户人家；在猎物众多、土壤适合耕种的地方，有的可以达到500人至600人的规模。村庄建筑就地取材，有两种类型：**苏拉**(*sura*)和**塔博伊**(*tabouii*)。苏拉是家庭住宅，塔博伊是男子居所，常常是全村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房屋。加勒比人的男性与家族以外的女性成婚，时常从其他部族俘掠女性为妻。和阿拉瓦克族一样，他们也实行一夫多妻制。

加勒比人研习天文；作为从事农业耕作的民族，他们发展出一套农业历法，记录了气候的变化和季节交替的自然现象。与阿拉瓦克人类似，他们的两大主神与太阳和月亮相关。金星也在天文和农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能通过肉眼观察，而且每晚都升起落下。

加勒比部落实行双酋长制，一名是正式酋长，一名是战争酋长。战争是立国安邦的自然组成部分，加勒比人经常聚起大队人马，寻衅滋事，制造征服其他部落的口实。攻击其他部落的理由可以是过去所受的侮辱、不被正当习俗接受的行为，或是单纯为了抢夺女性为妻和增加奴隶数。为了在“交涉”时更有气势，他们常常饮用“**欧伊考**”
24 (*ouicou*)——一种用木薯酿成、酒精浓度很高的啤酒。加勒比人在战场上会将对方大卸八块，有时还吃下敌人的一部分躯体。[1]

征服往往带来贸易，在加勒比人所居住的广阔土地上，一个发达的贸易网络开始成形。加勒比人从圭亚那高原出发，穿过奥里诺科河盆地，将货物运入山区。翡翠、黄金和首饰从这里被交易到沿海地区，进入加勒比海。有些加勒比长途贸易路程达数百英里之遥。当加勒比人往别处迁移，他们在中部的无树大草原和奥里诺科河谷内遭遇很多部落。这些部落大多为游牧、半游牧族群，或以打渔为生，包括雅鲁罗人(Yaruros)和奥托莫科人(Otomoacos)。后者居住在阿普雷河附近，曾经顽强抵抗加勒比人的入侵。居于中央山脉的加勒比各部落一直统治

---

① 英语“cannibal”一词(西班牙语中为*caríbal*或*caníbal*，意为食人的)就来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对这个部落的称呼和他们怪异食人习俗的描述。

该地，直到 16 世纪 70 年代被西班牙人打败为止。西班牙军队奴役了他们的幸存者，瓜分了他们的土地。

沿奥里诺科河顺流而下，沿岸风貌由河谷盆地变换为一片肥沃的三角洲地区。这里居住着一些前西班牙时代的部落，有瓦劳人、皮里图人(Píritus)和库马纳戈托人(Cumanagotos)。瓦劳部落在这片奥里诺科河畔的地域占主导地位，他们在水里支起桩子，在桩上建造简易的棚屋。屋子以茅草为顶，没有墙壁，屋中央有一火堆，人们就在周围的吊床里入睡。瓦劳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整个西班牙征服时代和殖民地时代都一直待在潮湿的家宅内不问世事。他们存续至今，仍靠捕鱼和编篮度日，与前哥伦布时代生息于河畔的祖先几乎别无二致。

奥里诺科河以南是一望无际的圭亚那高原和亚马孙盆地的北缘。该地区大部分部落一直远离世事纷扰，将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保留至今。高原上零星分布着佩蒙、瓜希沃(Guahibos)等加勒比部落，亚马孙的雅诺马米人居住于南方。**雅诺马米式住宅**(*yanos*)为圆形，与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地区的房子一样，用茅草做屋顶，四面通风。雅诺马米人大多是猎手和采集者，始终与世隔绝，直到 20 世纪初才重新被人发现。

在征服时代和随之而来的殖民时代中，委内瑞拉土著人口因战争和奴役日趋凋零。西班牙人以是否为加勒比部落来区分某部落是否和
平易与。非加勒比部落被视作和平之辈，也是合适的贸易伙伴。加勒 25
比部落则被视为敌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奴役。讽刺的是，当奥里诺科河中的珍珠贝采摘殆尽，不属于加勒比族的部落很快发觉，他们的地位也变得跟加勒比人一样，其家人纷纷被贩卖为奴。步西班牙人后尘的是法国人和荷兰人，他们先与印第安人贸易，然后把他们打垮。随着殖民地的扩张，很多部落为了避免因疾病或戕害而死径自离去。许多这些部落民的后代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下生存至今。例如，奥里诺科河三角洲仍旧是瓦劳等部族的生息之地；亚马孙雨林还是瓜希沃人、皮亚波科人(Piapocos)和雅诺马米人等部落的家园。到 2005 年 4 月，委内瑞拉境内居住着 28 个土著群落，使用着 37 种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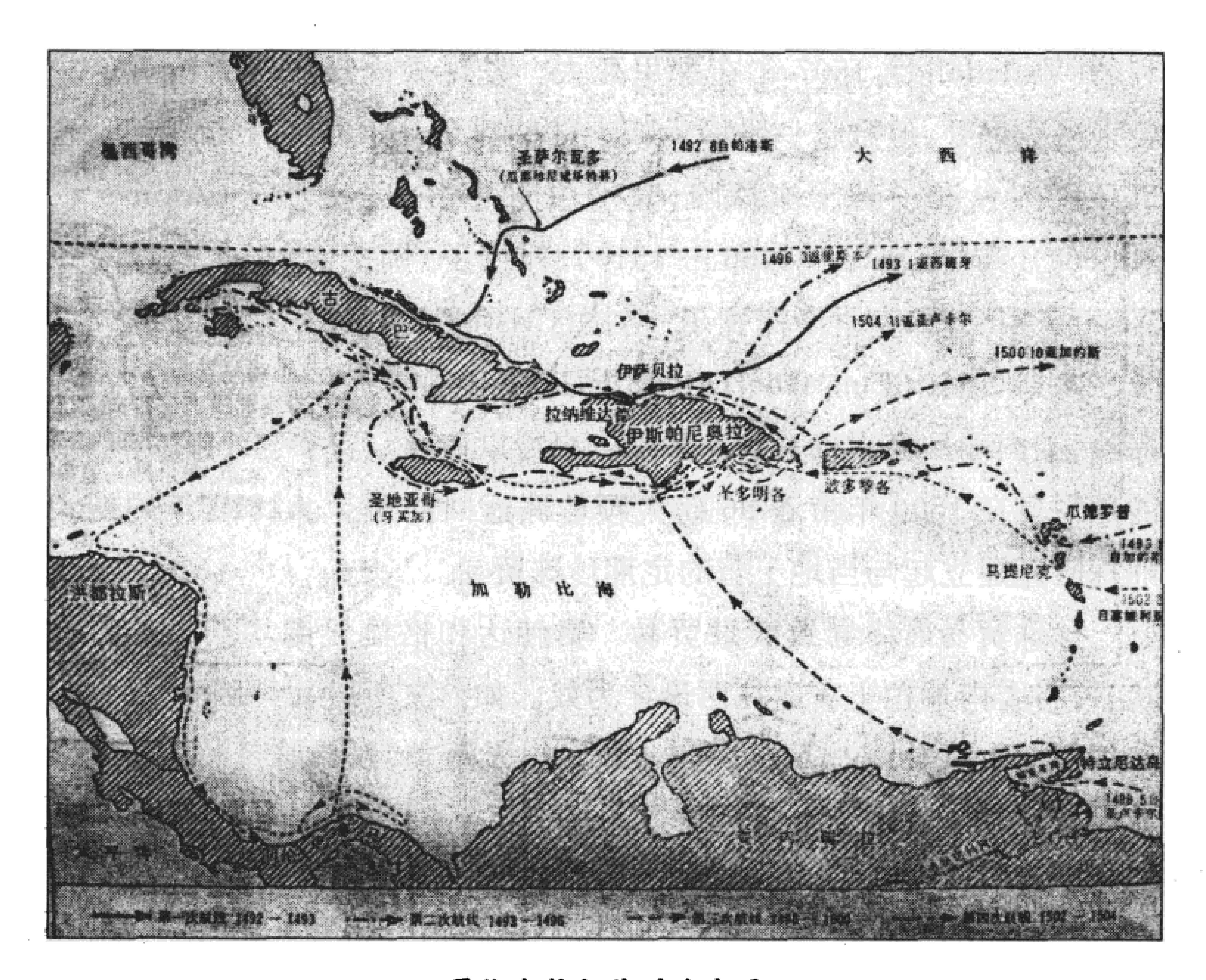
欧洲人的到来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 — 1506)完成第二次美洲航行返回西班牙时(1496 年),人们没有为他的成就表现出多少热情。不知感恩的西班牙王室撤销了他的专营权,开始给前往新大陆的其他探险家颁发特许状。哥伦布并未气馁,准备好足够的人手和船只后,于 1498 年第三次启航。船队抵达加那利(Canary)群岛后分成两队,各自前往不同的目的地。主船队朝伊斯帕尼奥拉岛(Española)行进,第二船队在哥伦布及其子费尔南多的带领下掉头往南。当时人们相信西半球另有一片大陆。

航程漫长而艰辛。船队沿着向南的航路驶入赤道无风带(赤道附近风平浪静的海域),在赤道地区炎热的海面上漂了好几天。根据哥伦布的日记记载,食品腐烂,很多水桶开裂,水手们和船长都陷入绝望。1498 年 7 月 31 日,船上的人终于看到一座岛屿上的山峰,这座岛后来被冠以"特立尼达"之名。登岛取水后,他沿着海岸继续往西。1498 年 8 月 5 日,共有三艘船的哥伦布一行发现了帕里亚海湾。8 月 7 日是星期天,哥伦布决定逗留一日,在近海处下锚,并派出几条划艇去搜寻食物和给养。由此,哥伦布成为探索南美大陆和今委内瑞拉地区的欧洲第一人。

休息一夜后,船队继续沿海岸向西而行,来到阿拉亚半岛附近,并在那里遇上了奥里诺科河入海口处声势浩大的淡水流。水流湍急无
26 比,令哥伦布大受震撼,坚信自己所见到的是从伊甸园流出的四条河流[①]之一。哥伦布和他的手下在那里同土著贸易,用针、纽扣、剪刀和破陶片换来土著的珍珠手镯。问及珍珠的来历时,土著指向西北方。哥伦布随即朝那个方向扬帆启程,来到库瓦瓜(Cubagua)和玛格丽塔两岛。后来,库瓦瓜岛上建起了欧洲人首个南美定居点:新加的斯

① 见《创世记》2 章 8 — 15,这四条河分别是丕雄(Pison)、基红(Gihon)、底格里斯(Hiddekel)和幼发拉底(Euphrates)。——译者注



哥伦布航行美洲路线图

(Nueva Cádiz)。玛格丽塔岛[以奥地利公主玛格丽塔(1480—1530)命名,她是费尔南多五世和卡斯蒂利亚—莱昂女王伊莎贝尔唯一的儿子、王储唐·胡安(1478—1497)的遗孀]拥有全美洲最丰产的珍珠采集地。哥伦布在探险过程中俘虏了 12 名土著,将他们作为奴隶带回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以证明这些土生土长的美洲人确有成为劳力的可能。

哥伦布的第三次航海以悲剧告终。他对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局势漠不关心,其后那里发生叛乱,遂留在岛上试图调解。他派出两艘船返回西班牙本土报告自己的发现;可水手迅速变卖了珍珠,对其来源只字未提,但此事很快传到西班牙统治者耳中。哥伦布对财宝秘而不宣的事实,加上其他针对他在殖民地渎职、残酷处置水手和土著的传言,使得哥伦布在 1500 年以阶下囚的身份返回西班牙。

1502 年,哥伦布最后一次出航,抵达中美洲海岸,回国后仍对财宝和珍珠之事缄口不言。他被法庭无罪开释,但旋即被软禁于巴利亚多

利德(Valladolid),1507 年在那里死去。发现委内瑞拉没有给哥伦布带来多少好处,但掀起一股探索新大陆的热潮。1499 — 1501 年间,西班牙王室允准了若干次探险,分别由阿隆索·德奥赫达(Alonso de Hojeda)[亦作 Ojeda](1466 — 1516)、佩德罗·阿隆索·尼尼奥(Pedro Alonso Niño)和克里斯托瓦尔·格拉(Cristóbal Guerra,死于 1509 年)及路易斯·格拉(Luis Guerra)(死于 1509 年)两兄弟领导。经过这些探险,委内瑞拉海岸确实存在珍珠一事得以确认。曾参与 1498 年航海的尼尼奥在 1500 年带着 96 磅大颗珍珠返回西班牙。1512 年的新大陆探险还建立起与当地土著的定期珍珠贸易。

珍珠贸易最终导致奴隶贸易。奥赫达和格拉兄弟均获皇家特许状,可将委内瑞拉土著运往西班牙为奴。如前文所述,西班牙把委内瑞拉的印第安人分成加勒比人和非加勒比人两类,只有前者被视为可以奴役的对象。奴隶贸易很快在委内瑞拉西部的科罗和埃尔托库约(El
27 Tocuyo[①])扎稳脚跟。在特立尼达发现黄金后,奴隶问题更加恶化。1520 年,珍珠贝被采摘殆尽,西班牙人遂全力从事奴隶劫掠,为中美洲和安的列斯的殖民者补充土著劳力。珍珠海岸的土著民现在也被视为加勒比人族群的一部分(也就是可以奴役的对象),劫掠带来超过一个世纪的仇恨、憎恶和抵抗。传教士干涉土著事务,使抵抗更为激烈。

16 世纪 20 年代,西班牙将库瓦瓜改名为新加的斯,并重建该地城防,还建成一座新要塞,以抵御土著人的进一步攻势。战争并没有因该要塞的落成和驻守士兵的到来而结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科切岛附近发现了新的珍珠河床,将更多的商人和奴隶贸易活动引至周围岛屿。这场战争持续不断,使征服委内瑞拉的初始行动停滞不前。

16 世纪 20 年代末,西班牙王室债台高筑。为了抵偿债务,卡洛斯一世[1516 — 1556,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9 — 1558)]将掠夺委内瑞拉沿海资源的权利授予一家由德国银行家组成的、归属韦

① 原文 Tucuyo 为缪。——译者注

尔泽家族[①](House of Welser)的商会。此后20年间,接连几名德国长官统治着委内瑞拉西部。他们奴役当地土著的行径比此前令人发指的西班牙人还要残酷。事实上,在1556年被赶出此地以前,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德国长官毫不吝惜财力和人命。

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的精力则全部放在殖民扩张和对财宝的无尽探寻之上。至1534年,安东尼奥·德塞德尼奥(Antonio de Sedeño)已征服特立尼达,建立起西班牙殖民地。随后,他们对大陆本土发起钳形进攻,长驱直入到奥里诺科河与马格达莱纳(Magdalena)河(位于今哥伦比亚境内)一带。1530年,西班牙人征服了哥伦比亚北部海岸,探索了马格达莱纳河水域。1536年,征服者贡萨洛·希门尼斯·德克萨达[Gonzalo Jiménez(亦作 Ximenes) de Quesada]臣服奇布查印第安部落,并于1538年建立圣菲波哥大[②](Santa Fe de Bogotá)。

克萨达探索马格达莱纳河流域之时,迭戈·德阿尔达斯(Diego de Ardás)则深入奥里诺科河,寻找"梅塔(Meta)行省"的宝藏,他认为那就是黄金之国的藏宝地。被愤怒的土著赶走后,他在回程的路上死去。后续的一系列探险也遭失败。同一时期,征服者们从北部进入,建起很多委内瑞拉殖民城市。1555年,西班牙探险家从埃尔托库约往东推进,建起巴伦西亚。随后又在1567年建成圣地亚哥·德莱昂·德加拉加斯[③](Santiago de León de Caracas),1558年建成特鲁希略。西班牙人在安第斯地区也进展迅速,于1558年建立圣地亚哥·德洛斯卡瓦列罗(Santiago de Los Caballeros)(今梅里达),1561年建立克里斯托瓦尔(Cristóbal)。

各路探险家和征服者在委内瑞拉西部的活动引起了安东尼奥·德 28
贝里奥(Antonio de Berrio)(1527—1597)的关注。1583年,他从波哥大出发,去寻找传说中黄金之国的宝藏。抵达奥里诺科河时恰逢雨季

① 来自奥格斯堡的德国银行及商业家族,与富格尔(Fugger)家族一起控制着整个欧洲诸多经济领域的命脉。——译者注

② 即波哥大的前身。——译者注

③ 即加拉加斯的前身。——译者注。

开始，他遭到暴雨的洗礼和土著的抵抗。从土著口中，他得知关于**遥远王国**(*más allá*)的另一宗传说。土著告诉贝里奥，在高原另一侧的南方，有很多人身披黄金和宝石。每个村庄的居民都信誓旦旦地告诉西班牙人，遥远王国是一片印第安人的家园，比无树大草原上任何部落都更大。

雨水消退后，贝里奥往南进发，但他的初次探险因疾病和疲劳终止，经过 17 个月徒劳无功的搜索之后他返回波哥大。1584 年，贝里奥听到传闻，有几名奥里诺科河三角洲一带的**印第安酋长**(*caciques*)告诉西班牙人，卡罗尼河上有一个从事黄金贸易的部落。他当即展开第二次探险，可也遭到失败。但他在 1589 年的第三次探险确实找到了卡罗尼河的所在。最后，这名征服者顺流而下，进入奥里诺科河三角洲，随后往特立尼达扬帆而去。

1591 — 1593 年间，贝里奥招兵买马，又深入高原腹地作了一次探险。不幸的是，玛格丽塔岛长官放任奴隶贩子攻击与贝里奥结盟的印第安酋长，并禁止他踏入奥里诺科河。这名征服者派儿子带一小队西班牙武装秘密溯河而上，并派一名友人前去西班牙法庭申诉此事。当贝里奥与西班牙当局纠缠不休的时候，沃尔特·罗利[①]爵士(1552 — 1618)抵达特立尼达，来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国。沃尔特及其手下占领主港口，也俘虏了港内的贝里奥。他审问西班牙人和土著，欲了解这座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可能所在的方位，还派船长劳伦斯·基米斯(Laurence Keymis)去挑拨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作对。这是个成功的计策，对加勒比人尤其有效。留下两名男子做人质，换得当地酋长的两个儿子后，沃尔特释放了贝里奥，在 1595 年返回英国，他后来出版了《辽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王国的发现之旅》(*The Discoverie of the Large, Rich, an Bewtiful Empyre of Guiana*)一书。

同年，贝里奥在奥里诺科河与儿子会合，在莫雷基托(Morequito)建起圣托梅·德圭亚那(Santo Tomé de Guayana)。该城位于河口附近

① 通译作雷利。——译者注

的一座小岛上。因为缺乏食物，又被土著袭击，他的殖民化企图遭到失败。被船长和很多手下抛弃后，贝里奥在1596年进行了最后一次寻找黄金之国的尝试。这回，不幸再次降临，众人为领导权争执不下而哗变，最后惹怒了当地的印第安人，令许多西班牙人被杀。贝里奥返回特立尼达，于1597年死于该岛。他的儿子继承了特立尼达及奥里诺科长官头衔，曾为保护地处蛮荒、不断遭受威胁的圣托梅而英勇顽强地战斗。 29

小结

当西班牙人初次抵达今日委内瑞拉的领土，该地曾有一批人丁兴旺但发展程度有限的土著居民。虽然如今仍能在委内瑞拉找到很多部落，但大部分——作为独一无二、有据可考的文明形态——都已经消失无踪。与欧洲人发现的很多其他地区不同，委内瑞拉不是早期征服和殖民化的优先目标。非西班牙探险家和海盗发现珍珠海岸后，在此地建立更为永久性的防御体系的需求开始日趋紧迫。于是，如下一章将要详述的那样，**坚实大陆**（*Tierra Firme*）成了西班牙更为关注的地区，尽管一开始它曾将此地事务交由一家德国银行来打理。

第三章　殖民地时代(至 1810 年)

31 随着时间的流逝,委内瑞拉的社会民族构成变得越来越复杂。种
族混血[①](*mestizaje*)的过程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社会等级体系,后来
对该地成熟的殖民地自我认同意识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殖
民地社会的迅速发展,宗主国不得不建立相应的体制,以应对新兴的新
大陆社会的种种挑战。西班牙君主首先将本国的统治机构植入美洲殖
民地,这一选择导致其政策仿佛陷入永无止境的“立而复废,废而复立”
的循环之中,反映出伊比利亚半岛统治当局在面临新大陆独特现实之
时不断尝试、不断修正错误的缓慢适应过程。

如前一章所提,1599 年的西班牙人在委内瑞拉东海岸处于弱势,
对此,欧洲各王室均知之甚详。罗利所著作品的译本让其他欧洲人得
知卡罗尼河上的黄金,以及高原上存在黄金之国的可能。1604 年,荷
兰开始勘探奥里诺科河,瑞典人也在 1605 年步其后尘。起初,西班牙
人能够阻止其他欧洲列强的渗透,但与加勒比人连绵不断的战火使他
32 们无暇分身,怠忽之下,珍珠群岛上的奴隶很快被英国海盗劫往圣文森
特。他国势力能轻易侵袭其在委内瑞拉的据点,令驻圣菲·波哥大的

① 指新世界人口在出身方面的冲突性、矛盾性和模糊性,也表示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种族和文化融合。——译者注

长官大为懊恼[当时的委内瑞拉由设于波哥大的**检审庭**(*Audiencia*)领导]。其他地区遭受攻击的消息也很快传到长官耳中。1611年,他指控费尔南多·德贝里奥与荷兰人从事非法贸易。贝里奥声称他的烟草是被荷兰军队抢走的,但审问过特立尼达的种植园主之后,西班牙官员得知贝里奥确实曾用烟草来换取荷兰人的奴隶。贝里奥因此被罚款革职。

西班牙人试图确保沿海一带的秩序。他们禁止在特立尼达岛上种植烟草,并沿海岸巡逻。作为回应,荷兰人、英国人与加勒比人结盟,联手对抗西班牙人和阿拉瓦克人。1614年,荷兰人在埃塞奎博(Essequibo)(今苏里南)建起一座要塞,开始从那里为加勒比人提供武装。玛格丽塔附近的海岸上还出现了一个英国人的新定居点。西班牙派出军队去驱逐入侵者,但只获得有限的成功。三年后,罗利偕子一同返回特立尼达时遭到警告,要他不得袭扰西班牙领地或船只,否则将被处死。1617年12月,罗利及其子占领圣托梅的西班牙要塞。西班牙圭亚那长官和罗利之子均在战斗中丧生。英国和西班牙都从土著中征集盟友,在奥里诺科河一带挑起战火。英国人最终离去,但离开之前焚毁了一个加勒比人的村庄,并嫁祸给西班牙人,扼杀了西班牙人与加勒比人结盟的一切可能。罗利的最后一次征程以悲惨的方式告终。被英国王室勒令回国后,他桀骜不驯的态度激怒了英王詹姆斯一世,遂被扣上叛国之罪,囚禁于伦敦塔,并在1618年遭处决。

罗利的失败令费尔南多·德贝里奥从中获利。西班牙重新将特立尼达、圭亚那暨黄金之国长官的头衔授予贝里奥。大权在握后,贝里奥开始有条不紊地征服加勒比人。他重建了圣托梅要塞,命令部队攻击加勒比人,并俘虏他们为奴,意图终止其食人风俗。他还开始与荷兰人进行自由贸易。最后一项策略确实有效地压制了加勒比人,但圣托梅和奥里诺科河地区在此后的10年间仍孤悬于外,屡屡遭到英国海盗攻击,很少得到特立尼达岛上的西班牙人支援。荷兰人成了贝里奥唯一的救命稻草。

贝里奥开放贸易的姿态使荷兰人在1624年退回埃塞奎博。可当

他于 1629 年去世后，荷兰人旋即焚毁圣托梅要塞，向土著居住的地区殖民。17 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重夺圣托梅并重建要塞，但他们对奥里
33 诺科河地区的控制还是岌岌可危。30 年代末期，荷兰人与一支加勒比人大军共同从卡罗尼和埃塞奎博发起攻势，摧毁了要塞。12 月时，他们已经将西班牙人逐出圭亚那，并烧毁了其在特立尼达的要塞。为了对付荷兰人，西班牙人试图和奥里诺科河上的加勒比人结盟。他们与一些部落达成盟约，但盟约并非对抗荷兰人，而是对抗与荷兰人同盟的其他加勒比部落。这一策略起到一定效果，该联盟持续了 15 年。可是库马纳的西班牙人仍对委内瑞拉沿海土著进行奴役，加剧了土著人对西班牙统治的反抗，并最终令他们转投小安的列斯群岛上的法国人。1649 年，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条款，西班牙认同了荷属圭亚那殖民地的合法性。

尽管在高原上设立了若干永久性定居点，也在加勒比海岸兴建了几座要塞，但西班牙征服者仍未能染指委内瑞拉的大部分土地。最早的传教士出于他们自身的意愿向委内瑞拉土著传播福音，虽得王室的祝福，但并非受命而为。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都在委内瑞拉东海岸建过传教区，但都落入加勒比人手中。安东尼奥·德贝里奥统治下的圣托梅是传教士活动的据点，但他们也被迫放弃了奥里诺科河一带。直到 1652 年，西班牙才下令终止委内瑞拉境内的武装征伐。遵腓力二世(1556 — 1598)之命，设立了"教化"美洲印第安人的传教制度。尽管获得王室支持，不同修会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和竞争使传教事业颇受局限，一直到 18 世纪才出现改观。

1595 年，在今委内瑞拉的土地上已经有了 18 个颇具规模的城市，其中包括圣地亚哥德莱昂德加拉加斯，它后来最终崛起为委内瑞拉殖民地首屈一指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在 17 世纪以及 18 世纪头 20 年间，殖民地社会经历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发展阶段。然而，已在新西班牙和秘鲁建立起来的那种更成熟的殖民地社会，要到 19 世纪初期才会在委内瑞拉形成。

16 世纪委内瑞拉殖民者的主要精力用于开拓荒地、建造更多定居

点和城镇以满足自保和生存的实际需要，由于这一事实，艺术追求以实用主义为主，只有最重要的城市才有装饰性建筑。不过17世纪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世俗和宗教建筑。为了凸显新兴**克里奥尔**(*criollo*)精英所取得的繁荣和权力，对建筑风格和建材选择的 34
审美及对建筑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重视。不过整体而言，与更古老和发达的西班牙新世界殖民中心——例如墨西哥、秘鲁和厄瓜多尔——相比，委内瑞拉各省的建筑创意仍逊色不少。18世纪，军事建筑发展到顶峰，民用及宗教建筑则一如既往地反映着克里奥尔人的经济繁荣。同在18世纪，学术和知识修养也成为一种显赫的追求。这种追求也反映在视觉艺术领域，其主要形式为宗教画像，显示出天主教会对殖民地生活的强大影响。

殖民地行政

西班牙在1492—1550年间制定了关于新世界行政体制的政策。该时期末尾，王室已在殖民地设立起严格的中央集权体系，包括官员、规章和等级关系。由**法官**(*oidores*)组成的检审庭是最早的中央机构，专门对殖民地进行监管。最终，西班牙新大陆被划分成四大行政区，称为"**总督辖区**"(*virreinatos*)，各设一名**总督**(*virrey*)为最高领导人。更小一级领土单元由**都督**(*capitán generales*)统辖。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总督、都督和检审庭法官是与西班牙统治者关系最密切的王室官员。不过总督才是新大陆的首席官僚。

整个殖民地时期内，西属美洲的土地上共设立了13个检审庭。最早的一个设立于圣多明各(1511年)；最晚的在库斯科(Cuzco)(1787年)。委内瑞拉省在成立时(1528年)受辖于圣多明各检审庭。有若干省份，例如马拉开波和圭亚那，曾暂时隶属于1717年设立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其他行政等级单位有**长官辖区**(*gobernaciones*，即省)，由一名**长官**(*gobernador*，即省长)统治，以及**检审庭辖区**(*presidencias*)，其行政首脑为管辖该地的检审庭庭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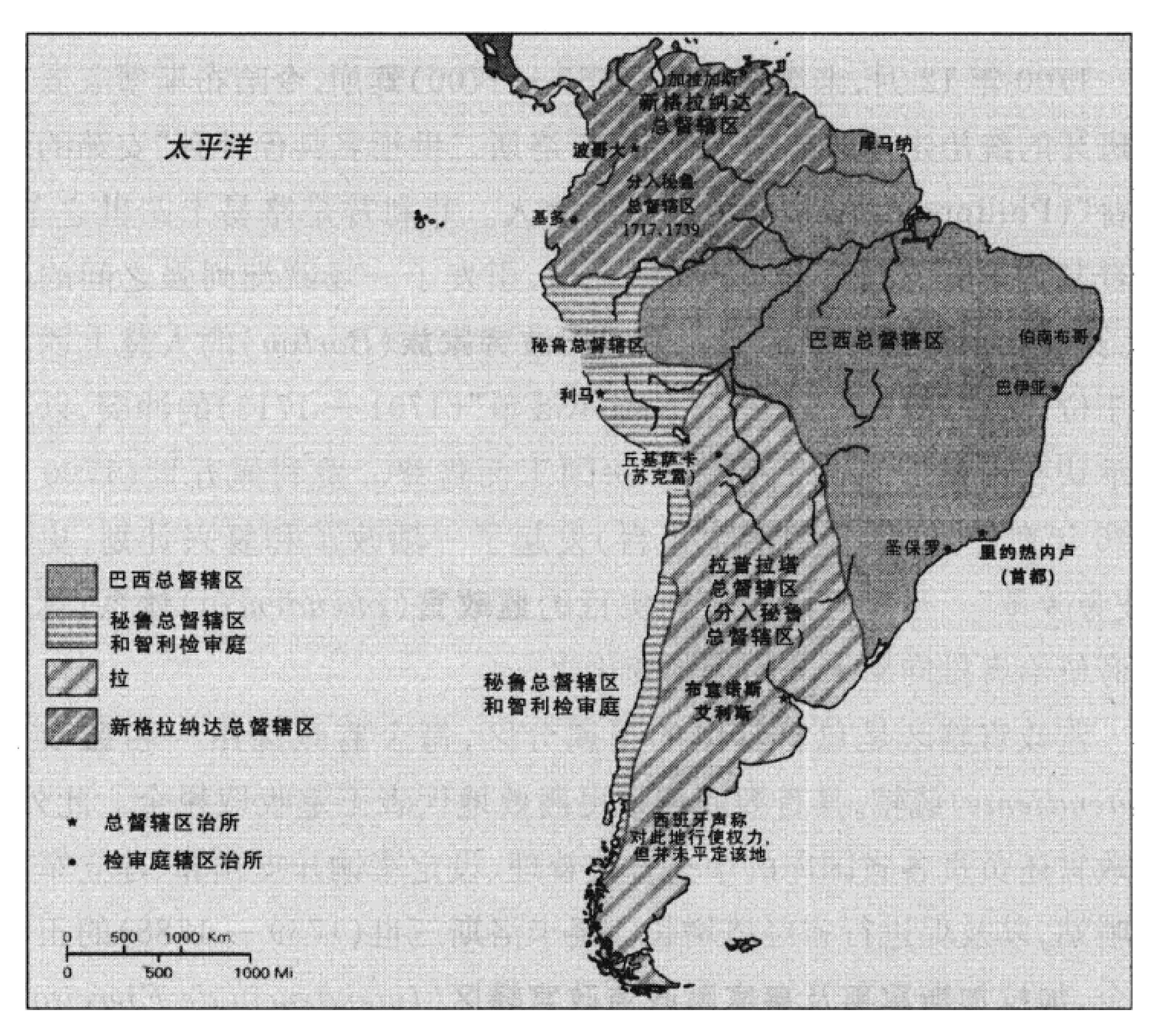
玛格丽塔省成立于1525年，授予征服者马塞洛·德比利亚洛沃斯

(Marcelo de Villalobos)。该省最初包括玛格丽塔、科切(Coche)、库瓦
35 瓜和特立尼达四岛，受圣多明各检审庭管辖至1739年，此后划入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玛格丽塔省首府为建立于1567年的亚松森(Asunción)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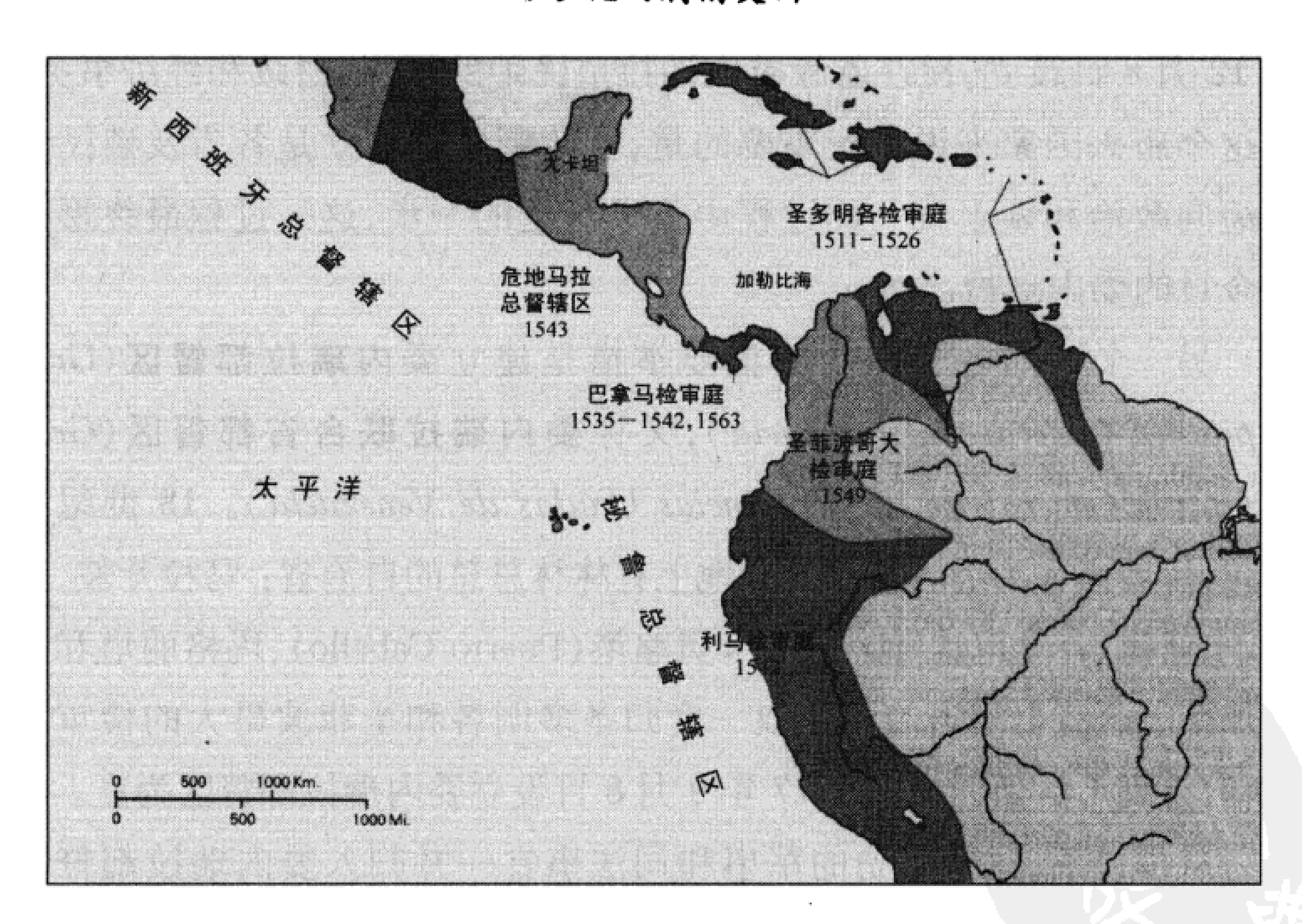
玛格丽塔省区成立三年后，委内瑞拉省区设立，委托给德国韦尔泽家族管理，由安布罗西奥·德阿尔芬格尔(Ambrosio de Alfinger)统辖。委内瑞拉省亦属圣多明各检审庭管辖，但在1717—1742年间一度划归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虽然1521年就任命了一位特立尼达长官，但特立尼达省直到1532年才成立，授予安东尼奥·德塞德尼奥，最早的首府为1592年建立的圣何塞奥卢尼亚(San José Oruña)。1596年，特立尼达并入圭亚那省。不过该地于1797年脱离西班牙，被英国吞并。

库马纳省成立于1568年，又名新安达卢西亚(Nueva Andalucía)省，由征服者迭戈·费尔南德斯·德塞尔帕(Diego Fernández de Serpa)(死于1570年)统治，其行政机构位于前新科尔多瓦(Nueva Córdoba)城。圭亚那省成立于1565年，授予贡萨洛·希门尼斯·德克萨达。该省起初归圣菲—波哥大的检审庭管辖。1729年，圭亚那省并入新安达卢西亚省，至1762年重获自治权。1766—1771年间，它在军事上依附于加拉加斯省。马拉开波省成立于1676年，并在1768年成为自治省份。库马纳省受圣多明各检审庭管辖，只有1739—1742年这短短的三四年间例外。

至17世纪，殖民地**市议会**(*cabildos*)已成为拉丁美洲城市的基础管理组织。有一小段时期，正是出于殖民地市议会的压力，西班牙王室才终于授权前者可以在省长缺席时暂行管辖权。例如1676年，一道王室敕令明确规定加拉加斯市议会有权在省长缺席时管辖该省政务。市议会起初非常民主，密切反映民意，成员经直选选出，还能远离西班牙的干涉，享受极大程度的自治权。然而到了17世纪，市议会有了更多的寡头政治特征，这是由于卖官鬻爵的现象频频发生，导致政府落入少数克里奥尔大地主手中。与此同时，西班牙王室对市议会的控制也愈加严厉。



18世纪西属南美洲



16世纪西属中南美洲

36 1700年12月，卡洛斯二世(1665—1700)驾崩，令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统治走向终点。临死前，卡洛斯二世指名其侄外孙“安茹的菲利普”(Philippe d'Anjou)为合法继承人。菲利普是路易十四世之子，他登基为西班牙国王，称费利佩五世，引发了一场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其中大部分国家不希望一名法国**波旁家族**(*Borbón*)的人登上西班牙王位。这一史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的冲突，以各国承认费利佩五世为西班牙合法国王而告终。费利佩五世(1700—1746年在位，1724年曾短暂下台)发起了一项改革和复兴计划，史称“波旁改革”。当时已经在法国实行的**监政官**(*intendencía*)体系，就是波旁统治者推向新大陆的体制变化之一。

监政官辖区是总督辖区的下属分区，每个监政区由一名**监政官**(*intendiente*)统辖，其首要职责是更高效地代表王室收取税金。此外，监政官还负责各省国库的中央直接管理、设定军饷开支预算、建立军事前哨站，以及促进行省经济增长。经卡洛斯三世(1759—1788)的王室敕令，**加拉加斯军事及皇家财政监政官辖区**(*Intendencia de Ejército y Real Hacienda de Caracas* 或 *Real Intendencia de Caracas*)于1776年12月8日设立，旨在监管委内瑞拉殖民地的军事、财政和经济事务。对这个新兴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监政制度的创立是各省及殖民领地迈向政治和领土统一的过程中意义深远的一步，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委内瑞拉。

另一个迈向各省统一的重要举措是建立**委内瑞拉都督区**(*Gran Capitanía General de Venezuela*)，又称**委内瑞拉联合省都督区**(*Gran Capitanía General de las Provincias Unidas de Venezuela*)。18世纪伊始，这片后来成为委内瑞拉的土地上有林林总总的自治省：马拉开波、科罗、圭亚那、特立尼达、库马纳、卡贝略港(Puerto Cabello)、玛格丽塔和加拉加斯。这些自治省的司法权一度归圣多明各和圣菲波哥大的检审庭管辖，直到卡洛斯三世在1777年9月8日设立委内瑞拉都督区为止。

从那以后，这些省份的军事和司法事宜一并归入委内瑞拉都督的
37 控制之下。一个新时代由此开启，标志着官方行政的统一化，逐步确定

了地理边界,后来,这些省份被一并视为委内瑞拉联合省,拥有与如今委内瑞拉相同的领土。都督制的建立也是国家认同意识逐步发展的开端。从此,过去各为其政的省开始成为一个整体,获得并主张其共同的国家认同感。在 19 世纪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这一共有的认同感将不断得到强化。

都督的主要职能包括强化国王对各省省长的至高领导权。此外,他还在委内瑞拉联合省所有政府事务中代表王室,是最高军事长官,并负责管理加拉加斯的检审庭和市议会。

加拉加斯皇家检审庭(*Real Audiencia de Caracas*)设立于 1786 年 7 月,旨在监管委内瑞拉各省的法律和司法事务,主要行使最高审判法庭、监控西班牙殖民地各级官僚的职能。检审庭庭长由都督担任,还设 1 名理事、3 名法官和 1 名财务官。

加拉加斯皇家商业行会(*Real Consulado de Caracas*)设立于 1793 年 6 月,其目的为促进和规范联合省与西班牙及其他西班牙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其他职能还包括作为贸易争端最高仲裁法庭,促进出口产品的种植和贸易并提供激励手段,以及控制和保护商业——尤其在 18 世纪,委内瑞拉联合省与西班牙和墨西哥之间的可可豆贸易从那时开始兴旺。马拉开波、科罗、卡贝略港、玛格丽塔和圭亚那省均有加拉加斯商业行会的代理人。

殖民地教会

1531 年,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死于 1527 年)[①]被任命为科罗主教,是为委内瑞拉殖民地设立天主教教会的开端。虽然西班牙王室希望殖民地教会与政府分设二处,委内瑞拉教区主教驻地还是在 1656 年从科罗迁至加拉加斯。1777 年,梅里达教区成立,管辖梅里达、马拉开波和特鲁希略省。13 年后,圭亚那教区成立。由于圣多明各在 18 38
世纪末落入法国人手中,加拉加斯大主教区遂于 1803 年设立,下辖梅

① 是两个人,原书有误,主教罗巴斯蒂达斯死于 1571 年。——编者注

里达和圭亚那主教区。

地方教区成立以前，各修会的教士早已取道圣多明各抵达委内瑞拉。方济各会修士在 1512 年就已抵达今日委内瑞拉的东海岸，1514 年，多明我会传教士已在位于今日委内瑞拉东部的帕里亚半岛立足。到 1652 年，遵照费利佩四世的敕令，殖民地传教体系已开始正式运转，1656 年时，方济各会已在如今委内瑞拉东海岸的皮里图(Píritu)站稳脚跟。1658 年，属于方济各会分支派系的嘉布遣修会(Capuchin)也在委内瑞拉省设立了传教点。16 世纪晚期，耶稣会试图进入委内瑞拉殖民地但未能成功。直到 1628 年，耶稣会才凭借梅里达的圣方济各·哈维尔(San Francisco Javier)学院在委内瑞拉取得第一个基地，但 1767 年又被王室下令驱逐出西属殖民地。

殖民地的教育和学习

委内瑞拉教育的起源和演化与殖民地行政体制的建立和演进紧密相连。16 世纪后半叶，随着殖民征服进程的基本结束，教育设施开始发展。早在 1515 年，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就开始对库马纳地区的印第安人开展传教和教育工作。1534 年，委内瑞拉殖民地的首家拉丁语法学校在科罗成立。1576 年，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现身委内瑞拉省，开始进行一项开化民众的事业，在这片“坚实大陆”打下了西班牙社会、行政和政治体制的建立所必需的宗教基础。当地市议会则负责在各自管辖地区建立公共学校。简言之，殖民地文化传统的建立有赖于市议会、教会和修会之间的合作，三方一起控制着市立和宗教学校，在目不识丁的大众当中传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法、艺术及天主教信仰。1591 年，加拉加斯成立了委内瑞拉殖民地最早的公立学校。

39 成立于 1641 年的加拉加斯圣罗莎(Santa Rosa)神学院是委内瑞拉殖民地最早的高等教育中心，在 1722 年改为加拉加斯皇家暨宗座大学①(Real y Pontificia Universidad de Caracas)。这是如今委内瑞拉各

① 如今的委内瑞拉中央大学。——译者注

省中成立最早的大学,最终包括了拉丁语、哲学、法律、修辞、伦理、音乐和医学等学院。加拉加斯大学及其神学院仅对西班牙白人和克里奥尔人开放。1785年,梅里达成立了联合省中的第二所殖民地神学院,其他主要的大城市的神学院也随之成立,它们后来发展为各所大学。

1808年,印刷业者马修·加拉格尔和詹姆斯·兰姆从附近的英属特立尼达殖民地给委内瑞拉殖民地带来第一家印刷机。同年10月,殖民地首份定期出版物《加拉加斯报》问世。

殖民地贸易

委内瑞拉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在16世纪德国韦尔泽家族统治时期打下的,他们建立了委内瑞拉最早的财政系统**皇家银庄**(*Real Hacienda*)。委内瑞拉内陆的开发始于1545年。皇家银庄起初位于科罗,但在1578年迁至加拉加斯。16世纪末兴旺的奴隶贸易是委内瑞拉殖民地最早的财政收入来源。

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小麦粉是委内瑞拉殖民地的主要出口品。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内很长一段时间,牛皮、可可豆和烟草主导着出口贸易,此外还有靛蓝染料和甘蔗。1604—1606年间,可可豆和牛皮占到将近97%的委内瑞拉殖民地出口额。烟草是另一种殖民地重要作物,在18世纪引入委内瑞拉各省,与棉花一同为殖民地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牲畜、驮畜和马匹也是18世纪重要的殖民地出口商品。小麦主要在安第斯的梅里达地区种植。可可豆主要在安第斯、中央山谷和海岸山谷种植。用来获取牛皮的牲畜大多在该国东部饲养。烟草大多生长在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ristóbal)周边的安第斯山区和巴里纳斯高原。棉花大部分生长于安第斯地区。

17世纪伊始,由于人丁稀少、缺乏城市中心,经济仍十分萧条,委 40
内瑞拉各省无力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也缺少能用作外汇交换的可靠币种。货币状况不稳的源头是西班牙时常因贪欲而卷入欧洲的军事冲突,导致贸易路线时不时中断。这些状况经常令委内瑞拉殖民地供给不足,时有进口奢侈品短缺的现象。主要由于以上原因,委内瑞拉殖民

经济最终被迫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此外也使用各种并非金本位或银本位的替代货币。

17 世纪初期,殖民地贸易以小麦(小麦粉)的种植和出口为基础,小麦大多生长在土壤肥沃的加拉加斯山谷和阿拉瓜山谷,占该地农业总产出的 60%左右。烟草是另一种重要作物,大约占出口额的 15%,主要产自沿海和安第斯区域,也在无树大草原地区种植。牛皮为第三大出口品,占出口额的 7%左右。至 17 世纪中期,可可豆已成为主导性的出口作物。可可豆种植令加拉加斯以东的巴洛文托地区成为委内瑞拉殖民地使用奴隶耕种的主要地区。奴隶增加了可可豆的产量,提高了殖民地**种植园**(*haciendas*)的生产力。这一带来丰厚利润的生产力又显著推动了该省经济的发展。

18 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将咖啡传入今日的委内瑞拉地区,最早的种植区是安第斯、沿海和圭亚那地区。16 世纪晚期,甘蔗种植从加勒比群岛传入今委内瑞拉,这一种植业在加拉加斯、巴伦西亚、埃尔托库约、瓜纳雷(Guanare)、巴基西梅托和卡罗拉(Carora)一带的肥沃山谷中十分兴旺。对殖民地贸易不无裨益的其他次要作物有棉花、靛草(用于纺织业)、谷物、马铃薯、丝兰、大蕉和各种**豆类**(*frijoles*)。还有**番石榴**(*guayaba*)、**番荔枝**(*guanábana* 或 *chirimoya*)等利润丰厚、颇受青睐的土产水果贸易也十分兴盛。加拉加斯周边山谷中可以种植带来高额利润的小麦和可可豆使殖民地经济有了能持续发展的稳定基础。

41 18 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给西班牙半岛带来了战争和危机,使西班牙和英国及奥地利发生利益冲突。由于这一冲突,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新世界的西班牙殖民地饱受进口产品短缺之苦,这些进口产品对殖民地经济至关重要。1728 年,克里奥尔人和**吉普斯夸—加拉加斯公司**(*Compañía Guipuzcoana*, 或 *Compañía de Caracas*)达成一项协议。后者担保把委内瑞拉殖民地的可可豆出口到西班牙,同时保障所有海外贸易不受侵犯。1748 年,心怀不满的克里奥尔人对加拉加斯公司发起公开抗议,1749 — 1751 年间还爆发过武装冲突,其中,胡安·弗朗西斯科·德莱昂(Juan Francisco de León)领导的有组织叛乱最令

人瞩目。这些抵制加拉加斯公司的行动最终令该公司倒闭。强大的克里奥尔商业精英阶层借此对王室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国王最终允许克里奥尔人公开自由地与西班牙开展贸易。这一时期前后,今日委内瑞拉的殖民地商人同北美殖民地建立起往来联系。即将联合起来的委内瑞拉各省的殖民地社会走向成熟。

殖民地要塞

17 世纪,长久以来一直是海盗袭击目标的委内瑞拉殖民地海岸线上建起了若干军事**要塞**(*fuertes*)和**城堡**(*castillos*),有的位于战略意义重大的贸易要冲,有的位于历史上常遭海盗侵袭的地区。建成的主要要塞包括圣地亚哥·德阿拉亚要塞(Fort Santiago de Araya),建于 1622 — 1642 年间,位于阿拉亚半岛;圣卡洛斯·博罗梅奥要塞(Fort San Carlos Borromeo),建于 1664 — 1684 年间,位于潘帕塔(Pampatar)(玛格丽塔岛东部海岸);圣弗朗西斯科城堡(Castle of San Francisco),建于 1678 — 1681 年间,位于圭亚那;以及 1679 年开工兴建的马拉开波的圣卡洛斯要塞(Fort San Carlos)。在卡贝略港和拉瓜伊拉港等战略性贸易要地建设要塞可追溯至 1730 年,仅拉瓜伊拉一地就有 5 座不同的要塞,但卡贝略港的圣费利佩要塞(Fort San Felipe)在委内瑞拉殖民地具有最重要的地位。该港的得名源自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只需一根**头发**(西班牙语中为 *cabello*)就能把靠岸的船只系泊入港,因为港内水波不兴、十分平静。

这些要塞的主要用途是保护殖民地,防范四处劫掠的海盗频频入侵,此外还保护了西班牙王室的贸易垄断地位。加拉加斯公司自然是 42
维护贸易垄断、支持将拉瓜伊拉和卡贝略等重要战略港口要塞化的主要力量之一。该公司还竭力打击海盗与克里奥尔商人之间无处不在的非法走私活动,以保护自身的商业利益。

加拉加斯吉普斯夸公司

费利佩五世发起的经济改革为殖民地经济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西班牙港口城市塞维利亚(Seville)和加的斯原先享有的垄断地位被废除，马拉加(Málaga)、阿尔梅里亚(Almería)、卡塔赫纳(Cartagena)、阿利坎特(Alicante)和维哥(Vigo)等半岛港口也获得与新大陆进行贸易的权利。委内瑞拉殖民地各省在新政下开始兴旺繁荣,拉瓜伊拉和卡贝略这两个港口城市占有贸易垄断中最大的利润份额。

若干贸易公司得到授权,与西班牙新大陆殖民地开展贸易。其中有**皇家几内亚公司**(*Real Compañía de Guinea*)和**皇家英格兰南海公司**(*Real Compañía Inglesa de los Mares del Sur*),两者都享有向委内瑞拉殖民地市场提供非洲奴隶的垄断权利。加拉加斯吉普斯夸公司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前文所述,该公司成立于 1728 年,旨在担保、保护和扩大委内瑞拉殖民地港口对西班牙的出口贸易垄断,尤其是利润丰厚的可可豆贸易。虽然成立于 1728 年,但该公司直到 1730 年才在新大陆开展业务,其贸易活动主要在拉瓜伊拉港和卡贝略港,但也控制着库马纳、玛格丽塔和特立尼达三省的出口。

当时对委内瑞拉省出产的可可豆有十分庞大的需求,该项贸易在墨西哥市场的利润最为丰厚,于是墨西哥商人决定与委内瑞拉同行直接进行交易。1674 年,卡洛斯二世授予委内瑞拉诸省排他的垄断权,为韦拉克鲁斯[①](Veracruz)的商人供应可可豆,以拉瓜伊拉港为主要出口渠道。事实上,在 17 世纪乃至 18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拉瓜伊拉—韦拉克鲁斯的可可豆贸易航路在所有殖民地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居于首位。随着 1730 年加拉加斯公司开始运营,西班牙成为包括可可豆在内的委内瑞拉作物的主要出口地,令拉瓜伊拉—韦拉克鲁斯之间的贸易优势地位走向终结。

43 加拉加斯公司在仍以农业为经济主导的委内瑞拉殖民地内成功地进行了贸易扩张,也成功地管束了殖民地的出口贸易。然而,这些过火的控制和管束不可避免地阻碍了殖民地商人阶级的财路,尤其

① 位于墨西哥东部,东临墨西哥湾。——译者注

是将价格定死的做法,对当地商人和种植园主极为不利,因此,他们对该公司的敌意与日俱增。公司的束缚极大伤害了当地商人和种植者的利益,导致始料未及的后果,令当地商人之间的走私贸易比过去更甚。

由此,不可避免的事态发生了。殖民地当地的商人再也不能忍受公司的行径;叛乱风起,武装反抗接连发生,最终令该公司在新大陆倒台。1778 年,坚持奉行波旁改革精神的卡洛斯三世,敕令西班牙新大陆殖民地和通行英语的北美殖民地之间实现贸易自由化。1785 年,也正是加拉加斯公司关闭的当年,这一敕令最终在委内瑞拉地区得以实行。

殖民地社会

16 世纪,如今的委内瑞拉各省出现了非洲奴隶[主要为刚果人、达荷美人、芳蒂—阿散蒂(Fanti-Ahsantis)①人和马丁加②(Madingas)人]贸易,主要在东部和中部沿海一带。这些奴隶劳工大多进入种植园,从事作物种植和加工,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繁荣。随着殖民地城镇和城市中心的发展,黑奴适应了城市环境,成为服侍个人的私仆。拥有奴仆成为殖民社会中享有极大特权的一种象征。

17 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的涌入增加了当地的人口。人口构成随之改变,委内瑞拉各省从 16 世纪的五个主要城镇化区域,发展到当时的有 17 个城镇,每镇均有 800 以上的人口。白人与印第安人的通婚进一步加快了人口的增长。

种族混合最初在白人男性和印第安女性之间发生,诞生了第一代“混血人种”,即**梅斯蒂索**(*mestizo*)人。非洲奴隶进入新大陆后,种族混合也在白人男性和黑人女性之间发生,孕育出**穆拉托**(*mulato* 或 *pardo*)人;印第安男性和黑人女性发生婚配,诞生了**桑博**(*zambo* 或 44

① 居住在现加纳境内的两个黑人民族。——译者注

② 分布于西非各国的黑人民族。——译者注

sambo)人。如此高度的种族混合使委内瑞拉殖民地逐渐形成以肤色为基础的极端等级化的社会。委内瑞拉殖民社会也是静态的,因为社会阶层变动极为有限,并且遭到抵制。所以殖民地的社会环境充满敌意,下层阶级不断抗争,试图获取社会接纳和与克里奥尔白人平等的地位,后者则抵制任何影响其现存优势地位的变化。

18世纪委内瑞拉各省的大部分人口属于穆拉托人。穆拉托人控制着主要的贸易、创作和制造活动。因此,由于能够享有经济上的某种流动性,从而改善了生活水平,同时也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穆拉托人开始要求与克里奥尔白人平等的社会地位。至18世纪末,穆拉托人已获得受教育、参军和购买贵族头衔的权利,这一切都有助于他们在社会等级体制中的稳步攀升。

委内瑞拉殖民地每一种社会阶级所处的社会等级和扮演的角色可以概括如下:**半岛人**(*Peninsulares*),即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白人,构成人数极少的精英,是唯一可以担任高等行政官和高级教职的阶级。他们是殖民地社会中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最高的组成部分。**克里奥尔人**,即新世界出生的伊比利亚白人,主要为地主,构成了殖民地社会中最强大的经济集团。然而,他们无权担任高级行政官,只能购买一般公共官职。他们是最早也最大的能接受教育、从军、加入修会和购买贵族头衔的群体。

17世纪中期以后的可可豆贸易鼎盛时期,克里奥尔人形成了强有力的"可可贵族阶级",经常被称作**"可可大人"**(*gran cacaos*)。**加那利人**(*Canarios*)是来自加那利群岛的西班牙白人群体,教育程度略低,大多担任工匠,或在克里奥尔人的**大庄园**内担任种植园监工。穆拉托人是殖民地社会人数最多的族群。尽管受教育机会有限,但他们控制着大部分的贸易、农业和制造业。印第安人虽然在理论上享有人身自由,但常常被边缘化,迁居于偏远的传教区和乡村,为**委托监护主**(*encomenderos*)(对当地土著民拥有监护权的人)工作,并向他们纳贡。

1524年的《西印度新法》(*Nuevas Leyes de Indias*)为起初被当作

奴隶劳工役使的印第安人提供保护,使他们摆脱了奴隶的命运。委内瑞拉印第安人被边缘化的状态一直持续至今,相对而言变化不大。在 45 殖民地时代,黑人是社会中最无权无势的阶层,为大庄园提供劳力、种植农作物。黑奴不允许使用货币,不能自由迁居。获得自由的黑人被称作**"解放奴隶"**(*manumisos*),逃入荒僻之地躲避奴役的黑人被称作**"西马隆人"**[①](*cimarrones*)。黑人没有任何社会权利,也没有任何改变及改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

在 18 世纪,主要由于同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可可豆贸易,今委内瑞拉地区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令很多克里奥尔人心生渴望,要求在各省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参与权。克里奥尔人希望在殖民地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地位,这一诉求得到了新入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的支持,该王朝对于积极掌控委内瑞拉领地利润日趋丰厚的经济前景具有极大的兴趣。委内瑞拉引入并建立其他西班牙新世界殖民地业已设立的行政体制后,克里奥尔人最终得偿所愿。

独立运动

1781 年,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今哥伦比亚境内)爆发**索科罗公社社员(或市民)起义**(*comuneros del Socorro*),起义的烽火传至梅里达省,又蔓延到委内瑞拉其他各省。起义者反抗西班牙殖民当局严苛的税收(其税率在 1779 年变本加厉,以支持西班牙与英国的战事)。在委内瑞拉各省中,加拉加斯市议会同情起义者,对他们的处境十分关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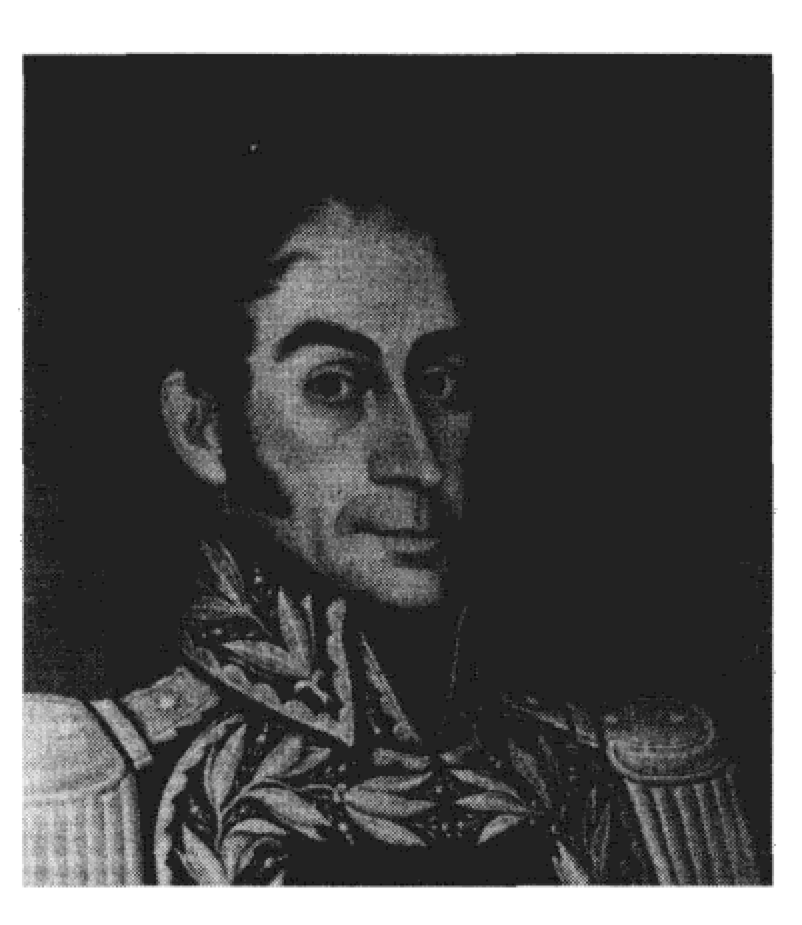
当时的委内瑞拉反抗运动有自治派和独立派之分,两派之间存在矛盾和争执。呼吁独立的人当中有一名年轻贵族,名叫西蒙·玻利瓦尔,后来成为委内瑞拉的伟大**解放者**(*Libertador*)。此人全名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蒂西马·特立尼达·玻利瓦尔—帕拉西奥斯

---

① 源于 cima,"山顶"一词。这一词在西班牙语中原指被豢养后又逃脱的野生动物。——译者注

(Simón José Antoni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Bolívar y Palacios)，出生于 1783 年 7 月 24 日，是一个委内瑞拉**曼图阿诺**[①](*mantuano*)可可豆种植家族的次子。玻利瓦尔本是家境富裕、前途光明的克里奥尔人，但 9 岁时失去双亲，和兄弟姊妹一起在几名近亲家中度过童年。他在孩提时代性格执拗，常常不服管教，缺乏耐心的叔叔和监护人并不喜欢这种秉性，最后将他送入军事学校。除了军事训练以外，玻利瓦尔还接受了私人教育。他学习了古典文学和法语，但真正的兴趣在于法国哲
46 学著作。其导师之一西蒙·罗德里格斯(1769 — 1854)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奉行卢梭[②]思想。他极大影响了这名委内瑞拉青年对政府、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后来，罗德里格斯被指控参与一宗反政府阴谋，取道牙买加和美国逃亡欧洲。

1799 年，玻利瓦尔用其家族遗产游历马德里。有一群年轻男子与他同行，他们谈论革命思想和旅行及冒险事业的种种可能。1802 年，他与玛丽亚·特雷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1781 — 1803)相识并结为连理，夫妻两人返回委内瑞拉，开始婚姻生活。8 个月后，玛丽亚死于热病(可能是黄热病或疟疾)。孑然一身的玻利瓦尔在悲伤中重返欧洲，先生活于西班牙，又移居巴黎，在那里与旧友西蒙·罗德里格斯重逢。两人前往罗马，造访古代遗迹，游历名山大川。1805 年 8 月，在萨克罗山之巅凝望美丽的大千世界时，玻利瓦尔郑重发誓，要为美洲人民带来解放。两人返回巴黎，正值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计划解放委内瑞拉的传闻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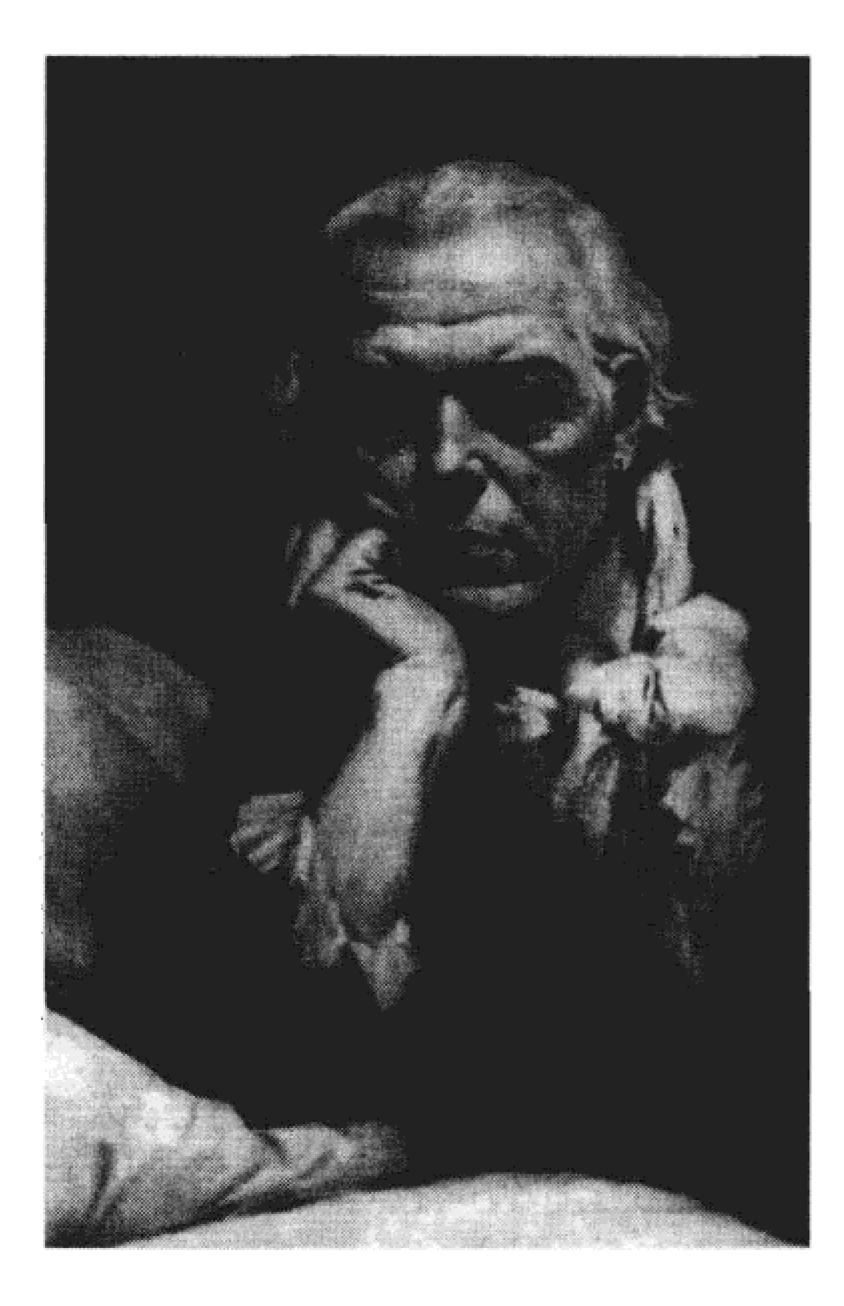


玻利瓦尔画像

① 指加拉加斯的克里奥尔显贵。——译者注

② 即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译者注

该城流传之际。



米兰达画像

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 — 1816)是一名克里奥尔军人、共和主义者和委内瑞拉独立运动先驱,在 1790 年制定了解放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计划,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将四十载人生的大半投入各项革命事业之中。米兰达希望寻求英国政府的财政支持,其最初的方案是将解放后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称为“哥伦比亚”,以纪念南美洲的发现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米兰达还提议成立君主制政府,设一名称为“印加”的皇帝,以及由参众两院共同组成的国会,并明文规定所有行政职务均为终身制。

18 世纪末期还有几场值得一提的起义和叛乱。1795 年,桑博人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José Leonardo Chirino)(死于 1796 年)在科罗领导了一场响应海地奴隶运动的大规模起义。虽然科罗起义得到众多委内瑞拉梅斯蒂索人的参与,但最终还是被镇压,其领导者遭到处决。1797 年,拉瓜伊拉港的克里奥尔白人团体在曼努埃尔·瓜尔(1759 — 1800)、何塞·马里亚·埃斯帕尼亚(1761 — 1799)和胡安·包蒂斯塔·皮科内利(1759 — 1825)的领导下反抗西班牙王室,意图推翻西班牙殖民当局,将他们逐出委内瑞拉,并计划随后宣布贸易和经济生产自由,创立共和国,保障人身自由、社会平等、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权利,并废除奴隶制和印第安人的贡赋。这次起义也被镇压,起义者很快得到严惩。1799 年,马拉开波市的一宗密谋被人发现,这一响应拉瓜伊拉港起义的叛乱计划也无疾而终。

这些密谋和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清楚表明美国和海地革命已将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撒遍全美洲，这些理念的普及已经点燃西班牙美洲独立运动的火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805 年，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前往美国，为了发动对委内瑞拉海岸的革命远征筹集资源。1806 年，米兰达从美国坐船前往海地，在那里首次升起自已设计的三色旗，也就是未来委内瑞拉国旗的原型。米兰达的远征军从海地出发，驶向委内瑞拉卡贝略港。然而，首次登陆企图遭受挫败，西班牙军队俘获了米兰达的船队，米兰达及其同伴被迫逃往附近的特立尼达岛。同年 8 月，米兰达从特立尼达扬帆启程，在英国政府的协助下发动第二次对委内瑞拉的革命远征。这一回，米兰达在科罗附近的拉贝拉港成功登陆。然而他发现该城已完全背弃了他，因为西班牙人采取高明的策略，在当地人之中散布谣言，给米兰达贴上了英国王室代理人的标签。第二次远征失败后，米兰达再度逃亡到特立尼达，后于 1807 年逃往英国。

同年，玻利瓦尔启程返回故乡，在美国稍作停留后，于 1807 年抵达委内瑞拉。在自己的庄园中安顿下来后，他急于寻找同志，共同探讨独立或自治的必要性。但他没有加入 1808 年的曼图阿诺密谋，这是一项要求在加拉加斯成立执政委员会(*junta*)[①]的请愿活动。

由于一系列积重难返的痼疾，克里奥尔人推翻了委内瑞拉都督。和其他殖民地的情况一样，波旁改革的失败令早已存在于委内瑞拉殖民地的矛盾更加深刻。王室对半岛人的偏爱令人恼怒，但优待穆拉托人给其统治带来了更大的威胁。1795 年，这种偏心造成了尤其巨大的不满情绪，因为**“皇家恩赐进阶敕令”**(*Real Cédula de Gracias al Sacar*)宣布穆拉托人可以购买身份，获得同克里奥尔人平等的地位。然而，控制着加拉加斯市议会的克里奥尔精英成功地阻挠了这一敕令的生效。殖民地有大量非洲裔拉丁美洲人，有的是自由身，有的则是奴隶。很多殖民者惧怕自由民的政治力量，也惧怕奴隶暴动，而暴动的可

① 亦可直接音译作“洪达”。——编者注

能性是极为现实的。当然,统治当局还是拒不授予贸易自由权,最后,西班牙无力阻止英国和美国蚕食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西班牙殖民 48
地,英国在 1797 年占领特立尼达所带来的打击尤为沉重。到世纪之交,委内瑞拉的克里奥尔精英开始焦躁不安,有的人鼓吹自治,有的人则谋划独立。

1808 年,西班牙发生的事态令委内瑞拉人暂时搁置了争议。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1769 — 1821)强迫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1788 —1808 年在位)让位于其子费尔南多七世(1808 年、1814 — 1833 年在位)。此后,拿破仑又将两人一并软禁,立自己的哥哥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许多西班牙人被拿破仑的专断独行所激怒,在费尔南多七世名义下建立执政委员会,将这名被囚之人奉为国王。委内瑞拉联合省临时都督胡安·德卡萨斯(出生于 1740 年)因此选择公开支持费尔南多七世,但拒绝了殖民者在加拉加斯设立执政委员会的要求。

至 1810 年,欧洲的事态发展再次左右了殖民地的行动。也许大多数委内瑞拉人都希望保留对费尔南多七世的忠诚心,但他们也想在自己的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参与权,加的斯议会曾讨论过这一参政问题,但没有实行。执政委员会取代都督胡安·德卡萨斯后,很快向费尔南多七世宣誓效忠,但显然意图获得某种形式的自治权。

小结

1600 — 1800 年间,这片起初被称作“坚实大陆”的土地从广袤的荒野转变为欣欣向荣的殖民地区。在两个世纪的进程中,通过民族融合这一种族和文化彼此交融的过程,一种新的美洲文化逐步兴起。此外,该地的行政制度数度更改,其经济和军事地位也随着这些政治变化起伏兴衰。波旁家族登上西班牙王位,使委内瑞拉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至 1810 年,欧洲的政治事件和美洲人的不满情绪给委内瑞拉带来更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开始公开谈论独立。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叙述这些领袖的话语如何转变成了行动,殖民地又如何获得了主权。

第四章　独立运动(1810—1830)

49 1810 年 4 月 19 日，委内瑞拉的克里奥尔人在加拉加斯的街头组织起一场反对政府当局的和平示威。他们声称当时的政府官员是法国篡位者何塞一世[1]的代理人，并迫使都督胡安·德卡萨斯逊位。新成立的执政委员会以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代表的身份，为其统治委内瑞拉的权利正名。这场 1810 年的不流血**政变**(*golpe*)拉开了一系列事件的序幕，最终导致 1824 年委内瑞拉的独立。

如前一章所述，委内瑞拉殖民地都督被推翻是一系列积重难返的痼疾所造成的结果。委内瑞拉人虽然希望对费尔南多七世保持忠诚，但更想在自己的政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这一加的斯议会一度不肯满足的愿望十分强烈。虽然执政委员会取代胡安·德卡萨斯都督后马上就宣誓效忠费尔南多七世，但显然意图获得某种形式的自治权。其领导集团一直分成主张自治和主张独立的两派，而独立是西蒙·玻利瓦尔大声疾呼的目标。保王派和西班牙军队很快组织起来对抗执政委员会，令执政委员会的领导层下定决心尽快摆脱玻利瓦尔，认为这是最明智的做法。

50 执政委员会委派玻利瓦尔作为代表，和代表团秘书安德烈斯·贝

① 即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一世，何塞是约瑟夫的西班牙语拼法。——译者注

略一同前往伦敦寻求援助。英国议会对执政委员会表示同情,但西班牙是英国对抗法国的盟友,这个岛国无法提供物质帮助,否则会对盟友失信。在伦敦期间,玻利瓦尔最终与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相逢,并说服他返回委内瑞拉领导爱国军。1810 年 12 月 5 日,两人在拉瓜伊拉港(毗邻加拉加斯)上岸,前往加拉加斯。当时,执政委员会为取悦英国,已经开放委内瑞拉各港口,开展自由贸易,停止奴隶贸易。然而,即使委内瑞拉人对自由贸易政策颇为欢迎,他们显然对加拉加斯当局许多独断专权的做法颇为不悦。执政委员会遭到委内瑞拉各阶层的激烈抵制,其权威受到挑战和贬损。执政委员会支持者和仍对西班牙王权抱有某种忠诚的人之间很快发生分裂,形成两个相争不让的群体。执政委员会向科罗派遣军队、试图强迫当地人服从的行为遭到失败,更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

玻利瓦尔逐渐确信,革命才是委内瑞拉唯一的出路。3 月,委内瑞拉新一届国民大会召开。经过数月的商议后,1811 年 7 月 5 日国民大会宣布委内瑞拉独立,成立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新宪法建立起共和政府,实行三头政治。该政府废除了印第安人纳贡、军队及教会**特权**(*fueros*)等封建传统,但保留天主教为国教。政府还废除了非洲奴隶制度,但仅限有产阶级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如此一来将很多黑人自由民和穆拉托人排除在外。最后一点,政府要求“草原牧民”随身携带证件,表明他们为大庄园的全职雇工,并实行流浪汉拘留法,批准对无业的草原牧民施行逮捕。1811 年政府的独断专横令隐而未发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在保王派这边,来自波多黎各的援军抵达,对执政委员会感到失望的穆拉托人和草原牧民又加入其阵营,使得他们阵容大盛。同时,很多黑奴利用战争之机发动叛乱,反抗种植园主。

显然爱国事业到了生死关头,但米兰达踟蹰不前。以玻利瓦尔为首的很多年轻军官对米兰达的优柔寡断感到沮丧。命运女神此时又横加干涉,1812 年 3 月 26 日,一场地震撼动加拉加斯,摧毁了大片城区和爱国者的其他领地。地震造成 1.5 万— 2 万人死亡。奇怪的是,保王派控制的地区却未受地震的波及。西班牙教士宣称这是上帝对邪恶

爱国者的惩罚,正直之士则安然无恙;然而,玻利瓦尔没有向大自然的
51 淫威屈服。他拔出剑,踏入残破的城区阻止劫掠,并开始清理工作,组织人手焚毁受损的建筑、清理街道。

执政委员会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授予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但他仍然拒不操练士卒,也不组织征募更多的兵力。玻利瓦尔和米兰达等倾向独立的人士一起,组成一个称为**“爱国社”**(*Sociedad Patriótica*)的团体推行革命理念。投身共和主义者的阵营后,玻利瓦尔获得了一份小小的指挥权。最后,米兰达终于投入战斗,但屡战屡败。随着军队的土崩瓦解,米兰达与西班牙人展开了徒劳无益的谈判,最后以投降和逃跑未遂收场。签署投降协议后,米兰达在拉瓜伊拉备了一艘船,船上载着他的文件和共和国的大量财产。次日早晨,玻利瓦尔和其他共和派军人抓获米兰达,将他视为叛徒并交给西班牙人。4年后的1816年,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悲惨地死于西班牙的监狱里,这位委内瑞拉独立运动先驱的人生就此落幕。玻利瓦尔逃往加拉加斯,在卡萨·莱昂侯爵(Marquis de Casa León)(1750?—1826)的家中避难。于是,第一共和国诞生短短一年后即告覆灭。

随后,玻利瓦尔离开委内瑞拉前往新格拉纳达,共和派已在那里宣布独立。卡塔赫纳的克里奥尔人对新政府应采取何种形式争执不休。这位年轻的委内瑞拉人便站在共和派一边加入争辩。开赴战场前,他发表了《卡塔赫纳宣言》(*Manifiesto de Cartagena*),呼吁哥伦比亚各路武装联合起来,并谴责联邦制不合实际。他还将委内瑞拉的革命事业与哥伦比亚联系在一起,指出委内瑞拉获得自由后能够保护哥伦比亚免遭西班牙的侵略。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领导人给予玻利瓦尔军队指挥权。他带领小股部队清扫了马格达莱纳河畔的保王派部队,并向西挺进,随后穿越山脉,占领奥卡尼亚(Ocaña)和库库塔(Cúcuta)。玻利瓦尔凭借其战功获得哥伦比亚军队的将军之衔,并为自己祖国的解放事业赢得了哥伦比亚人的支持。玻利瓦尔从库库塔出发,率军北上,通过委内瑞拉境内的安第斯地区,攻陷拉格里塔(La Grita)和梅里达。被玻利瓦尔的行



动所激怒，西班牙军队开始对委内瑞拉境内所有疑为爱国派的人士发动白色恐怖，没收其土地，焚毁其家宅，并实施监禁。然而玻利瓦尔不为所动，继续挥师北上，挺进加拉加斯。攻克特鲁希略后，他宣布对西班牙人的迫害加以反击。玻利瓦尔从西方杀至， 52
爱国武装从东部的特立尼达攻来，西班牙人自忖守不住加拉加斯，便随即撤退。1813 年，在攻占委内瑞拉的**惊人的战役**(*Campaña Admirable*)发起之际，玻利瓦尔发表《决战宣言》(*Proclama de Guerra a Muerte*)，标志着委内瑞拉独立运动的转折点。爱国军以凯旋之姿进入加拉加斯。市议会授予玻利瓦尔"**解放者**"称号，委内瑞拉国会宣布他为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的最高独裁官。

这一回，爱国派的胜利也不长久，欧洲的事态再次决定了委内瑞拉的命运。随着拿破仑的垮台(1814 年)，费尔南多七世重登西班牙王位，为委内瑞拉的保王派遣来援军。除了西班牙保王派以外，共和主义者还有其他敌手。因为很多克里奥尔种植园主拒绝释放奴隶，奴隶反抗接连爆发，削弱了爱国军的实力。雪上加霜的是，在西班牙商人和走私贩何塞·托马斯·博韦斯(1782 — 1814)的带领下，很多草原牧民抛弃爱国事业，以报复流浪汉拘留法的继续施行。

西班牙军队继续挺进，随着新兵的加入，声势愈发浩大。草原牧民横扫高原，直指加拉加斯，实力大减的共和派军队在城内惊惶不安地等待哥伦比亚的增援，并指望英国人或许会改变主意施以援手。博韦斯和玻利瓦尔之间有过数度交锋。玻利瓦尔赢下大多数战役，但输了整场战争。爱国者向东撤退，博韦斯跟着他们的脚步占领了一座又一座

城市。巴伦西亚城选择投降，希望能减少流血的悲剧，但草原牧民军将爱国派支持者聚集到一起加以处决，并极为残忍地对待他们的家属。博韦斯在委内瑞拉独立斗争期间这些对待敌人的残酷行径令其臭名昭著。

就和米兰达过去所做的一样，玻利瓦尔也在拉瓜伊拉港备好一艘船，装上从加拉加斯各所教堂获取的金银珠宝，打算用来在英属安的列斯招兵买马。他撤至今安索阿特吉州境内的巴塞罗那，但部队又遭败绩，幸存者涌向库马纳。玻利瓦尔抵达库马纳后便登船，以阻止船长卷走财宝。1814 年 9 月，玻利瓦尔搭船前往卡塔赫纳，在那里重组军队。其残部撤入东部腹地，不断受到博韦斯的袭扰。到了 12 月，东部地区的爱国派已彻底失败，但博韦斯也在战斗中丧生。至此，只有屈指可数的**游击队**(*guerrillas*)仍在西部坚持抗争。第二共和国覆灭，委内瑞拉满目疮痍。战争令人口减少，疾病和营养不良使幸存者遭殃。很多委
53 内瑞拉人逃往新格拉纳达和安的列斯，导致农业生产锐减，乡间处处盗匪猖獗。

卡塔赫纳给予玻利瓦尔英雄式的欢迎。他希望在该地四处活动，拉起一支新军来解放委内瑞拉，但结果令他深感失望。新格拉纳达联邦政府虽然欣然同意让解放者加入其军队，却连自己内部的事务都无法妥善解决，更谈不上出兵相助委内瑞拉。与此同时，西班牙派出一支由巴勃罗·莫里略(1778 — 1837)将军率领的舰队，前来镇压委内瑞拉革命残余分子，重夺新格拉纳达。玻利瓦尔确信局势毫无指望，遂于 1815 年搭船前往牙买加。

莫里略将军将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尽数收服。放眼南美，还在抵抗西班牙的地方就只剩拉普拉塔了。有些历史学者指出，如果费尔南多七世能给予其支持者更多的自主权，他的帝国也许还能存续。其他人则坚持认为共和理念已普遍深入民心，独立不可避免。不管怎么说，王室的做法使天平朝独立派一方倾斜。加拉加斯攻城战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遭到杀害。此后，保王派军队开始捕杀爱国者，或迫使他们逃亡。狂热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国王没有报答支持他的委内瑞拉人。

梅斯蒂索人也好,穆拉托人也罢,均没有获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这些行为最终也令国王丢掉了大量殖民者的支持。

在牙买加,身无分文的玻利瓦尔接受了同情共和事业的英国商人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1783 — 1837)的帮助。与很多英国人一样,他认识到自由的委内瑞拉将会遍地商机。玻利瓦尔在乞求援助、躲避暗杀中度日。他坚持革命尚未完结,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发表演讲,陈述解放委内瑞拉乃至所有南美国家的必要性,还不知疲倦地向友人和政客致函。在一封信中,他提出可以给予英国的军事援助一定回报,让他们占有巴拿马和尼加拉瓜。1815 年 9 月,这位解放者写下了如今闻名于世的《牙买加来信》(*Carta de Jamaica*),将西班牙斥为一条年迈的毒蛇,称其无法继续保住在美洲的地位。由于在牙买加没得到什么帮助,玻利瓦尔遂乘船去往海地。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re Pétion)总统接纳了解放者,对他的事业深表同情。虽然无法支援兵力,他确实给予了物质上的支持,而所要求的回报仅仅是玻利瓦尔在其解放的所有土地上让奴隶获得自由。

1816 年 3 月,玻利瓦尔带领他那支小小的解放军登陆玛格丽塔岛,但在大陆取得立足点的企图遭到挫败。他拒绝接受失败,撤回安的
列斯重整旗鼓。现在,玻利瓦尔确信夺取北部海岸的代价太高,更明智 54
的行动路线是溯奥里诺科河而进入内地,避开西班牙人重兵把守的要地。重建军队后,他在委内瑞拉东岸登陆,沿奥里诺科河而上抵达安戈斯图拉(Angostura)[今玻利瓦尔城(Ciudad Bolívar)]。他开始征募四处游荡的小股爱国派武装和游击队,对保王派大失所望的草原牧民也很快加入进来。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一些英国士兵也来到奥里诺科河地区,组建起忠勇的英国军团。在希斯洛普等商人的帮助下,爱国派还获得了购买军火和给养的现金及贷款。英国人对费尔南多七世的专横跋扈已失去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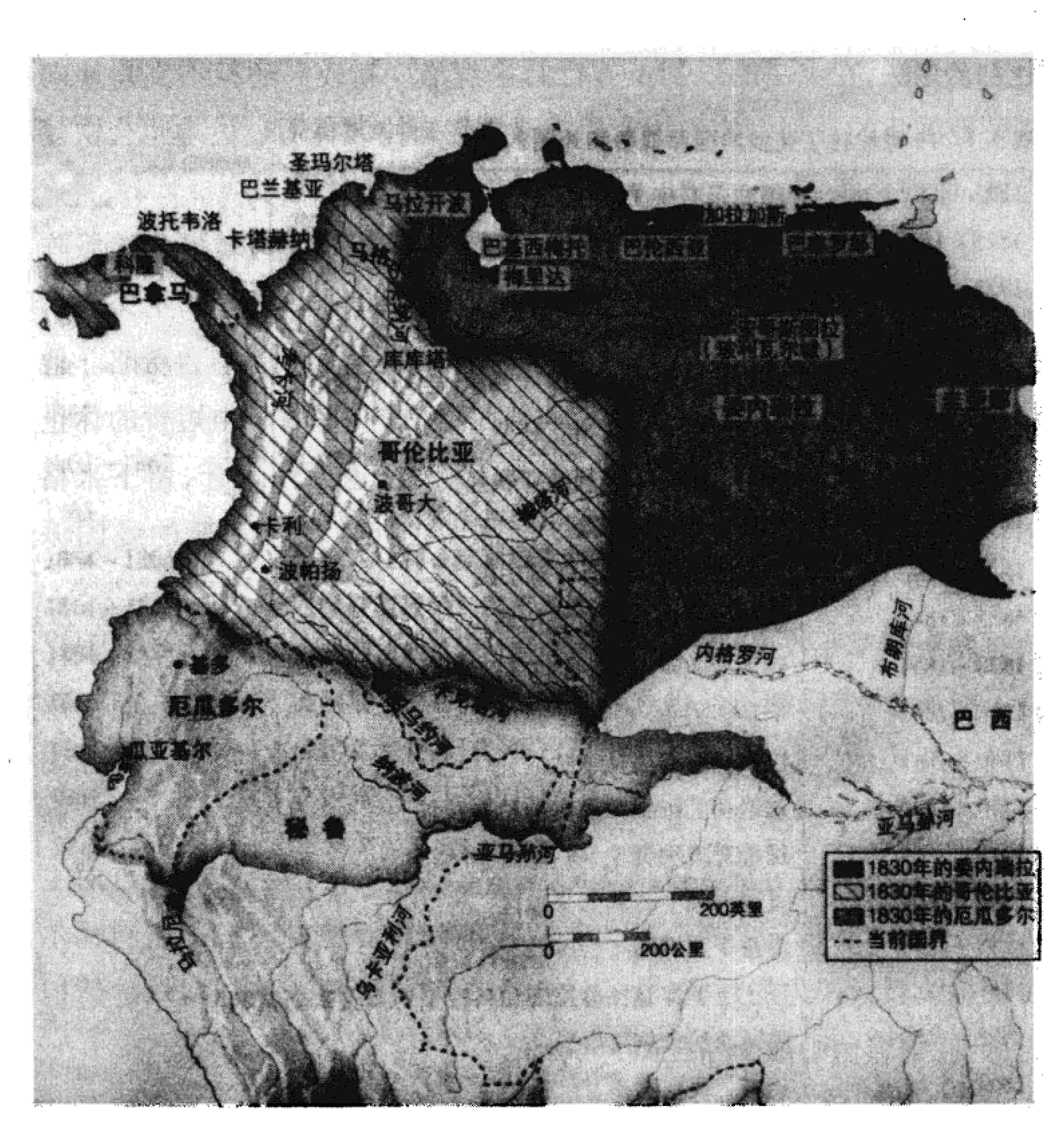
1819 年,玻利瓦尔创立了新的共和国国会,国会则授予解放者独裁大权。他命令新国会创立新的政体,实现了之前任何共和主义者都未能实行的改革。他提醒议员农业改革的必要性和废除奴隶制的迫切

性，并根据过往的经验建议新政府只设一名领导人，而非三头统治，并且总统要有巨大权力以维护秩序。国会同意了他提出的政府构架，但不愿意完全实行他的改革提案。

当国会正在讨论之际，西班牙军队在莫里略的率领下朝南挺进，进入无树大草原，以占领奥里诺科河地区。玻利瓦尔和在何塞·安东尼奥·派斯(1790 — 1873)将军领导下的草原牧民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和“焦土政策”相结合的战术。最终，莫里略在雨季开始时撤兵。玻利瓦尔曾计划继续推进，穿过无树大草原进入高原，但其助手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1792 — 1840)出言相谏，令他改变了主意。眼见新格拉纳达已经唾手可得，玻利瓦尔决定将委内瑞拉留给草原牧民把守，自己率军向西推进，进入安第斯山脉区域。在博亚卡[靠近通哈(Tunja)]战役中，他击溃了保王派军队，很快拿下无力防守的波哥大。桑坦德留下来稳定秩序、创建新政府，而解放者则按原路折回安戈斯图拉。

玻利瓦尔平安返回，新格拉纳达的战场也传来捷报，于是安戈斯图拉的小小国会开始按照总督辖区的旧格局来创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大哥伦比亚将整合原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的领土，即新成立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领土，另加第三个区域基多。玻利瓦尔顺理成章地被提名为总统，但他将领土划分成若干副总统辖区，新格拉纳达获得解放的那部分地区归桑坦德领导。一个新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哥伦比亚共和国基本法》(Fundamental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olombia)，由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Francisco Antonio Zea)(1766 — 1822)出任新的
55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副总统。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其他部分则逐渐演化为今日的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

新格拉纳达和卡塔赫纳海岸需要重新征服，委内瑞拉北部仍在西班牙人手中。玻利瓦尔认定莫里略目前对无树大草原地区还不构成威胁，便开赴海岸地区。1820 年 3 月，他从海路抵达里奥阿查(Ríohacha)。结果战局十分艰难，因为部分士兵脱逃，而且保王派巩固了他们的阵地。若非西班牙国内发生叛乱送来转机，局势可能还会更糟。


圣玛尔塔
巴兰基亚
马拉开波
波托韦洛
卡塔赫纳
巴拿马
加拉加斯
梅里达
库库塔
哥伦比亚
波哥大
卡利
波帕扬
基多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秘鲁
纳波河
亚马孙河
乌卡亚利河
内格罗河
布朗库河
巴西
0
200英里
0
200公里
1830年的委内瑞拉
1830年的哥伦比亚
1830年的厄瓜多尔
当前国界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费尔南多七世全然无视国内的宪政和自由改革诉求。1819 年 12 月,国王命令西班牙军队乘船前往美洲,以惩罚冒犯他专制统治的美洲革命者,但这次发兵未能成行。1820 年 1 月 1 日,一群年轻的自由派士兵起义反抗王室,史称“里埃戈起义”[①](Riego Revolt)。反抗运动很快获得更多追随者,最终迫使费尔南多七世恢复了 1812 年的西班牙自由主义宪法,在宪法的限制下施行君主统治。新政府还拒不支持他向殖民地派兵的计划。他们相信西班牙恢复自由政体后殖民地也会恢复忠诚,但他们错了。

里埃戈起义令委内瑞拉的保王派大受打击,很多人转投爱国派阵营。身处委内瑞拉的莫里略要求展开休战谈判。同时,共和主义者的军队攻克卡塔赫纳,玻利瓦尔推进至委内瑞拉西部,兵临特鲁希略。他与莫里略签署了为期 6 个月的停战协议,但这只是战争中短暂的休止期。战事在 4 月份重新开始,但此时莫里略已返回西班牙,留下米格尔·德拉托雷(1786 — 1843)元帅面对志在夺取加拉加斯的爱国派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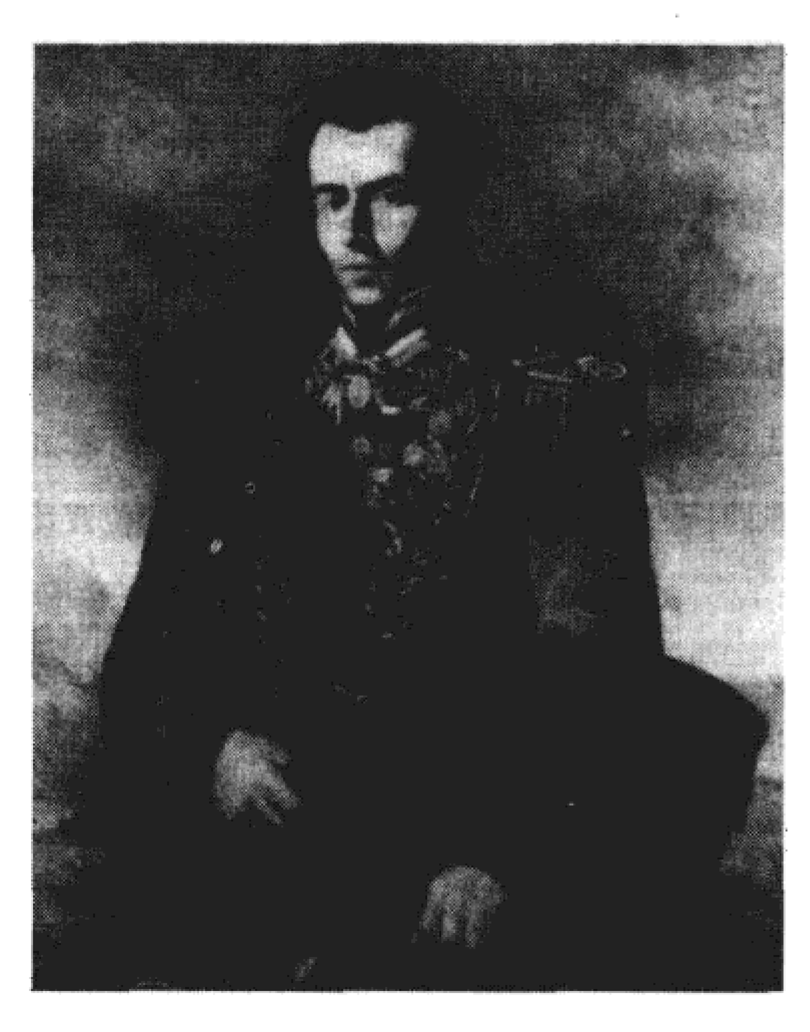
派斯和草原牧民从北面袭来,玻利瓦尔从南方进军,形成夹击之势。交锋数次后,德拉托雷在巴伦西亚附近的卡拉沃沃投降。而当双方尚激战正酣之时,设在安戈斯图拉的国会确定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成立事宜,并着手统一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规划。国会迁至库库塔,毗邻委内瑞拉与新格拉纳达的边界。联合后的国会制订了自由主义的宪法,建立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政府。他们忽视了玻利瓦尔授予总统极大权力的建议,让行政与立法部门分权。玻利瓦尔继续担任总统,桑坦德则成为新任副总统。

至 1821 年 7 月,除了若干要塞及沿海区域以外,玻利瓦尔和派斯
56 完成了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征服。只有基多尚未并入计划中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版图,在它以南,秘鲁仍控制在保王派手中。玻利瓦尔把派

① 发起者为西班牙军官和自由主义政治家拉斐尔·德里埃戈—努涅斯(Rafael del Riego y Nuñez)(1784 — 1823),故得名。

斯留在委内瑞拉，自己挥师南下，一路上仅为总统就职宣誓在库库塔稍作停留。他在卡利(Calí)设下临时指挥部准备开战。在他面前是一片保王派严阵以待的地区，只有 1820 年 10 月就起义反抗西班牙统治的瓜亚基尔(Guayaquil)除外。安第斯一带需要得到解放，以保障独立果实和委内瑞拉的未来。

听闻瓜亚基尔发生起义时，玻利瓦尔委派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1795 — 1830)将军去协助起义者。一年后，他亲自率领桑坦德勉强凑出的 3 000 单薄军力出发，希望与苏克雷会合。他们在安第斯山脉之中行军，道路蜿蜒崎岖。恶劣的天气、疾病和瓜伊提拉(Guaítira)河附近的邦博纳(Bomboná)之战令他损兵折将。战斗结束后，甚至连玻利瓦尔本人都病倒不起，需要靠担架抬离战场。



阿亚库乔大元帅苏克雷

苏克雷前去与主将会合，让阿根廷将军、有“南美洲南部解放者”之称的何塞·德圣马丁(1778 — 1850)所派遣的援军留守瓜亚基尔。圣马丁之前已成功翻越安第斯山解放了智利，其军队在 1821 年 7 月占领了利马。他在利马下令各部从秘鲁、智利和阿根廷发兵，共同协助基多的解放大业。到 1822 年 5 月时，苏克雷的部队已在基多城外扎营。短暂激战后该城陷落，基多成为大哥伦比亚实质上的省份之一。玻利瓦尔在 6 月进入基多，受到市民的欢呼，稍作停留恢复元气后，又继续向南挺进。至 7 月 26 日，玻利瓦尔和圣马丁都进入了瓜亚基尔。

玻利瓦尔在 7 月 11 日入城，迎接来自南方的解放者，称他为“第一知心挚友”。这一刻令玻利瓦尔欢欣鼓舞，但给圣马丁带来失望，他本指望亲自占领瓜亚基尔。在那场如今举世闻名的会晤中，两位领袖交

换了各自对这片大陆未来的不同畅想。圣马丁倾向于君主立宪制，玻利瓦尔则还是根深蒂固的共和主义者。尽管存在分歧，他们仍然必须讨论解放秘鲁的大计。7月27日晚，圣马丁悄然离开瓜亚基尔，动身前往利马。对于两人协商的真正内容，后世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没有第三人在场，双方此后也缄口不言。历史学者从玻利瓦尔秘书的记述和所谓的《拉丰之信》(*Carta de Lafond*)中进行解读，据称此信为圣马丁于1822年8月29日所写。委内瑞拉历史学者声称，因为无法实现征服瓜亚基尔的抱负，而且玻利瓦尔不愿为他的秘鲁战役支援一兵一
57 卒，圣马丁感到心烦意乱，最终因私人原因离开利马。阿根廷人则坚称，由于解放者拒绝为圣马丁的秘鲁解放计划支援兵力，使他倍感落寞，遂以极大的胸襟主动退出，让玻利瓦尔去占有全部的荣耀。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仍不为人知。

无论如何，圣马丁动身前往利马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并于9月宣布辞职。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发现妻子已经过世。1823年，他与女儿搭船前往法国，1850年在那里告别人世。玻利瓦尔则返回基多，主持例行公事的流程，批准基多加入大哥伦比亚。**基多女子**(*quiteñas*)以社交聚会和舞会来款待解放她们的将士。包括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和玻利瓦尔在内的若干委内瑞拉人从这些女性中找到了一生的伴侣。解放者与曼努埃拉·萨恩斯(1797—1856)展开了一段长期的恋情，后者一直是他的情妇，直到1830年玻利瓦尔去世。

玻利瓦尔静观利马局势变化。圣马丁离去后，秘鲁的政治局势开始分崩离析。秘鲁人害怕仍留在高原上的保王派强兵，催促解放者尽快前往利马。回应他们的要求，玻利瓦尔派出军队，但未亲往。三头政府和智利—阿根廷部队中对立的派系彼此争执，和秘鲁人也矛盾重重。因为担心局面闹得不可收拾，玻利瓦尔派苏克雷为先遣前去控制部队。

苏克雷恰巧在保王派军队发动攻击时抵达利马。利马守军击退了保王派，但这场战斗使玻利瓦尔相信，他必须离开瓜亚基尔。1823年9月1日，他登陆于卡亚俄(Callao)，随即来到利马，希望立即终止军队中的分歧和争执。可他无法满足智利援军的要求，只好放任他们打道

回府,也无法让秘鲁海军听从命令。卡亚俄叛变堪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哗变的当地罪犯释放了保王派俘虏,并升起西班牙国旗。玻利瓦尔及其麾下的哥伦比亚军队虽然大多受高原病折磨,仍毫无畏惧地向保王派发起了进攻。次年 8 月,他在胡宁湖附近击败西班牙人,1823 年[1] 12 月 9 日,他在阿亚库乔消灭残余保王派势力,实现了整片大陆的解放。

但保王派余部仍未铲除干净,玻利瓦尔便派苏克雷前去搜索。同时,他和桑坦德则着手准备将在 1826 年召开的首届泛美会议。遵照命令,苏克雷平定了秘鲁其余地区。库斯科和秘鲁南部得以和平解放,但若干死保王派敌对分子令苏克雷追至上秘鲁(Upper Perú)一带。在拉巴斯(La Paz)居民的协助下,他在 1825 年 4 月完成了对上秘鲁的征服,但新的政治问题已然浮现。秘鲁和阿根廷均声称对上秘鲁拥有主 58
权,但大多数当地人则希望独立。在玻利瓦尔能够做出决定之前,苏克雷就宣布该地成立主权国家,定名玻利维亚共和国。于是玻利瓦尔前往该国接受人民的欢呼和祝福,并主持立宪进程。他将苏克雷立为总统,随后动身前往利马。

玻利瓦尔在利马继续行政工作,秘鲁也采取了玻利维亚的宪政体制。1826 年,他离开秘鲁,前往哥伦比亚与桑坦德商谈,后者在玻利瓦尔离开期间面临不小的问题。他的首要工作是颁布一部自由主义宪法并进行相关改革,逐步废除了奴隶制,也解除了印第安人的纳贡。他不太想激怒精英地主阶级,因此划出一部分印第安人集体共有的土地、没收教会的财产来充作政府之需。虽然桑坦德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但实际上加大了内部的困难局势。教育事业有所发展,但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允许出售,很快就被富裕的地主购得。废除奴隶制冒犯了一部分人,而其他人又嫌其实施不够迅速。他试图协调政府的行动,但方法过于独断,经常流于极权主义之弊。一笔经他手处理的巨额英国贷款很快就消耗殆尽,造成种种怀疑。玻利瓦尔也早已耳闻政

① 原文如此,疑为 1824 年。——译者注

府腐败的传言。

除了政府事务，桑坦德还负责为秘鲁的部队补充新兵和给养，1826年巴拿马第一届泛美大会的组织重任也落到他的肩头。在这种情况下，玻利瓦尔并不急于赶回哥伦比亚，而是与曼努埃拉·萨恩斯一起待了一段时间，统揽利马的立宪进程。玻利瓦尔逗留利马期间，桑坦德则在负责玻利瓦尔连任大哥伦比亚总统一事。与此同时，玻利瓦尔对桑坦德的怀疑愈发严重。腐败传闻与社会动荡也彼此交织，而最严重的问题则是桑坦德和派斯之间的摩擦。波哥大国会曾向派斯直接下达了一道传召令，但遭到拒绝，看起来冲突已不可避免。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这对玻利瓦尔的设想构成严重的威胁，因为他正打算创建一个安第斯联邦。

身处委内瑞拉的派斯权衡着各种选择。委内瑞拉在波哥大的国会中没有获得公平地位一事早在1824年就很明显了，此外，委内瑞拉人对新的宪政改革也感到不安。奴隶主对废奴法案十分愤慨；军队中大
59 部分像派斯这样的人，对受制于人的状况感到气愤，甚至觉得屈辱。按照旧有的地域划分形成的派系将大哥伦比亚分割成若干势力。例如，委内瑞拉东部在副总统选举中就站在桑坦德一边，与加拉加斯分庭抗礼。其他委内瑞拉人则不信任桑坦德，相信其腐败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军方则对是否要处决一名上校之事产生分歧，据信对他的指控是莫须有的罪名。哥伦比亚人似乎有驱逐派斯之意，桑坦德打算弹劾这名旧友的传言开始四散流传。

身处争议焦点的派斯采取行动，意图将委内瑞拉统一起来。被指控渎职后，担心弹劾会使问题恶化，他便于1825年3月提交辞呈，但令人惊讶的是遭到拒绝。可此后一年不到，桑坦德又正式启动弹劾程序。派斯随即再度辞职，但他的支持者拒绝受哥伦比亚摆布。他提议玻利瓦尔返回委内瑞拉并建议后者考虑实行君主制，但巴伦西亚人奉派斯为领袖。派斯又回绝了波哥大国会的传召，于是构成反叛行为。

1826年12月，委内瑞拉的动荡使玻利瓦尔离开波哥大。返回祖

国后,他宣布赦免派斯及其属下的一切罪行,并私下认可派斯的行动,确认了他的领导地位。他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和只允许现金支付的方式来解决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可意图重新充实国库的举措反倒得罪了令经济尚保一线生机的商人。“解放者”还制定了召开全国大会、改革大哥伦比亚政府当前政策的计划,而这一计划立即遭到桑坦德的抗议。此后,哥伦比亚各家报纸还纷纷予以批评。玻利瓦尔感到一条危险的裂隙正在扩大,便动身返回波哥大。

回到首都后,“解放者”继续为次年召开的全国大会进行筹备。他希望创制一部更加保守的宪法,有意终身担任总统,并组建安第斯联邦。1828 年 4 月 9 日,全国大会正式召开。代表们分裂成两部分,一方为**玻利瓦尔派**(*bolivariano*),另一方为**桑坦德派**(*santanderista*),分别支持玻利瓦尔和桑坦德。没有一方愿意妥协,玻利瓦尔派离席而去,使会议无法达到法定人数。就在这种没有达成任何国家共识的情况下,玻利瓦尔总统获得了独裁大权。

玻利瓦尔独裁的确立促使委内瑞拉人做出决断,甚至连本应非常乐见于玻利瓦尔改革的保守派也拒绝继续向哥伦比亚卑躬屈膝。1829 年 11 月,委内瑞拉国会脱离大哥伦比亚。1830 年,当史称**“光荣国会”**(*Congreso Admirable*)的新一届国会在波哥大召开时,委内瑞拉的独 60
立已成事实。安第斯联邦的构想从未得以实现,国会通过的新宪法具有极端自由主义色彩。国会还任命派斯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1830—1834 年、1839—1843 年在任),该任命在 1831 年又获得委内瑞拉国会确认。玻利瓦尔则再没有重返委内瑞拉,因为新委内瑞拉政府禁止这名土生土长的委内瑞拉人再度踏上故土。

小结

经过 20 年的叛乱、革命和战争,委内瑞拉最终实现了独立。经过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西蒙·玻利瓦尔、拉斐尔·乌达内塔(Rafael Urdaneta)、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和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等著名领导人的奋斗,这片殖民地终于摆脱了西班牙的控制,与哥伦比亚和厄

瓜多尔统一成一个国家，后又分裂、独立。1830 年，这个新的国度已为自主统治做好了准备。但长年斗争导致了权力真空，一名强有力的领导者成了和平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于是，草原牧民出身的何塞·安东尼奥·派斯的上台带来了属于考迪罗的时代，这一时代先后涌现出多名考迪罗(*caudillo*)，他们在 19 世纪余下的岁月中统治着委内瑞拉。



第五章　考迪罗主义时代 (1830—1898)

自 1830 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解体以后，委内瑞拉就成为一个共和国，先后有过 27 部宪法和 42 名领导人。大哥伦比亚解体后，何塞·安东尼奥·派斯设立委内瑞拉执政委员会，担任总统一职。从派斯当选为临时总统之日起，委内瑞拉步入一个政治权力在一名接一名考迪罗(Caudillo，西班牙语音译，意为“首领”，在拉美特指以武力夺取政权、实行独裁统治的军事首领)手中传递的时代，史称“考迪罗时代”(Age of *Caudillismo*)。 61

在 1812 年的《卡塔赫纳宣言》中，西蒙·玻利瓦尔阐述了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最终破产的缘由。很多人认为，这份文件是玻利瓦尔激烈的反联邦主义思想最具说服力的证明。玻利瓦尔坚信联邦制会削弱一个共和国。1819 年和 1821 年的大哥伦比亚宪法都偏向于建立中央集权制政府，受哥伦比亚控制，绝大多数委内瑞拉人都相当不欢迎这种体制。

与分裂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是甚嚣尘上的反玻利瓦尔运动。例如，巴伦西亚居民曾向派斯请愿，“决不能让玻利瓦尔将军重新踏上委内瑞拉的土地”。而卡贝略港市民要求把玻利瓦尔的名字“在人们的唾弃中 62
永远被遗忘”。派斯后来提到，流放玻利瓦尔虽然是个艰难的决定，但

驱逐玻利瓦尔却是阻止内战最好的手段。然而，脱离哥伦比亚对委内瑞拉的国内统一无甚帮助。各地区一如既往地实行自治，这个新独立的国家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乡村国家，具有强烈的地方主义倾向。

1830 年，一部新的委内瑞拉宪法在首都巴伦西亚起草、签署并颁布。新宪法反映了时代趋势，创建了普选代表制的共和政府。在 19 世纪拉丁美洲通行的制度设计是：投票人和当选人必须为 21 岁以上的非文盲男性，拥有地产或产业，具有可观收入。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设有参议员和众议员。总统选举四年一届，不可连任，在年底选出，次年初上任。宪法仅承认自由民为委内瑞拉公民，允许奴隶制继续存在。

人民对于以哥伦比亚为中心的政府感到不满，这种情绪给委内瑞拉民族主义运动带来力量。联邦主义者的雄辩在委内瑞拉获得了市场，因为后者讨厌波哥大政府和新格拉纳达居民。这一民族主义团体视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为出任考迪罗的适宜人选，而委内瑞拉脱离大哥伦比亚的运动需要考迪罗的领导才能更进一步。显然，派斯的自传不无偏颇之处，但它的确指出了一个事实，委内瑞拉的独立既不是一个人的所为，也不是小团体的行动。委内瑞拉人民呼吁国家从波哥大政府中解放出来的请愿充斥着该书的字里行间。派斯在新宪法下两度当选，主持了一段繁荣而和平的时期，一直延续至 1847 年。派斯的当选为一段保守派寡头统治主宰委内瑞拉的时代拉开了帷幕，这一时期始于 1830 年，至 1848 年结束。

保守派寡头政治

1830 — 1848 年间，无论是作为总统还是实力派人物，何塞·安东尼奥·派斯都是委内瑞拉政治舞台的主宰。如前文所述，他在 1830 年当选总统，1838 年又再度当选。1835 — 1839 年间的历届总统为保守派的何塞·马里亚·巴尔加斯（1786 — 1854）、何塞·马里亚·卡雷尼奥（1792 — 1849）和卡洛斯·苏夫莱特（1789 — 1870）。在 1842 年的总统
63 大选中，保守派候选人卡洛斯·苏夫莱特获胜，但派斯继续在幕后主掌大权。

即便到今天,派斯的名字仍是争议的焦点。有些人指责他背叛了西蒙·玻利瓦尔,将国家出卖给寡头政治。其他人将派斯评价为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创建者,而这一事业,就连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和西蒙·玻利瓦尔(两人在委内瑞拉都比派斯更受人敬仰)都未得竟成。然而,事实上派斯的政府确实有民族主义的目标和抱负。

最近的历史学评论认为,共和时期是一段决策明智、结果积极的国家建设时期。派斯将委内瑞拉国事交给专业人才打理,他们钻研过构建政府所必需的技能。在战争的混乱和废墟中建设国家是当务之急。当时有过现代化的尝试,试图让经济获得自由,摆脱西班牙殖民政体残余的专制主义国家控制,并进一步使国家不再被军事和宗教所束缚。

派斯的外交成果也获得了好评。例如,当时美国同委内瑞拉的关系可能是西半球最稳固的一对。1830 — 1848 年间,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当和谐,此后直至胡安·比森特·戈麦斯(1857 — 1935)独裁(1908 — 1935)之前,都从未达到过那种程度的合作。历史学者朱迪思·尤厄尔(Judith Ewell)(1996 年)指出,派斯任期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源自美国对其政府能力的信心,使得这个北美国家觉得无需插手或干涉委内瑞拉的事务。结合政治权威和军事力量,派斯得以对贵族阶级(包括克里奥尔人和保王派)、玻利瓦尔的追随者和被视为“无法管理”的有色人种保持控制力。凭借对局势的成功控制,派斯向海外世界展现出了值得信赖的形象。

1825 — 1842 年间的英国驻委内瑞拉领事罗伯特·克尔·波特爵士(Sir Robert Ker Porter)(1777 — 1842)对这一时期的委内瑞拉抱有另一种看法。在其内容翔实的日记里,波特叙述了自己在加拉加斯逗留的经历,其文字时而给人一种宿命论的印象。在一篇日记中,他声称西班牙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导致“这些共和国国民血管中可怕的杂乱无章”[①]。虽然相当偏颇,波特的日记作为历史文献仍有其价值,

---

① Robert Ker Porter, *Diario de un diplomático británico en Venezuela*, 1825 — 1842 (一名英国驻委内瑞拉外交官的日记: 1825 — 1842)(Caracas: Fundación Polar, 1997), 242。

并为了解委内瑞拉的社会生活打开一扇独一无二的窗口，因为他与加拉加斯政界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保持着紧密的接触，是当时委内瑞拉事务杰出的见证人。

64 波特对派斯的评价也同样很有深度。他看出这名来自无树大草原的领袖所具有的才能、公共道德和不断成长的潜力。另一方面，他也责怪这名将军不够强硬。他还哀叹地方上的人是如何不假思索地和叛乱者达成协议，并提到委内瑞拉人有空谈而无为的倾向。他在日记中表述了该国欠缺资源的事实及派斯的个人魅力。在这个欠缺坚实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可避免的政治局限的国家，要解决其存在的各种病症，就非派斯这样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不可了。

国外对委内瑞拉咖啡的需求为该国提供了一条繁荣经济的途径。通过实力和妥协并举的手段，派斯维持住内部和平，促进了国内繁荣。凭借咖啡出口所得资金，派斯主持建设了该国的社会及经济基础设施。加拉加斯精英阶层很快实现职能分化，形成一个商业官僚体系，为海外财源与国内咖啡及可可豆种植者居间中介。[1]

到 19 世纪 40 年代，咖啡价格暴跌，派斯总统开始失去部分委内瑞拉精英的政治支持。笼统地说，当时出现了两大政治派系：仍然忠于派斯的保守派，以及反对派斯的自由派。1840 年 8 月，精英之间正式产生分裂，其标志为自由党的诞生。保守党的领导者有派斯、何塞·马里亚·巴尔加斯和卡洛斯·苏夫莱特等人；自由党则以党派创始人安东尼奥·莱奥卡迪奥·古斯曼为首。这纯粹是两个试图获取政权的不同团体，其基本差异并不在于政治理念上的不同。古斯曼通过周报《委内瑞拉人》(*El Venezolano*)对保守派政府进行攻击。

自由派寡头政治

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1784 — 1868)和弟弟何塞·格雷戈里奥·

① John Martz and David Myers, *Venezuela: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委内瑞拉：民主历程)(New York: Praeger, 1997), 13。

莫纳加斯(1795—1858)在自由党创立早期即加入该党。与联邦主义者合作后,自由派得到"黄色自由党"之名,但并不遵循某个特定的政策纲领。1846年,派斯选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为其继任者,令自由党首获政治主导权。人们相信,莫纳加斯上台后的想法会变得更为中庸。虽然最终失去了自由党和保守党双方的支持,但当时莫纳加斯还是赢得了大选。1848年,莫纳加斯将保守派人士逐出政府,流放前总统派 65
斯,开启了为期10年的莫纳加斯兄弟独裁统治。事实证明,随之而来的财政和经济混乱是滋生腐败及贿赂的温床。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这名在独立战争中发家致富的战争英雄并不喜欢与他人分享权力,包括那些曾经的支持者。

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利用各党派来实行独裁统治。他从国家东部地区选用无能的官僚担当政府高位要职,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盲目服从。反对派的报纸被停刊,国会表现出屈服于莫纳加斯行政权力的迹象。在整个共和国的青年期,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与何塞·格雷戈里奥·莫纳加斯兄弟是最鲜明的政治个人统治[1]范例。与维持公共秩序背道而驰,莫纳加斯兄弟执政期的主要作用就是为随之而来的联邦战争之乱拉开序幕。

莫纳加斯兄弟的执政带来的结果有喜有忧。例如,在他们的任期中,奴隶制度得以废止(1854年),1830年宪法得到改革(1857年)。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商品出口经济萧条,造成财政困难。而中央政府又减少了各省的自治权和行政权,使加拉加斯与地方各省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莫纳加斯家族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自吹自擂,这些做派逼迫一部分自由党人与保守集团合作,打出"委内瑞拉人联合起来,忘掉过去"(*Unión de los venezolanos y olvido de lo pasado*)的口号。这一联合运动最终在1858年3月推翻了莫纳加斯政权。

① 以个人道德为核心的政治指导思想。——译者注

联邦战争

保守派和自由派未能就莫纳加斯的继任者人选达成共识，造成了持续 12 年、断断续续的内战。自 1858 年 3 月至 1863 年 7 月，各地的考迪罗们展开一场混乱的权力斗争，史称“联邦战争”，究其根源，不外乎自由派支持联邦主义这一事实。这场内战亦称**“漫长战争”**（*Guerra Larga*）、**“联邦革命”**（*Revolución Federal*）和**“五年战争”**（*Guerra de los Cinco Años*）。这是自独立战争以来委内瑞拉所经历的最长的内战。

66 ### 背景

就其背后的社会及政治动因而言，联邦战争是独立运动的延续，源自委内瑞拉从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分裂出来以后一直都未能解决的社会及政治问题。随着 1830 年委内瑞拉共和国的成立，胜利的考迪罗们达成一种共识，即必须保留当时的现状，从而确保一个寡头制的政府。这一政府不仅允许殖民地时代的精英统治阶级——也就是曼图阿诺——保留权力，而且还将在解放斗争中获得胜利的考迪罗纳入统治层。这些考迪罗把殖民地时代**大庄园**（*latifundias*）的土地从西班牙人手中转移到解放了的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手中的同时，本身也取得了大片土地作为回报，从而确立了特权和优越地位。

早在这个年轻的国家东部发生第一次内乱（1830 — 1831）时，地方上的考迪罗们就试图蚕食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中央权力的根基，以换取一套能授予他们更大权力的体制。这些反叛行动是地方主义考迪罗制拥有坚决支持者的最好证明。这些地方考迪罗偏向一种最有利于他们维持对当地的控制的联邦主义政体。1835 — 1836 年间的那场所谓的**“改革革命”**（*Revolución de las Reformas*）是拥有土地的各地考迪罗限制派斯及统治精英的中央权力的一次尝试。这些叛乱行动的另一个目标则是让地方上拥有土地的考迪罗获取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治权。

战争

继数十年的冲突纷争之后，1858 年革命成为一系列事件的起点，最终导致联邦战争爆发。到头来，委内瑞拉以战争这种可怕的形式明确了一个事实，即该国尚无确立自身体制和法律的能力，统一融合运动的力量也不够强，无法在社会中大行其道和扎根。此外，联邦战争导致一种新的政治领导形态的出现，使那些倾向于各省分离的将军失势。但战争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孕育出一个民族国家。联邦战争中**游击战**(*guerrilla*)特点特别突出，没有波及委内瑞拉的全部领土。加拉加斯在冲突过程中所发生的政治争论始终围绕着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传统对立。总体而言，自由党支持联邦制，保守党则支持中央集权制。

联邦主义者的领导权最初落在埃塞基耶尔·萨莫拉(Ezequiel 67
Zamora)(1817—1860)等军方人士的肩头。他的方针更偏向激进主义而非稳健派，在本质上是理智而富有政治头脑。然而，随着**"联邦呼声"**[①](*grito de la federación*)的发生，草原牧民再次参与到国家事务当中，也再次带来很多问题。草原牧民文化中的平等主义思想和等级文化中的严格控制理念之间的矛盾是早已有之，如今则构成了联邦战争的核心。这场战争不仅是**农民**(*campesino*)的起义和农村价值观的体现，更是统一委内瑞拉，当权的白人和内陆的混血人种群体这两个相互分离的实体的一次尝试。但到最后，战争没能改变既有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如此一来，战争的社会影响终究还是不甚明显。联邦派起义武装的政治领导权由多个团体行使，包括地主、城市中产阶级成员和怀有布尔乔亚思想的考迪罗，这种分权在 1860 年 1 月埃塞基耶尔·萨莫拉将军死后尤其明显。这种领导权的多元化可以说明为何导致叛乱的原因和民众对这些原因给予的回应之间存在差距。

---

① 指 1859 年 2 月 20 日蒂尔索·萨拉韦里亚(Tirso Salaverría)指挥的科罗战役揭开联邦战争的序幕，史称"联邦呼声"。——译者注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无树大草原地区，位于今日的巴里纳斯、波图格萨、科赫德斯、阿普雷和瓜里科等州境内。该国中部——即今日的法尔孔、拉腊、亚拉奎、卡拉沃沃和阿拉瓜等州境内——以及该国东部，尤其是今日的安索阿特吉和苏克雷两州还有零星的小规模战斗。安第斯和圭亚那整片地区以及如今的苏利亚州等地完全未受武装冲突波及。遭打击最严重的农业生产部门是畜牧业，其他产业则几乎没有受到负面影响。

1858 年 3 月革命开始时的观念共识丧失后，胡利安·卡斯特罗(1805 — 1875、1858 — 1859 年在位)总统寻求一切可以找到的盟友，以期保留权力。而他的政治阴谋迅速导致自己垮台，最终被佩德罗·瓜尔(1783 — 1862、1858 — 1861 年间断在位)和曼努埃尔·费利佩·德托瓦尔(1803 — 1866、1860 — 1861 年在位)的保守派政府所取代。然而，在保守党内部也出现了两派：宪政派又称尊法派，提倡非军事化政府，支持佩德罗·瓜尔和曼努埃尔·费利佩·德托瓦尔；以及独裁派，由佩德罗·何塞·罗哈斯(1818 — 1874)领导，支持何塞·安东尼奥·派斯，视他为唯一能够重建和平的领袖。

在自由党连续不断地挑战之下，78 岁的瓜尔无法控制**派斯派**
68 (*paecistas*)的阴谋活动；他在 1861 年 8 月下台，在家中被捕并遭流放。于是，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在 1861 年 3 月重任总统，使得导致瓜尔总统被逐的政治局势更为紧张。虽然总统由派斯出任，但实权掌握在佩德罗·何塞·罗哈斯手中。这段时期里，保守党分裂成多个集团，没有明确的方向或具体的纲领。派斯寻求与联邦派领导人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法尔孔谈判，希望找到共同的立场。但是此类意图填补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鸿沟的努力均告失败，武装斗争继续进行，直到 1863 年 4 月中央集权派(保守派)签署《科切协议》(*Treaty of Coche*)，宣布投降为止。

联邦战争对民生的打击程度很难确定。有人估计死亡人数在 15 万— 20 万之间，也就是说该国失去了总人口的 8%— 11%。死于疟疾、痢疾等疾病的人所占比例比战死的人更高。从人口构成的角度来

说,联邦战争的结果是大规模移民。不仅战斗人员因战争的威胁而转移,大量平民也迁移至去该国其他地区避难。今巴里纳斯和波图格萨州的居民尤其受到战事波及,纷纷迁往安第斯地区的塔奇拉、梅里达和特鲁希略等州。

《科切协议》调解下达成的和平对联邦派追求的事业而言只是名义上的胜利。事实上,成立联邦国家的抱负从来都只是一种理想。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法尔孔与其密友至交分享战利品,腐败并未消除,只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到头来,争取民族平等或社会平等的联邦战争精神始终只存在于该国政治精英之间冠冕堂皇的雄辩当中。

联邦试验

自由派获得最后的胜利,胡安·C. 法尔孔将军被任命为总统,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出任副总统。在古斯曼·布兰科的指导下起草的 1864 年的联邦宪法,赋予一般民众和各州更大的联邦参与权。然而,该宪法也引发了很多问题,削弱了国家体制的稳固。例如,宪法允许两个或两个以上州按其意愿统一形成单独实体或退出联邦。尽管该 69
宪法存在缺陷,国家和各州的立法部门设法排除障碍,并围绕地方考迪罗常常拒绝放弃地方权力的事实开展工作,这一状况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进一步的冲突。导致自由主义的国家体制无法在委内瑞拉立足还有其他因素。历史证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委内瑞拉的大一统不过是小部分精英阶级所提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无处不在的地方主义情愫十分强烈,这也是科罗、圭亚那、马拉开波没有在 1810 年加入共和事业的原因。后两个地区就其本身而言都是重要的经济中心,曾屡次公开挑战加拉加斯当局的权威。

接手了跌跌撞撞的经济局势和陷入混乱的国家后,联邦制政府面对的远远谈不上是和平安康的局面。1867 年末,法尔孔总统即遭遇**"蓝色革命"**(*Revolución Azul*)的冲击,革命由前总统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领导,因革命者使用蓝色徽章为标志而得名。将法尔孔逐出委内瑞拉后,**蓝色党人**(*azules*)支持莫纳加斯当政,直到新一届政府经选

举产生后为止。同年的晚些时候，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去世，1869年，国会任命其子何塞·鲁佩托·莫纳加斯（1831 — 1880）继任总统职务。

19世纪有很多拉美国家——委内瑞拉亦不例外——的行政首脑大多数采取个人统治方针（*personalismo*），他们的行动不受法律控制，只遵循统治者的意志。委内瑞拉的个人统治根基源自殖民地社会，在独立战争中逐步显现，并在1830年后通过一个坚定忠实、以友情和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关系网络“老伙计”（good old boy）得到进一步发展。1870年，总统法尔孔的助手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终于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开始了为期18年的独裁统治。

古斯曼统治时期

对1869 — 1870年间执政的何塞·鲁佩托·莫纳加斯政府感到不满，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将军和黄色自由党人成功地在1870年4月推翻政府。从那时至1887年为止，委内瑞拉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古斯曼·布兰科的统治之下。他三度出任总统，分别为：**七年总统**（*el septenio*）（1870 — 1877）、**五年总统**（*el quinquenio*）（1879 — 1884）和**以欢呼当选的总统**（*la aclamación*）或**两年总统**（*bienio*）（1886 — 1888）。
70 在他的统治下，以加拉加斯为首的各座城市得以转型并实现现代化。很多公共建筑和纪念性建筑得以建成，例如国会大厦、玻利瓦尔广场、加拉加斯市立剧院和国家公祠。此外，交通运输基础建设得到改善，增加了一条加拉加斯—巴伦西亚公路，改建了拉瓜伊拉和卡贝略的港口，并建起第一条铁路。政府还建造了一条为加拉加斯供水的水道。

内政方面，免费的义务制初级教育开始实施，委内瑞拉的货币实现统一以利商业的发展。1871年，国定货币**委内瑞拉币**（*venezolano*），又称**高价比索**（*peso fuerte*）开始发行，结束了之前不同地区流通不同币种的状况。货币一面铸有玻利瓦尔肖像，另一面为国徽。政治和经济力量开始中央化，以加强国家的控制力、削弱地方考迪罗的实力。此外，州的数量从20个减少到9个。

实质上,古斯曼·布兰科有能力扫除其他所有的考迪罗。他撤除了不忠于政府的保守派考迪罗,用忠诚的自由派实力人物取而代之。凭借咖啡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和国外贷款所带来的好处,被称作“杰出的美洲人”的布兰科能够动用可观的资源来维系人们对他的支持。如此一来,古斯曼·布兰科为委内瑞拉带来将近 20 载的和平岁月。

1877 年,布兰科首任的**七年**(*septenio*)任期结束后,弗朗西斯科·利纳雷斯·阿尔坎塔拉(1825 — 1878)上台掌权,采取与古斯曼·布兰科的意愿背道而驰的做法。**古斯曼派**(*guzmancistas*)与**阿尔坎塔拉派**(*alcantaristas*)随即发生公开冲突,这一事件后来史称**“匡正革命”**(*Revolución Reivindicadora*)。**古斯曼派**获得胜利,部队开进加拉加斯。古斯曼·布兰科再度上台,这一次在位有**五年**(*el quinquenio*)。任期结束时,古斯曼·布兰科的忠实追随者华金·克雷斯波(1841 — 1898)将军获得大权。根据新宪法,总统任期缩短为两年,所以他的在位期为 1884 — 1886 年。1886 年,古斯曼·布兰科被联邦委员会(由每州派出 1 名议员和 1 名代表组成)经欢呼一致推举为总统,又统治了 2 年时间。

整个 19 世纪中,创建民族国家最积极的尝试发生于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当政期间。而这是委内瑞拉共和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国事安泰且政略合理的阶段。到他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任期的末尾,
委内瑞拉已具备公共产业、现代法律、国家象征和爱国情感,还有一个 71
能够掌控整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古斯曼·布兰科通过几场胜仗挫败了各考迪罗的武装反抗,由此宣告了他强化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性的意图。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制定了意义重大的现代化建设方略,以充分满足实现立国安邦与推动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条件,这一方针的确立部分得益于他和地方领导者的共识。

尽管颇有威望且在促进国家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努力,古斯曼·布兰科执政时期的很多成就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许是因为国家建设接二连三地遭到小考迪罗的妨碍,又或许是因为他这样的领袖偏重于以人格魅力进行统治,所以当他离开权力中心后,其改革也无法

继续。

古斯曼·布兰科卸职后的四年中,新的领导人也有过几次巩固非军事化政府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1888 年,胡安·巴勃罗·罗哈斯·保罗(1826 — 1905 年、1888 — 1890 年在任)当选为总统,随后是雷蒙多·安杜埃萨·帕拉西奥(1846 — 1900),他的任期为 1890 — 1892 年。除了联邦战争期间短暂在位的佩德罗·瓜尔和曼努埃尔·费利佩·德托瓦尔以外,罗哈斯·保罗和安杜埃萨·帕拉西奥是 1835 年以后仅有的两位非军人出身的总统。安杜埃萨·帕拉西亚试图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在委内瑞拉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1892 年 6 月,前总统华金·克雷斯波在**尊法革命**(Revolución Legalista)的旗帜下向加拉加斯进军并控制政府至 1898 年。执政党的候选人伊格纳西奥·安德拉德(1839? — 1925 年、1898 — 1899 年在任)击败主要竞争对手何塞·曼努埃尔·埃尔南德斯(1853 — 1921),成为 1898 年选举的胜利者。埃尔南德斯谴责安德拉德获胜是由于政府的偏袒,并质疑选举结果。华金·克雷斯波将军本人也加入争端反对埃尔南德斯,并在冲突中丧生。1899 年,当安德拉德准备再次竞选之际,他被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1858 — 1924)将军推翻。

边界争端

19 世纪下半叶,与英国的边界争端是委内瑞拉外交的主导话题之一。美国卷入了此事,也在这半个世纪间造成英美之间外交紧张。此争
72 端的核心是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今圭亚那)的确切划界问题。委内瑞拉宣称对东至埃塞奎博河的区域——这包括英属圭亚那的大部分有人区——拥有继承自西班牙的主权。英国则宣称对 1810 年从荷兰人手中获得的那片从英属圭亚那向西延伸至奥里诺科河的土地拥有主权。

19 世纪 40 年代,该地区发现黄金,使双方更加争执不下,该争议也更趋于白热化。英国拒绝提交仲裁解决争端,而委内瑞拉坚称英国人纯粹是拖延时间,以便将居住区拓展到争议地带。委内瑞拉向美国方面寻求协助,并最终在 1887 年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美国总统格罗

弗·克利夫兰在首届任期(1885—1889)中试图开启谈判，但未能成功。

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也加入错综复杂的局势，于 1895 年发表“奥尔尼声明”。他的立场是门罗主义的延伸，而门罗主义声称美国已成为西半球的主宰。奥尔尼要求争议双方用仲裁方式解决问题，并指出，按照门罗主义的立场，美国有权视情况需要加以干涉。英国政府提出将部分争议地区提交仲裁，但拒绝就整体归属问题进行谈判。这一态度被视为对奥尔尼的粗暴拒绝，1895 年 12 月 17 日，处于第二个总统任期(1893—1897)的格罗弗·克利夫兰向国会发出咨文，谴责英国拒绝仲裁。美国当局还坚持，采取适当步骤确定边界线、阻止英国在边界确立后侵犯委内瑞拉领土是美国政府的责任。

为了避免战争、抽身处理其他更紧迫的国际事务，英国政府最终发出谅解照会，认可了奥尔尼对门罗主义的解读。美国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相关事宜，并促使两国于 1899 年确定了边界。正如结果表明的，这一划界方案对英国有利。1966 年，圭亚那独立，再一次引发了边界纠纷。委内瑞拉将争议地带称为**未决地区**(*Zona en Reclamación*)，该国后来曾多次提出对争议领土的主权，最近的一次在 2000 年。

小结

政治领域的个人统治方式，以及地方主义的兴起，是 19 世纪委内瑞拉挥之不去的两大要素。因为前文对这些趋势缺乏明确的解释，所 73
以有必要再一次审视导致这些状况发生的原因。单纯的地理因素不足以解释各地方的独特性，也无法解释政治个人统治的形成。

上述现象并非委内瑞拉所独有，而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形成时非常普遍的历史现象。19 世纪伊始的 20 年间，拉丁美洲断开了与西班牙的纽带，形成权力真空期。在委内瑞拉，情况和许多其他拉美国家一样，这一真空被多个权力中心所填补，它们大体上取代了西班牙殖民机构来进行政治和行政管辖。

在拉美各地，考迪罗的成功和独裁统治的确立是应对这种分裂状况最普遍的方式。就此而言，委内瑞拉并非特例。事实上，委内瑞拉与

众不同之处是其民族国家的建设相对较晚。19 世纪期间,个人独掌大权和对地区自治的追求这两种表现反映出委内瑞拉缺乏有效国家建设机制、缺乏深深扎根的民族意识理念。如果说地方主义的推动力来自西班牙对委内瑞拉各省极为短暂但不失完整的控制,那么政治个人统治是在不利甚至恶劣的社会及经济条件下寻求某种秩序的解答。共和国政治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个人统治方式的地方差异性可能是早期西班牙殖民秩序所表现出的特质的延伸。

争取解放的战争强化了这份传统。然而,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千篇一律。图利奥·哈尔珀林·唐伊(Tulio Halpering Donghi)等历史学家指出,在该国安第斯地区,独立战争是军队的襁褓,其造就的军队具有足以强迫国家和社会承担供养责任的实力。在整个拉丁美洲,这一进程的演化方式不尽相同。至独立斗争末期,委内瑞拉的大量军力位于国土之外,这是有利于将军事从国家权力中清除的态势。但是,考迪罗主义并没有随裁军而不断衰亡。新的共和国政治生活远远不能阻碍考迪罗的壮大。这一状况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从 1830 — 1945 年间,该国从未连续 8 年由文人政府当政。

74 参与起义的委内瑞拉各省采取联邦体制并非偶然。值得一提的是,委内瑞拉在 19 世纪初期出现联邦主义思想,这并非单纯试图模仿美国宪政体制的结果。支持联邦制政府的倾向有其历史基础,其根源在于殖民地时代的政府。

历史学家曼努埃尔·佩雷斯·比拉(Manuel Pérez Vila)表达了一种很多委内瑞拉人所持有的观点。他在 1984 年评论道,如果委内瑞拉的民族主义早于国家观念形成,那么 19 世纪可以视作朝着建设国家的方向孜孜不倦努力的漫长过程。1830 年、1864 年和 1898 年建立民族统一国家的失败尝试具有显著特征,即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各地方的利益多样化,以及缺乏足够的内部沟通手段。

19 世纪拉美的政治生活以各个由友人和追随者组成的强有力的关系网为特征,这种体制被称为**“庇护”**(*patronazgo*)制。检视一下统计数据,就可以发现一些颇为可怖的事实,整个 19 世纪只有 16 年的和

平期(1837—1846 年、1885—1892 年)。平均每年 12 起战事,也就是每月 1 场。考虑到这些数据,上述怀疑主义论调看来就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反应。委内瑞拉历史学家吉列尔莫·莫龙(Guillermo Morón)提及一桩关于该国 1873 年状况的趣闻,可以令这些数据得到生动的写照:当年,单单卡拉沃沃一州就有 449 名将军、627 名上校、967 名少校、818 名上尉、504 名中尉和 85 名少尉。把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相加,总人数共占到该州 21 岁以上职业男性人口的 15%。因此,委内瑞拉的革命运动如此频繁也就相当合乎逻辑了。

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深入了解的那样,随着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在 1899 年的崛起,委内瑞拉政坛开始了一次根本性的转折。卡斯特罗出生于安第斯地区的塔奇拉州,在 1893 年反对宪法的叛乱中崛起。借助自由派的**"重建革命"**(*Revolución Restauradora*),卡斯特罗为捍卫联邦主义而斗争,但矛盾的是,这场革命最终使得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兴起。对于一名亲眼目睹 19 世纪末期的委内瑞拉之种种状况,怀着广泛深入梳理和把握该地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希望的观察者来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合乎情理的:是否存在一种可以保障所有人共同生活的政治秩序?

总而言之,委内瑞拉那么晚才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西班牙人到来时的委内瑞拉谈不上任何政治上的统一。前哥伦
布时期,居住在该国土地上的各个部落文化欠发达,没有强大的单一权 75
力中心。直到独立运动发生前 30 年,当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卡洛斯三世敕令在加拉加斯设立都督一职,最早的政治统一体方才出现。独立战争和联邦战争都未能创造出一个民族国家。这一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分裂主义在 19 世纪委内瑞拉大行其道所导致的结果。委内瑞拉没有沿着谈判和妥协的道路创建民族国家。从未有过一次让联邦各州自愿向中央政府让出部分主权、以形成更大的民族统一体的妥协。而没有自愿的妥协,这一问题就只能由实力来解决。这个国家的创建者是一群独裁者,在维护民族统一的事业中,他们面对的不是外敌,而是地方差异所导致的离心力。

第六章　政治重建与经济复兴（1899—1935）

77　随着 1899 年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1899 — 1908 年在任）及其副手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上台，委内瑞拉开始了一次根本性的政治转折。尽管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为捍卫联邦主义原则而战，但他的革命却诞生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委内瑞拉国家。在卡斯特罗统治期间，委内瑞拉经历了一段转型期，终于得以摆脱 19 世纪的动荡，顶着现代化与秩序的光环踏入 20 世纪。在推动该国迈向现代化前景的过程中，政治分裂主义的终结、领导者具备了前瞻性的思维方式，还有民族认同感的发展是最为显著的现象。在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和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任期中，委内瑞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支常备军建立起来，国家官僚行政体系得以创建。此外，1918 年后，石油开采为委内瑞拉带来自主掌控的财政来源，使该国获益良多，由此奠定了其经济基础。

78
卡斯特罗的政治重建

卡斯特罗政府代表了一段转型期，是从后考迪罗时期所谓的黄色自由主义到更具民主参与性的政府之间的过渡。与其前任相似，卡斯特罗在任期内实行个人统治，也有高层官僚腐败的弊病。事实上，卡斯

特罗的自由主义重建革命是伊格纳西奥·安德拉德在任期间(1898—1899)发生的去中央集权化进程和动荡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安德拉德最强有力的军方支持者华金·克雷斯波的去世(1898年)是这些动荡的导火索。突然失去克雷斯波的支持,加上要求该国偿还外债的国际压力不断增长,导致了一段充满国内冲突和纷争的时期。这场国内动荡为卡斯特罗最终推翻安德拉德政府铺平了道路。

在卡斯特罗所发动的激进改革的旗帜下,新人、新思想和新规程成为该国发展过程中一段新的革命时代的基石。重建革命的成功要归因于一个雄心勃勃且团结一致的领导团体能够坚决贯彻其意志,顶住军方和政界各派人士的压力,包括总统安德拉德在内的若干反对派领导人最终流亡海外。安德拉德离去后,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开始与余下的考迪罗组成联盟,其中有一部分起初是他的反对者。这一行动从根本上终结了该国考迪罗主义和政治分裂的漫长传统。

卡斯特罗总统的同情者围绕他形成一个紧密的集团,给予他的支持与日俱增,这一集团被称为**"巴伦西亚社"**(*Círculo Valenciano*),其成员是卡斯特罗的长期支持者,曾与他一同以胜利者的姿态踏入委内瑞拉巴伦西亚城。离开哥伦比亚时,卡斯特罗手下仅有60人,1899年10月22日进入加拉加斯时已有2 000名追随者。他首先被任命为临时总统,直到1904年改宪后被任命为1904—1911年间的总统。最早和卡斯特罗发起运动的60人之一的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则成为副总统。

当政期间,卡斯特罗内外受敌。在委内瑞拉,他的对手包括得到部分银行界人士财力支持的**大地主**(*latifundistas*)。这次反卡斯特罗运动后来史称**"自由革命"**(*Revolución Libertadora*)。

海上封锁

国际社会对卡斯特罗政府颇为轻视,1902年的海上封锁是其间最知名的事件,由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发起,要求委内瑞拉满足

三国公民对其政府提出的要求。根据凯尔文·辛格(Kelvin Singh)(1999 年)的看法,英国在委内瑞拉的帝国主义利益包括:多多益善地争取委英有争议的圭亚那地区中的黄金产地;确保奥里诺科河的免费通航权,这将有助于发展和扩张英国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西北部的贸易;废除从安的列斯群岛的英荷属地运往委内瑞拉的商品所要征收的 30%附加税,尤其是从特立尼达和库拉索(Curaçao)两岛发出的商品。法国和德国的利益主要在财政方面,大多为外交要求,代表其债券持有人和在委内瑞拉运营的公司向该国政府索要欠款。

辛格还指出,这些利益与上述发达国家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拥有或希望获取的地缘政治优势相交织。在英、德、法三国国内公众的压力下,这场冲突最终得到解决。此外,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在 1903 年干预此事,主动提出担当调解人。在罗斯福的压力下,委内瑞拉承诺偿还债务,欧洲各国则同意停止封锁,归还他们扣留的委内瑞拉船只。显然,卡斯特罗并没有吸取教训,因为在他余下的五年总统任期中又发生数起国际纠纷。归根到底,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有着与先前的考迪罗同样的动机:对权力的野心。①

1908 年 11 月,卡斯特罗总统前往欧洲治疗肾病。次月,副总统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抓住机会推翻了卡斯特罗的统治。经过几个精心策划的步骤和军队调动,胡安·比森特·戈麦斯以**复兴**(*Rehabilitación*)取代了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的**重建**,其口号为**“和平、团结与工作”**(*Paz*,*Unión*,*y Trabajo*)。戈麦斯向国际社会表态,声明他的政府将践行委内瑞拉所作的承诺,从而获得了外交承认和国际支持。事实上,当前总统卡斯特罗试图返回委内瑞拉废黜戈麦斯时,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命令一艘美国战舰开赴委内瑞拉保护戈麦斯的安全。

---

① Guillermo Moron,*A History of Venezuela*(委内瑞拉史)(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64),183。

戈麦斯的复兴

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成为委内瑞拉理想的考迪罗统治者。1908—1935年间,他把持着实质上的绝对权力,担任过总统、总统当选人[1]和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始终手握军队的总指挥权。在他的统治下,委内瑞拉备受压迫与折磨。毫无疑问,戈麦斯的上台标志着地方考迪罗时代的终结。 80



独裁者戈麦斯

戈麦斯时代见证了委内瑞拉的经济扩张。一开始,咖啡出口猛增,为该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从1918年起,石油开采给委内瑞拉政府创造出这个南美国家前所未闻的大量财富。由于这一时期为高压政体,而该政体又积极利用新发现的石油财源,因此戈麦斯当政时期也被称作"石油独裁"。戈麦斯政府授予石油开采企业无限制的优惠政策,独裁者身边的一小圈密友把国家资源当作私产一般享用。国家收入剧增,戈麦斯得以偿付委内瑞拉外债,并着手进行规模庞大的公共建设项目。委内瑞拉的中产阶级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主要与石油工业相关。对大部分委内瑞拉人而言,石油时代没有带来更多工作、更高收入或更高的生活水平。恰恰相反,石油繁荣造成国内农业的衰退,增加了进口,加剧了通货膨胀。此外,公共教育和医疗也没有在这一时期获得什么改善。

---

① President-elect,意为已当选但尚未就职的总统。——译者注

如前文所述,石油工业滚滚财源的真正受益人是戈麦斯和其伙伴及密友,特别是那些欢呼拥戴他的安第斯塔奇拉州同乡。戈麦斯还动用增加后的财政收入整顿委内瑞拉军队,将其转为一支以**塔奇拉人**(*tachirenses*)为主导的武装力量。由此一来,军队成为石油财政收入的受益者,同时也成为戈麦斯总统把持权力的工具。他毫不犹豫地动用军队铲除地方敌对势力和政治对手。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是戈麦斯独裁统治的另一个重要工具,他们被称为**"圣堂警卫"**(*la Sagrada*)。在军队和秘密警察手中,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被关押,因饥饿或折磨而死。

世界大战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宣战经电报
81 发出,开启了史称"大战"(1939年后改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交战双方是同盟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和协约国(法国、俄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在20个拉美共和国中,有8个最终向同盟国宣战,5个仅仅与同盟国断绝关系,还有7个正式宣布中立。换言之,略过半数的拉美国家以某种官方形式表达了与美国和(或)协约国团结一致的支持立场。在8个宣战国家中,只有巴西和古巴积极参与了这场全球大战。

在整个一战时期(1914 — 1918),委内瑞拉政府奉行的都是严格中立政策。这一外交政策主要基于两点考量。首先,戈麦斯担心委内瑞拉提供任何军事支持都将削弱他在国内的统治力量,可能引发革命。其次,委内瑞拉害怕别国干涉。如果站到协约国一边,德国就很有可能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如果与德国联手,不难想象协约国会推翻戈麦斯,以支持他们的政府来取而代之。

所以,对委内瑞拉政府而言,在一条狭窄且时时危机四伏的中立道路上前行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大事。对委内瑞拉来说,中立显然是民族必然的选择,对戈麦斯而言,中立则是保住权力的正当手段。有鉴于此,委内瑞拉反复重申其中立政策,清清楚楚地列明该国在这方面的责

任和义务。事实上,委内瑞拉政府还曾提议组建一个中立国代表大会,考虑中立国在现代战争中的权利和责任,随后将大会的结论提交给一个由所有国家参与的协商会,把这些结论加入国际法,以作为未来和平的有效保障。

戈麦斯还承受着财政上的压力,这种压力可以从美委关系中得见端倪,尤其是美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时期。委内瑞拉境内的德国侨民——也包括某些本地人——对这一点的感受则更深刻,因为德国公民和其同情者无法参军支持德国,那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协约国的支持者为协约国作战。为此,该国颁布一条法令,宣布加入交战国军队的委内瑞拉公民将自动放弃他们享有的外交保护。这条法令实质上是针对协约国的,因为他们握有制海权,任何委内瑞拉人都无法前往德国。

尽管委内瑞拉保持中立,戈麦斯发现德国政体的精神及实践甚得其心,值得效仿。托马斯·鲁尔克(Thomas Rourke)在他所著的戈麦斯传记中指出,战争爆发后,委内瑞拉独裁者的制服都变得充满德意志风格,且有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戈麦斯带着德式的尖顶盔,佩着剑,蓄着类似德意志皇帝的前突胡髭。虽然戈麦斯个人是很明显的亲德派,其政府成员并不全都支持德国的立场,有很多官员还坚定地倡议支持美国、与美国交好。 82

委内瑞拉坚持严格中立政策,政策一贯性也确实是指导委内瑞拉政府的首要原则。总体而言,也许可以做出结论,委内瑞拉的中立状态对整体战局并无太大影响。该国与德国之间有汪洋大海相隔,英国人的封锁也能有效防止他们向同盟国提供数量可观的任何物资。事实上,这是美国的出口控制对拉丁美洲中立国家远不如对欧洲中立国家严格的主要原因。

经济变化

一战后,委内瑞拉经济从以初级农业为基础转为以石油生产及出口为中心。如前文所述,之前委内瑞拉经济中唯一充满生机活力的行

业是咖啡种植业,至 1914 年,每年收获超过 100 万袋,是除巴西之外出口咖啡数量最多的国家。在咖啡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可可豆及皮革的出口则出现下滑。据实而言,一战前的委内瑞拉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并没有重要的贸易地位。

如第一章所述,委内瑞拉土著民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知道该地储藏着石油。原油的自然渗流曾在马拉开波湖周围进行数百年,早期西班牙探险家注意到土著使用原油来涂抹和修补他们的独木舟,做防水处理。数世纪后,当美国开始大规模利用石油,委内瑞拉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委内瑞拉的第一口油井在 1914 年 2 月钻成,三年后开始石油出口。至 1926 年,该国每年出口大约 3 700 万桶;至 1928 年,年出口量略超过 1 亿桶,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83 国内动荡

虽然戈麦斯将军大体上能够凭借武力和威吓维持内部安定,其任期中还是有 20 多起值得一述的武装叛乱。其中比较重要的几起分别由埃米利奥·阿雷瓦洛·塞德尼奥(1882 — 1965)、何塞·拉斐尔·加瓦尔东(1882 — 1975)、罗曼·德尔加多·查尔沃德(1882 — 1929)、奥拉西奥·杜查内(1865 — 1915)和胡安·巴勃罗·佩尼亚洛萨(1855 — 1932)领导。此外还有若干起针对戈麦斯独裁统治的学生抗议,其中,1912 年、1917 年、1921 年和 1928 年的抗议活动最为突出。

在这些抗议活动中,1928 年 2 月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学生运动事件堪称委内瑞拉现代史的一道分水岭。获悉 1910 年墨西哥革命等别国成功反抗极权主义政体的事件之后,学生领袖们试图发动一场运动,将委内瑞拉从戈麦斯的专制中解放出来。霍维托·比利亚尔瓦(1908 — 1989)和另 2 名学生因公开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捕是抗议活动的导火索。为了表示抗议,更多的学生加入反政府活动,随后也遭到逮捕,于是爆发了一场民众示威。政府采取强硬手段镇压,造成示威者不小的伤亡。戈麦斯的应对手段是封锁大学,包围学生,使其中很多人被捕入狱。这起抗议活动的若干学生领袖——被称为“1928 —

代”——死于狱中,其他则躲过一劫,逃往国外。这批学生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委内瑞拉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例如罗慕洛·贝坦科尔特(1908—1981)、霍维托·比利亚尔瓦和劳尔·莱昂尼(1905—1972)。

小结

1899年,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上台,国家在他的统治下迎来20世纪。委内瑞拉的中央集权化进程从卡斯特罗的任期开始,他的工作使其继任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得以推进现代化建设。在超过25年的时间内,戈麦斯如独裁暴君一般统治着国家,利用源自咖啡和石油工业的资源推行自己的发展和现代化计划。1935年12月,当戈麦斯去世的消息传开,大部分委内瑞拉人都不敢相信。直到报纸刊登了戈麦 84
斯躺在灵柩中的遗照,兴高采烈的委内瑞拉人才敢聚在一起高呼“鲶鱼[1]死了!”至此,19世纪的考迪罗主义模式正式寿终正寝。

① 戈麦斯的反对派给他的绰号,见本书附录。——译者注

第七章　现代委内瑞拉的崛起(1935—1958)

现代化目标对拉丁美洲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委内瑞拉尤甚。 85
从某种意义而言，一旦感到被大趋势所遗弃和排斥，人们就会感到痛苦。文明对野蛮、乡村对城市、联邦主义对中央集权主义，以及民主对独裁的冲突不过是能体现这种痛苦的寥寥几种方式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的概念就成了各对立派别交锋的焦点。委内瑞拉的现代化目标由若干特征鲜明的社会群体所设定，每一个群体对现代化的看法都大相径庭。例如，一度领导过现代化进程的群体包括：受过教育、文武双全的精英[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Eleazar López Contreras, 1883—1973)和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Isaías Medina Angarita, 1897—1953)]、人民政党的**民主行动党**(*Acción Democrática*)(AD)、工人阶级政党的**委内瑞拉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Venezuela*)(PCV)和中间党派的**基督教社会党**(*Comité de Organización Política Electoral Independiente*)(COPEI)。此外，军方及民粹主义者等社会成分通过与委内瑞拉精英的联盟也参与到这场现代化进程当中。

向民主转型 86

从独裁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政治机构随着权力从

军方向文人的转移而发展起来。然而军方仍占主导地位，戈麦斯将军死后所留下的领导权真空只能由另一名来自塔奇拉的军事领袖填补。戈麦斯去世后第二天，部长会议任命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为新总统(1935 — 1941 年在任)。洛佩斯·孔特雷拉斯过去曾长期支持戈麦斯，也是 19 世纪末与卡斯特罗和戈麦斯共同进入加拉加斯的战友之一。

洛佩斯·孔特雷拉斯以总统的身份在政府行政体系中引入了重大变革，从而建立起新的政治组织结构，获得种种成果。具体来说，他打下了现代政治组织及媒体的基础，允许不同理念争鸣，使政府对各种抗议和叛乱更加敏感，对部门管理重新加以关注，这些都构成被称为“民主学习”或“渐进式民主”的民主建设进程的基石。洛佩斯·孔特雷拉斯还以**“播下石油的种子”**(*sembrar el petróleo*)为口号，致力于委内瑞拉经济的现代化，具体措施包括 1939 年成立一家中央银行以及开辟新的油田。此外，佩雷斯·孔特雷拉斯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和公共建设项目的投入。

洛佩斯·孔特雷拉斯执政初始的三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虽然这三年遭到 1936 年与 1937 年大罢工的打击，但还是取得了若干显著的政治进步。例如，有一些政党在此期间成立或重组，包括**委内瑞拉组织运动**(*Movimiento de Organización Venezolana* — ORVE)、**国家民主党**(*Partido Democrático Nacional* — PDN)和基督教社会党的前身，半政治组织的独立竞选政治组织委员会。

委内瑞拉组织运动的纲领具有民族主义和超阶级的色彩，其成立初期的第一目标就是协助政府致力于一个现代委内瑞拉的创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温和的主张变得大为激进。在初始阶段，ORVE 由阿尔韦托·阿德里亚尼(Alberto Adriani, 1898 — 1936)和马里亚诺·皮康·萨拉斯(Mariano Picón Salas, 1901 — 1965)领导。1936 年 6 月，罗慕洛·贝坦科尔特(1908 — 1981)掌控该党，并对该组织实行了重组。贝坦科尔特获得党内领导权后，阿德里亚尼成为洛佩斯·孔
87 特雷拉斯的内阁成员，皮康·萨拉斯则前往海外担任外交职务。随着

该党领导层的变动，ORVE 从"举棋不定的知识分子"型政党转为"有具体纲领和明确策略、善于斗争、颇受争议的党派"[①]。

国家民主党由多个左翼团体合并而成，包括**委内瑞拉学生联合会**(*Federación de Estudiantes de Venezuela*)和委内瑞拉组织运动的一部分。如其建党宣言所述，这一新党派致力于领导创建真正民主政体的事业，为实现此目标，必须设立无记名的全民直选制度。该新党还提议将那些戈麦斯的追随者送上法庭，以此消除一切**亲戈麦斯**(*gomecista*)行为，与戈麦斯相比，这些追随者对旧政体下的罪行负有更直接的责任。PDN 还呼吁严惩戈麦斯时代遗留下的罪恶，尤其是腐败、滥用职权、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②]

国家民主党当时尚未被洛佩斯·孔特雷拉斯的政府批准为合法组织，1936 年石油工业罢工后，该党有很多领导人被逐出国境(罪名是同情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作为 PDN 较为显赫的成员之一，罗慕洛·贝坦科尔特一边逃避追捕，一边全力重组政党。与共产主义运动划清界限是该党当时较重要和迫切的目标。1939 年，PDN 获得合法身份，贝坦科尔特派系领导该党开始了一项新使命。PDN 宣称自己是唯一一个有能力领导人民为民主和反帝国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全国党派。该党将自己定位为左翼、超阶级和进步党派，与反对变革、中间派和属于某一阶级的各党派形成鲜明对比。1941 年，PDN 推出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为总统候选人，希望通过象征性的竞选活动为一场覆盖大众的运动指明方向，同时拓宽其支持面，将 PDN 转变为一个全国大党。这一策略的成功使加列戈斯和贝坦科尔特事实上成为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总统(1941 — 1945 年在任)政府反对派的领导人。

委内瑞拉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基础来自 1926 年成立于墨西哥的

---

① Manuel V. Magallanes, *Acción Democrática: Partido del Pueblo*(民主行动党：人民的党派)(Caracas: Ediciones Adeven, 1993), 2。

② Ramón Rivas, *Historia y doctrina de Acción Democrática*(民主行动党党史及学说)(Merida: Universidad Popular Alberto Carnevali, 1944), 78 — 79。

委内瑞拉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Venezolano*)。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为萨尔瓦多·德拉普拉萨(1896 — 1970)和古斯塔沃·马查多(1898 — 1983)。1931 年,委内瑞拉革命党更名为委内瑞拉共产党,当时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党派。戈麦斯总统去世时(1935 年),共产党领袖们返回委内瑞拉,以**共和进步党**(*Partido*
88 *Republicano Progresista*)之名进行秘密重组,因为 1936 年宪法禁止任何共产主义团体发表政治言论。经过与其他党派短暂的合作之后,共产党人希望深化其社会根基,尤其在工人阶级和学生之中,并在全国各地巩固其组织机构。1941 年选举时,秘密开展活动的共产党人已形成 2 个合法的政治组织。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 — 1945)的序幕。从战争爆发起,洛佩斯·孔特雷拉斯政府就保持中立。然而,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令委内瑞拉断绝了与轴心国的外交关系。它虽然后来最终加入同盟国一方,但并没有提供军力,也没有加入军事行动。不过,委内瑞拉确实对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事业有所帮助。根据委内瑞拉历史学家吉列尔莫·莫龙所言,英国在战争期间消耗的石油几乎全部来自委内瑞拉。

对于委内瑞拉政坛来说,1941 年颇为重要。同样是来自塔奇拉的梅迪纳·安加里塔将军被委内瑞拉国民议会选为总统,考虑到国会成员的构成,选举程序疑点重重,但最终选举结果则几乎不存在悬念。因此罗慕洛·加列戈斯参选的"象征"性质也毫无悬念可言。此外,当年还有很多在戈麦斯及洛佩斯·孔特雷拉斯时代遭到放逐的人返回祖国。这一年更重大的事件是民主行动党的成立——更准确地说,是国家民主党从一个非法党派转变为获得官方认可的新政党。

民主行动党是以一个特有的政治范式和意识形态,经过 10 年的苦心经营和巩固而达成的结晶。委内瑞拉组织运动和国家民主党是其前身,是发展出这一政治及社会斗争现代工具(即民主行动党)过程中的早期阶段。这一工具将改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传统关系。事实证明,从起步之初,民主行动党就是一台运转顺畅、覆盖全国的政治机器,在

每个地区和城市都指派了党内领导人。该党有能力筹集资金，并由一批职业政治家进行管理。这是一个志在领导大众的政党，并在1945年的政变后通过一套列宁主义的组织结构实现了这一目标，其运转方式源自民主集中制思想。民主行动党视自己为左翼革命、民族主义、民众主义、超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奉行绝对的社会民主方针。

梅迪纳·安加里塔将军担任总统时，正值一系列新生社会力量在 89
该国涌现之际。具体而言，委内瑞拉当时已具有能够影响社会观念、具有社会结构基础的政党，以石油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一套组织相当完备的公共行政机构，以及医疗和教育领域的社会进步。最后，在梅迪纳·安加里塔治下的委内瑞拉，过去对自由和政治权利的限制已经松动。这些实质性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要求和国内改革的结果。例如，如前所述，委内瑞拉在二战期间成为同盟国可靠的石油供应方，同盟国宣扬民主价值的努力在委内瑞拉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梅迪纳·安加里塔的总统任期中开展了各种有利于体制现代化的工作，对若干关键领域进行了重大改革，包括所得税、烃产业、社会保障和土地改革。政界则展现出宽容的氛围。

虽然改革众多，但反对派的要求更多：无记名全民直选、公共服务机构的现代化、铲除腐败、让石油利润惠及更多国民、将更大额度的税收财富用作再投资。左翼反对派以民主为号召，为了付诸实践，致力于组织大众、占领街头巷尾的舆论阵地。梅迪纳·安加里塔总统代表了另一种权力结构的顶峰，在这一结构中，一个精英领导阶层（无法反映他们所代表的大众）将该国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视为己任，并将此作为自己最崇高的使命，用自身取代民主建设。就此而言，梅迪纳·安加里塔当政期间，作为该国各项事业基础的现代化理念确实缺少民众支持的根基。

除了民主行动党之外，政坛上还有其他团体的代表。其中有梅迪纳·安加里塔政府的支持者，特别是**政府政策支持党**（*Partidarios de la Política del Gobierno*）和**委内瑞拉民主党**（*Partido Democrático Venezolano*）。此外，还有天主教主导的**国家行动党**（*Acción*

Nacional)，共产党主导的**市政联盟党**(*Unión Municipal*)、**委内瑞拉大众联盟党**(*Unión Popular Venezolana*)和**洛佩斯派**(*lopecistas*)(即前总统洛佩斯·孔特雷拉斯的追随者，希望让他重获总统职位)。

在这一系列社会政治成长和改革的背景下，市级和全国的立法机
90 构选举于 1944 年 10 月举行。这些选举的结果将决定国家议会的人员构成，而国会则将在 1946 年 4 月选出下一任总统(任期为 1946 — 1951 年)。根据当时委内瑞拉的选举制度，选民要选出市议会议员和州立法议会的议员。此外，他们还要选出全国议员，总统则由这些议员选出。

到了 1944 年，委内瑞拉共产党人所采取的立场已与三年前截然不同。1941 年，共产党人拒绝承认梅迪纳·安加里塔为候选人，因为觉得他有法西斯主义倾向。而到了 1944 年底，共产主义者(即委内瑞拉大众联盟党党员)和**梅迪纳派**(*medinistas*)(梅迪纳·安加里塔的支持者)达成妥协，决定共同参加加拉加斯的市议会选举。这一联合党派赢得了选举，民主行动党领导者在失败面前确信，他们需要修改国家的选举规则和程序。当时，只有识字的 21 岁以上成年人有投票权，民主行动党意识到，在这种选举条件下，几乎不可能让该党在短期内掌权。**爱国军人联盟**(*Unión Patriótica Militar*，UPM)为促成这一改变带来了机会，这是一个低级军官组成的秘密团体，旨在表达对军队现代化和发展步伐缓慢的不满，也对高级军官(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塔奇拉州)缺乏专业素养感到不快。

三年期

委内瑞拉现代政治始于 1945 年 10 月由民主行动党和爱国军人联盟发动的政变。作为十月革命的结果，**革命执政委员会**(*Junta Revolucionaria de Gobierno*)成立并掌权。执政委员会由民主行动党领袖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非军方人士劳尔·莱昂尼、路易斯·贝尔特兰·普列托·菲格罗亚(1902 — 1993)、贡萨洛·巴里奥斯(1902 — 1993)和埃德蒙多·费尔南德斯(1905 — 1979)，军方代表为卡洛斯·德尔加多·查尔沃德(1909 — 1950)和马里奥·里卡多·巴尔

加斯(1913 — 1949)。民主行动党和爱国军人联盟分别控制了政府和武装力量。

从十月革命爆发——1945 年 10 月 18 日——直到 1948 年 11 月革命破产,该国经历了一段巨大的政治变迁期。新政党形成,无记名全民直选制的实行使民主得以制度化。此前的现代化工作恢复活力,并 91
加快了建设的步伐,为委内瑞拉政坛有效的民主化进程铺平了道路。在经济领域,这段史称**"三年期"**(*Trienio*)(1945 — 1948)的年月使资本主义成为国家发展的唯一可行道路。另外它还通过了一些法律,以在全国范围强调现代化建设、着眼于社会改革。

在三年期内,国家的参与和控制得到强化。其中包括:政府与石油企业达成五五分成的协议;下令实行若干重要的教育措施;设立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委内瑞拉开发公司;制订同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规划;而且政府和各大政党均提倡设立工会制度。民主行动党尤其鼓励工会建设,因为该党视工会为力量的源泉,也是政治和社会法制建设的源头。军队也进行了改革,但进展缓慢,而且那些谨小慎微的改革措施后来仍给政府造成政治难题。此外,政府还实行土地改革,推行了一项土地分配计划,并在 1947 年土地改革法中推广了该计划的适用范围,旨在全面推动农村发展。

以民主行动党为首的政府另外还采取措施吸引委内瑞拉**农民**(*campesinos*)的支持,他们占到 1945 年委内瑞拉家庭数量的 50%左右。农民散布在全国各地,通常生活在居住人口少于 1 000 的乡镇,处于社会边缘,收入微薄,经常表现出高度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随时可能失去自己耕种的土地。虽然经济状况基本相同,但委内瑞拉农民的生活区域有三种类型:平原、山地和丛林。很多农民按 1947 年改革法分得了土地,从佃户和佃农转为土地持有人。

民主行动党领导期间的重大事件还包括若干政党及工会的成立和重组。其中较为重要的党派是基督教社会党、**民主共和联盟**(*Unión Republicana Democrática*, URD)和委内瑞拉共产党。工人自发组织起**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Venezuela*),

1936 年成立的各州及地方农会也统一成一个全国农民组织,称为**"委内瑞拉农民联合会"**(*Federación Campesina de Venezuela*)。

92 工会领导人不仅是工人领袖,也是政党领袖,同时,领导人所担负的党内角色与其在工会中的地位息息相关,这也并不令人惊讶。其中有很多人在地区、州和全国的农业部门中工作,抑或在各级各类党委会中担任分管农业事务的书记。农民作为一个团体积极参与到党派活动之中。农会领导人接收分配到的土地,然后分发到下一级,这些都是土地改革中所采取的步骤。所有级别的领导人都与政府的行政与立法机构建立起联络体系,正是由于这些职务的存在,委内瑞拉农民联合会的领导人得以参与到各级决策机关之中。

民主行动党掌权后,农民在 1945 年首次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农民由此迈出了参政的步伐。农民在政界与社会上获得尊重和权利,成功地实现了若干目标。民主行动党及其领导人则获得新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也得到更多的政治资本。很少有人惊讶于民主行动党和农民的亲密关系,因为该党多位创始人曾参加过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地方农会的筹建工作。

新政府所走的道路并不是一片坦途。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带来种种不满,来自政治左翼和右翼的都有。此外,十月革命不完全源自民主行动党领导人的抱负,也必须考虑到洛佩斯·孔特雷拉斯和梅迪纳·安加里塔两位总统继任时的种种疑点。还有不能忽略的一点,即军队中的学院派军官一代(技术和专业背景过硬)和守旧派——尤其是在戈麦斯手下得势的塔奇拉派系——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通过 1945 年政变上台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领导执政委员会全心致力于建立民主且超越党派偏见的政治讨论基础,并着手清除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政府对曾经在戈麦斯、洛佩斯·孔特雷拉斯和梅迪纳·安加里塔手下任职的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件进行了审判就不奇怪了。

要将新的政治指导纲领固定下来,需要召开一次国民议会起草新宪法。民主行动党在制宪议会中赢得压倒性多数席位,他们的想法最
93 终成为 1947 年 7 月 5 日颁布的宪法。这部宪法赋予国家更多积极的



著名政治家、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

职能，以解决该国的社会经济弊端、促进民族发展。

1947 年 12 月，在委内瑞拉首次无记名全民直选中，民主行动党候选人罗慕洛·加列戈斯(1948 年在任)当选为总统。民主行动党还赢得了国会选举中的多数议席。很多人希望 1945 年 10 月 18 日开启的政治进程能最终得到巩固。为达到这一目标，外交政策、公共教育和土地改革方面都有措施出台，以完善贝坦科尔特领导的执政委员会所制订的总体规划。

现代委内瑞拉政党体系成形于民主行动党掌权的三年期间。这三年间，各政党纷纷阐述各自的不同观点，这不仅是民主行动党所推行的民主模式的表现，也是各党派履行相互协商、达成共识的责任的结果。各政党只有这样做才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但不幸的是，这一合理的原则导致很多党派反目，从而葬送了 1945 — 1948 年间积累的民主实验进程。委内瑞拉在这期间发展出一套民主行动党一党独大的体系。在三年期举行的普选中(1946 年 10 月、1947 年 12 月、1948 年 5 月)，该党获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在每次选举中均获得超过 70%的选票。到了 1947 年，除军队和天主教会以外，民主行动党已成为所有群体中最重要的实权派。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的形成是可以想见的。

1945 年 12 月成立的保守派团体民主共和联盟(URD)就是这样的反对派组织之一。该党由伊萨克·帕尔多、埃利亚斯·托罗(1871 — 1918)[1]和安德烈斯·古斯曼·奥特罗创建，后来还有霍维托·比利亚尔

---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编者注

瓦和一批来自委内瑞拉共产党的梅迪纳派成员加入。在其纲领中，民主共和联盟党人(*uerredistas*)指出 URD 并非一个政党，而是各民主势力的联合，当各方实现目标后，该组织将终止存在，其成员将自由组成各不相同的政治团体。URD 将自己视为一条广泛的阵线，也是最广阔的平台，可以接纳国内那些尚未形成组织的社会群体。他们鼓励这些群体走到一起，用有效的方式——例如在制宪议会代表选举或总统选
94 举中——表达自己的意愿。URD 提出的目标不是该组织的永久存续，而是采取措施避免民主行动党像 1946 年和 1947 年那样垄断选举。因此，对 URD 来说，关键在于创建可以对抗民主行动党的政治势力。

另一个三年期内成立的重要政党是独立竞选政治组织委员会(后称基督教社会党)，通称 COPEI，成立于 1946 年 1 月。其形成是大量委内瑞拉天主教徒为抵抗左翼运动咄咄逼人的形势的产物。事实上，在戈麦斯死后，一些委内瑞拉较为重要的政治团体表现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倾向，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回应，一种含天主教基调的社会及政治思潮随即涌现出来，其中混杂了各不相同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诉求，而 COPEI 就是以政治方式表达这种天主教思潮的实例之一。

起初，基督教社会党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政治党派。其成员周游全国、宣传其主张，培养了坚实的支持者群体，尤其在安第斯地区。COPEI 的领导者试图设计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为基础，寻求获取权力，从而推行他们的理念。在早期的岁月中，该团体的意识形态基调逐步明确，变得相当清晰。在 COPEI 那些年轻的创建者之中，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1916 —　)显得极为突出。他在该党的青年群体中起着颇具影响力的领导作用，被 COPEI 的成员视为卓越可敬的权威人物。卡尔德拉是一名有才学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后来曾两度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1968 年和1993 年)。

1948 年 2 月 15 日，罗慕洛·加列戈斯就任总统。他在任期中再度推行了农业改革方针，并采取措施减少军方的影响力。在推行这些政治举措的进程中，合法上台的加列戈斯总统政府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由于这一事件，政治体系失效，合法选举和政治保障被中止，1947 年宪

法遭到废弃。新的军政府放手压制民主行动党和各工会组织，最后还将共产党人和媒体列为打压目标。经民主程序选出的国会被解散，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市议会和地方选出的执政委员会身上。或许是出于天真的幻想，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共和联盟相信政变的出发点是好的，旨在为民主行动党所开启的一系列行动矫正方向，于是，他们徒劳无果地等待军政府重新恢复民主自由，最后就连他们自己也被新的军事政体取缔。

虽然发动政变反对加列戈斯总统的理由也许很多，但其中有一条 95
最为突出：民主行动党和军方合作关系的破裂。尽管民主行动党具有政治实权，加列戈斯总统也具有个人威信，行事沉稳老练，但民主制度直接依赖于军方的支持，而且军方从一开始就明白这点。民主行动党只不过是运用政治手腕让军方暂时表现出忠诚，强迫后者遵循军队应成为宪政政府忠实捍卫者的理念，由此形成统一的阵线，毋庸置疑地守护着十月革命的思想——又称“十月思想”(*octubrismo*)。

几乎在十月革命一开始，一场针对民主行动党的军事政变将发生的谣言就开始流传。如上文所述，民主行动党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军方也是问题的一部分。1946 年 12 月就发生过一次严重军事叛乱，叛乱部队曾暂时控制该国中部的重要地区。由此可见，在三年期中，政变的威胁一直如阴云般笼罩在民主行动党的头上。然而，这个已经被指责垄断政治的政党还是无法化解其政治对手的敌意，使他们能站出来捍卫自己这个成立仅仅 10 个月、依照宪法所选出的合法政府。事实上，这个人民的政党得不到任何人民的捍卫。

军事独裁

民主行动党没得到多少时间去巩固或完成其影响深远的改革。1948 年的军事政变终止了这一进程，甚至造成倒退。此后 10 年间，右翼军事独裁政权系统地肢解了一切民主化的努力。3 名参与过 1945 年执政委员会的军官通过新一届军事执政委员会获得权力：国防部长卡洛斯·德尔加多·查尔沃德、总参谋长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

(1914—2001)和副总参谋长路易斯·费利佩·略韦拉·派斯(1913—1977)。军事执政委员会任命了一届内阁,由4名军人和8名文官组成,推选德尔加多·查尔沃德为总统。如前文所述,1947年宪法被废除,1936年宪法重新生效。

新临时政府的很多早期行动对民主行动党及其党员进行了打击。这一右翼政权拒绝与左翼集团合作。12月7日,当局勒令民主行动党
96 正式解散,领导人不是被迫流亡就是被捕。很多民主行动党党员被囚禁在拉瓜西纳岛(La Guasina)新建成的监狱里,该监狱几乎完全用来关押政治犯。1951—1952年间,数千民主行动党党员锒铛入狱。包括阿尔韦托·卡尔内瓦利(1914—1953)等领袖人物在内的很多人因折磨、过劳、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政府收缴该党的财产,控制其出版媒体,对支持者施加白色恐怖。此外,政府还逮捕很多农会领导人。大部分在三年期内获得土地的农民又失去了田产。很多工会组织和农会被废除,因为其领导者是民主行动党党员。德尔加多·查尔沃德领导的执政委员会一心想要依靠幕后的军队,但凡重大决策,几乎全都要和大军事委员会(*Gran Consejo Militar*)商量,该委员会由国防和参谋部高级军官以及四军种总司令组成。

1949—1952年间,委内瑞拉动荡不安。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在号召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罢工之后被执政委员会解散。政府还关闭了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因为学生发起反政府的骚乱。执政委员会撤销了民主行动党的1948年教育法,同情该党的教师都被遣散、流放或囚禁。1950年11月,德尔加多·查尔沃德总统遭到暗杀,许多委内瑞拉人认为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是这起阴谋的幕后黑手。直至今日,佩雷斯·希门尼斯是否涉及此案还尚余争议。曾担任委内瑞拉驻秘鲁大使的加拉加斯律师赫尔曼·苏亚雷斯·弗拉梅里奇(1907—1990)与佩雷斯·希门尼斯和略韦拉·派斯共同成为新执政委员会的首脑。佩雷斯·希门尼斯出任国防部长,略韦拉·派斯担任内部关系务部长。

尽管赫尔曼·苏亚雷斯·弗拉梅里奇是执政委员会名义上的领导人,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才是国家实质上的实权领袖。佩雷斯·

希门尼斯是委内瑞拉历史中最后一位来自安第斯地区的实权派大人物。沿循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和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上升之路，佩雷斯·希门尼斯就如这两位安第斯人前辈一样，也通过参与政变而最终获得独裁大权。然而，佩雷斯·希门尼斯可能是三人之中最铁腕无情的一个，称他为委内瑞拉历史上最冷酷的领导人也不为过。1914年生于塔奇拉的佩雷斯·希门尼斯在哥伦比亚就读初级中学，随后去委内瑞拉军事学校（*Escuela Militar de Venezuela*）接受军事培训，于1934年毕业。他在秘鲁的炮兵应用学校（*Escuela de Aplicación de* 97
Artillería）和高级陆军学校（*Escuela Superior de Guerra*）完成军事学业、接受军事深造，返回委内瑞拉后马上加入了爱国军人联盟。

在民众的普遍压力下，佩雷斯·希门尼斯宣布于1952年11月举行新总统选举的计划，并成立独立选举阵线（*Frente Electoral Independiente*）参选拉票。他似乎对赢得总统席位自信满满，因此觉得选举不会使他失去任何东西。民主共和联盟的霍维托·比利亚尔瓦和基督教社会党的拉斐尔·卡尔德拉出来与佩雷斯·希门尼斯竞选。虽然两党被允许参选，但必须向政府提供详细信息，报告该党举办的公共集会、党员名录和财务状况。政府还对比利亚尔瓦和卡尔德拉所发表的言论进行审查。民主行动党和委内瑞拉共产党均被禁止参选，因为之前他们就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即便如此，民主行动党秘密支持比利亚尔瓦。在大多数人看来，1952年11月30日的投票过程公正有序，但其结果却并非如此。

首轮投票结果表明比利亚尔瓦遥遥领先，此后，佩雷斯·希门尼斯禁止新闻媒体公布投票结果，直到1952年12月2日，佩雷斯·希门尼斯将最终结果公布于众：独立选举阵线788 086票；民主共和联盟638 336票；基督教社会党300 309票；其他41 259.30票[①]。执政委员会成员辞职，将权力转交给军方，军方则任命佩雷斯·希门尼斯为临时总统。除了总统职务之外，佩雷斯·希门尼斯的党派还获得了制宪议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注

会的多数席位。

制宪议会在 1953 年 1 月 9 日召开，批准了选举的结果，宣布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为宪法总统。议会还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使行政长官成为政府任命的职务，并授予总统权力，可以采取一切他认为必要的手段来保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和平和维护社会秩序。这部 1953 年 4 月颁布的宪法还恢复了原先总统由立法部门选出的制度。新政府压制中学及大学学生，不过也确实对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秩序作出了承诺。佩雷斯·希门尼斯政府使用武力来确保秩序和服从，动用国家安全警察(*Seguridad Nacional*)拘捕和关押反对派。根据大多数人的观点，有数千委内瑞拉人在他的统治期中被折磨和残杀。佩雷斯·希门
98 尼斯的右翼政府还将工会定为非法组织、审查媒体、关闭反政府倾向过于突出的大学。

佩雷斯·希门尼斯政府鼓吹新国家理想(*Nuevo Ideal Nacional*)，提出对国家的通讯和运输基础设施进行转型、高速发展城市化建设、大量投入国防开支等等号召，这一切都使政治进步成为牺牲品。1950—1955 年间，公共建设部耗费政府总支出的 33%以上，有很多金钱流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承包商的口袋，而日益增长的石油收入是这些被转手的利益的来源。加拉加斯出现很多风光一时的面子工程，体现出佩雷斯·希门尼斯对现代化的理解，而整个国家在人力资源、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开支却寥寥无几。当然，腐败也恣意蔓延，侵吞了委内瑞拉国库中数以百万计的公共财产。

佩雷斯·希门尼斯政权的另一面反映出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现实：西方民主国家对反共政体的支持。委内瑞拉政府坚定不移的反共立场引来了美国的强力支持。这一关系也反映在委内瑞拉与国外石油公司长期且条件优厚的业务往来之中，这些公司包括埃索、壳牌和海湾等。

佩雷斯·希门尼斯试图在 1957 年 12 月举行全民公投，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次投票的结果表明有 85%的人支持佩雷斯·希门尼斯继续掌权。对大部分委内瑞拉人而言，这一结果显然是捏造的，军方开

始采取行动,打算迫使这名独裁者辞职。该年初,包括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委内瑞拉共产党和民主共和联盟在内的各大反对派代表,在法夫里西奥·奥赫达(1929 — 1966)和吉列尔莫·加西亚·庞塞的领导下组成爱国委员会(*Junta Patriótica*)。奥赫达是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加西亚·庞塞则是委内瑞拉共产党成员。此外,阿梅里科·马丁和赫尔曼·莱雷特在 1956 年创建了青年秘密组织大学阵线(*Frente Universitario* — FU)。到 1957 年末,这些团体开始呼吁大众与政府对抗。民主行动党的青年党员莫伊塞斯·莫莱罗与 FU 和其他激进青年运动组织合作,由此将这些组织联合到一起,共同致力于推翻政府的事业。很多在驱逐佩雷斯·希门尼斯的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后来最终参与到组织左派游击队(*guerrilla*)、反对后来历届政府的运动当中。

1958 年 1 月中旬,加拉加斯的学生开始骚乱,民众随之蜂起,导致佩雷斯·希门尼斯 10 年统治的终结。这些骚乱的起因是 1958 年 1 月 1 日的空军起义,不过那次未遂政变只引发了一场无关痛痒的暴动。 99
教会、媒体和政治家们逐步与海空军联合,推翻了独断专行的佩雷斯·希门尼斯。1958 年 1 月 21 日,加拉加斯发生巷战,两天后的 1 月 23 日,佩雷斯·希门尼斯在军官们的强迫下辞职并逃往国外。以海军少将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1911 — 2003)为首,1958 年的军事执政委员会(*Junta Militar de Gobierno*)旋即组建起来。执政委员会由 5 名军方成员组成,当天,其中的 2 名被文官取代,军事执政委员会也改名为执政委员会(*Junta de Gobierno*)。其成员为拉腊萨瓦尔少将、埃德加·萨纳夫里亚(1911 — 1989)博士、卡洛斯·路易斯·阿拉克上校、佩德罗·何塞·克韦多上校和小阿图罗·索萨(1924 — 1996)博士。执政委员会承诺在一年内举行公开选举。

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统治的垮台具有重大意义。"一·二三运动"(*Movimiento 23 de enero*)为民主政体打下了基础,这个政体后来最终成为整个拉美地区延续最久的民主政体之一。就其实效而言,在 1958 年 1 月 23 日,委内瑞拉各大政治及社会势力面临着一个创建新的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大好时机。各派领导同意就一个最高目标达成

政治共识，将冲突限制到最低程度，并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新创立的民主政治制度。

1958 年 12 月 7 日，总统和国会、州议会和各地市议会议员的选举开始。8 个政党参加了 1958 年的全国大选：民主行动党、民主共和联盟、基督教社会党、委内瑞拉共产党、国家选举独立运动党(*Movimiento Electoral Nacional Independiente*)(MENI)、共和团结党(*Integración Republicana*)(IR)、工人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 de Trabajadores*)(PST)和社会主义党(*Partido Socialista*)(PS)。就意识形态而言，PCV 为极左派；AD、URD 和 MENI 为宪政左派；PST 和 COPEI 为中左派；IR 为中间派。属于右派的党只有 2 个：URD 中的一个派别可划入右派，COPEI 内也有一个派系能视为极右。

总统选举的最终票数如下：AD 49.18%、URD 30.66%、COPEI 15.17%、PCV 3.23%、MENI 0.70%、IR 0.59%、PST 0.43%。PS 没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按政治立场来划分，其比例为极左派 3.23%、宪政左派 80.55%，中间左派、中间派、右派和极右派共占 16.20%。AD 的候选人罗慕洛·贝坦科尔特以多数票赢得选举。

100 ## 小结

从胡安·比森特·戈麦斯之死(1935 年)到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垮台(1958 年)的这段历史是理解当代委内瑞拉的基础。社会及经济结构发生激烈转型，主要政治势力成形。这段时期有一致、有分歧，两者均造成重大的影响。总体上，尽管主要政治派别有失冲动轻率，而且立场各不相同，但持续实现该国现代化的努力并没有受到阻碍。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将军(1935 — 1941 年在任)和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将军(1941 — 1945 年在任)领导的政府代表着向政治自由化的转型。两人执政期的特征是致力于充分利用石油繁荣所带来的收入。民主三年期(1945 — 1948)是一段酝酿重大政治变革的时期。新党派形成，民主通过无记名全民直选制得以制度化，此前的现代化建设得以重振和强化，政府再次强调资本主义是国家发展唯一可行

的道路。

佩雷斯·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利用武力特别是国家安全警察来保障秩序和服从。虽然在国内不得人心,佩雷斯·希门尼斯政府却拥有西方反共民主国家的支持。为期数天的民众起义,终结了佩雷斯·希门尼斯10年的统治,使这名曾经的独裁者逃亡国外。1958年的军事执政委员会在一年内举行了公开选举,该国各个政治和社会派别得以创建一个以民主及代议制为原则的新政治体系。

第八章　回归民主(1959—1963)

101 大部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同这一观点，即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担任总统期间(1959 — 1964)有三大成就。第一个重大成就是建立了联合制政府。第二大成就是圆满完成了 1963 年 12 月的全国大选。第三个成就是将权力从一名按宪法选出的总统手中平稳交接到另一名同样按宪法选出的总统手中。虽然贝坦科尔特执政期取得的成绩很多，但这三点是本章所关注的对象。

选举之前，民主共和联盟、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领导人达成《菲霍角协议》(*Pacto de Punto Fijo*)，发誓会支持选举的获胜方。选举结束后，获胜党派遵循此协议，构建起一个联合政府。新的联合代表了国家的统一，使委内瑞拉社会的大部分阶层和团体都有表达意见的机会，总统贝坦科尔特也将各阶层联合与体制建设作为上任后的首要目标。贝坦科尔特的首届内阁包括 2 名民主行动党成员、3 名基督教社会党成员、3 名民主共和联盟成员、1 名军方成员和 4 名无党派人士。
102 除了《菲霍角协议》外，各方领导还起草了《原则宣言》(*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和《政府最低纲领》(*Programa Mínimo de Gobierno*)，为政治和经济规划制订了蓝图。

委内瑞拉政治体系曾被视作带有妥协色彩的民粹主义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各政治及社会团体之间的大量妥协让步必不可少。这种各

团体保持合作、支持民主的精神常常被称作"一·二三精神",以推翻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统治的日期命名。基于对联合体各方利益及其合法性的认同,这一联合创建出一套在各团体间进行协商、交易、谅解和妥协的体系。根据胡安·卡洛斯·雷伊(Juan Carlos Rey)所言,一种新的政治风气逐步形成,它强调并采纳了务实主义手法,同时也使用意识形态和/或强制措施作为手段。联合或联盟具体表现为一组机制和游戏规则,这构成了参与政治的各方必须遵从的法律基础,连政府也不能例外。[①]

贝坦科尔特总统任期

当民主行动党的人格化身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当选为总统,很多左派人士对他抱有极大的期待。如前文所述,民主行动党视自己为左派革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超越阶级和反帝国主义的政党,寻求推行社会民主方略。就连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 —)也对委内瑞拉选举持乐观的看法。在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正式就任前三周,卡斯特罗出访加拉加斯与他会晤,并宣称他与委内瑞拉团结一心。但令卡斯特罗等人大感意外的是,贝坦科尔特后来组建的联合政府并不包括极左派代表。在就职演说上,贝坦科尔特总统宣称,委内瑞拉的发展与共产主义哲学并不兼容。共产主义者将贝坦科尔特的行为视作赤裸裸的背叛,因为共产党员曾对 1958 年 1 月的政变贡献良多,他们用手中掌握的媒体和电台进行反佩雷斯·希门尼斯的政治宣传,还曾组织街头示威和工人罢工。

贝坦科尔特成为总统时继承了一个问题严重的经济烂摊子,而国库空空如也则是最关键的难题。虽然部分缘于佩雷斯·希门尼斯的开支过大,主要还是前任独裁者及其党羽的贪污和腐败所造成的。贝坦

① 参考 Juan Carlos Rey,"El futuro de la democracia en Venezuela,"*Venezuela hacia el 2000: Desafios y Opciones*("委内瑞拉民主的未来",迈向 2000 的委内瑞拉:挑战与抉择)(Caracas: Editorial Nueva Sociedad,1987),197。

103 科尔特总统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失业。如上一章所提到的,1950—1955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开支被用于公共建设。如此一来,石油和建筑就成了就业率最高的行业,其中大部分建筑工作岗位在加拉加斯。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其他行业和该国其他地区的就业率要低得多。当贝坦科尔特在1959年就职时,该国失业率跟五年前相比就翻了将近一番。

新民主政府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国家债务。1958年1月,外债已达5亿美元以上(以2005年币值计算是34亿美元)。如第一章所述,石油价格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段时期,石油相关财政收入还能够增长,是得益于石油成交量的增加而非每桶油价的提升。所以,贝坦科尔特政府要一边应付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债务,一边获得额外资金用以恢复经济。

贝坦科尔特将政府现代化规划中的很多内容变为现实。这一规划部分基于租金论原则——即把国家从石油工业获得的收入视为非常规和短期的收入来源,必须将之转移投资到其他领域,以创建一个不依赖石油的社会和经济体。通过这种方针,可以使委内瑞拉实现高度繁荣和发展,一旦石油收入枯竭,也能继续保持那样的繁荣程度。所以,有必要在当下利用石油财源,以为将来创造最大化的收益可能。

在贝坦科尔特执政期内,国家政府的干预职能得到巩固,去中央集权化的公共行政体系的发展得到鼓励,还有若干政府经营的新企业成立。此外,对基础工业的支持得到加强,工业化进程的力度得以加大,还对减少进口依赖进行了尝试。在石油开采方面,采取了一项"不再租让"的政策。在社会层面,农业改革得到积极推进,政府还大力投资医疗服务、公共教育和卫生系统。民主行动党政府还采取措施,以确保不重犯三年期中的错误。例如,军队改善了装备,1948—1958年间军事独裁期的若干罪行获得赦免,以此对军方加以安抚。

贝坦科尔特总统还主持了新宪法的起草和颁布。1961年宪法包括现代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理念,这些理念为国家政府的运作方式确
104 定了基础。该宪法还坚定地明确了委内瑞拉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个

人权利和集体权利。这部宪法连续在八届总统任期中实施，直到1999年被新宪法取代为止。

民主行动党凭借三年期（1945－1948）中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获得盛名，在该国农村地区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委内瑞拉农民在1958年占总人口的30%。从三年期开始的14年间，很多农民迁往城市，希望改善生活条件。据估计，在1958年的选举中，尽管农民数量减少，民主行动党的选票还是有半数来自农民。

为了兑现早先承诺的土地改革方针，民主行动党领导的政府在上台后不久便向国会提交了一整套农业改革方案。1959年8月，农业部长提交了完整提案，该提案涉及广泛的目标，雄心勃勃，不仅针对土地租赁，而且还涵盖其他方面。具体来说，提案条款包括推行土地分级税、农业信贷、延伸服务、土地分配及开发。该计划的目标是创造家庭式小农经济。国会在1960年2月通过了《土地改革法》，该法案的最终版本获得除共产党以外所有政治派别的支持。共产党支持一项更激进的方案。1960年3月5日，该法经贝坦科尔特总统签署生效。

根据这部法律，政府可以购买大片地产并分配给农民。在法律所确立的指导原则下，政府可以征用三类土地：未开垦的土地、佃户和/或佃农耕种的土地、适合农业生产的牧地。土地持有人将按市场价获得补偿，其中有10%－30%以现金方式立即给付，余下部分则以长期债券方式支付。该法律规定仅限于在没有公共土地可供分配的地区征用私人土地。1935年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将军去世后，政府曾获得了大量可使用的公共土地。

1960年《土地改革法》体现了农业部、农业与畜牧业银行（*Banco Agrícolay Pecuario*）和委内瑞拉农民联合会的三方合作。这一新政策影响巨大，被视为整个西半球牵涉范围最广的非革命式土地改革项目。[①] 这一项目还形成许多农业定居点（*asentamientos*），并使基础建

① John D. Powell,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Venezuelan Peasants*（委内瑞拉农民政治动员）(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56－157。

105 设延伸到这些定居点之中。贝坦科尔特总统承诺开展巨额政府投资项目,为土地分配和建设必要基础设施提供财政支持,例如学校、电气化和公路。贝坦科尔特所致力的目标不仅是提供给农民土地,而且要给他们耕种土地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机械。

城市贫困人口受土地改革影响较小,但也在贝坦科尔特执政期间有所得利。对大部分拉美巴里奥[①](*barrio*)居民来说,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具有两个职能:为他们提供改善社会和经济状况之必要条件,同时为政府行政官员的派系利益服务。随着佩雷斯·希门尼斯统治期间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一家长式统治的观念在巴里奥居民心中进一步根深蒂固。[②] 穷人开始住进大规模安家工程(*superbloques*)所提供的房屋,租金很低甚至根本免费。对很多人来说,居住问题能得到政府补贴,这就是生活在石油丰产国的主要好处之一。

市议会要直接负责巴里奥的事务。就像州和国家的政治人物一样,市级政客也是党派代表,能够当选是凭借他们在党内的排名,而非直接选举结果。投票人将选票投给他们所支持的政党,将票数制表、算出所获席位数后,再从党内名录中选出相应数量的市议会成员。例如,如果民主行动党在议会中赢得 3 个席位,则该党名单中排前三的人将成为议员。所以,巴里奥居民在家长式统治中所获得的好处源自政党,而并不一定来自市议员。这些居民通常会感受到,他们所得到的待遇与他们对该地区第一大党的支持程度相当。

劳工阶层也从民主行动党执政第一年的工作中受益。曾在 1952 年被佩雷斯·希门尼斯解散的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于 1959 年重新开始活动。政府还实行了新的劳动法,确保工人有组织工会并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在民主行动党先后两次执政之间的 14 年中,委内瑞拉经历了很多

① 西班牙语音译,意为城市的区或郊区,特指拉美的城市贫民区。——译者注

② 参考 Talton F. Ray, *The Politics of the Barrios of Venezuela*(委内瑞拉贫民区的政治)(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85 - 98。

变化。通过一场曾一度被独裁暴政中断的社会民主革命，国家政体从寡头政治转变成自由的民主政治。新的公民组织和政党建立起来，为委内瑞拉民众参与政治开通了渠道。1958年前未曾实施的自由民主，试图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建立稳固的政治基础。

至1960年底，政府已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被大多数国 106
民接受。在外交方面，委内瑞拉政府拒绝承认任何凭借军事力量掌权的政府。这一哲学后来被称为“贝坦科尔特主义”。政府还成立了委内瑞拉石油公司(*Corporación Venezolana del Petróleo*)，旨在主导国家石油产业。此外，贝坦科尔特政府积极参与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创建工作，这家国际石油卡特尔是委内瑞拉与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联手共同组织的。如第一章所述，该时期石油价格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所以贝坦科尔特执政期并没有后来政府所享有的充裕财政来源。

委内瑞拉政治体系在1958—1968年间有若干不得不克服的障碍，其领导人必须富有创见、意志坚定、乐于协商。事实证明，1960—1963年对贝坦科尔特政府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军方的若干派系对政府不满，并且认为政府的一些行动旨在遏制军方的势力。1960年4月20日，一个军方派系与一小群支持者试图控制塔奇拉州的一支军事守备队，令贝坦科尔特政府首度遭遇严重叛乱。

除了来自政坛右派的军队问题外，贝坦科尔特总统还要面对民主行动党年轻成员的反对。该党青年与较年长的领导人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对该党应追求的方向秉持不同见解。毕竟，是年轻一代在佩雷斯·希门尼斯统治下领导民主行动党在委内瑞拉的地下运动，可到了1960年，待老一辈党内领导人——如罗慕洛·贝坦科尔特、贡萨洛·巴里奥斯和劳尔·莱昂尼——重新掌权后，这些年轻人觉得原先的幻想已经破灭。

然而，使民主行动党老派和新派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的最后一击，还是源自该党非官方报纸《领域报》(*La Esfera*)上的一系列文章。该党领导人被这些文章所激怒，将隶属于青年派的作者——多明戈·阿

尔韦托·兰赫尔(Domingo Alberto Rangel)和阿梅里科·马丁——传来问话并加以处罚。青年党员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声援兰赫尔和马丁,结果导致大部分署名者被领导层开除党籍,该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党内青年分子的离心倾向。

被开除的群体首先自称为"民主行动党左派"(*Acción Democrática*
107 *de Izquierda*),后来改称"左派革命运动党"(*Movimiento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 — MIR)。MIR 领导人承认受古巴革命胜利的影响,批评老一辈民主行动党领导人放弃了面向大众的经济发展战略。MIR 的成员类型范围很广,从极左到温和左派都有,很多成员来自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在佩雷斯·希门尼斯统治期间,左派运动党人(*miristas*)曾作为民主行动党党员与委内瑞拉共产党青年分子一起从事地下活动。但到 1960 年,他们自称这一新党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视委内瑞拉共产党过于保守。

古巴式马克思主义对左派革命运动的影响极大。这一运动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1928—1967)和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开创,提倡三个基本原则:(1) 农村是革命的主要根据地;(2) 农村起义部队可以在一场游击战争中击败正规军;(3) 无需等待革命时机成熟,恰恰相反,革命所需的环境是能够创造的。一场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游击战争可以创造出革命环境,这一理念是将卡斯特罗主义(或卡斯特罗共产主义)和其他革命纲领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区分的关键所在。古巴革命模式强调游击战是孕育革命的温床。

卡斯特罗共产主义者的行动

委内瑞拉的卡斯特罗共产主义者在 1960 年 10 月 9 日发动了示威游行活动,其导火索是左派革命运动党报纸《左翼报》(*Izquierda*)有多名编辑被捕,因为该报一篇社论呼吁发动一场反对贝坦科尔特政府的"大众革命"。大部分示威者是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学生,他们走上加拉加斯街头,抗议封杀报纸、逮捕 3 名编辑的行为。为了应对 11 月初

的平民动乱，联邦军队还向校园中的学生开火。10 月的街头示威缺乏领导，被警方轻易驱散。为了应对学生和左派政党针对政府发动的示威，政府安排了一出精心准备的反示威游行，以表明拥有广泛的支持。这场 1960 年 11 月 1 日的游行在加拉加斯的埃尔锡伦西奥（*El Silencio*）[①]地区举行，由商会和农会组织。

在不久前的示威暴动遭到失败后，极左派面临窘境，不知该往何处去。不管是委内瑞拉共产党还是左派革命运动党，其早期行动的特征 10
之一就是缺乏方向性。1960 年 10 月— 11 月示威活动的失败令左派确信，一套正式的起义计划不可或缺。经过加拉加斯的那场示威活动后，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党走到一起，开始策划推翻贝坦科尔特总统的民主政体的行动。一些叛乱者提议在农村开展长期游击战[遵循毛泽东(1896 — 1976)和切·格瓦拉所阐述的大体方针]，另一派主张采取可以立竿见影的暴动方式。实行联合的叛乱者采纳了后一种策略。

老一代共产主义者起先避免为推翻总统贝坦科尔特而采取革命手段，由于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他们继续尝试通过长期的说服工作获取民众支持。他们利用在工会和农会中的职务之便进行政治宣传，因为深信如毛主席曾宣称的那样，假如政治目标与人民愿望不一致，游击战就会遭到失败。然而，至 1961 年 1 月，共产党改变了方针，开始为实现渴望的政治变革而鼓吹“非和平道路”。

1961 年，左派根据“速胜计划”发动起义。他们所采用的策略基本上没有掀起多大风浪，这主要是因为，除了抗议和街头骚乱外，共产党人和左派运动党人都没有城市起义的经验。而且起义者还缺乏武装，缺乏具备经验、知道如何使用武器和炸药的人手。但自 1961 年起，委内瑞拉青年开始前往古巴接受农村和城市起义的战术训练。古巴人还为委内瑞拉革命者提供蓄意破坏和游击战战术的指导手册，不过为他们提供武器似乎是以后才开始的。鉴于古巴领导人支持起义者，贝坦

① 西班牙语中意为“沉默之地”。——译者注

科尔特总统在 1961 年 11 月 11 日正式与卡斯特罗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至 1962 年初,革命者已经放弃街头暴动,几乎完全采用城市恐怖主义手段。恐怖活动包括抢劫银行、焚烧仓库、刺杀警察和绑架。改行恐怖主义的部分理由是左派无力引导委内瑞拉民众参与暴动,而这是他们本来希望做到的。同样在这段时期(1961 — 1962),起义者开始以
109 农村游击战反抗政府,只是其训练营设立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1962 年 1 月下旬,武装部队开始找到许多游击队的训练营和补给点存在的迹象,没过多久,一些左派革命运动党和委内瑞拉共产党领导人前往委内瑞拉山区,组织起第一批成规模的农村游击武装。

农村起义遭到失败,导致城市恐怖活动的次数增多。2 月时农村地区还是革命活动的重点,城市恐怖活动仅有 2 起,到 9 月时已发展至 30 起。1962 年 9 月— 10 月间,脆弱的民主制度遭受了很大的压力。极左派加强叛乱活动,旨在加速贝坦科尔特政府的垮台。除了逮捕 200 多名民间人士外,政府还将 20 名国会议员"软禁"在家中。1962 年 9 月,城市恐怖活动策略重新修订,具体行动包括以炸弹袭击加拉加斯某公交车站、对马拉开波的石油管线纵火,以及攻击加拉加斯的可口可乐工厂。他们的战略显然从单纯的街头暴动转变成了对生命财产的毁灭。

海军中的左派在 1962 年也有 2 次叛乱企图。5 月 4 日,大约 450 名海军和 50 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发动叛乱,控制了卡鲁帕诺(Carúpano)的海军基地。但不到 2 天,忠于贝坦科尔特的军队就以极小的伤亡粉碎了这次叛乱。第二次叛乱于 1962 年 6 月 2 日发生在卡贝略港。叛军军官们得到了 1 500 多名水手、士兵和平民的支持。战斗持续了 3 天,但最终以叛乱者的失败告终。

1962 年各起游击队起义的失败向共产党人和左派运动党人表明,若不加以调整,"速胜计划"就不可能实行。1961 年 6 月巴塞罗那叛乱的失败则标志着忠于政府的武装将右派发动的最后一次企图推翻贝坦科尔特总统的大型暴动扼杀。到 1962 年底,左派起义者终于明白,如果想成功推翻政府,他们需要更具组织性的新计划。他们认识到,从贝

坦科尔特手中夺取政权比之前预想的更加困难。

1963 年成为波澜起伏的委内瑞拉历史中最动荡的年份之一。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党的领导人与民主共和联盟和军方的极端派一起，正式成立了一个联合叛乱组织，使这两个党派的新纲领大白于天下。随着民族解放军（*Fuerzas Armadas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 FALN）和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 FLN）的成立，制定系统性的、协同发动起义的计划成为可能。

在其追随者眼中，FALN 和 FLN 的武装斗争是唯一能够解放委 11
内瑞拉人民的手段。FLN 负责政治指导，FALN 负责协调各支在委内瑞拉农村作战的孤立小股游击队。由于强调武装斗争，FALN 逐渐成为 FALN 和 FLN 联合组织中的主导方。由于早期起义者"速胜计划"（1960 — 1963）的失败，FALN 和 FLN 的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评估其策略选择。可是这一领导集团决定再次遵循速胜的方针，因为相信战争拖得太久会使贝坦科尔特有机会把权力转移给选出的继任者。如果选举照预定在 1963 年 12 月进行，卡斯特罗共产主义者取而代之的机会将大大减少。当时一份委内瑞拉共产党的战略文件指出，选举程序将加深人们对选举制度的信仰，并有助于政府的稳定。有鉴于此，FALN 意识到，1963 年竞选将是委内瑞拉的一次重大的革命转折点。

城市游击战或恐怖主义行动对 FALN 最为重要，加拉加斯地区则是重中之重。全国游击战指挥部（*Comando Nacional Guerrillero*）是城市游击战的领导者，他们向叛乱者提供指导。这些城市恐怖分子起初被组织成小的作战单位，便于支持农村的游击战。因为早期领导人相信，遵照古巴革命的范例，农村游击战才是最重要的战线。将重心转移到城市游击战后，城市作战单位被重组成两类：一类大多在所属城市执行任务，另一类前往偏远地区执行任务，然后返回城内以求自保。较大的作战单位被分割成小队伍，专攻某项破坏任务（如纵火或银行抢劫），不过所有单位都协作进行情报搜集和招募工作。

随着卡鲁帕诺和卡贝略港左派武装起义的失败，以及农村各路游击队的失利，FALN 看不到其他选择，只剩下发动全面的、分两阶段进

行的城市暴动这最后一途。第一阶段包括恐怖袭击、阴谋破坏、纵火和抢劫，如果到 1963 年下半年贝坦科尔特总统依旧在位则进入第二阶段，其内容包括加大第一阶段各项行动的频率，发动街头骚乱、狙击暗杀和对大城市进行炸弹袭击。FALN 意图使用城市恐怖主义的手段扰乱社会、令政府失去威信、骚扰军队、创造发起政变的环境。

111 1963 年 1 月，政府发现一家 FALN 的电台具有可以同古巴联络，并足以向委内瑞拉全境转发消息的能力。该电台自 1961 年 5 月开始广播，很多来自古巴的政治宣传通过哈瓦那电台发送至此。委内瑞拉青年已和很多其他拉美国家的青年一起接受古巴的援助。在 1962 年，据估计有 200 多名委内瑞拉青年前往古巴接受游击战训练。这段时期中，古巴还有可能向委内瑞拉传播了共产主义书刊，为该国共产主义分子提供了军事协助。美国中央情报局相信，古巴自 1959 年开始就参与了颠覆委内瑞拉政权的活动。

为了遏制叛乱，委内瑞拉政府开始对宪法保障的权利进行调整。《时刻》(*Momento*)杂志发表了一封来自内务部长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的信，根据 1962 年 5 月 4 日暂时中止宪法保障的决定，信中发布了对媒体进行审查的命令。此信函宣布禁止出版业在未向政府官员请示的情况下发表有关“公共秩序”的消息。《拉美报道》(*Hispanic American Report*)对此作评，称政府已给每家大型报社套上了官方审查制的枷锁。1962 年 10 月 8 日，为应对叛乱者的颠覆活动，贝坦科尔特总统第四次暂时中止宪法保障。一周后，贝坦科尔特宣布佩雷斯部长已正式向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提交申请，要求剥夺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党的合法地位。

FALN 领导人试图实现短期目标，在 12 月大选之前中止民主进程。继续利用城市暴动和农村游击战是其策略的一部分，意在让民众放弃对贝坦科尔特政府的支持。城市暴动活动准备充分，事先设好多个方案，可以在极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执行。至 1963 年年中，在大选揭幕之前数月的困兽之斗中，街头暴乱已很少使用，而阴谋破坏和恐怖活动成为最常见的叛乱方式。

该年 9 月,在一列从加拉加斯开往埃尔恩坎托(El Encanto)的旅客列车上,若干国民警卫队队员被杀,酿成最严重的大型恐怖活动之一。恐怖分子趁列车驶经一条隧道之际射伤士兵,并将伤员抛下火车。车上还搭乘着妇女和儿童,但救生设备都被恐怖分子事先取走。事件 11
发生后不到一周,工会团体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政府,要求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人民现在也坚定地站到贝坦科尔特总统一边,于是他抓住这一时机展开行动。在一份总统令中,他下令拘留和监禁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党的活跃分子,以及任何参与暴力恐怖活动和威胁公共秩序的人士,或有意扰乱选举、阻碍即将举行的选举活动的人士。至 10 月底,数百名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党党员被逮捕,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人古斯塔沃·马查多。政府部门在 11 月截获一船来自古巴的军火,使贝坦科尔特的行动更加理直气壮。由于获得更多警力保护和军方支持,到 1963 年 11 月中旬,大型恐怖活动基本上绝迹,700 多名恐怖分子被捕。

随后,FALN 开始为阻止 1963 年选举作最后一搏。在 12 月选举之前的三个月中,他们发动了 91 起暴力行动,占全年数量的 50%以上。这些意图争取民众支持叛乱的做法,实际上使人民更加团结在政府周围。事已至此,FALN 的领导层认为,现在推翻政府的唯一机会就在该国农村了。

尽管有来自极左派的威胁,12 月选举还是如计划进行。九大党派参与了 1963 年的全国大选,其政治意识形态从宪政左派到极右派都有。贝坦科尔特将极左派列为非法,从而把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党排除在 1963 年全国大选之外。9 大党派共推出 6 名候选人。主要参选人和支持他们的政党分别为:民主行动党的劳尔·莱昂尼博士;基督教社会党的拉斐尔·卡尔德拉博士;民主共和联盟、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党和国家选举独立运动党的霍维托·比利亚尔瓦博士;民族阵线独立党(*Independientes Pro-Frente Nacional*)的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博士;人民民主力量(*Fuerza Democrática Popular*)的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少将。

FALN 的恐怖分子实践了他们的诺言,在选期临近前变本加厉地大肆进行暴力活动;然而,尽管他们犯下越来越多的暴行,选举还是照常继续。1963 年 11 月 30 日,竞选活动正式结束,最高选举委员会(*Consejo Supremo Electoral*)主席爱德华多·阿罗约·拉梅达发表讲
113 话,赞扬了选举的进程。正式投票将在 2 天后举行。此刻,FALN 的命运来到关键的十字路口,他们是否能成功实现目标、阻止选举的进行?然而,民众都知道民主将延续下去。很多委内瑞拉人已经抛弃起义者所鼓吹的变革,投向政府所提供的持续性民主。9 月枪击国民警卫队的事件,可能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让 FALN 失去人心,还促使人民要求政府终止无谓的暴力。FALN 到最后还是无力在城市或农村掀起反贝坦科尔特政府的声势。阿罗约正式宣布竞选结束后,周末降临,候选人暂时停止了竞选工作。此后的 2 天中,候选人将满怀希望地见证委内瑞拉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一位民选总统将由另一位同样民选的总统来继任。选举前夜,政府武装部队各领导人共同在广播中发言,宣誓尊重选举的结果。

选举日,叛乱者发起了零星的暴力活动。投票人无惧于恐怖分子的威胁,从早上 5 点就开始前往投票点排队投票。虽然对投票点会发生什么情况没有把握,3 107 563 名选民还是在总统选举中投下了选票。至当天结束,1 人被杀,另有 13 人受伤,但更重要的是,1 名新的、自由选举产生的、继任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人选已经选出。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劳尔·莱昂尼以 32.8%的得票率赢得大选。叛乱者意图诱使民众参与一场不宣而战的内战,反对贝坦科尔特的联合政府,而选举结果可以表明,民众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叛乱势力。超过 92%的委内瑞拉选民在 1963 年 12 月 1 日投下选票,这一极高的参与率是对 FALN 和 FLN 的沉重打击。

小结

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将民主带回了委内瑞拉。这位一度遭到流放的领导人开展行政开支节流计划,着手处理过去遗留的

严重经济问题；他实施了一系列关键措施，有一部分在某些阶层中相当不受欢迎；他躲过几次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暗杀企图；他成功熬过了党内的两次分裂危机，虽然分裂还是给他的政府带来了政治和社会上的难题。然而，撑过这一切困难后，他终于得以完成宪法规定的任期，114
并在 1963 年举行了全国大选。

1963 年选举的成功及结果清楚地表明，委内瑞拉人民想要民主。它还展示了委内瑞拉政治的一次重大转变。民主行动党的领导地位再次获得肯定。带有基督教及民主主义色彩的基督教社会党以引人注目的表现成为委内瑞拉的第二大党，民主共和联盟跌至第三位，随后是其他委内瑞拉老党派。显然，委内瑞拉政坛需要继续采用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

第九章　民主的体制化(1964—1973)

115 1964年3月11日委内瑞拉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权力在宪政框架内易手，由一名依照宪法选出的总统移交给另一名依照宪法选出的总统。劳尔·莱昂尼的当选，以及他的广泛基础(*Amplia Base*)联盟的形成，也是其竞争对手主动放弃权力的体现，因为基督教社会党不再是联合政府的一员。莱昂尼总统的上台和执政得到广泛的支持，尤其是他任命若干无党派重要人士加入内阁，更是大获好评。

莱昂尼总统任期

虽然民主行动党赢得总统一职，但未能获得国会两院中任何一院的多数席位(参议院获席47%，众议院获席37%)。所以，莱昂尼总统不得不延续贝坦科尔特总统的联合执政方针。但这一次，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无法达成共同执政的方案，莱昂尼便向国会中的其他党派寻求解决方法。最后，莱昂尼与中左派的民主共和联盟和中右派
116 的国家民主阵线(*Frente Nacional Democrático*)(FND)携手，打造成广泛基础联盟。广泛基础联盟在众议院中占106席(59%)，在参议院中占34席(68%)。

3月初，拉斐尔·卡尔德拉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宣布不会加入莱昂尼的政府。据称造成这一分歧的理由是莱昂尼给予该党的政府职位过

少,与该党在选举中所获得的支持率不相称。莱昂尼总统和拉斐尔·卡尔德拉彼此私交很少,这也是 AD - COPEI 联合无法继续存在的理由之一。未能成为新政府的合作伙伴后,基督教社会党成为委内瑞拉有史以来第一个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的大党。

广泛基础联盟使莱昂尼政府(1964 — 1969)更得公众认可,也更团结和稳定。此外,联盟还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不过国家民主阵线和民主共和联盟分别在 1966 年和 1968 年退出联盟。莱昂尼总统和民主行动党从劳动阶层获得最重要的政治支持,尤其是农村劳动者,该党自成立之初就与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政府的政治安定性也有赖于民主行动党和联盟合作方保持共事的能力。尽管莱昂尼缺乏其前任的影响力和能量,但也具有必要的领导技能,可以实现与民主共和联盟和国家民主阵线的联合,从而获得对国会的控制。

莱昂尼政府特别注重采取措施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委内瑞拉圭亚那地区的钢铁、水力发电和矿业得到发展。不仅如此,该届政府对社会事业的投资也稳步增长,尤其在教育、卫生和住房领域。例如,莱昂尼政府通过职业进修学院(*Instituto de Mejoramiento Profesional*)为缺少师范教育学历的中小学教师提供职业培训项目。一部新的社会保障法获得批准,使病弱残疾和已婚夫妇也能享受福利,死者家属能够领取抚恤金。工会组织获得更重要的地位,甚至被允许创办属于自己的工人银行(*Banco de los Trabajadores*)。同时,国家发展所需的交通基础设施得到了更优先的关注,尤其是铁路系统。莱昂尼政府还扩大了军队现代化和装备更新政策的适用范围。在政治舞台上,民主行动党则又经历了一次党内分裂运动。

与贝坦科尔特执政时期相仿,在莱昂尼总统的整个任期内,左派叛 117
乱分子依旧在委内瑞拉活动,并企图推翻总统。据 1964 年美国中情局报告估计,叛乱组织拥有 300 名游击队员和 500 名城市恐怖分子,零星分散在委内瑞拉各地。和较早期的叛乱集团一样(如前一章所述),大部分恐怖分子来自学校。

在一次议会演说中,前内务部长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陈述了委内瑞拉各大高校叛乱运动愈发猖獗问题的原因。为了阐述观点,佩雷斯向议员们朗读了几条学生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校园中张贴的标语,这是 FALN 开展的每周行动的组成部分。1966 年,莱昂尼总统命令军队开进中央大学校园,抓捕潜藏的叛乱分子。除了逮捕 800 多名罪犯及恐怖分子嫌疑人外,政府方面还搜出枪支弹药、爆炸物和恐怖活动计划。派遣军队进入校区是很严重的行为,因为委内瑞拉宪法赋予大学自治地位。莱昂尼突袭校园后,政府取消了学校享有的特权,以确保类似骚动发生时可以派遣警力入校。1964 年 7 月,政府宣称有证据表明最近委内瑞拉发生的恐怖活动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命令和指使,推翻莱昂尼政府是他们决心实现的目标。

1965 年,美国情报委员会估计,以 FALN 为首的叛乱组织已将武装人员的人数增至 1 500 名左右,不过同一时间可以调用的人数要少得多。虽然委内瑞拉政府早就怀疑古巴从中协助,但一直没有证据,直到参与古巴和委内瑞拉人联合进行的军火走私的 3 名古巴人在穆朱鲁库托(Muchurucuto)海滩(位于巴洛文托海岸)被捕为止。民主行动党国会竞选指导委员会主席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对此作出强烈回应。他向其他议员发表讲话,宣称自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总统(1959 年)后,古巴立即开展对委的颠覆活动,卡斯特罗也曾多次发表演说,不断抨击委内瑞拉,而且古巴在口头攻击贝坦科尔特政府之后,还向左派革命运动党和委内瑞拉共产党成员提供了财政支持。尽管恐怖主义在 1962 — 1963 年间已经式微,莱昂尼政府还是要继续为应付叛乱运动分心,无法专注于其本来的职责。

118 委内瑞拉共产党无意放弃革命方针,但该党中央委员会和古斯塔沃·马查多等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合法斗争的政策,他们称之为“民主和平”方针。最终,战略方针上的差异导致以加拉加斯为活动基地的老一代领导层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新一代领导人产生重大分歧。该党领导者所宣布的官方立场表示已放弃武装斗争的路线,而道格拉斯·布拉沃等新一代领导者则对此表示不满。于是,委内瑞拉共产党

的两代人之间开始分裂。不出所料，这一事件导致老一代委内瑞拉共产党人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不和。

和总统贝坦科尔特一样，莱昂尼也必须应对民主行动党内部的问题。他获任后不久，在该党内部，党总书记赫苏斯·A. 帕斯·加拉拉加的追随者帕斯派(*pacistas*)和前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追随者贝坦科尔特派(*betancuristas*)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分歧。针对1968年民主行动党总统候选人人选的问题，两派间的敌意达到顶峰。贝坦科尔特派支持贡萨洛·巴里奥斯，而党内其他人士支持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路易斯·贝尔特兰·普列托·菲格罗亚。

因为无法通过调解手段解决此事，该党领导人内部协商会议在1967年下半年通过一项决议，解除普列托·菲格罗亚、帕斯·加拉拉加和若干其他党员的党内职务。普列托·菲格罗亚和其追随者(普列托派)离开该党，帕斯派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于是，在7年之间，该党经历了3次领导层和成员的分裂。离开民主行动党后，普列托·菲格罗亚建立了人民选举运动党(*Movimiento Electoral del Pueblo* — MEP)，其追随者开始被冠以人民选举运动党人(*mepistas*)之名。

总统莱昂尼修改石油产业政策，使委内瑞拉政府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对该产业进行财务管理的过程中。他对石油政策的改动包括：颁布《第187号令》，将国内石油市场中三分之一的供给任务分配给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修改石油相关税收体系，以此获取更多收益；改革烃产业法，使承包合同(*contratos de servicio*)合法化，用来替代租让制，旨在确保国家从石油产业的产出中获得最大化利益。原油价格在莱昂尼总统任期中保持相对稳定。

1968年总统选举的主要竞争者有4名：贡萨洛·巴里奥斯、拉斐 119
尔·卡尔德拉博士、米格尔·安赫尔·布雷利·里瓦斯和路易斯·贝尔特兰·普列托·菲格罗亚。事实证明，民主行动党在1967 — 1968年间的分裂对其竞选事业造成十分沉重的打击。总统选举最终结果统计如下：巴里奥斯28.24%、卡尔德拉29.08%、布雷利·里瓦斯22.27%、普列托·菲格罗亚19.32%。国会选举的票数分配为：AD 25.62%、

COPEI 24.09%、URD-FDP-FND 联盟共计17.17%、MEP 12.97%。拉斐尔·卡尔德拉博士以仅仅 31 071 票的优势赢得总统大选(共 310 万张选票),而民主行动党仍然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卡尔德拉由此成为首位当选总统的 COPEI 党人(*copeyano*)。

卡尔德拉总统任期

卡尔德拉此前早就活跃在委内瑞拉政坛,曾于 1936 年建立全国学生联盟(*Unión Nacional Estudiantil*)。他在"三年期"中担任总检察长(1945—1946),并于 1946—1968 年间四度参选总统。卡尔德拉政府为一党政府,没有形成与其他党派联合的执政模式。COPEI 在国会中属于少数派,这就要求卡尔德拉极为谨慎地处理公共事务。虽然在卡尔德拉的整个总统任期中,COPEI 在国会中与各集团组成了联盟,但这一立法联合体不包括民主行动党。不过应该提及的一点是,民主行动党和民主共和联盟在基督教社会党执政时期一直充当着忠诚反对派的角色。

卡尔德拉总统政府(1969—1974)推行了一套倾向国有化的政策,由此使国家保留了开采天然气储备及其国内贸易的权利,并控制了与石油工业相关的经济活动。凭借 1971 年烃产业修改法,该国要求所有外资石油公司在租让期满后将位于委内瑞拉的资产转交国有。除了这些措施外,政府开始单方面固定油价,使国外公司感到更沉重的财政压力。在这些政府行为之下,石油企业开始任其设备损坏失修,因为知道很快就会失去这些投资。

卡尔德拉总统还进一步推动了贝坦科尔特及莱昂尼总统致力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土地改革、基础设施扩建、教育体系
120 改善和国家最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其另一方面的成就是扩大了劳动法中有关农场雇工的适用范围,达到了以委内瑞拉标准而言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些举措在一定时期内令社会内部流动成为可能,并扩张了若干公共部门的职能,以上改变最终为卡尔德拉获得两党的支持奠定基础。

在外交方面，卡尔德拉政府追求一套倡议拉美各国在保持多元化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维护国内社会公正的政策，提倡团结一致和社会公正均是为了缓解委内瑞拉与古巴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进而缓解本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此外，卡尔德拉放弃了贝坦科尔特主义的外交理念。

卡尔德拉总统政府正式确立了将激进左派引导到在政治制度下参与政治讨论中来的和平进程。1973 年，卡尔德拉总统恢复了委内瑞拉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给予左派游击队政治赦免，被很多游击队成员所接受。这方面意义最重大的举措之一是宽恕原 FALN 的司令官、海军上校佩德罗·梅迪纳·席尔瓦(Pedro Medina Silva)。很多叛乱者也同样接过了卡尔德拉的橄榄枝，因为他们意识到斗争必然失败。早在 1965 年美国中情局就有报告，称若干民族解放军叛逃者表示该团体内部士气已经低落，作战单位也缺乏食物和补给。

1973 年的总统竞选活动获得了充裕的资金，尤其是两大候选人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和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委内瑞拉杂志《摘要》(*Resumen*)提到，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一共花费了 3.1 亿玻利瓦尔(相当于 2005 年币值下的 3.21 亿美元)，据报道，仅仅为了挽留美国宣传顾问乔·纳波利坦(Joe Napolitan)，民主行动党就支付了 250 万玻利瓦尔。1973 年竞选的特征在于委内瑞拉首次受到美国的深刻影响，由美国谋士和顾问指导选举活动。他们的影响极为巨大，某位政界领袖称佩雷斯的竞选活动为“美国制造”。

莱斯利·贝瑟尔(Leslie Bethell)提到，1973 年总统竞选是一次大众竞选，有歌唱、节庆和啤酒聚会。为了张扬其年轻的形象，佩雷斯系着花哨的领带，留着长长的连鬓胡，步履匆匆地在居民区穿行，并将这些行为大肆曝光。为了进一步提升其“生气勃勃”的形象，佩雷斯使用了吸引眼球的标语口号，例如“精力十足的民主”(*democracia con energía*)和“步伐坚定的男人”(*ese hombre sí camina*)。1973 年选举也相当多元化。有 12 名候选人竞争总统职位，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从极左到极右都有。若干竞选公共职务的候选人还是前独裁者马科斯·佩 121

雷斯·希门尼斯的支持者。

总统选举的结果是民主行动党笑到最后。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以48.7%的得票率赢得总统一职——大大高于拉斐尔·卡尔德拉在1968年当选的得票率(提高了67%)。佩雷斯的得票率也比民主行动党的上一次竞选提高了72%。在181个市议会中,有157个议会的多数议席被民主行动党获得。对各州票数的分析显示,除苏利亚州外,佩雷斯在每个州的支持率都是最高的。显然,民主行动党在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的领导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实现了赢回总统宝座这一既定的公开目标,也增加了全国党员数量。不仅如此,归功于前总统贝坦科尔特的努力,1958年以来脱离该党的很多前民主行动党人(*adecos*)又重返党内,恢复团结是该党在委内瑞拉重获支持的重要推动因素。

同样重要的是,民主行动党已经恢复了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这是自1958年12月全国大选以来的第一次。民主行动党占有参议院49席中的28席和众议院200席中的102席。作为对比,基督教社会党(佩雷斯的主要对手)仅有13名参议员和64名众议员。民主行动党重获委内瑞拉第一大党的地位(以民众支持度为评判依据)也具有重要意义。就此而言,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不仅为其政党重夺总统绶带,而且还给该党和其支持者重新注入了活力。

小结

委内瑞拉历史上的这段时期见证了民主的制度化。国家权力从一名民选总统顺利交接给另一名民选总统,而且还发生了2次。在这一时期,不仅总统人选有所更迭,执政党也发生变化。武装力量始终不参与政治,大部分委内瑞拉人接受了民主,视其为国家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唯一出路——无论这是更好还是更坏的方式。而到了1973年,另一因素涌现,将永久性地改变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社会格局,这就是巨额的石油财政收入。

第十章　盛极而衰(1974—1988)

1974 — 1988 年间,原油价格经历了猛涨和猛跌的过程。油价上 123
升、政府收入提高,使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1974 — 1979 年在任)和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1979 — 1984 年在任)有机会在各自总统任期中拓展政府的行政规模及职能范围。而这一状况也导致了两位领导人所无法理解的问题。至海梅·卢辛奇总统任期(1984 — 1989)结束时,油价跌至极低水平,到 1988 年底,该国的经济状况已极为恶劣。

佩雷斯第一届总统任期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在 1974 年 3 月就任总统时,试图一举变身为拉丁美洲的代言人。利用委内瑞拉的政府结构赋予总统对国内外事务的广泛权限,佩雷斯使委内瑞拉社会转型,改变了该国在拉美地区所处的地位。佩雷斯是新一代委内瑞拉政界领袖的代表,他所带来的政治转向和横扫一切的变革就是其第一任总统时期的写照。

在佩雷斯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委内瑞拉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即 124
便反对党给他的措施贴上了效果有限的评语,这一变迁主要源自他的国有化经济政策,针对的是委内瑞拉主要的自然资源产业——铁和石油。上任 2 个月后,佩雷斯总统宣誓就任一个全国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的主席之职,该委员会旨在推动并完成石油产业的国有化进

程。国家钢铁协会(*Consejo Siderúrgico Nacional*)也是佩雷斯于1974年创建的,其职能是研究如何取回铁矿开采租让权、用钢铁生产取代铁矿石出口。

铁矿产业是最早国有化的产业,被佩雷斯描述为拉美经济独立战略的组成部分。在正式宣布国有化的仪式上(1975年1月1日),佩雷斯评价道,委内瑞拉境内的圭亚那地区是国家辉煌未来的“护卫者”,这一光明的未来有赖于对国家自然资源进行管理。铁矿产业国有化令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下属企业手中的租让权失效。在协议中,政府向这两家公司支付1.01亿美元(以2005年币值计算相当于3.67亿美元)①作为补偿。此外,委内瑞拉政府同意与两家公司协商,根据协议,让他们在一年过渡期中继续对矿场经营进行必要的管理。

一年后的同一天,佩雷斯主持了石油产业国有化的庆典仪式。在委内瑞拉第一口商业油井苏马克一号(Zumaque I)举办的这场精心准备的庆典中,佩雷斯宣称,只有“投身这场遍及全国的事业,国家才能不断迈向自主,真正减少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依赖性”。国有化从1976年1月1日起生效,政府将19家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的石油公司(16家为外企,3家为委内瑞拉企业)收归国有。在这19家企业中,有3家占到石油产量的五分之四,分别是荷兰壳牌、克里奥尔(埃索的子公司)和大梅内(Mene Grande)(海湾的子公司)。

国有化法案将烃产业及其贸易权保留给国家,并授权总统创建委内瑞拉石油总公司(*Petróleos de Venezuela* — PDVSA),对石油工业的行为进行协调、规划和控制是该机构的职能之一。PDVSA的前身是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该公司由贝坦科尔特总统于1960年创建,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该国的自然资源。

125 除了向外国公司支付总共11.6亿美元的补偿之外,国有化协议还授权委内瑞拉政府与这些国外企业签订技术协助和设备转让协议。在最初几年,委内瑞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可获取相应的培训,这一协助是

① 除非另行注明,所有货币均以美元表示。

需要的。但后来，该条款在国会中导致非常激烈的争论，因为很多人希望外国人彻底退出该国的石油工业领域。石油工业对委内瑞拉十分重要，到 1980 年已占该国财政收入的 70%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 26%。

佩雷斯继续推行民主行动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而且还让政府参与经济，其参与程度在委内瑞拉堪称前所未有。1974 — 1979 年间，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政府的开销超过之前 143 年间所有政府开支的总和。政府能够如此大规模地投入是因为 1973 年的财政收入达 38.2 亿美元，1974 年更达 99.5 亿美元。事实上，据报道国有企业在 1975 年的开销是 1960 年的近 25 倍。

为了防止过多的政府财政收入冲击经济、造成通货膨胀，佩雷斯建立了委内瑞拉投资基金（*Fondo de Inversiones de Venezuela*），意图将新增收入的 35%— 50%以贷款方式“出口”到其他拉美国家。委内瑞拉还向泛美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贷款机构提供贷款。委内瑞拉投资基金向这三家贷款机构总共借出(1974 年）约 8.5 亿美元；向中美洲六国、牙买加和秘鲁借出大约 4 亿美元。不仅如此，该基金还为委内瑞拉公共领域规划的大规模开发项目提供资金，委内瑞拉运输公司的扩张就是项目之一。

除了铁矿和石油产业的国有化，政府还继续推行规模可观的土地改革、农业补贴、大型灌溉工程和水力发电业扩张等项目。佩雷斯能够极大增加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机导致油价上涨，随之给委内瑞拉带来了巨额资金。委内瑞拉原油的每桶均价从 1970 年的 2.05 美元(相当于 2005 年的 10.32 美元)升至 1974 年的 9.30 美元(相当于 2005 年的 36.84 美元)。油价在 5 年之内上涨了将近 5 倍。埃雷拉·坎平斯就任总统(1979 年)后不到一年，委内瑞拉提亚华纳轻质油的价格已升至每桶 25.20 美元(相当于 2005 年的 126
59.73美元)。整个委内瑞拉官僚体制都因此发生变动。在五年任期中，佩雷斯拨出超过 530 亿美元的项目预算，用来改善基础设施、农业和公共医疗。石油、钢铁和铝产能也得到提升。

民主行动党有赖于农村人口的支持，所以佩雷斯继续将重大农业

项目列入政府议程。在贝坦科尔特当政的1960年,委内瑞拉就启动了《土地改革法》,强化了农业领域同农业所需的金融资本及跨国企业之间的联系。竞选活动中,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谴责忽视农业利益的做法,宣称他是“农民的总统”。他当政期间为农业现代化和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农民债务的转换与合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协助的信贷力度;采取刺激农业生产的财政手段;冻结农业生产所需的工业产品价格。

其中最突出的措施是创建一项大约4.5亿美元的特别基金,作为农业发展专项基金。凭借这一基金,农业与畜牧业信托协会(*Instituto de Crédito Agropecuario*)得以向大量小农户发放贷款,农业和畜牧养殖发展银行(*Banco para el Desarrollo Agrícola y Ganadero*)也有能力发放高额贷款支持大型农庄。

总的来说,佩雷斯的国内政策旨在改善委内瑞拉石油收入的再分配。除导入价格控制机制外,政府还划出一部分资金来补贴食品及其他消费品生产,以平抑其价格。有很多促进就业的项目启动,总统还着手提升工资水平,使很多低收入工作获得了由政府指定和支持的加薪。事实上,在他就任的五年间,委内瑞拉的公共职位数量翻了一番。

佩雷斯能够迅速推行这些项目,是因为他得到广泛的支持。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中,佩雷斯始终能得到民主行动党的立法支持。除了他所属政党握有国会两院、州立法议会及市议会的多数议席外,他还享有该国工会和私企部门的支持。利用民主行动党在国会中的多数优势,佩雷斯总统在1974年5月获得国会授权,可采取总统令的方式施行政
127 策而无需经司法或国会审议。在其任职期间,专栏作家戴维·戈登(David Gordon)曾撰文道,佩雷斯总统仿佛一个月就能发布上百条命令——当然这有些夸张。在9个月内,他发出了100多条命令。

委内瑞拉当时的宪法把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广泛权力托付给总统,包括:任命和撤销部长的权力;向国会提交议案的权力;宣布紧急状态和中止宪法保障的权力;召开国会特别会议的权力;任命各州州长的权力。这位首席行政官的重大特权之一是能够通过必要的条例使法律生

效而无需国会或法庭的批准。[1] 另外,佩雷斯总统还被授权制定有利于公共福祉的经济措施。

除了对委内瑞拉自然资源进行国有化之外,佩雷斯还出台了"国有化"该国人力资源的举措。为此目的,1974 年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计划,旨在迅速建立科学和技术人才储备,满足随着委内瑞拉工农业项目规划的发展势头将会到来的预期人才需求。当时,有很多这类工作被外国人把持。除了增加产业工人数量的短期目标外,该计划还使社会经济背景不好的委内瑞拉青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 1974 年的一次演讲中,总统佩雷斯宣称,委内瑞拉青年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要通过培训成为石油工业所需的技术人员及专业人才。数周后,他宣布了他的计划,要利用石油业创造的财政收入实现拉美有史以来所执行过的最具野心的奖学金计划。获益学生将在国内外高校接受培训。该奖学金计划经第 132 号总统令得以实行,并正式命名为"阿亚库乔大元帅奖学金"(*Programa de Becas Gran Mariscal de Ayacucho*)。根据总统的设想,该项目负责为希望在专门领域进修的学生和专业人士调度和颁发奖学金,这些领域以石油、钢铁和石化行业为主。

因为委内瑞拉政府当时握有巨大的财力,佩雷斯计划不加限制地使用国家石油财源,只要国家发展需要,就不计数量地资助愿意进一步提高教育程度的学子。总统评论道,这一奖学金的受益者将使国家主 128
义政策不仅仅是空洞的承诺,因为该计划能把委内瑞拉人武装起来,从而有能力掌控自己国家的命运。在阿亚库乔战役 150 周年纪念仪式上,佩雷斯表示委内瑞拉青年将得到训练,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武器同贫穷作斗争。

虽然不无积极的影响,但奖学金计划从一开始就充满问题。其中

---

① Lynn R. Kelley,"Venezuelan Constitutional Forms and Realities"(委内瑞拉宪政的形式与现实),收录于 *Venezuela: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委内瑞拉:民主试验),John Martz and David Mayers 主编(New York: Praeger,1986),39。

较为突出的一点是，根据预计，很多工种的适合人才仅到 1980 年就将超过最大需求数。因此，对于此计划所强调的专门化教育，引起广泛的关注。佩雷斯总统承认存在问题，为了加以解决，他要求外部机构执行数次调研，以找出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建议。完成调研的机构有麻省理工学院政策选择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如佩雷斯所指出的那样，该计划的规模之大无前例可循，很多初期决策是在摸索和错误之中进行的。1977 年，UNESCO 的研究表明，被奖学金计划选中的学生有 75％确实经济贫困，这与该计划所宣称的目标一致。此外，该调查显示 68％的受助者来自农村。总体而言，该奖学金项目成功培养了上万名委内瑞拉学生，为他们提供了资助，其中大部分人为委内瑞拉石油和石化领域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

佩雷斯总统能相对轻松地达成其国内纲领，使他有机会改善自己在国外的形象和声望，尤其是拉美地区。这对于佩雷斯来说相当合适，在别人眼中，他对国际政治颇感兴趣。何塞·A. 席尔瓦-米切莱纳(José A. Silva-Michelena)提到，自 1850 年以来第一次，委内瑞拉通过其本身的外交政策向国外辐射出了自己的影响。而且，如后来的进展所表明的，这一新外交政策的野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佩雷斯试图改变委内瑞拉与其贸易伙伴们的经济关系，他开始成为批判者，辛辣地抨击发达的制造业国家和处于消费端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他表示，委内瑞拉希望创建一套公正的经济保障体系，该体系中没有特权，只有互惠式的尊重。他指出，发展中国家总是被迫廉价出售产品、高价购买消费品。佩雷斯控诉道，国家与国家之间
129 这种人为造成的不公正经济关系必须终止，以创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1974 年，在一封致美国总统杰拉尔德 R. 福特的公开信中，佩雷斯总统宣称，因为石油价格从来都不能弥补石油出口国的高昂进口成本和发展所需的技术成本，所以才需要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保护其成员国利益，使他们从地底掘出的财富不至于白白流失。佩雷斯从欧佩克的成功当中找到一个他需要的范例，并用来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利益提出类似的主张，这一主张后来演变为委内瑞拉在国际社会

的正式立场。在后来的一次联合国大会发言中，佩雷斯宣称石油价格的上升和欧佩克的参与令委内瑞拉有了谈判的资本，可以借此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及基础产品价格。

就任总统后不久，佩雷斯在一次国际论坛中公开表态，称愿意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和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与技术之间建立平衡的贸易关系。遵循这一理念，佩雷斯总统和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1922 — ）在 1975 年率先创立了拉美经济体系（*Sistema Económico Latinoamericano* — SELA），总部位于加拉加斯。SELA 的创建旨在推动拉美经济和社会进步，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相对抗。

佩雷斯有 2 项惊人之举，一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实现关系正常化，二是试图取消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的制裁。他相信该岛国在 1974 年时已和 60 年代不同，这一思想便是与古巴关系升温的内在核心。在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和劳尔·莱昂尼总统时期，古巴曾为委内瑞拉叛乱者提供训练和支持，当时，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也有一段时期负责政府的清剿行动，阻止卡斯特罗支持的游击队武装在委内瑞拉活动。

1975 年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佩雷斯总统表示他并不赞同卡斯特罗的意识形态，也不认可他的政府体制，但如果希望各国携手、共同追求独立自主的决策方式，委内瑞拉就必须接受同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差异。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他对加拿大记者补充道，委内瑞拉与卡斯特罗的关系完全正常，以对多元化意识形态的理解为基础。这种理解不仅能够维持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往来，而且还有可能使世界 130
各地的国家为多边发展的目标而寻求共同的政策。

佩雷斯总统的国际成就不仅限于对古巴的和解措施和建立 SELA 的行动。委内瑞拉是首个贷款给世界银行的欧佩克成员国。佩雷斯还将 5 亿美元作为信托资金投入美洲开发银行，供其他拉美国家贷款，旨在协助应对在燃料领域特别突出的价格上涨问题。佩雷斯当政时期，委内瑞拉向加勒比开发公司投资 3 500 万美元。他出访国外的次数也比任何其他委内瑞拉总统要多，其中包括 1976 年的莫斯科之行。佩雷

斯还支持巴拿马对运河区的主权要求。

尽管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即将结束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却麻烦缠身，不仅面临着政府事务中的问题，而且还有党内问题。当时，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对民主行动党内部事务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支持路易斯·皮涅鲁瓦·奥尔达斯(Luis Piñerúa Ordaz)为1978年总统候选人，与佩雷斯的不合开始逐步明朗化。皮涅鲁瓦·奥尔达斯的竞选纲领专注于恢复该党的道德价值观，并批评佩雷斯政府中恣意蔓延的腐败，但结果未能成功。

1978年12月的选举令基督教社会党重返总统府邸观花宫(Miraflores)。民主行动党候选人路易斯·皮涅鲁瓦·奥尔达斯，以略多于3个百分点的差距败给基督教社会党的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1925—　)。这是一次电视竞选，候选人在镜头前所花去的时间比过去的委内瑞拉总统候选人要多得多。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一如既往地强势，总共获得将近90%的选票。

坎平斯总统任期

新当选的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建立了若干新部，包括科学技术部和智力开发部，体现出该国持续发展的轨迹。他取消了佩雷斯总统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控制，试图通过刺激经济竞争来降低生活成本。这一政策使埃雷拉·坎平斯遭到非难，因为大部分观察者担心这么做会使生活成本提高。最后，这些政策确实加速了通货膨胀的进程。

131 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政府对佩雷斯时期的行政腐败案件发起指控。其中之一是以超过6 000万美元的价格为委内瑞拉海军购买6艘意大利海军造船所(*Cantieri Navale*)生产的护卫舰。另一项重要指控涉及总统座机的采购事宜，有数名高级官员在这笔交易中收取了高额佣金。第三起反响巨大、针对佩雷斯政府的腐败指控与购买冷藏货轮“内华达山”号(*Sierra Nevada*)有关，这笔采购毫无用处，因为该船没有达到要求，无法满足购买的初衷。

埃雷拉·坎平斯在任时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变化。1979年6

月 3 日的市政选举标志着市级行政新时代的开端；从那以后，市议会将负责颁布执行新的市政指导条例（经国会通过）。国会还批准提高公共职务的薪酬、最低工资、养老金、病残补助和抚恤金。提高这些标准的议案是工人阶级议员在国会上提出的，旨在抵消因放开物价所导致的生活成本上升。

由于对石油政策和生产的重视，石油工业在埃雷拉·坎平斯执政期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伊朗人质危机和 1980 年的两伊战争使委内瑞拉原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升至历史新高，达到每桶 32 美元（相当于 2005 年的 64 美元）。如此高的油价自然导致石油财政收入暴增。尽管如此，在佩雷斯执政期间不断增多的外债，仍然毫无放缓增长势头的迹象。

该届政府还面临其他财政问题，例如 1983 年 2 月 18 日玻利瓦尔币的贬值，这是积累高额外债、国内外巨大的偿债压力以及政府政策使财政收入流失海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为照顾进口商的利益，国际贸易业务能获得美元优惠汇率，可向差别汇率局（*Régimen de Cambio Diferencial*）申请，该机构纯粹是为控制及管理这类申请而建立的，并很快成为委内瑞拉民主历史上最腐败的组织。

尽管当局存在财政困难，这些年还是取得了若干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若干新法通过，对教育和文化领域影响巨大。"解放者"实验师 132
范大学（Universidad Pedagógica Experimental "Libertador"）成立于 1983 年 7 月 24 日，以纪念西蒙·玻利瓦尔诞辰二百周年。特雷莎·卡雷尼奥剧院也在这一时期落成。或许，加拉加斯城市地铁系统一期工程的完工是当时最万众瞩目的建筑成就，该段线路位于普罗帕特里亚（Propatria）和查卡伊托（Chacaíto）两站之间。

在就业与工业领域，政府的成果有喜有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 1979 — 1983 年间年均下跌 1.2%，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失业率平均为 20%左右。在工业发展方面，西部的苏利亚州成立了一家巨大的煤钢联营企业；其他项目则包括一座新的天然气工厂，一条从加拉加斯到沿海地区的新铁路，以及一座连通玛格丽塔岛和大陆的桥梁。

1983 年竞选的场面不如之前两次铺张。民主行动党候选人海梅·卢辛奇轻松战胜了前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卢辛奇在竞选中强调埃雷拉及基督教社会党的失败之处,以 56.8%的有效票数获胜。就在海梅·卢辛奇与民主行动党赢得总统选举后不久,该党在市议会选举中也取得令人瞩目的胜利,获得 66.2%的选票,相比之下,基督教社会党仅有 23.7%。

卢辛奇总统任期

1984 年 6 月,国会批准《授权法》(*Ley Habilitante*),使总统卢辛奇可以放手与他最担心的对象——蔓延的经济危机作斗争。卢辛奇经济恢复计划的成就包括:保障石油产业自给自足;减少国家赤字;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加大对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关注;在安索阿特吉州成立东部低温工业联营公司(*Complejo Criogénico de Oriente*);通过协调与规划中央办事处(CORDIPLAN)支持的一项为期三年的生产力促进计划,刺激农业和工业制造部门的发展。

卢辛奇总统意图改进国内企业的政策在海洋及航空运输领域特别
133 明显,而且这些政策又惠及旅游业。他还试图提高钢铁和铝产业的生产力。他用“社会契约”[①](*Pacto Social*)理念呼吁政府、实业家和工人齐心协力,实现待遇平等化的共同目标,补偿国家经济重组所造成的牺牲。

卢辛奇为偿还委内瑞拉外债而重新融资,这极大影响了他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他发誓委内瑞拉会还清外债“直到一个美分都不欠为止”,并大力推进债务重组工作。1986 年 12 月,玻利瓦尔币又一次贬值,造成大幅度通货膨胀,三汇率制开始实行:其一为 7.5 玻利瓦尔兑换 1 美元的优惠汇率,供基本品进口交易使用;其二为 14.5 玻利瓦尔兑换 1 美元的优惠汇率,供特定国际商品交易业务使用;另一种为 30

① 1983 年竞选时提出的理念,要求通过一种社会契约的方式改善公共服务,进行工资调整。当时的竞选口号为“面包、土地和工作”。——译者注

玻利瓦尔兑换1美元的自由市场汇率。

在卢辛奇总统当政期间，委内瑞拉与厄瓜多尔签署了《基多声明》(*Declaración de Quito*)，两国承诺同毒品交易和吸毒行为进行斗争。国会通过了一部禁止毒品和麻醉品使用的法律，该国还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发起一项控制毒品走私的提议，并深受认同。

腐败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和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担任总统期间，行政腐败是国家最突出的黑暗面之一，也成了反对派所关注的焦点。尽管政治腐败在1974年前就早已出现，但财政收入的猛增令腐败在1974年以后的10年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在需要国会表决的事项中，民主行动党通常都支持佩雷斯总统，但到他第一个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该党议员们开始就公共腐败问题发生冲突，且愈演愈烈，前总统贝坦科尔特和现总统佩雷斯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分歧。

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委内瑞拉体制和法律的无力。石油开采带来的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又使情况更加复杂。据报告称，佩雷斯上任仅仅2年，总审计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General)就已记录了超过500起行政渎职或腐败事件，但据信真正有司法介入的只是寥寥数起。

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时，公众就公共资金滥用问题谴责佩雷斯及 134
其政府，最广为人知的事件是以不正常的高价采购挪威冷藏货轮“内华达山”号。委内瑞拉政府用2 000万美元买下了这艘1万吨级货轮，随后获悉，该船的实际价格仅为1 190万美元。这笔交易引发丑闻，第一次使佩雷斯总统颜面无光。或许，给承包方过高出价、承包官员获取回扣的制度就是当时最广泛的贿赂方式。

在一次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国会以132票对106票判定佩雷斯应对指控负有政治责任，因为这些丑闻发生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尽管获得授权调查该事的国会委员会发现前总统在政治上、道德上和行政上都需负责，但后两项并没有得到国会整体的认可。国会报告提出指控，称超出实际价值的那810万美元已被若干交易中介人瓜分，佩雷

斯当局对此事也心知肚明。根据报告,国会认为他有罪,但只要求他对形成助长政治腐败的环境负责,而免除了针对道德和行政责任的任何指控。

另一桩腐败案与一个被称为“十二使徒”的小集团有关,据称他们利用显赫地位牟取私利。其中几人在佩雷斯政府中任职,包括古梅辛多·罗德里格斯(中央协调与计划局局长)、迭戈·阿里亚(加拉加斯市长兼信息与旅游部部长)和卡梅洛·劳里亚(开发部部长)。

西蒙·赛斯·梅里达声称这些人向佩雷斯提供了数百万竞选资金,并以此为代价收受贿赂、疯狂敛财。丹尼尔·黑林格(Daniel Hellinger)提到(1991年),“1974年,当石油美元开始如滚雪球般涌入国库,这些精英们发现,他们赢到的东西比原先将赌注下在CAP(佩雷斯)身上时的期望要多得多”。

约翰·马茨(John Martz)曾指出,大多数委内瑞拉政府项目充斥着低效、浪费和腐败等问题,媒体几乎每一天都对暴露出的问题发表言论,但很少有人能发出比前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更响亮的批评。大部分委内瑞拉政客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将政府合同交给那些能够
135 带来选票的人并无不妥,只要该项合同中的工作能得到充分的完成。就此意义而言,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都曾利用石油带来的财源来换取政治支持。

莱斯利·贝瑟尔断言,由于委内瑞拉的政治制度从历史上就是依赖于庇护制(即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形成的,因此要根除腐败是很困难的。然而,委内瑞拉政治始终具有如此特点这一简单事实并不能证明其制度就具有正当性。

基督教社会党在佩雷斯下台后夺取总统宝座。与包括其党内竞争对手在内的反佩雷斯派一起,基督教社会党针对前总统的腐败指控率先发起调查。但如前文所述,当调查结果需要进行国会投票表决的时候,就连反对派领导人也不愿给佩雷斯贴上道德和行政腐败的标签。只是在政治层面,他的政府曾滥用了这一制度,应该对此负责。因为就结果而言,佩雷斯并没有履行监督政府的职责。

如前所述，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不是唯一惹上此类麻烦的委内瑞拉总统。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政府时期的高官们也在他任期结束后因行政腐败的罪名受到指控和审问。一些最令人注目的案件中涉及的贪污分子包括前加拉加斯市市长鲁道夫·何塞·卡德纳斯、委内瑞拉国营电力公司(*Compañía Anónima de Administración y Fomento Eléctrico*)前总裁多明戈·马里亚尼，以及前部长比森特·纳瓦埃斯·丘里翁、托马斯·阿夫雷乌·拉斯卡尼里和贝尔纳多·莱亚尔·普切。这些人均逃往国外躲过制裁，引起了广泛的民愤。

总体而言，官员的政治腐败表明他背离本职工作，且达到令人无法接受的地步。对委内瑞拉来说，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配合观念的转变。因为只要委内瑞拉财源不断，政府能完成各项工作，而且中饱私囊的个人也能加快办事效率，民众就会接受这种行为，委内瑞拉政局长久以来就是如此。今天，这种说辞已不被认可，但在20世纪80年代却被人接受。总之有一点确凿无疑：无论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和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是否染指腐败行为，他们的执政确实助长了此种风气。

政治救赎

前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始终相信他是一场政治迫害运
动的受害者，因为他打破了委内瑞拉传统的政治模式，以求引入新的见 136
解和观念。例如，他没有将政府要职交给党内红人，而是托付给民主行动党的年轻成员和非党内人士。1978年，皮涅鲁瓦·奥尔达斯竞选失败后，民主行动党的贝坦科尔特派与基督教社会党联手，试图将佩雷斯与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浮出水面的几起最轰动的政治腐败案件联系到一起。避过政治一行政制裁后，佩雷斯马不停蹄地开始为东山再起展开准备工作。

克服了这些初期的障碍后，佩雷斯将精力投入工作，专注于民主行动党内部事务，也致力于同该国的一些最具影响力和实力的实体形成公共关系网。他重建党内领导地位的努力卓有成效，才到1984年，很多民主行动党的老党员已经开始谈论“阻止卡洛斯·安德烈斯”的话

题了。

佩雷斯在这些年来展现出了不可否认的工作能力,他的行动仍围绕委内瑞拉政治展开,但其能力也不仅仅在议会中体现。作为前总统的权利,他被授予终身参议院议员身份,并在国会中极为活跃,其主要目标为重新征服民心,重获政治号召力,继续打造和维持其作为国际领袖的形象。

至1986年年中,委内瑞拉媒体再次开始聚焦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一些评论家支持他,其他人鄙视他,但都在谈论他。总统卢辛奇和其他民主行动党的守旧派人士充分意识到佩雷斯的政治名望,展开游说,旨在确保大部分的党内选票都支持佩雷斯的对手——一名更正统的候选人。这一目标部分得以实现,正统派团体控制了该党的区级和地方书记处。然而,总统候选人人选的问题还是未能解决,因为民主行动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依然处于分裂状态。

因此,佩雷斯发现有必要与该党的正式预定候选人奥克塔维奥·莱帕赫对抗。于是他投入总统竞选,以作为"党外人士"、从普通民众中获得压倒性多数支持当选总统为目标。需要牢记的一点是,两年前的党内气氛就显然对佩雷斯不利。1988年佩雷斯的成功当选有其不同
137 凡响的一面,他从地方和草根层面走向国家层级,从党的基层走进党的领导核心。

佩雷斯并非籍籍无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任何组织的界限。他不是任何特定利益团体的代表,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再从民主行动党获得政治影响力。与此相反,他的声望来自其自身的政治形象。但正如下一章所述,那份声望在他1988年再次当选后将一落千丈。

1988年的全国选举在几方面都相当令人瞩目。首先,总统候选人有24名,为委内瑞拉史上最多。其次,前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再度当选,令他成为委内瑞拉首位凭借民意和民主选举两度当选的总统。再次,佩雷斯——曾在第一个任期后饱受口诛笔伐——能够在反对者如此众多的情况下获得52.89%的选票。佩雷斯总统还享有民主行动党在参众两院中占据多数席位的优势,前者为47.8%,后者为

48.3%。这将是民主行动党在国家立法机构两院中获得 35%以上席位的最后一次选举。

小结

1974 — 1988 年间的委内瑞拉见证了原油价格的巨变。钢铁和石油产业的国有化进程与油价上涨一起为两任总统及其政府提供了拓展国家政府行政规模和职能的必要资源。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情况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问题。至该时期末尾,石油价格几乎探底,使该国陷入极为窘迫的经济状况。这些年来的局面还给政治和行政腐败提供良机,其腐败程度是自戈麦斯独裁的黑暗年月以来所未见。



第十一章　混乱、挫折与无力（1989—1998）

139 自 1958 年起，委内瑞拉政治体系就离不开纪律严明、组织完善的政治党派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积极参与。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等较大的政党自然要代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及立场。而利益集团方面，企业家商会联合会（*Federación de Cámaras de Comercio y Producción*）、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和委内瑞拉农民联合会尤其突出。然而，至 20 世纪 90 年代，委内瑞拉政坛老一套的行事方式显然已行将就木。但不幸的是，向一套新规则转型的道路并不平坦。

佩雷斯第二个总统任期

1989 年 2 月 2 日，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第二次获得总统绶带。他的就职仪式在特雷莎·卡雷尼奥剧院（而非前任那般在国会大厦）举行，场面奢华，国外显贵云集，有不少人将其称为一场加冕礼。在
140 就职演说中，佩雷斯总统谈到了今后的艰难，称需要人民作出牺牲。他同时还提到，政府会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以扭转国民经济的走向。他的《关于经济调整的计划》（*Plan de Ajuste Económico*）后来被简称作“经济一揽子计划”。

当佩雷斯就任总统时，委内瑞拉的外债已接近 350 亿美元。因此，

委内瑞拉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被用来偿还债务。佩雷斯总统被迫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相应地使得经济和财政领域的激进改革无法避免，尤其在经济重建和缩减公共开支方面。政府被迫允许玻利瓦尔币大幅贬值、以颁布法令或听之任之的方式让物价飞涨、缩减国家对公共交通的补贴并调高了汽油价格。

总统还面临着原油价格过低的问题和由此导致的经济后果。以当时美元计算，1989 年委内瑞拉每桶石油价格大约为佩雷斯第一次就任总统时——即 1974 年——的一半。由此一来，该国承受着巨大的债务和国内开支，而财政收入却急剧缩水。佩雷斯的经济一揽子计划硬性规定调高公共服务收费，例如电力、电话、供水及卫生保洁。政府奉行一套企业调整政策，旨在改善企业效率，使国有企业更具竞争力。在平衡预算的努力中，政府还对财务困难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以便获得额外财源，减少公共支出。

实施新经济措施意味着委内瑞拉政治系统的一个重要传统规则——在重大决策上寻求共识——已被忽略。佩雷斯执政期所采取的诸多措施造成了委内瑞拉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1989 — 1991 年间，累计通货膨胀率达到史无前例的 150%。政府干预也无力控制通胀势头。

委内瑞拉民众原本对于佩雷斯的回归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以为他会给国家带来其第一任总统时期的富足，现在，佩雷斯政府除了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外无所作为，使这一期望彻底破灭。于是，当政府宣布其采取的严厉经济措施是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就自然引发了很多委内瑞拉人的骚动。这些措施缺乏必要的政治势力支持，在社会发生震荡之后实在很难生效。

14

变革的后果

“经济一揽子计划”影响了几乎所有委内瑞拉人，尤以穷人为甚，并使社会陷入一场骚乱，直到 300 多人丧生于军警手中才得以终止。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第二次宣誓就任总统才短短几天，民众抗议活

动就已爆发,委内瑞拉人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乃至对自身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此事,委内瑞拉历史学家、前总统[1]拉蒙·何塞·贝拉斯克斯指出,自 1989 年 2 月以来,委内瑞拉人一直用走上街头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受。有几天时间,委内瑞拉最贫困阶层大规模地参与了街头暴力、抗议和犯罪活动。随后,物价上涨和消费紧缩又引发学生暴动和教师罢工,甚至通常采取亲政府立场的工会也组织了大规模罢工。

一言以蔽之,自 1989 年 2 月起,委内瑞拉的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1958 年以来被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所主导的民众主义式民主在委内瑞拉几近消亡。政治不再是仅限政党和特殊利益集团涉足的领域。党派影响大批民众的能力已经消弭,传统参政阶级分崩离析、泯然无形,再没有实施领导的能力或意愿。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委内瑞拉政府坐视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不断溃烂恶化而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这一不作为导致政局更加不稳、若干集团激进化和各党派及政治参与的分裂局面。于是,社会与经济边缘化更为严重,极度贫困现象和失业率大为增加,社会不公日益显现,漠视选举、对社会失望和政治态度转变成为普遍现象。这一危机在 1989 年达到顶峰,伴随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冲突爆发,能让体制本身和政治领袖发挥作用的一般模式发生了改变。

仿佛这还不够,腐败似乎已成了委内瑞拉政坛挥之不去的伴生品。当时的问题与今天一样,是该国的领导层没有尽心尽力地应对政治所提出的挑战。1974 — 1988 年间,由于不正当手段和财政管理不善,有超过 10 亿美元被挥霍浪费。不仅如此,政治机关已经弱化到无力担当的地步,无法对政治体系加以改革。这些事件导致民众对其领导人和
142 传统参政阶级普遍的漠不关心。由此形成的局势将最终引发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的倒台和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的崛起。

产生这些情况的原因很多。当时,委内瑞拉人已经见到了种种异

① 在 1993 — 1994 年担任总统。——译者注

象：最贫困的社会群体匮乏基本必需品、食品出现大规模囤积和供应短缺、公共交通费及汽油价格明显不合理的上涨，维护国家安全的策略更趋于镇压而非防范。雪上加霜的是政府机构没有能力防止广泛的滥用职权现象，也未能迅速对局势作出反应。事实上，从最早出现街头抗议的迹象直到中止宪法保障、允许军队介入，这一过程就花了大约30天。不仅如此，政府内部沟通也不畅，使其无法协商一致后向一般民众给出合适的解释，说明为何他们要承受一些严厉——也自然不受欢迎——的经济措施。最后，委内瑞拉人所采取的经济模式无法公正地产出和分配财富，而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观念则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

总之，1989年2月事件的余波酿成了悲剧。有很多人丧生，委内瑞拉政治制度的正式与非正式机制都发生了转型。对佩雷斯总统的个人人望和安抚能力过分高估、从未料到民众会高度不满是政府犯下的大错。当事态继续向前发展，委内瑞拉各党派发现他们对该国的问题已完全无能为力。虽然曾几何时，主流政党尚且能以社会各方的要求和理念的代表人身份来标榜自己，但这也成了过去。尽管就事实而言，民主行动党已经与佩雷斯政府疏远并对其经济调整计划予以批评，但该党无力将民众的不满导向对己有利的方向，也无力从他们背离佩雷斯的立场中获取任何政治利益。民主行动党的领导层缺乏这方面的可信度。

1989年2月27日以后，委内瑞拉进入一段社会不稳定期，其标志为频繁的罢工、示威游行和学生抗议。1989年5月18日发生了一场抗议政府经济政策的全面罢工；1990年6月有多起反对汽油价格上涨的暴力示威活动；1991年3月，加拉加斯发生抗议生活成本过高的示威，2名学生在与警方的对峙中身亡；1991年11月，警方在加拉加斯的一场示威中导致3人死亡；1991年12月，由于10名年轻示威者在抗议活动中死于警方之手，高中和大学以罢课作为回应。1992年1月，示威活动在委内瑞拉各地上演，号召将佩雷斯赶下总统宝座。

一种有利于政变的气氛出现了，1992年2月4日，马拉开波、巴伦西亚、马拉凯(Maracay)和加拉加斯的武装部队同时起事反对政府，有

17 支部队参与行动。领导这次未遂政变的军官中，有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中校。眼见他策划的叛变遭到失败，查韦斯利用一次五分钟电视广播的机会发表讲话，这一广播后来最终使他声名狼藉：他呼吁其同谋者放下武器，并个人承担政变失败的全部责任。这起政变的领导人除了宣称自己来自委内瑞拉社会的贫困阶层以外，还试图在军队内部进行策反，推广一种信念，强调政变是为了涤清腐败的罪恶，根除政客们给国家带来的不幸。虽然委内瑞拉人并没有涌上街头支持政变，他们也没有站出来支持政府或民主体制。

1992 年 2 月政变后，一个由社会各界及政界代表组成的总统顾问委员会经任命成立。该委员会的设立初衷是讨论和提出建议，并增加支持政府的社会力量。然而，委员会的提议既没有被立即听取也没有被马上执行，于是公众相信，只要一熬过头一轮的震荡，政客们就不愿兑现承诺、不愿满足变革的要求。在这种不满和沮丧情绪的驱使下，陆军和海军高级将领以及少数极左派的民间人士组织发起了第二次政变(1992 年 11 月 27 日)。幻影、野马驹、OB-10、巨嘴鸟和 F-16 战斗机等先进装备加入战局，军用和民用目标均遭到轰炸，电视被用来号召民众起义，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尽管民众仍然要求政府进行彻底的转型，可他们再一次没有听从政变领导人的呼唤。

虽然两次政变都导致无辜民众伤亡，但 11 月 27 日的未遂政变与 2 月的武装起义没有直接关系。两次运动相互独立，唯一的关联之处在于均和当时非同一般的状况有关、由于公众公开弹劾失去民心的佩
144 雷斯政府而起。2 月，“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Movimiento Bolivariano Revolucionario* 200)成立，其成员来自军队中级军官，是陆军中校、少校、上尉和中尉们的思想产物，与军方其他军种的关联并不明显。

11 月事件由海军及空军高级军官策划而起。因为军纪要求下级服从上级，所以主导 11 月政变的 2 名海军少将和 1 名准将不可能听命于发起 2 月 4 日叛乱的中校。由此看来，几乎可以肯定这两起运动没有关联。11 月起义的指挥官试图避免先前的政变者所犯下的错误，所

以夺取了位于洛斯梅塞多雷斯(Los Mecedores)区的电视台,但他们忽略了对10频道的控制,未对此加以控制,使得佩雷斯总统可以从观花宫向全国发表讲话。

11月起义使人们更加确信,佩雷斯总统在位时间越长,这场危机就会愈发动荡。它也表明任何解决经济和社会危机的长期方案非佩雷斯的卸任离职不可。于是,弹劾总统的宪法程序启动,最后以1993年佩雷斯下台作结。值得一提的是,各方利益群体团结起来要求解除佩雷斯的总统职务,这一点相当重要。反对他执政的人形成了众多敌对阵线,当局仅仅为应付这些就焦头烂额,无力在这片令人胆寒的政治雷区中寻得出路。

佩雷斯总统的垮台不仅仅是他执行严厉经济调整计划的结果,也是他自毁长城、侵蚀自己的政治基础所导致的结果。佩雷斯与其政府傲慢自大,应付某些实权团体的手法十分拙劣——这是历史上传统型政党常有的毛病——佩雷斯的所作所为最终让毫无共同语言的政治利益集团都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执政。

第二次未遂政变发动后一周,州、市级选举开始。弃权数明显低于此前选举,去中央集权化进程开始生根。民主行动党发觉自身在地方选举中的实力弱化了,而且这架政党机器的影响力显现出一目了然的衰退迹象。于是,政治领导人不得不接受现实,认识到两党制(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已经开始崩溃。

这一两党制曾经是现代委内瑞拉政治的主心骨。民主行动党和基 14
督教社会党在创建初期是纪律严明且团结的组织,追求其各自成员的共同目标,异见者或小团体没有多少容身之地,政党视自己为渗透和控制其他社会组织的机器。1989年12月的州选举清楚地表明了政局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首先,选举本身就标志着总统权力的重大转移,因为在此之前,州长由总统任命。其次,计票结果标示了三个显著的变化:高比率的弃权票、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失去地方上的支持,以及若干小党派支持率的提升,例如激进事业党(*Causa* Я)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弹劾

第二次执政期间，佩雷斯的反对派希望清算他的旧账。这些对头们联手推动一项围绕“党内秘密”(*partida secreta*)资金滥用展开、旨在损害其声誉的运动，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让佩雷斯下台。由左派人士组成的激进事业党与新闻记者何塞·比森特·兰赫尔(José Vicente Rangel)联手，希望以滥用资金的罪名检举总统、内务部部长和总统府秘书长。

针对佩雷斯发起的弹劾运动是通过各方反对者聚集在一起实现的——大众媒体、各私营行业以及基督教社会党——而他的民主行动党抱以事不关己的立场，甚至也推波助澜。这些作用彼此相加，削弱了佩雷斯的总统权力，直到出现宪政危机的地步，而此危机诞生的“理由”便是所谓滥用“秘密资金”行为的存在。然而，这些敌对团体的真正企图可能是令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脱轨，哪怕牺牲宪政民主的稳定也在所不惜。

1992 年末，最高法院收到审判申请。数月后的 1993 年 3 月，公诉人拉蒙·埃斯科瓦尔·萨洛姆趁着全国各地普遍发生反佩雷斯示威、带来更尖锐的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大好时机，向最高法院提交了关于党内
146 秘密资金滥用一事的案情。1993 年 5 月，最高法院作出决定，根据现有证据，将对佩雷斯总统及其最亲密的合作者进行审判。

1993 年 5 月 21 日，委内瑞拉国会投票一致通过暂时剥夺佩雷斯总统职务的决议，由此为最高法院以行政腐败的罪名对他进行起诉铺平了道路。8 月 31 日，国会投票同意禁止他再度上台掌权，哪怕调查结果表明他无罪。佩雷斯的支持者提出抗议，认为前总统当下的困境在根本上是其新经济计划所导致的。反佩雷斯势力反复多次(尤其自 1992 年初起)呼吁他下台，但总统拒不接受。于是反佩雷斯联盟积蓄力量，反对者也组成联合，通过种种策略，成功地以最高法院令的方式迫使他停职。由此，这一政治报复行动通过国会政变的方式得以完成。

在他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发表的演说中，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

斯的言语反映了严苛的反省和某种幻灭之情，当时，这对面临失败的政客而言是常见的情形。随着佩雷斯的卸职，改革进程的推动力也骤然消失。1994 年 2 月，前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第二次就任，并很快采取经济控制手段，阻止了去中央集权化的进程。这些措施旨在瘫痪佩雷斯所启动的改良主义计划。

在服满最高法院所判刑期和国会成功剥夺其终身议员资格后，佩雷斯重新建立起政治领导地位。历史开始给予他一定程度的认同，因为他的政府和国家发展计划为今日委内瑞拉构筑未来发展和参与国际转型奠定了基础。不过，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仍需另一章的篇幅来撰写。

卡尔德拉第二届总统任期

新总统选举在 1993 年 12 月举行，有 18 名候选人参加角逐。前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仅以 30.5%的选票重获总统职务。卡尔德拉是一名巧舌如簧的演说家，将一切现实都描绘成最适合其施展政治抱负，擅长玩弄政治文字游戏，给 1992 年的叛乱和政变赋予了正当的理由。利用这一能力，卡尔德拉打破了民主的金科玉律，抛弃了守护公民体制的责任。卡尔德拉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蛊惑家和政治投机分子，就如任何庸凡政客一样，将委内瑞拉人民视为不明真相的无知群众。然而，在对其亲手建立的基督教民主党恪尽忠诚的同时，他也展现出绝然无情的一面——在该党拒绝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卡尔德拉采取最速成的联盟手段确保自己当选。他新的民意支持基础来自 17 政党的联盟（有很多来自极左派），以及他自己新成立的全国汇合党（*Convergencia*）。

1994 年 2 月，卡尔德拉第二次就任总统时，该国已经深陷政治危机长达数年之久。在他就任前的两年中，该国经历了两起政变和以腐败罪名对在任总统的弹劾。委内瑞拉还陷于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尽管前总统佩雷斯进行了亟须但不得人心的改革。

没有任何政党在参、众两院中获得多数，虽然卡尔德拉总统的全国

汇众党赢得了参议院议长一职,民主行动党则赢得了众议院的议长职位。虽然卡尔德拉呼吁"举国同心"地应对委内瑞拉的困局,事实证明,要实现那种同心协力是极端困难的。失去了自1958年以来主导委内瑞拉政坛的两党制体系后,1994年的国会中有5个不同的组织获得了较多的席位。在众议院中,民主行动党握有27.9%的席位,基督教社会党占26.9%,汇众党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联盟占25.4%,激进事业党占19.9%。在参议院,民主行动党控制34.6%的议席,基督教社会党有28.8%,汇众党一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联盟占19.2%,激进事业党占17.3%。

卡尔德拉总统必须面对委内瑞拉历史上也许是最糟糕的经济危机,其情况包括高通胀、经济萎缩和数家大银行的倒闭。为应对持续的社会骚动,卡尔德拉当局暂时取消了若干宪法保障的权利。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卡尔德拉政府宣布,鉴于金融系统的危机、外汇市场的波动以及投机行为,当局必须暂时中止部分权利保障,其中包括:保护公民免受恣意搜查和逮捕的权利、保护公民活动自由的权利、保护公民免遭财产剥夺且不予补偿的权利,以及参与任何合法经济活动等权利。这些权利的中止启动了一波侵犯人权的浪潮。

拉斐尔·卡尔德拉上任时还处理了另一件事,即在1994年释放乌
148 戈·查韦斯·弗里亚斯,撤销对他的一切指控——这一举措进一步使他大失民心。媒体断言,卡尔德拉1993年的当选是不为人知的暗箱操作和协商的结果,但反对派领导人之间的此类交易仍不足以解释佩雷斯总统被迫离职一事。也许可以部分归咎于委内瑞拉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他们推出了一系列节目,曝光各政党的所作所为,使政党与公众的整体关系疏远。如此一来,媒体使社会基层和各政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拉大。

左派和右派均集结到一起,形成某种盲目的反佩雷斯总统联盟。他们巨大的国内声望和媒体影响力影响了公众民意,使他们也起来反对佩雷斯的执政。他们反佩雷斯的理由大多是政治上的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在1992年4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阿图罗·乌斯拉尔·彼得里向

世人表露了他对政治局势的观点。他表示这一局势因数起愈演愈烈的危机更形复杂,而政府欠缺足够的意愿来有效应对这些危机。他声称1992 年 2 月 4 日的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公众对政治制度广泛的不满、背弃和否定带来了动乱的漩涡。他还宣称,政府的公信力被极大削弱,唯一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让佩雷斯总统辞职。那些与乌斯拉尔·彼得里看法类似的人声称总统已失去权威,促成变化以恢复总统职位的合法效力是他的职责所在。

乌斯拉尔·彼得里无法从委内瑞拉人民身上辨识出任何共有的美德,但他仍然是委内瑞拉历史上那一时刻的国家良知的缩影。也许是因为他不相信民主,又或许是因为他无法接受 1945 年 1 月 18 日的事件,总之,乌斯拉尔·彼得里采取了极为坚定的反政府立场。例如,在1992 年波涛汹涌的政治乱局中,他出版了一本作品,书名意味深长:《委内瑞拉政变与国家》(*Golpe y Estado en Venezuela*)。

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

获释出狱后,乌戈·查韦斯成了反对 1958 年委内瑞拉政治模式的象征人物。查韦斯承诺解散国会、召集制宪议会、重组国家及其法律。
受益于委内瑞拉民众对不断降低的生活标准和政府官员中泛滥的政治 149
腐败的不满,查韦斯在 1998 年总统选举中以 56.2%的有效票数获胜。与他最接近的对手是联合党派候选人恩里克·萨拉斯·罗默(Henrique Salas Romer),他获得了 39.97%的票数。

小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纪在委内瑞拉蜕变为一种惩罚工具,由控制党政机器的人所掌握。各党领导人开始高度依赖于实力和资源,而非自身的良好判断和经验。人民运动的方针被抛弃,党派领导者及军方与民间支持基础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概言之,政党制度放弃了其核心价值,堕落成了谋取私利和起反面作用的竞选机器,这最终只能落得与人民离心离德的下场。漠视政治、选举弃权的人数达到使人不安的高

度，党员的党派归属感消失，“独立”投票人相应增多，这些趋势明显反映出对两党制的普遍背弃。

委内瑞拉人民谴责两个主要大党(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其理由包括：根深蒂固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极端贫困；基本医疗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的欠缺；荒谬的资源分配方式；高失业率与待业人数。概言之，人民不相信这两个政党关心他们的福利，且怀疑两党是否有能力解决委内瑞拉的问题、作出有效且积极的改变。相应地，人民开始质疑两党是否具有政党所应有的一个最基本的职能：表达社会利益，并转化为有效的政略。于是，各党发觉其合法地位受到严重侵蚀，这又反过来使他们无力应对、无法给出答案。他们没有可信的计划和方针，而且最糟糕的是，没有有力的意愿去弥补和纠正他们的错误和缺陷。政党权威的缺失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年中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绝大部分有效的政治讨论形式都是非政治的。这种情绪在今日委内瑞拉仍然很强大。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种状况的出现始于政党无力继续施加恩惠或实践承诺的时刻。由此而言，此次政治危机与国家资源的减少不无关联。

第十二章　玻利瓦尔革命（1999—2005）

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成为总统时，一种新形态的政治主张开始 151
兴起，完全打破了委内瑞拉 1958 年创立的旧民主传统。这一新兴的、革命式的模式获得一个新领导团体的认同，废除了传统的民主行动党一基督教社会党轴心，其基本诉求是确保没有任何单一政党可以完全控制公众参与、从而主导政治进程。这一新政治理念的典型实例体现在创建新政府的全国制宪议会中，传统实力派在其中的地盘很小甚至根本没有。

于是，在新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政治及社会参与者之间，一种新的、高度冲突的关系由此建立起来。旧参与者包括传统政党、教会、工会和中产阶级，全都被查韦斯总统的新民粹主义时代视为与政治无关的角色。就这样，延续了 40 多年、竞争性的委内瑞拉民主传统已经被系统性地解体。

前政变参与者（*golpista*）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在 1998 年竞选
总统，承诺代表穷人的利益、解散国会、召开制宪议会、铲除腐败、更公 152
平地分配国家资源。对国内的穷人来说，他的言语带来了希望；对中产和上层阶级，他的雄辩则带来焦虑。当 1998 年 12 月的选举结束时，这名前政变分子获得 56.2%的有效选票，从而当选总统。

查韦斯总统任期

当选后,查韦斯总统开始为起草一份新的委内瑞拉宪法进行准备。通过选举选出的制宪议会成员在1999年起草了一套新的法律。1999年12月新宪法颁布后,得益于委内瑞拉穷人的支持,查韦斯以59.76%的得票率再度当选为总统(2000年7月)。应该一提的是,在起草新宪法的131名当选议员中,只有6人与查韦斯运动没有关联。新的一院制国家议会取代了两院制国会,这个立法团体共设165席,查韦斯的第五共和运动党(*Movimiento Quinta República*)和亲查韦斯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赢得了其中55.8%的席位。



乌戈·查韦斯总统

查韦斯甫一当选,反查韦斯势力几乎马上开始对他的社会主义和伪社会主义思想及纲领发表反对意见。再次当选的同一年,外交部长何塞·比森特·兰赫尔宣布,政府已揭露一起谋杀总统的阴谋,总统对中上层阶级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2001年12月,企业家商会联合会(*Fedecámaras*)号召发动为期一天的罢工,抗议查韦斯颇具争议的经济改革。

查韦斯总统进一步推进改革需要掌控的另一领域是石油工业。2002年2月,他任命了委内瑞拉石油总公司(PDVSA)新的董事会,旨在获得对这一机构更大的控制权。这一有可能非法的举措遭到PDVSA各管理层高官的反对;4月,工会和商贸及生产同业会联盟宣布发动全行业罢工,支持PDVSA。大约50万人在2002年4月11

日聚集起来，支持全行业罢工和 PDVSA。国民警卫队和亲查韦斯的暴徒与抗议者发生冲突，导致至少 15 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为了尽可能掩盖事态、不让公众知情，查韦斯封锁媒体，禁止报道此次暴力行为。

作为对失控暴力事件的回应，军方高层发动叛变，要求查韦斯辞
职。军队和国民警卫队领导人在 4 月 12 日宣布查韦斯已经辞职，并被 153
军方软禁。军队领导人指名罢工组织者之一佩德罗·卡尔莫纳担任过渡政府的首脑。2 天之后，经过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作，查韦斯在空军的支持下重新掌权。为了恢复委内瑞拉的和平与社会稳定，来自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卡特中心的代表在 8 月组成一个三人团体，协助政府和反对派展开对话。

尽管三人团体付出了努力，但收效微乎其微，对查韦斯当局的不满导致了 2002 年 12 月初的全面罢工。如此前一样，抗议者呼吁查韦斯总统辞职。2002 年 12 月 4 日，石油工业加入罢工，其他经济领域也随之仿效。委内瑞拉经济在实质上已经停摆。这些运动除了进一步招来查韦斯总统的敌意外毫无效果，他命令军方强抢仓库，夺取食物和给养，免费分发给穷人。石油行业罢工最终导致了燃料的短缺。

迈入 2003 年时，委内瑞拉仍未摆脱石油工业管理层为驱逐查韦斯总统而发动的全面罢工所带来的阵痛。该国的石油及衍生产品出口直线下跌，平均每天损失 280 万桶出口量。对这一攻击手段，查韦斯的回应是以管理不善和腐败为由撤换 PDVSA 的高层管理人员，并开除了 1.8 万名员工。PDVSA 董事会成员提起诉讼，指控这一开除属于非法行为，而且有政治动机。法院支持这一指控，命令立即让管理人员和工人返回原先岗位。PDVSA 的新任首席执行官阿里·罗德里格斯以及查韦斯的能源与矿业部长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则表示政府将对法院判决不予理睬。以经济方式驱逐总统未能奏效。至 5 月份，石油工业恢复生产，反对派开始专注于用政治策略废黜查韦斯。

2003 年 5 月，政府和反对派代表在“友好集团”的斡旋下签署一份协议，该集团由美洲国家组织组建，包括巴西、智利、西班牙、葡萄牙、墨

西哥和美国。该协议尤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构建一个全民投票的框架,针对查韦斯总统是否继续完成任期一事举行公投。

与此同时,为提高支持率,总统开始实行一系列项目(*misiones*)(或规划),以消除委内瑞拉的贫困和文盲为目标。大部分项目都和一
154 项用石油换取古巴教育/医疗支持的方案有关,被视为古巴方面暗中散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手段。项目共有 7 个。"走进巴里奥"项目(*Misión Barrio Adentro*)始于该国经济疲敝时期的 2003 年 3 月。这一政府资助的项目旨在给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和牙科诊疗,从加拉加斯的解放者区(*Barrio Libertador*)开始实施,然后推广到该国其他地区。该项目雇用了 1.5 万名古巴医生,他们每月获得大约 250 美元的报酬,高于古巴的薪水,但比委内瑞拉医生要低。委内瑞拉医务界联合会(*Federación Venezolana de Medicina*)提交诉状,希望阻止古巴医生在委内瑞拉行医,但未能成功。

石油收入增加后,新项目也开始执行,有很多归在能源与矿业部名下。自 10 月起,"罗宾逊项目"(*Misión Robinson*)(此名是为纪念玻利瓦尔的导师西蒙·罗德里格斯,他经常使用萨穆埃尔·罗宾逊这一笔名)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文盲的活动。虽然委内瑞拉的文盲率相对较低,但在贫困人口中比例很大。其中,一号项目聘请古巴扫盲专家,为教师提供培训,使他们能教育更多的学生,二号项目为教师充电,使他们有能力在短短两年内把学生的读写水平提高到六年级的标准。

"里瓦斯项目"(*Misión Ribas*)和"苏克雷项目"(*Misión Sucre*)都针对中学及大学教育。"里瓦斯项目"旨在帮助高中后进生在两年内提高到能够毕业的水准,让他们在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或委内瑞拉国营电力公司(CADAFE)中就职。"苏克雷项目"给学生提供每月 100 美元的大学教育补贴。

"市场项目"(*Misión Mercado*)是一项食品分配计划,旨在建立起政府名下的超市网络,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提供食品。这一构想来自对 2002 年全面罢工令食品分配链停摆的反思。"米兰达项目"(Misión Miranda)也许是最具争议的一项。查韦斯利用该项目动用政

府资金，在 2003 年底创建了一支 1 万人的军事预备队。政府宣称这一举措以最低工资标准雇用了上千名无业的退伍军人。而反对派惧怕这支米兰达军(*mirandistas*)会成为与军方平行的、忠于查韦斯的私人军队。

2003 年 8 月，320 万人向全国选举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Electoral*)联名签字陈情，要求举行罢黜总统的全民公投，此事造成了很大的恐慌。根据新宪法框架下的一部 1999 年委内瑞拉法律，包括总统在内的民选官员可以被撤销，要求撤销的票数必须不少于该官员的当选票数。尽管全国选举委员会拒绝了初次的签字请愿，一个政府所属的"快速反应"小队还是袭击了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据报道，还"惩罚" 155
了很多在请愿书上签字的人。

2003 年 11 月，360 万人向全国选举委员会发起第二次签名请愿。大多数议员反对请愿要求，因为部分签名的有效性存在争议。国家随即爆发骚乱，请愿者向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的选举法庭提出申诉。法庭恢复了一部分争议签名的有效性，使有效反对签名的总数达到 270 万，比启动全民公投所需数量要多 30 万。一周后，在来自政府的压力下，最高法院的宪法法庭推翻了之前的判决，理由是选举法庭对此案没有仲裁权。请愿签名者的姓名被公开张贴，有很多政府员工遭到开除或"下岗"的报复。

尽管遇到阻碍，全国选举委员会还是在 2004 年 5 月安排了 5 天时间，给那些签名有效性被质疑的人一个澄清的机会。虽然有一些签名系伪造，确系属实的签名数还是达到了全民公投所需标准，于是确定将举行公投，日期定在 2004 年 8 月 15 日。

准备全民公投之际，政府宣布在流亡的古巴反对派领导人罗伯托·阿隆索(Roberto Alonso)宅邸附近逮捕了几名哥伦比亚人。政府宣称这些人是民主集团(*Bloque Democrático*)所雇佣的准军事组织成员，该组织共有 3 000 名武装分子，被捕哥伦比亚人的证言证实了这一说法。阿隆索逃往美国，等待着他的是委内瑞拉政府的引渡。

尽管被政府干涉、选民受到威吓，公投还是按预定日期举行。投票

人数空前,某些地方的投票过程达 8 小时之久。投票结果为 59.25% 的选民支持总统留任。选举得到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塞萨尔·加维里亚(César Gaviria)的监督。对计票进行复审后,卡特中心认可其结果,表示尽管有部分选票无效,但大多数人仍然支持现总统。尽管选举结果经欧盟的审计和确认,反对派依旧声称选举中存在某种方式的舞弊。查韦斯赢得全民公投,但没有赢得国家。获胜优势不明显且不无疑问,而且并没有和平地达成政治和解。

重新确立总统地位后,乌戈·查韦斯为建设民主社会主义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使用强制土地再分配为手段。2001 年,政府推出“萨莫
156 拉计划”(*Plan Zamora*),利用委内瑞拉《土地法》(*Ley de Tierras*)来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大致而言,该法向未使用的土地征税,且在给予一定补偿的前提下征收未使用的私人土地,转给小农和集体农场使用。萨莫拉计划制定得比较草率、有欠考虑,因为委内瑞拉有大约 9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市场项目”(*Misión Mercado*)的规划在局外人看来更为合理,政府的基本出发点是保障食品供应,这是经过 2002 年大罢工的教训后所得出的经验。以此为借口,2005 年初开展的土地再分配工作逐步违背了《土地法》的条款,开始强制征收土地。强行的土地再分配进一步削弱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稳定。

近年来,查韦斯政府的举措包括将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国际储备投入社会项目,以及用于获取土地后再分配给穷人。

石油

尽管有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决心,委内瑞拉仍高度依赖石油。查韦斯了解这一依赖性,是欧佩克中关于油价问题的鹰派人物,要求抬高价格、降低产量配额。他意图延续其石油民粹主义者的声望,使用石油收入来维持他在委内瑞拉获得的政治支持。为此目的,他让委内瑞拉石油总公司遵循能源与矿业部的指示。为了通过石油获取资金,他还曾试图提高合资开采协议中特许经营税的税率,而且不久前动用了雪铁戈(Citgo)公司部分或全部的股份出售所得(雪铁戈是一家委内瑞拉的

国营石油公司)。查韦斯把石油收入转投向短期社会项目的举措不无风险。即便他的支持者也承认,社会真正发展起来或许要几十年,而该国的石油收入可能会在此之前告罄。

外交政策

查韦斯的对外政策同样不无风险。尽管国内麻烦不断,查韦斯还是启动了若干外交项目,以巩固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总统和他的第五共和运动党支持他所谓的拉美一体化进程。这包括创建或扩展目前拉美国家之间已有的合资项目。他一以贯之地支持委内瑞拉在南方共同市场(*Mercado Común del Sur* 或 *Mercado Comum do Sul*)中保持联系国身份,这一组织也称作"南共市"(*Mercosur* 或 *Mercosul*),成立于 1995 年。

2005 年,查韦斯宣布成立南电(*Telesur*),又称南美电视台 157
(*Televisión del Sur*)。南电由若干拉美国家共有,但委内瑞拉拥有 51%的股份。虽然这兑现了他对拉美一体化的承诺,但也是查韦斯同政敌拥有的私人传媒对抗的手段。以此为目的成立的政府企业不止南电一家。南电持反美倾向,其目标是与美国有线新闻台和当前委内瑞拉最大的电视台、媒体大亨古斯塔沃·西斯内罗斯(Gustavo Cisneros)持有和经营的委内瑞拉电视台(*Venevisión*)相抗衡。2002 年政变期间,在西斯内罗斯的指示下,委内瑞拉电视台曾用漫画方式抨击查韦斯。因为惧怕国有化和审查,西斯内罗斯已有所收敛,并将 80%的业务转移到美国。

委内瑞拉政府还计划与巴西建立双边贸易关系,并欲以石油换取古巴的技术。因为一起涉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FARC)的"外交部长"罗德里戈·格兰达(Rodrigo Granda)的国际突发事件,横穿哥伦比亚的输油管建设计划几乎毁于一旦。在加拉加斯附近,格兰达被委内瑞拉军警抓获并押回库库塔市,后移交给哥伦比亚当局。这一媒体热议的事件导致高度的外交紧张状态,哥伦比亚方面质疑委内瑞拉缺乏合作诚意,并

怀疑其对于 FARC 的真正意图所在。2005 年 2 月,为缓解紧张状况,查韦斯与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Alvaro Uribe)会晤。在来自古巴、秘鲁和巴西的调停人的帮助下,两国同意以外交渠道解决类似问题,而非诉诸媒体,并重新敲定了输油管建设事宜。

虽然查韦斯支持拉美一体化,他却公开反对别国和国际项目,特别是强烈抨击美国。除了与古巴保持着不曾间断的关系以外,他还建立了同伊朗和利比亚的外交往来。这名反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的前政变领导人曾多次公开发表言论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包括美国支持海地反对派驱逐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一事,以及 2003 年入侵伊朗的行动。查韦斯不断宣称美国有暗杀他的计划,不过没有明确的证据。他曾威胁,如果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他就停止对美国的石油出口。

美国对于查韦斯总统的左翼政府一贯采取对抗的立场。美国资助其对手的民主工作,并始终将查韦斯视为西半球的有害势力。乔治·W. 布什总统当局要求其他南美洲国家给予支持,孤立查韦斯以及他在拉美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企图。查韦斯坚称他就是南美洲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石油民粹主义终将凭借第三条道路(Third Way)胜利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

小结①

没有人希望见到委内瑞拉民主进程遭受无法挽回的失败。虽然当前的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总统政府以纯粹的选票数量作为其合法性的基础,反对派仍在不断主张,宪政机制能规范权力的行使,以使不具备能力或效力的政府被取代。为了充分了解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之间裂痕究竟有多深,2002 年 4 月的教训必须得到相应的重视。

查韦斯总统的第五共和运动党应纠正其政策,恢复目前宪法条款

① 这段评论以作者迈克尔·塔弗和安第斯大学教授路易斯·洛艾萨·林孔(Luis Loaiza Rincón)之间的书信为基础。

所要求的体制和程序,从而将政府的控制和干涉限制到适宜的程度。继续拖延、不以理性方式执政的后果是当前政府无法承受的,该政府也无法继续依赖看似无限的石油资源。倘若委内瑞拉还是将命运系于油价的高低,本质上就不可能建立持久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政治模式。

如果委内瑞拉领导人确实以追随民主为指导原则,那么就必须明确界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适当的制衡关系,这是不可或缺的。而与此矛盾的是,要确立制衡关系,就必须摒除一种普遍且非民主的思维模式,一些领导人在这一思维模式的驱使下抱有错误的观念,认为以牺牲各方共识为代价的领导方式也是一种可行之选。查韦斯总统必须彻底明白,单纯的选票数量给予他的所谓合法性不足以保证他可以不负责地行使权力。事实上,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事件清楚地表明,按照民主的要求,统治合法性只能给予那些可以高效、负责地行使权力,并且有充分手段确保行政诚信的人。

另一方面,反对派必须担起责任,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可以取代委内瑞拉第五共和党的替代模式。这一备选执政体系的运作方式和政策应以能够铲除可能导致行政不公和腐败的权力结构为宜。反对派还必须重获人民的信赖,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所带来的优势。然而,仅凭借大众媒体的曝光不足以赢得人民的信任。反对派领导人必须努力传达明确清晰的信息和社会构想,这种沟通要足以激发、激活和吸引委内瑞拉人的忠诚。最后,反对派必须将这些信息传递到街头巷尾,使其成为普遍的话题。 159

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至为关键:公民社会无法在取代某种政党制度的同时却依旧保留其公民性质。自由竞争式政党制度的责任之一是积极为创建公民式的思维模式作出贡献、给人民机会、让他们充分表达自我的政治理念、参与到决定其自身政治命运的政治进程中来。

委内瑞拉需要另一场真正有效的"民主革命"。这样一场革命,就如 1958 年 1 月 23 日所发生的一样,将使国家不得不把权力逐步交还给人民。这场革命也必须遏制政府官僚体制,终止其失控的膨胀和干预。同时,政府必须结束家长式统治的无尽循环,这种家长式的政府被很多委内瑞拉人视为社会的救世主。而现实中,委内瑞拉人民才是政府的救世主。

委内瑞拉历任国家元首

姓　　名	时　间	备　注
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	1819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José Antonio Páez)	1830—1835	1830—1831年为临时总统,1831年正式当选
何塞·马里亚·巴尔加斯(José María Vargas)	1835—1836	
安德烈斯·纳瓦尔特(Andrés Narvarte)	1836—1837	
卡洛斯·索夫莱特(Carlos Soublette)	1837—1839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José Antonio Páez)	1839—1843	
卡洛斯·索夫莱特(Carlos Soublette)	1843—1847	
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José Tadeo Monagas)	1847—1851	
何塞·格雷戈里奥、莫纳加斯(José Gregorio Monagas)	1851—1855	
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José Tadeo Monagas)	1855—1858	
胡利安·卡斯特罗(Julián Castro)	1858—1859	
佩德罗·瓜尔(Pedro Gual)	1859	
曼努埃尔·费利佩·托瓦尔(Manuel Felipe de Tovar)	1859—1861	

续 表

姓 名	时 间	备 注
佩德罗·瓜尔(Pedro Gual)	1861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José Antonio Páez)	1861—1863	
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法尔(Juan Crisostómo Falcón)	1863—1868	
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José Tadeo Monagas)	1868	
何塞·鲁佩尔托·莫纳加斯(José Ruperto Monagas)	1869—1870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Antonio Guzmán Blanco)	1870—1877	
弗朗西斯科·利纳雷斯·阿尔坎塔拉(Francisco Linares Alcantará)	1877—1878	
格雷戈里奥·塞德尼奥(Gregorio Cedeño)	1878—1879	三人执政委员会
哈辛托·古铁雷斯(Jacinto Gutiérrez)		
何塞·格雷戈里奥·巴莱拉(José Gregorio Varela)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Antonio Guzmán Blanco)	1879—1884	
华金·克雷斯波(Joaquín Crespo)	1884—1886	
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Antonio Guzmán Blanco)	1886—1887	
埃尔莫赫内斯·洛佩斯(Hermógenes López)	1887—1888	
胡安·巴勃罗·罗哈斯·保罗(Juan Pablo Rojas Paúl)	1888—1890	
雷蒙多·安杜埃萨·帕拉西奥(Raimundo Andueza Palacios)	1890—1892	
吉列尔莫·托尔·普利多(Guillermo Tell Pulido)	1892	
华金·克雷斯波(Joaquín Crespo)	1893—1898	
伊格纳西奥·安德拉德(Ignacio Andrade)	1898—1899	
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Cipriano Castro)	1899—1908	

续 表

姓　　名	时　间	备　　注
胡安·维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	1908—1914	
维克多里亚诺·马尔克斯·布斯蒂略斯(Victorino Márquez Bustillos)	1914—1922	
胡安·维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	1922—1929	
胡安·保蒂斯塔·佩雷斯(Juan Bautista Pérez)	1929—1931	
胡安·维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	1931—1935	
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Eleazar López Contreras)	1935—1941	
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Isaías Medina Angarita)	1941—1945	
罗慕洛·贝坦科尔特(Rómulo Betancourt)	1945—1947	
罗慕洛·加列戈斯·弗雷雷(Rómulo Gallegos Freire)	1947—1948	
卡洛斯·德尔加斯·查尔沃德(Carlos Delgado Chalbaud)	1948—1950	军事执政委员会主席
赫尔曼·苏亚雷斯·弗拉梅里奇(Germán Suárez Flamerich)	1950—1952	执政委员会主席
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	1953—1958	
沃尔夫冈·拉拉萨瓦尔(Wolfgang Larrazábal)	1958	执政委员会主席
罗慕洛·贝坦科尔特(Rómulo Betancourt)	1959—1964	
劳尔·莱昂尼(Raúl Leoni)	1964—1969	
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	1969—1974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	1974—1979	
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Luis Herrera Campins)	1979—1984	
海梅·卢辛奇(Jaime Lusinchi)	1984—1989	

续 表

姓　　名	时　间	备　注
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	1989—1993	
拉蒙·贝拉斯克斯(Ramón Velásquez)	1993—1994	
拉法埃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	1994—1999	
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Chavez Frias)	1999年至今	



委内瑞拉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161 **巴里奥斯，贡萨洛（Barrios, Gonzalo, 1902 — 1993）**，委内瑞拉律师、政治家。委内瑞拉组织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最瞩目的成就是于1941年参与创建了民主行动党。1968年总统选举中惜败于基督教社会党的候选人拉斐尔·卡尔德拉后，巴里奥斯在1974 — 1979年间担任委内瑞拉国会主席一职，并兼任其所属民主行动党的主席。尽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被迫流亡，他仍然为其祖国的民主进程发挥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贝略，安德烈斯（Bello, Andrés, 1781 — 1865），委内瑞拉学者、诗人、立法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字学家。凭创作和翻译，他在早年就声名鹊起，并通过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一起广泛游历大大开拓了眼界。他是西蒙·玻利瓦尔的导师之一。其最脍炙人口的诗篇包括《致诗神》（*Alocución a la poesía*）和《致热带农艺的颂歌》（*Silva a la agricultura de la zona tórrida*）。若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学著作出自他手，他还著有《供美洲人使用的西班牙语语法》（*Gramá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 destinada al uso de los americanos*）一书。贝略的人文主义作品对于新独立的美洲各国形成美洲人的自我认同意识不无裨益。

162 **贝坦科尔特，罗慕洛（Betancourt, Rómulo, 1908 — 1981）**，委内瑞

拉政治家、演说家、民主行动党创始人之一、临时总统(1945 — 1948)、总统(1959 — 1964),是委内瑞拉历史上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执政时期因大刀阔斧的土地改革、与石油公司重新谈判石油开采使用费和牢牢确立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而被世人铭记,其间充斥着来自极左和极右势力的反叛行动。

布兰科,安德烈斯·埃洛伊(Blanco, Andrés Eloy, 1896 — 1955), 委内瑞拉政治家、演说家、诗人。他是"1928 一代"中的一员,民主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西班牙之歌》(*Canto a España*)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并为他赢得首个奖项,在 1923 年由西班牙西语学会组织的一次国际诗赛中折桂。这一极高的荣誉令布兰科闻名于世。在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压迫政体下斗争的经历令他的诗作别具一格,这在若干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石船》(*Barco de Piedra*)和《重逢马尔维娜》(*Malvina Recobrada*)。布兰科的创作令委内瑞拉诗歌真正走向成熟,并有自己独特的风骨。安德烈斯·埃洛伊·布兰科是用西班牙语表达隐喻和想象的最杰出的大师之一。

玻利瓦尔,西蒙(Bolívar, Simón, 1783 — 1830), 又被称作"解放者"(*el Libertador*),委内瑞拉散文家、军事领袖、南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还与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和其他成员一起为争取独立的"爱国社"(*Sociedad Patriótica*)工作,推行革命主张。他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为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赢得自由,并与何塞·德圣马丁将军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共同构想秘鲁的解放大计。他在发起进军并最终夺取委内瑞拉的"惊人的战役"之际所发表的《决战宣言》,成为委内瑞拉独立运动的转折点。玻利瓦尔的文学成果包括《卡塔赫纳宣言》(*Manifiesto de Cartagena*)、《牙买加来信》(*Carta de Jamaica*)和《安戈斯图拉演说》(*Discurso de Angostura*)等南美洲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作品。1830 年,他于哥伦比亚的圣玛尔塔去世。

邦普朗,艾梅(Bonpland, Aimé, 1773 — 1858), 法国物理学家、植物学家、博物学家及委内瑞拉、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探险家。与亚

历山大·冯·洪堡合著有里程碑式的作品《新大陆赤道地区游记》(*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卡尔德拉,拉斐尔(Caldera, Rafael, 1916 —),委内瑞拉律师、政
163 治家、基督教民主运动领袖、基督教社会党(COPEI)的创始人之一、两任总统(1969 — 1974 年及 1994 — 1999 年)和 1983 年选举中的落选人。其首任总统任期中最瞩目的成就是使委内瑞拉在 1973 年加入《安第斯条约》。第二次就任总统前,他与基督教社会党分道扬镳,成立了全国汇合党(*Convergencia National*)。他第二任总统时期致力于平息因 1992 年两起针对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的政变造成的国家动荡,重建和谐氛围以及对佩雷斯进行司法审判。

卡雷尼奥,特雷莎(Carreño, Teresa, 1856 — 1917),委内瑞拉最具名望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卡雷尼奥生于加拉加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和美国度过。为了纪念她,加拉加斯的文化中心被命名为特雷莎·卡雷尼奥剧院。

卡斯特罗,西普里亚诺(Castro, Cipriano, 1858 — 1924),委内瑞拉考迪罗、总统。他是来自安第斯山区塔奇拉州的 4 名军事统治者的第一人。其统治期(1899 — 1908)以"重建革命"为中心,就国内改革或进步而言不太成功。他在位期间最瞩目的事件可能是 1902 年的委内瑞拉债务纠纷,导致一场针对委内瑞拉的英德意联合封锁。在欧洲就医时,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被副总统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废黜。

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Hugo, Chávez Frías, 1954 —),委内瑞拉军官、左翼民粹主义者、1999 年至今的总统。曾担任陆军中校。他的政策据称源自西蒙·玻利瓦尔的理念,并赢得了委内瑞拉穷苦大众的普遍支持,但被中产和上层阶级所谴责。他的任期因 2002 年一次失败的政变而一度中断,2004 年的全民公决也未能成功使他下台。

科萨,胡安·德拉(Cosa, Juan de la, 1460 — 1510),西班牙航海家、绘图家,随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经历了其头两次新大陆的发现之旅。1499 年又与阿隆索·德奥赫达一起航行南美。1500 年,他绘制出世界

地图(*mappa mundi*),这是第一份涵盖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其中也包括委内瑞拉。

克雷斯波,华金(Crespo, Joaquín, 1841 — 1898),委内瑞拉考迪罗、两任总统(1884 — 1886 年及 1894 — 1898 年)。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委内瑞拉与英国发生一场边界纠纷。此后,因对他选定的继任者存在异议,各地发生叛乱,克雷斯波在战斗中身亡。

德尔加多·查尔沃德,卡洛斯(Delgado Chalbaud, Carlos, 1909 — 164 1950),委内瑞拉工程师、军官、国防部长。他参与了 1945 年 10 月和 1948 年 11 月的两次革命。在 1950 年 11 月遇刺身亡前,一直是军事执政委员会(*Junta Militar de Gobierno*)的领导人。其被害事件导致了极大的纷争。

法尔孔,胡安·克里索斯托莫(Falcón, Juan Crisóstomo, 1820 — 1870),又被称作"伟大公民"(*el Gran Ciudadano*),委内瑞拉军事领袖、1863 — 1868 年间的总统。在决定委内瑞拉政治未来的斗争中,他与埃塞基耶尔·萨莫拉(Ezequiel Zamora)一起,领导 19 世纪 60 年代的联邦主义运动,反对中央集权主义。蓝色革命大获全胜后被迫流亡。他被授予共和国元帅称号,并获得"伟大公民"的荣誉头衔。

加列戈斯,罗慕洛(Gallegos, Rómulo, 1884 — 1969),委内瑞拉作家、教育家、政治家、总统(1948 年)。他是 20 世纪委内瑞拉最著名的作家,于 1947 年作为民主行动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他致力于广泛的土地改革、削弱军方的地位,从而引起很多势力强劲的同道的不满。1948 年 11 月 24 日,他被军方推翻并流放。其最知名的文学作品包括《堂娜芭芭拉》(*Doña Bárbara*)和《爬藤》(*La Trepadora*)。

戈麦斯,胡安·比森特(Gómez, Juan Vicente, 1857 — 1935),又被称作"可赞的人"(*el Benemérito*),委内瑞拉将军、独裁者、总统。他趁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不在国内时夺取了权力。27 年的统治期间(1908 — 1935),戈麦斯颁布过 7 部宪法,每一部宪法都强化了他对委内瑞拉的掌控。凭借原油生产与出口所带来财政收入,其统治期见证了委内瑞拉的现代化进程。戈麦斯的国内政策名为"复兴",但却是挂

立宪之名，行独裁之实。支持者称他是“可赞的人”，攻讦者则叫他“鲶鱼”(*el Bagre*)。

古斯曼·布兰科，安东尼奥(Guzmán Blanco, Antonio, 1829—1899)，又被称作“杰出的美洲人”(*el Ilustre Americano*)，委内瑞拉医生、典型的考迪罗、总统。他是黄色自由党的领导人。1870年，他通过“革新运动”成为总统，并以此开启了委内瑞拉现代化的进程。他分别在1870—1877年、1879—1884年和1886—1887年三度担任委内瑞
165 拉总统，任期内着重公共建设、全民教育和首都加拉加斯的现代化。古斯曼·布兰科是委内瑞拉伟大的设计师，显著削弱了基督教会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完成第三个总统任期之后，他移居巴黎，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奥赫达，阿隆索·德(Hojeda (Ojeda), Alonso de, 1466—1516)，西班牙航海家、征服者、委内瑞拉大部分海岸的发现者。他的发现帮助胡安·德拉科萨在其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地图中确定了委内瑞拉的海岸线。

洪堡，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Humboldt, Friedrich Heinrich Alexander von, 1769—1859)，德国地理学家、博物学家、探险家，被视为科学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在委内瑞拉、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地理学、地质学和自然科学勘察。西蒙·玻利瓦尔称他为“新世界的科学发现者”。《新大陆赤道地区游记：环球物性简述》(*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and Cosmos: A Sketch of the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是洪堡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拉腊萨瓦尔·乌盖托，沃尔夫冈(Larrazábal Ugueto, Wolfgang, 1911—2003)，海军上将、执政委员会(*Junta de Gobierno*)主席(1958年)。他在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被1958年1月23日的革命推翻后执掌大权。曾参加当年12月举行的总统民主选举，但未能当选。

莱昂尼，劳尔(Leoni, Raúl, 1905—1972)，委内瑞拉政治家、总统

(1964 — 1969)。他所领导的政府吸纳了反对派的力量,形成“广泛基础”(*Amplia Base*)联盟。武装暴乱和游击战的持续威胁是他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凭借小心审慎的手腕,通过允许左派革命运动党和委内瑞拉共产党参与民主进程的方式,他得以重建国家的政治稳定。藉此,莱昂尼总统设下了其和平治世的基础,并进一步采取措施,为委内瑞拉羽翼未丰的民主制度带来亟须的安全、信心和稳定。他颁布了《刑法判决减免法》(*Ley de conmutación de Penas*),令 250 多名在押的武装暴乱分子重获自由。在其任期中,石油产业持续繁荣,产量和稳定性均史无前例;钢铁工业得到强化,重现活力;失业率保持在历史最低点;土地改革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创纪录的增长。

洛佩斯·孔特雷拉斯,埃莱亚萨(López Contreras, Eleazar, 16
1883 —1973),委内瑞拉军官、国防部长、总统(1935 — 1941)。他曾在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和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政府中任职。他担任总统时比较著名的成就是将独裁制成功转型为民主制,尽管公民和政治自由仍存在限制。此外,委内瑞拉军队在其任期中实现现代化,并获得委内瑞拉人民的尊重。

洛萨达-基罗加,迭戈·德(Losada y Quiroga, Diego de, 1513 — 1569),达连(Darién)地区最早的征服者之一,委内瑞拉地区的探险家,圣地亚哥·德莱昂·德加拉加斯(*Santiago de León de Caracas*)城(即加拉加斯)的兴建者(1567 年)。

马尔克斯·布斯蒂略斯,维多利诺(Márquez Bustillos, Victorino, 1858 — 1941),委内瑞拉临时总统、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盟友。他在 1915 — 1922 年间担任临时总统,其间戈麦斯担任总统和军队总司令。马尔克斯·布斯蒂略斯任总统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梅迪纳·安加里塔,伊萨亚斯(Medina Angarita, Isaías, 1897 — 1953),委内瑞拉军官、国防部长、总统(1941 — 1945)。他在 1941 年被国会选为总统。他恢复公民和政治自由、再次允许各党派公开活动、授予妇女投票权、开放言论和出版自由。梅迪纳·安加里塔领导委内瑞拉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并加入联合国。1945 年 10 月 18

日，梅迪纳·安加里塔总统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由此结束了一段长达46年、由塔奇拉人统治该国的历史。

米兰达，弗朗西斯科·德(Miranda, Francisco de, 1750 — 1816)，又被称作“先驱者”(*el Precursor*)，或“举世公认的克里奥尔第一人”(*el primer criollo universal*)，委内瑞拉思想家、革命家。他被视为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以和被视作“解放者”的西蒙·玻利瓦尔相区别。他还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1806年，依靠外来协助，他领导了一次对委内瑞拉海岸的远征，但未能成功。1810年革命开始后，他返回委内瑞拉，在爱国武装力量中担任领导职务。遭受一系列挫折和不幸后，他于1812年向西班牙人投降。玻利瓦尔等爱国志士被这一行为所激怒，遂将他交给西班牙人处置。他被押送至西班牙，囚禁于加的斯直至去世。

莫纳加斯，何塞·格雷戈里奥(Monagas, José Gregorio, 1795 — 1858)，委内瑞拉军事领袖、总统。与他的兄长何塞·塔德奥一起坚决
167 捍卫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完整性，反对派斯希望委内瑞拉退出共和国的意图。他在1851 — 1855年间继其兄长担任总统，并于1854年废除了委内瑞拉的奴隶制度。

莫纳加斯，何塞·塔德奥(Monagas, José Tadeo, 1784 — 1868)，委内瑞拉军事领袖、总统。他是委内瑞拉独立运动时期的指挥官，1847 —1851年及1855 — 1858年两任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1848年，他将保守派赶出政府，把前总统派斯流放出境，与弟弟何塞·格雷戈里奥开始了11年的独裁统治。被推翻下台10年后，莫纳加斯成功领导了一次称为“蓝色革命”的反复辟运动，但在同年去世。其遗体长眠于国家公祠。

派斯，何塞·安东尼奥(Páez, José Antonio, 1790 — 1873)，委内瑞拉军事英雄、首任总统。他以主将的身份指挥了1821年的卡拉沃沃战役，这是一场令委内瑞拉脱离西班牙统治、取得自由的决定性战役。1829 — 1830年，他领导了让委内瑞拉脱离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运动，由此建立起独立的委内瑞拉共和国。派斯曾三度就任总统：1830 —

1835 年、1839 — 1843 年和 1861 — 1863 年。他是委内瑞拉保守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于 1863 年遭流放，离开委内瑞拉前往美国定居，直至 1873 年去世。

佩雷斯，卡洛斯·安德烈斯（Pérez，Carlos Andrés，1922 —　），委内瑞拉政治家、1974 — 1979 年和 1989 — 1994 年间的两任总统。佩雷斯致力于利用石油作为筹码和谈判手段，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在世界经济舞台中争取更为公平的发展环境。佩雷斯寻求实现石油和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以此改善委内瑞拉工人的生活状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在佩雷斯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中，随着全球石油价格的暴跌，经济形势显著恶化。佩雷斯严苛的经济政策导致公众的普遍不满。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民心背离的氛围，导致 1992 年两次未遂政变的发生。随后，参议院基于渎职和侵占公款用于非法活动的罪名弹劾总统佩雷斯，令他成为委内瑞拉共和国史上首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

佩雷斯·希门尼斯，马科斯（Pérez Jiménez，Marcos，1914 — 2001），委内瑞拉军官、总统(1952 — 1958)。他参与了令民主行动党得以执掌政权的 1945 年十月革命，是 1948 年推翻罗慕洛·加列戈斯总统后的三人执政 168
委员会中的一员。1952 年，他自封为总统，将委内瑞拉领向一段腐朽的独裁统治期，以极端反共和压迫体制著称。他投入巨款翻修委内瑞拉的高速公路系统，将加拉加斯打造成花哨艳俗、为其政绩歌功颂德的秀场，这些行为均给他的政府带来恶名。被 1958 年 1 月 23 日的革命推翻后，他流亡至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直到 1963 年被遣返回委内瑞拉为止。1963 —1968 年间，他在委内瑞拉服刑，获释后流亡西班牙，直至去世。

雷利，沃尔特（Raleigh，Walter，1552 — 1618），海军军官、作家，深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爱和提携。1595 年，他沿奥里诺科河出发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埃尔多拉多），一路航行至圭亚那地区。后来，他在发表于 1596 年的《辽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发现之旅》（*The Discoverie of the Large，Rich，an Bewtiful Empyre of Guiana*）一书中详述了此次探险的经历。

罗德里格斯，西蒙（Rodríguez，Simón，1769 — 1854），委内瑞拉哲

学家、教育家。他是对西蒙·玻利瓦尔影响最大的导师，向其灌输了正义和自由的崇高理念。他对玻利瓦尔的长年教导和陪伴帮助其形成了西裔美洲人应独立的意识。西蒙·罗德里格斯著作等身，主题包罗万象，例如殖民地教育、植物学、农业、环境保护和殖民地建设。罗德里格斯还将西蒙·玻利瓦尔作为解放者的独立斗争经历写成了编年史。

苏克雷，安东尼奥·何塞·德（Sucre, Antonio José de, 1795 — 1830），又被称作“阿亚库乔大元帅”（*Gran Marisal de Ayacucho*），委内瑞拉军事领袖、南美洲最杰出的独立运动领导者之一，是西蒙·玻利瓦尔最信赖的友人之一。1811 年，他从西班牙来到美洲，加入美洲的独立战争，在 1819 年的博亚卡战役中击败西班牙军队后获得准将军衔。玻利瓦尔让他负责解放基多的战役，他也不负所托，在皮钦查之战中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他又在秘鲁两次打败西班牙人，第一次在 1824 年 8 月 6 日，另一次为同年 12 月 9 日在阿亚库乔。后一场胜利尤其具有决定意义，使大部分西班牙军队和军官成为俘虏，包括总督本人。1826 年，玻利维亚共和国成立，苏克雷当选为总统，但他逐渐对政治倾轧心生厌倦，遂辞职移居基多。1829 年，在玻利瓦尔的要求下，大
169 哥伦比亚国会任命他为国会主席。当密谋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分割为若干独立国家的行动发生时，苏克雷前往基多，试图遏制该地声势渐盛的脱离分子，但在途中遇刺身亡。玻利维亚的苏克雷城、厄瓜多尔过去使用的苏克雷币均以他的名字命名。

乌达内塔，拉斐尔（Urdaneta, Rafael, 1788 — 1845），又被称作“卓越的人”（*el Brillante*），委内瑞拉将军、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独立斗争中的英雄。1810 年他在波哥大，当地独立运动开始后，乌达内塔加入爱国武装力量，投身反抗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后来成为西蒙·玻利瓦尔的重要助手和爱国军将领。乌达内塔担任过陆军部长和国防部长，并多次担任国会参议员。他于 1845 年在巴黎去世。

比利亚尔瓦，霍维托（Villalba, Jóvito, 1908 — 1989），委内瑞拉政治家、演说家、教育家。民主共和联盟的创始人，曾多次参加总统竞选，但均以落选告终。

部分专有名词释义

adeco(民主行动党人)：民主行动党(AD)的支持者。 171

aduana(海关)：殖民机构，负责存纳、检查和征收国内外商品的进出口税。

alcabala(阿尔卡瓦拉税(销售锐))：西班牙殖民地的销售税。

alcantarista(阿尔坎塔拉派)：弗朗西斯科·利纳雷斯·阿尔坎塔拉的支持者。

andino(安第斯人)：来自委内瑞拉安第斯地区的人。

Arahuaco/Arawak(阿拉瓦克族)：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北部土著，在委内瑞拉他们居住于圭亚那地区。这一名称也指他们的语言。

asentamiento(定居点)：乡村定居点。

asiento(特许状)：西班牙王室赐予个人或企业的契约或贸易合同。

audiencia(检审庭)：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皇家审判机关，也有一定行政权力。

Betancourt Doctrine(贝坦科尔特主义)：委内瑞拉政府的一种政治理念，拒绝承认一切凭军事力量夺取政权的政治体制。

betancurista(贝坦科尔特派)：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追随者。

cabildo（市议会）：城镇议会。

cacique（卡西克（印第安酋长））：地方政治首领；在历史上指印第安部落的酋长。

Campaña Admirable（崇高战役）：将委内瑞拉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军事行动。

172 *Campaña del Sur*（南方战役）：将南美洲亚赤道带的安第斯地区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军事行动。

campesino（农民）：农夫。

capitán general（都督）：都督辖区的军事长官。

capitanía general（都督辖区）：总督辖区的下一级领土单位，面积较大，由称作都督的军事长官管辖。

caraqueño（加拉加斯人）：加拉加斯居民。

Carib（加勒比人）：西班牙人到达时委内瑞拉东部最大的美洲印第安人族群。

Carta de Jamaica（牙买加来信）：西蒙·玻利瓦尔于 1815 年在牙买加金斯敦（Kingston）写给英国人亨利·卡伦（Henry Cullen）的书信，信中阐述了他对拉丁美洲未来的展望。

caudillismo（考迪罗主义）：由考迪罗统治的政治体系。

caudillo（考迪罗）：军事领导人；在 19 世纪的委内瑞拉历史中有尤其重要的地位。

cédula（敕令）：国王颁布的敕令。

chavista（查韦斯派）：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的支持者。

chicha（奇查）：在历史上是指一种安第斯山区的美洲土著酿成的玉米酒；在今日委内瑞拉指一种以大米酿成、不含酒精的饮品。

Círculos Bolivarianos（玻利瓦尔社）：由乌戈·查韦斯总统的支持者形成的民间团体，经常使用暴力来压制反对派的批评。

Compañía de Caracas 或 *Real Compañía Guipuzcoana de Caracas*（加拉加斯公司）：1728 年在西班牙吉普斯夸省的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成立的贸易团体，旨在规范西班牙与委内瑞拉殖民

地之间的贸易往来。

Congreso de Angostura(安戈斯图拉国会)：西蒙·玻利瓦尔1819年在委内瑞拉安戈斯图拉召集的议会，目的是实施其大哥伦比亚(由今日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领土构成)的构想，玻利瓦尔在会议中当选临时总统。会议还通过了将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合并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宪政计划，但始终未能执行。

conquistador(征服者)：早期以武力征服美洲的西班牙探险家。

consulado(康苏拉多(商业行会))：商贸委员会。

copeyano(基督教社会党人)：基督教社会党的支持者。

CORDIPLAN/*Oficina Central de Coordinación y Planificatión*(协调与规划中央办事处)：负责协调和实施国家开发计划的国家机构。

Correo del Orinoco(奥里诺科邮报)：西蒙·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创办的报纸，用于宣传革命思想。

criollo(克里奥尔人)：在新世界出生的欧裔。

El Dorado(埃尔多拉多(黄金之国))：一个传说中的南美洲王国， 173
遍地黄金财宝，令很多西班牙征服者垂涎不已。根据莫衷一是的美洲印第安人传说，该王国位于现今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台地(*meseta*)或委内瑞拉毗邻奥里诺科河的圭亚那地区。

encomendero(委托监护主)：对被授予的印第安人实行监护的人。

encomienda(恩科明达制)：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建立的印第安人赋役制度。

Fedecámaras/Federación de Cámaras de Comercio y Producción(企业家商会联合会)：委内瑞拉商贸及生产企业同业公会联盟。

fueros[福埃罗(特权)]：国家授予的特殊权利；通常授给教会和军方。

Generation of 1928(1928一代)：加拉加斯大学的学生群体，他们在1928年发动了一场学生运动，反对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独裁压迫统治。很多参与此次运动的学生后来成为推动委内瑞拉民主改革进程的领袖。

gobernación（长官辖区）：由地方长官管辖的地区（即省）。

gobernador（长官）：长官辖区的领导者（即省长）。

golpe de estado（政变）：暴力夺取政权。相当于法语中的 *coup d'état*（苦迭打）。

guajiro（瓜希罗人）：使用阿拉瓦克语的美洲土著，居住于委内瑞拉瓜希罗半岛。在历史上，他们与其他美洲印第安人的区别在于以放牧为生。

guerrilla（游击队/游击战）：字面含义为“小战争”，在委内瑞拉当代史中，该词特指 20 世纪 60 年代试图推翻民主政府的左翼集团。

guzmancista（古斯曼派）：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的支持者。

hacienda（庄园）：大片地产。

hato（牧场）：牧场。

Intendencia de Ejército y Real Hacienda（加拉加斯军事及皇家财政监政官辖区）：统管政治和经济事宜的殖民地机构，作为波旁王朝改革的一部分引入西班牙及其殖民地。

intendiente（监政官）：监政官辖区的领导者。

junta（洪达或执政委员会）：其字面含义为团体。在政治领域，该术语指由若干成员所组成的执政集团。

Junta Revolucionaria de Caracas or *Junta de Caracas*（加拉加斯革命执政委员会或加拉加斯执政委员会）：1810 年 4 月 19 日的革命后成立的执政委员会，积极寻求其他委内瑞拉市议会加入革命事业、在其各自辖区组成类似的革命执政委员会，也积极为革命事业寻求国外支持。

latifundio（大庄园制）：土地占有模式，其特征为个人持有大片土地，尤其是生产农业或经济作物的世袭地产。

174 *latifundista*（大庄园主）：大庄园的主人。

Leyenda Dorada 或 *Leyenda Blanca*（金色/白色传奇）：美化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传说。

Leyenda Negra（黑色传奇）：抨击和丑化西班牙殖民统治的

传说。

liga(工会):(见 *sindicato*)。

limpieza de sangre(纯正血统):家族系谱中没有任何摩尔人、犹太人或异教徒祖先。

llanero(亚诺斯人(草原牧民)):委内瑞拉无树大草原(亚诺斯)的牧场主或牧人。

llanos(亚诺斯(无树大草原)):一片位于奥里诺科盆地和圭亚那高原的大型热带草原,也称无树大草原。在亚马孙盆地的赤道雨林以北。

lopecista(洛佩斯派):埃莱亚萨·洛佩斯·孔特雷拉斯的支持者。

medinista(梅迪纳派):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的支持者。

mepista(人民选举运动党人):人民选举运动党支持者。

Mercosur 或 *Mercosul/Mercado Com ú n del Sur* 或 *Mercado Comum do Sul*(南共市(南方共同市场)):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组成的自由贸易区,成立于 1995 年。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为联系成员国。

mestizo(梅斯蒂索人(印欧混血种人)):具有欧洲人和美洲土著血统的混血种人。

minifundia(小庄园):划成小块分配的土地,往往只允许种植自用粮。

mirista(左派革命运动党人):左派革命运动党(MIR)的支持者。

Movimiento 23 de enero(一·二三运动):1958 年 1 月 23 日平民和军人推翻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独裁统治的运动。

Movimiento Bolivariano Revolucionario 200/MBR-200(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一群下级军官在 1983 年 7 月 24 日——西蒙·玻利瓦尔诞辰二百周年纪念日——发起的革命运动组织,其中包括乌戈·查韦斯。组织领导人接纳成员的仪式带有共济会色彩,会选在某个历史遗址进行,并于仪式上宣誓为组织献出一生。该组织最初活跃于社区、兵营和大学,近来也在该国穷人中发展。

mulato(穆拉托人(黑白混血种人)):具有欧洲人和非洲黑人血统的混血种人。

Nuevas Leyes de Indias(西印度新法):1542年颁布的一套法律,改革了西班牙殖民地对于委托监护制的管理方式。

octubrismo(十月思想):1945年十月革命的思想。

Pacto Andino(安第斯条约):安第斯地区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在1969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签字国包括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该协定为一个统一的共同市场奠定了基础。委内瑞拉在1973年加入。智利和秘鲁分别在1976年和1992年退出。

Pacto de Punto Fijo(菲霍角协议):推翻佩雷斯·希门尼斯之后,由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提出,在贝坦科尔特、卡尔德拉和比利亚尔瓦之间达成的协议,以实现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共和联盟之间的妥协,从而使共同执政成为可能。该协议于1958年10月31日,在拉斐尔·卡尔德拉的"菲霍角"宅邸签署。

175 *pardo*(黑白混血种人):见 *mulato*。

PDVSA/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 A.(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委内瑞拉企业,负责规划、协调和监管全国石油产业,成立于1976年1月。

peninsular(半岛人):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欧洲人。

Proclama de Guerra a Muerte(决战宣言或殊死战宣言):1813年崇高战役开始之际,西蒙·玻利瓦尔发表的对所有西班牙人决战到底的宣言。

rancho(贫民窟):大城镇边缘地区的贫民窟或违章定居点。

Real Cédula de Gracias al Sacar(皇家恩赐进阶敕令):规定穆拉托人可以买到"白人"身份,从而在某些方面享有与克里奥尔人平等地位的敕令。

RECADI/*Régimen de Cambios Diferenciales*(差别汇率局):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机构,负责执行美元的差别汇率制。

Recopilación de las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西印度法

律汇编)：胡安·德索洛萨诺(Juan de Solórzano)在1681年编撰的法律集，旨在规范殖民地社会与行政体系。

Regeneración(重生运动)：追求现代化的自由运动，使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首次掌权。

Rehabilitación(复兴政策)：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将军推行的国内政策的名称。

Revolución Azul(蓝色革命)：自由派的武装暴动，迫使1868年的当任总统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法尔孔下台。

Revolución Legalista(尊法革命)：华金·克雷斯波将军领导"尊法派"发动的武装起义，他们是1881年宪法的坚定支持者，反对支持宪政改革的雷蒙多·安杜埃萨·帕拉西奥总统。

Revolución Libertadora(自由革命)：大地主为反对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而发动的革命起义。

Revolución de Octubre(十月革命)：1945年10月推翻总统伊萨亚斯·梅迪纳·安加里塔的革命运动。

Revolución Reivindicadora(匡正革命)：弗朗西斯科·利纳雷斯·阿尔坎塔拉死后于1878年至1879年间发生的政治及军事运动，旨在让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重新掌权。

Revolución Restauradora(重建革命)：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对委内瑞拉发动的武装军事入侵(1899年)，以夺取政权为目的，使安第斯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国家政治。

Sagrada, La(圣堂警卫)：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手下军警的俗称。

Sociedad Patriótica(爱国社)：西蒙·玻利瓦尔、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等若干革命领袖共同创立于1810年的传播革命理念的组织，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活跃于加拉加斯等委内瑞拉城镇。

superbloque(大规模安家工程)：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政府为城市贫困人口所建的大规模多层公寓楼。

tepui(台地)：陡峭的突起岩石构造，顶部平坦，常见于委内瑞拉东南部的圭亚那地区。

Tierra Firme(坚实大陆)：南美洲加勒比海岸一带陆地的一种称法，在玛格丽塔岛和巴拿马达连(Darién)地区之间。

Trienio(三年期)：1945 年 10 月至 1948 年 11 月间的三年，在此期间，委内瑞拉由民主政府统治。

uerredista、*urdista* 或 *urredista*(民主共和同盟党人)：民主共和同盟(URD)的支持者。

Welsers(韦尔泽家族)：德国银行业家族，通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特许，参与了 16 世纪对委内瑞拉的征服。

zambo/sambo(桑博人)：具有非洲人和美洲土著血统的混血种人。

参 考 书 目

谨此为愿意对委内瑞拉作进一步研究之人提供若干委内瑞拉一般史的英语概述，包括埃德温·利厄文(Edwin Lieuwen)的经典之作：*Venezuel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1985 再版)；和 John V. Lombardi，*Venezuela：The Search for Order，The Dream of Prog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参考书可资查阅：Donna K. Rudolph，*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Venezuela*(Metuchn，N. J.：Scarecrow Press，1971)；John V. Lombardi，Damos Carrera，et al.，*Venezuelan History，A Comprehensive Working Bibliography*(Boston：G. K. Hall，1977)；以及 D. A. G. Waddell，*Venezuela*(Santa Barbara，Calif.：ABC－Clio Press，1990)。 177

有一些作品探究了各种特定的主题，也值得向读者推荐：Daniel H. Levine，*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The Catholic Church in Venezuela and Colombia*(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Arlene J. Díaz，*Female Citizens，Patriarchs，and the Law in Venezuela，1786－1904*(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4)；Elisabeth J. Friedman，*Unfinished Transitions：Women and the Gendered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Venezuela 1936 – 1996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etilde V. Muñoz, "Where Are the Women?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Process in Venezuela" 178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M. A. Thesis, 1999); Elizabeth Alvarez, "Professional Women in Venezuela: Changing Gender Roles in a Changing Economy"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M. A. Thesis, 1992); Winthrop R. Wright, *Café con Leche, Race, Class and National Image in Venezuela*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William Roseberry, *Coffee and Capitalism in the Venezuelan And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3); Robert Loring Allen, *Venezuel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Politico-Economic Analysis*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77); Michael J. Enright, Antonio Francés, and Edith Scott Saavedra, *Venezuela, the Challenge of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John D. Powell,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Venezuelan Peasa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Juan Carlos Rey, "El future de la democracia en Venezuela," *Venezuela hacia el 2000: Desafios y Opciones* (Caracas: Editorial Nueva Sociedad, 1987); Talton F. Ray, *The Politics of the Barrios of Venezuel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关于委内瑞拉前哥伦布时代和殖民时代亦有不少好的资料来源，包括：John V. Lombardi, *People and Places in Colonial Venezuel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Neil L. Whitehead, *Lords of the Tiger Spirit: A History of the Caribs in Colonial Venezuela and Guayana 1498 – 1820* (Providence, R. I.: Foris Publications, 1988); José de Oviedo y Baños, *The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of Venezuel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Norma Graffon, *El Dorado: Lands of Gold: Opposing Viewpoints* (San Diego: Greenwood Press, 1990); Cornelis Christiaan

Goslinga, *Dutch in the Caribbean and on the Wild Coast 1580 – 1680* (Assen, The Netherlands: Van Gorcum, 1971); Robert J. Ferry, *The Colonial Elite of Early Caracas: Formation and Crisis 1567 – 176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Michael McKinley, *Pre-Revolutionary Caraca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1777 – 181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Roland Dennis Hussey, *Caracas Company, 1728 – 1784: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Spanish Monopolistic Trad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以及 Allan J. Kuethe, *Military Reform and Society in New Granada, 1773 – 1808* (Gainesville: Un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78)。

有关种族关系的信息可以从 James King, "Negro Slavery in the Viceroyalty of New Granad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 D. Dissertation, 1939) 和 Henry Williams Kirsch, "The Pardo in Venezuelan Society, 1759 – 1812" (University of Florida M. A. Thesis, 1965) 中找到。欲一究独立运动史, 可查阅 Christian Archer, *The Wars of Independence in Spanish America*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2000); John Lynch,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 – 1826* (New York: W. W. Norton, 1973); 和 Jay Kinsbruner, *The Spanish-American Independent Movement* (Hindsdale, III.: Dryden Press, 1973)。

有关西蒙·玻利瓦尔生平和思想的著作, 见 David Bushnell, *Simón* 179
Bolívar: Liberation and Disappointment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4); Vincente Lecuna and Harold A. Bierck,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Bolívar* (New York: Colonial Press, 1951); Daniel Florencio O'Leary, *Bolivar and the Wars of Independ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0); 和 Gerald E. Fitzgerald 编辑,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Bolívar: Selected Writings* (The Hague: Martinues Nijhoff, 1971)。有意深入了解其他领袖生平的读

者可以参阅 Karen Racine, *Francisco de Miranda, A Transatlantic Lif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2003)和 Stephen K. Stoan, *Pablo Morillo and Venezuela 1815-1820*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4)。关于派斯时期的委内瑞拉, *Sir Robert Ker Porter's Caracas Diary, 1825-1842* (Caracas: Editorial Arte,1966 再版)提供了极好的第一手叙述资料。

介绍19世纪概史的著作有 Judith Ewell, *Venezuela: A Century of Chan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和 Fernando López-Alves, *State Formation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1810-1900*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其他主题涉及19世纪的著述包括 William L. Harris, "Venezuela: Wars, Claims, and the Cry for a Stronger Monroe Doctrine,"收录于 Thomas M. Leonard, *The 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1850-1903*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9)和 Robert L. Gilmore, *Caudillism and Militarism in Venezuela, 1810-1910*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1964)。

研究20世纪委内瑞拉史的作品中,有以下推荐阅读: John Martz and David Myers, *Venezuela: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 (New York: Praeger, 1977); Jennifer L. McCoy and David J. Meyers, *The Unraveling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Venezuel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Michael J. McCaughan, *The Battle of Venezuela*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5); Jorge I. Dominguez and Michael Shifter, *Construct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3)。欲了解石油产业状况,可见 Jorge Salazar-Carrillo and Bernadette West, *Oil and Development in Venezuela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4); Aníbal R. Martínez, *Chronology of Venezuelan Oil* (London: Allen & Unwin, 1969); Jason Feer,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 A. (New York: Energy Intelligence Group, 1999); Robert Loring Allen, *Venezuel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Politico-Economic Analysis*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77); Rómulo Betancourt, *Venezuela, Oil and Politic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Gustave Coronel,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Venezuelan Oil Industry from Technocratic Success to Political Failure*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3); Juan Carlos Boué, *Venezuel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以及 Stephen G. 180
Rabe, *The Road to OPEC: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Venezuela, 1919 – 1976*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有兴趣了解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这一争议人物的读者，可见 Steve Ellner and Daniel Hellinger, *Venezuelan Politics in the Chávez Era: Class, Polarization, and Conflict* (Boulder, Colo.: L. Rienner, 2003); Olivia Burlingame Goumbri, *The Venezuela Reader: The Building of a People's Democracy* (Washington, D. C.: EPICA, 2005); Richard Gott, *Hugo Cháves and 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Verso, 2005); 及 Richard Gott, *In the Shadow of the Liberator: Hugo Chávez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Venezuela* (London: Verso, 2000)。

索 引

（索引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G

H

M

N

O

P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世界历史文库 委内瑞拉史
作者＝
页数＝２０５
ＳＳ号＝２２２２２２２２
出版日期＝
出版社＝
ＳＳＬＩＢ－ＪＰＧ＝ｈｔｔｐ：／／ｉｍａｇｅ１．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ｉｍａｇｅ／ｓｓ２ｊｐｇ．ｄｌｌ？ｄｉｄ＝ｂ５９＆ｐｉｄ＝３Ｄ３０ＣＥ５５Ｆ２ＢＤＤＢ０Ｂ１２Ｅ１Ｃ９８Ｆ９３２８Ｄ１ＣＡＦＡＣＤ９Ａ６０１Ｅ７Ｅ５２ＡＦ６４Ｆ３６ＥＡＡ５ＦＢ１５８８７７０２９３８０２Ｆ６５３２３ＢＤＤ２１ＤＣＦ２９Ｆ５３７８Ａ３Ｆ９ＦＣ０５９５１Ｆ２Ｆ４０ＣＡＦＢＥ０ＤＥ５９１９Ａ６３０ＥＣ３６１８ＥＦ３ＡＦＡＣＣＥ９ＤＣ９９６１Ｂ７ＤＤＤ６ＦＡ３８７Ｆ９６４Ａ８Ｆ４ＣＤ１１０４２Ａ５ＥＥ０２１ＣＥＣ２６５ＣＡＦ５０Ｆ８ＥＡ１８０Ｃ８ＢＡＦ７ＦＥ０６０９Ａ１８Ａ５６Ａ４１Ａ３Ｄ７ＥＣ５Ｃ６＆ｊｉｄ＝／０００００１．ｊｐｇ